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中短篇小说

上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

1852—1856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Л. Н. ТОЛСТОЙ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据 Л. Н. ТОЛСТОЙ,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0 ТОМАХ(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60)译出。

责任编辑：磊　然
装帧设计：柳成荫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二卷）
Liefu Tuoersitai Wenj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8}{4}$　插页 7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400

书号 10019·3865　定价 3.00 元

目　　次

袭　　击

一个志愿兵讲的故事

一

七月十二号那天，赫洛波夫大尉佩着有穗的肩章，带着军刀，走进了我的窑洞的矮门。他这样装束，我来高加索以后还没有见过。

“我刚从上校那儿来，”他看到我眼里有疑问的神色，就解释说，“明天我们营要出发了。”

“上哪儿？”我问道。

“上NN。部队在那儿结集。”

“结集以后，大概要有什么行动了？”

“想必是吧。”

“到什么地方去呢？您怎么想法？”

“还有什么可想的？把我知道的告诉您吧。昨天夜里将军那儿派来个鞑靼人，送来一道命令，要我们营开拔，随身带上两天的干粮；至于上哪儿，干什么，时间多久？——这些个，老兄，是用不着问的：奉命走，这就得啦。”

“既然只带两天干粮，可见部队是不会走更久的。”

“唔，这还很难说……”

“那为什么？”我感到奇怪，问道。

“当然有道理!上次去达尔戈[①]的时候，带了一个星期的干粮，可是待了差不多一个月!”

“我可以跟你们去吗?”我沉默了一会，问道。

“可以倒是可以的，不过，我劝您最好还是别去。您何必冒险呢?……”

“不行，请原谅，我没法听您的话，我在这儿住了整整一个月，就是为了等个机会看看战斗的，您倒要我错过机会。”

“那您就去吧;不过，说实在的，您留下不更好吗?您可以在这儿等我们，打打猎;我们去我们的，靠上帝保佑。那多好!”他的语气极有说服力，我起初真觉得这样很好;但我还是坚决地说，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

“您到那儿有什么好看的呢?”大尉继续说服我。“您想知道战斗是怎么回事吗?读一读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②]的《战争记述》吧，那是一本好书:什么军团驻在什么地方，战斗的过程怎么样，这一切都写得很详细。”

“相反，这些我倒不感兴趣，”我答道。

“嗯，那对什么感兴趣呢?大概您就是想看杀人吧?……一八三二年的时候，这儿也有一个不在役的人，好象是西班牙人。跟我们参加过两次行动，披一件蓝斗篷……这小伙子最后给打死了。老兄，这儿谁也不会吃惊的。”

大尉曲解了我的意思，我着实惭愧，可也不想辩白。

“怎么，他很勇敢?”我问他。

“天知道，他老爱跑在前头;哪儿交火，哪儿就有他。”

---

① 达尔戈是车臣人在阿卡依河右岸一个筑有强固防御工事的村子。其军事领袖沙米尔驻此。本篇所指向达尔戈进军发生于一八四五年，以失败告终。

② 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军事史家，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中为统帅库图佐夫的副官。著有《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记述》。

“这么说，是勇敢的了，”我说。

“不，没有要他去，他偏要去乱跑，这不是勇敢……”

“您认为怎样才算勇敢呢？”

“勇敢？勇敢？”大尉重复着说，那样子象是初次遇到这种问题的人。“行动得体的，才是勇敢的人，”他思索了一会说。

我想起柏拉图给勇敢下的定义，是知道什么该怕，什么不该怕。大尉的定义尽管在语意上笼统而模糊，我还是以为他们两人的基本思想并不象听起来可能会感觉到的那样不同，甚至大尉的定义比希腊哲学家的定义还要确当些，因为他如果能采用柏拉图一样说法的话，大概他就会说，只怕应该怕的，不怕不应该怕的，才是勇敢的人。

我想把我的意思讲给大尉听。

“是的，”我说，“我觉得，对待每一件危险的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从责任心出发去对待，是勇敢，从卑鄙的心理出发去对待，便是胆怯；所以，出于虚荣心，或者好奇心，或者贪心，去冒生命危险的，不能叫做勇敢的人，反过来，出于正当的家庭方面的责任心，或者就是出于一种信念，躲开了危险的，也不能叫做胆小鬼。”

在我说话的时候，大尉露出一种奇怪的神情看着我。

“得啦，这我可就没有能力给您论证啦，”他一边说，一边装着烟斗，“我们这儿正好有个士官生，也是爱议论哲理的。您就跟他谈谈去吧。他还做诗呢。”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认识大尉，但在俄罗斯就已经知道他了。他的母亲玛丽亚·伊万诺夫娜·赫洛波娃，一个小地主，就住在离我的庄园两俄里① 的地方。我动身来高加索以前，到过她家

① 1俄里合1.06公里。

里。听说我能见到她的帕申卡① (她是这样称呼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大尉来的)，这老太太非常高兴，因为我能象一封活的信，把她的饮食起居告诉她的帕申卡，还可以捎个小包裹。这老太太请我吃过美味可口的大馅饼和半只熏鸡后，便到卧室里去，取来一个黑色的、相当大的护身香囊，上面连缀着一根也是黑色的丝带。

"这是法力无边、有求必应的圣母，"她说着，画了十字，吻了吻圣母像，就交在我手里，"小兄弟，劳您驾带给他。您可知道，他到高加山去的时候，我做了祈祷，许了愿：如果他能活着，平平安安，我就要定做这个小圣母像。到如今已有十八年了，靠圣母和圣徒保佑，他没有受过一次伤，可是，我看他什么仗没有打过啊！……跟他一起呆过的米哈伊洛，给我说了一星半点儿，您知道，我就吓得魂都没有了。本来，他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他这个人，我的亲爱的，自己打仗的事儿，一句也不在信上提，——怕吓着我哩。"

(我到高加索以后才知道，——那也不是听大尉自己说的——大尉受过四次重伤；不消说，他受伤也好，打仗也好，都没有告诉过母亲。)

"现在就让他把这圣像挂在身上，"她接着说，"我捎这圣像祝福他。圣母会保佑他平安的！尤其打仗的时候，千万要他记着挂上。我的小兄弟，你就说：是你母亲这样吩咐你的。"

我答应一准照办。

"我想您一定会喜欢他的，会喜欢我的帕申卡的，"老太太继续说，"他可真好啊！您知道，没有一年他不给我捎钱，还给我女

---

① 帕申卡是帕维尔的小名。

儿安努什卡不少帮助；都单靠一份饷银啊！我从心眼儿里一辈子也忘不了上帝的好处，”她含着眼泪最后说，“他赐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常给您写信吗？”我问道。

“很少，小兄弟，一年有个一回，那也是在要寄钱的时候，就画那么三两个字，不然就没有。他说，妈妈，如果我没有给您写信，那就是我还活着，身体好好儿的，如果有个三长两短——上帝保佑可别有那样的事儿——没有我的信，人家也会写的。”

我把这位母亲的礼物交给大尉的时候（那是在我的房间里），大尉要了一张包装纸去，仔仔细细包好，藏了起来。我不厌其详地把他母亲的生活情形告诉了他，他一声也没有吭。待我说完以后，他走到角落里去装烟斗，不知怎的装了老半天。

“是啊，一个好老太太，”他从那儿用几分喑哑的声音说，“不知道上帝让不让我们再见面。”

这两句简单的话表达出了无穷的爱和悲伤。

“您为什么要在这儿服役呢？”我说。

“该这么做嘛，”他坚定地答道。“还有双倍的饷银，对我们穷人是很有用的。”

大尉很节俭：不打牌，难得饮酒作乐，只抽普通的烟，那种烟他不知为什么不叫粗烟末儿，却叫山堡烟。我本来就已喜欢大尉：他有一张普通的沉静的俄罗斯型的脸，对这样的脸尽可以直视而又令人感到舒服；这次交谈后，我对他更是由衷地敬爱了。

二

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大尉找我来了。他穿着没有佩肩章的

破旧的外衣，一条列兹金[1]式的肥裤，头上戴着白羊皮高帽，帽上发黄的羊毛耷拉了下来，肩上挎着一把蹩脚的亚细亚军刀，骑一匹白白的不高的马，这马低了头，小步跑着，不停地摆动着稀疏的尾巴。敦厚的大尉身上不仅没有多少英气，而且也谈不上漂亮，但是他对于周围的一切却显得那么泰然，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我一分钟也没有让他多等，立刻跨上马，跟他一起出了要塞的大门。

部队先走一步，已在我们前面二百来俄丈[2]远的地方，看上去象一长溜黑压压晃动不定的东西。只是凭了那如林的刺刀，间或还传来士兵唱歌，击鼓，以及我在要塞里已欣赏过好几回的六连一个优美男高音伴唱的声音，才可以一猜就着，那是步兵队伍。道路在又深又宽的山谷中间沿着一条小河伸展开去，小河这时候正在使性子，也就是在泛滥。一群野鸽在河边飞转忙碌，一会儿落在石岸上，一会儿又腾空飞起，迅速地打几个盘旋，就飞得看不见了。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山谷右边的顶上已被照亮了。灰色的、白刷刷的岩石，苍黄的苔藓，一丛丛缀满露珠的滨枣，石枣，叶榆，在明晃晃、金灿灿的朝阳辉映下，显得格外清晰明丽；另外一边，以及浓雾弥漫缭绕的凹地里，却依然那么潮湿，昏朦，泛着淡紫色，浅黑色，黛色，白色等等难以捉摸的错杂的颜色。纵目望去，在郁郁苍苍的地平线上，一带白皑皑、没有光泽的雪山赫然巍耸，山影和轮廓突兀险怪，连微细之处都极幽美。在高草丛中，蟋蟀、蜻蜓和数不清的其它昆虫醒过来了，空中充满了它们清亮的不绝的鸣声，有如无数小铃在耳际玎玲鸣响。空气

① 列兹金人是住在高加索的一个少数民族。

② 1俄丈合2.134米。

中散发着水、雾和青草的气味。总之，是一个美丽的夏天的清晨。大尉用燧石打出火，抽起烟斗来；那山堡烟和火绒的气味，我觉得特别好闻。

为了快一些赶上步兵，我们顺着道边走。大尉显得比平日更见沉思的样子，嘴里一直含着达格斯坦的烟斗。他的坐骑左右晃着，每走一步，大尉的脚跟便碰一下马肚。在湿漉漉的高草地上，马蹄踩出了隐隐约约的深绿色的足印。一只雉鸡尖叫着从马蹄边扑刺刺飞起，慢慢地升到空中，要是有猎人听到，是会禁不住浑身发抖的。大尉却毫不理会。

我们正要追上部队的时候，后面传来了奔驰的马蹄声，接着就有一个身穿军官服、头戴白色高皮帽的漂漂亮亮的青年赶上来。他到了我们身边，微微一笑，向大尉点点头，又把鞭子一扬……我只来得及看到，他那坐鞍子和握缰绳的姿态都好象显得特别文雅，他的眼睛乌黑而俊美，鼻子小小的，很秀气，胡子才有点影子。尤其使我喜欢的是，他发现我们在端详他，便不由得微微一笑。单凭这一笑，就可以断定他还很年轻。

“他又要到哪儿去？”大尉露出不满的神气，依然含着烟斗，喃喃说道。

“这是谁啊？”我问他。

“准尉阿拉宁，我连里的一个尉官……上个月才从中等武备学校来的。”

“大概他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吧？”我说。

“所以高兴极啦！”大尉答道，深思地摇摇头。“年轻啊！”

“怎么不高兴呢？我理解，青年军官对这事儿准是很感兴趣的。”

大尉沉默了两三分钟。

“所以我才说：年轻啊！”他用低沉的声音接着说。“一点儿没有经历过，才会高兴哩！常要这么去打仗，就不会高兴了。我们假定现在有二十来个军官，这些人当中，准有人会死伤的。今天我，明天他，后天第三个人；这还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三

灿烂的太阳刚从山背后爬上来，照亮了我们正走着的山谷，缭绕的雾气消散了，天气也就热了起来。士兵们背着枪和背包，在尘土弥漫的路上缓缓地走着；队伍里有时发出小俄罗斯人的语声和笑声。几个穿白制服的老兵，大都是军士，含着烟斗在道边走着，老成持重地说着话。满载的三套车稳稳移动着，扬起浓密滞重的尘土。军官们骑马走在前面；有的军官在施展骑马术，也就是扬鞭纵马，让马跳三四步，又骤然停住，并掉过马头来这一套花样；其余的军官在听歌手们唱歌，那些歌手不怕天气闷热，不倦地唱了一支又一支。

一个亚细亚人打扮的英俊的高个子军官，在团里以天不怕地不怕，并且无论对谁都能当面直言不讳而闻名，他骑一匹大白马，同几个骑马的鞑靼人一起，在步兵前面百来俄丈远的地方走着。他穿着镶绦子的黑棉衣，配上同样的护腿，同样的紧绷绷的镶绦子的新平底软皮鞋，棉衣外面加一件黄色的束腰无领袍子①，头上戴一顶高高的向后折弯一截的皮帽。几条银线绦带从胸前搭到后背上，后背的绦带上挂着撒火药器和一支手枪；还有一支手枪和一把银套匕首佩在腰带上。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① 这是高加索山民和哥萨克人穿的袍子。

腰上还有一把军刀，装在镶金线缘的红色精制山羊皮鞘里，肩上还有一支套黑套子的步枪。从他的穿着、举止、骑马的姿态，总之从他的一举一动看来，他显然竭力要模仿鞑靼人的样子。他甚至还用我所听不懂的语言向一起走着的鞑靼人说些什么；不过从鞑靼人彼此交换疑惑的好笑的目光看来，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听懂他的话。他是属于我们那些深受马尔林斯基①和莱蒙托夫小说影响的青年军官、勇敢骑士之类的人。这些人正是透过穆拉－努尔一类当代英雄的棱镜来看高加索的，他们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仿效那些榜样的。

譬如这位中尉，他也许是喜欢上流社会的正派女人和将军、上校、副官等有地位的男人的——我甚至相信他是非常喜欢这上流社会的，因为他是一个虚荣心极重的人。不过，他认为必须拿出自己粗鲁的一面来对待有地位的人，尽管他要粗的时候也极有分寸。所以，要塞里来了什么贵妇人，他就认为应该单穿一件红衬衫，光脚套上平底软皮鞋，带上几个库纳克②，到她窗口走来走去，尽量放开嗓门叫骂——这倒并不是有意侮辱她，而是想叫她看看他的一双脚有多么好看多么白，她尽可以来爱他，既然他本人有这个意思。或者，他常在夜里带了两三个归顺的鞑靼人，上山埋伏在路边，守候不归顺的过路的鞑靼人，把他们打死，虽然他内心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这种做法根本谈不上什么勇敢，却还是认为，那些为了某种缘故使他失望、并且仿佛引起他鄙视和憎恨的人，他必须叫他们吃吃苦头。他身上有两件东西是从来不取下来的：一件是挂在脖子上的很大的圣像，另一件是

① 马尔林斯基是俄国十二月党人作家阿·别斯图热夫(1797—1837)的笔名，文中穆拉-努尔是其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② “库纳克”意为“朋友”，高加索山民用语。——作者注。

佩在衬衫外面的匕首，这匕首是连夜里睡觉的时候都不离身的。他心底里认定他有仇人。他要自己相信，他必须向某人报仇，以血来雪耻，这是他最大的乐事。他深信，对人类憎恨、报仇和鄙视的感情，是最崇高的、富有诗意的感情。但据后来我所见到的他的情妇——自然是契尔克斯①女人——说，他倒是个最善良、温顺不过的人，每天晚上总要写他极不愉快的笔记，还在带格的纸上算帐，跪着向上帝祷告。他只为了装成符合自己心意的人，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因为他的同僚和士兵没能照他的心意来理解他。有一次同几个库纳克到路上去夜袭时，他的子弹打伤了一个不归顺的车臣人②的腿，俘虏了过来。此后这人在中尉那儿住了七个星期，中尉替他治疗，照料他，象对待密友一样，等那人痊愈后，竟把那人放了，还送了他一些礼物。后来在一次出征中，中尉一面随着拉开的队伍后退，一面向敌人还击，这时，只听得敌人当中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正是被他打伤过的那个库纳克策马走到阵前来，做手势请他过去。中尉到了库纳克跟前，握了握他的手。山民们站在稍远的地方，不开枪；但等中尉一掉转马头，就有好几个人开枪打他，一颗子弹从背后穿进了他的腰部。还有一回，我是亲眼见来的，那是夜里要塞失火，两个连的士兵正在救火，人群中突然出现一个高大的身影骑着一匹黑色的马，被深红的火光照得通亮，分开众人，直奔失火现场。到了跟前，中尉跳下马，冲进了一边着火的房子。过了五分钟，中尉从那里面出来，头发烧焦了，胳膊也烫伤了，怀里揣着两只从烈火中救出的小鸽子。

他姓罗森克兰茨；但他常常谈起自己的族系，举出理由来说

① 契尔克斯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

② 车臣人是居住在高加索北部的另一个少数民族。

原先是瓦兰人①，因此确凿证明他和他的祖先都是地道的俄罗斯人。

四

太阳走完了一半路程，把炙人的光芒透过炎热的空气投射到干燥的土地上。天空万里一碧，只有雪山脚下才有几抹淡紫色的云。空气凝然不动，满空象布着透明的灰尘：天热得不可忍受。部队中途走到一条小溪旁边，才稍事休息。士兵们架好枪，纷纷向小溪奔去；营长拿鼓垫着坐在阴影里，胖胖的脸上显露着一营之首的神气，同几个军官准备吃点心；大尉躺在连队辎重车下的草地上；勇敢的中尉罗森克兰茨和还有几个青年军官铺开毡斗篷坐在上面，打算痛饮作乐，因为他们身边已摆好水壶，酒瓶，歌手们在他们面前站成半圆形，兴高采烈，模仿列兹金女人的声音，夹着口哨声，唱起高加索的舞曲：

多少年来，
沙米尔②领头暴动，
特拉拉，拉塔塔，
沙米尔领头暴动。

---

① 是古代俄罗斯人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称呼。据传说，有瓦兰人三兄弟留里克、西涅乌斯和特鲁沃尔，曾被俄罗斯人请到本国来统治（9—11世纪）；另有大批瓦兰人来东斯拉夫充当雇佣军；此外还有一些瓦兰商人。他们最终和东斯拉夫民族同化。罗森克兰茨是德国人的姓，应是德国人，但他自称是瓦兰人，以此证明纯属俄罗斯人。

② 沙米尔（1799—1871），高加索山民反抗沙皇殖民者和地方封建主的解放斗争的领导者。

早晨赶过我们的那个年轻准尉也在这些军官中间。此人有趣极了：两眼炯炯放光，说话有些语无伦次；竟想同所有的人接吻表示亲热……可怜的孩子哪！他还不知道，他那举动会使自己显得多么可笑，他那坦率的态度，他那硬要大伙接受的一片情意，不会象他所想望的博得人家的欢心，反而只会遭到讥笑，——他也不知道，当他满脸红扑扑的，终于扑倒在斗篷上，拿一只手支着头，把乌黑浓密的头发撩到后面去的时候，他是多么招人疼爱。两个军官坐在辎重车下面，在食品箱上拿纸牌玩"捉傻瓜"。

我好奇地细听士兵和军官们的谈话，用心注视他们脸上的表情；可是我无论在谁的身上也看不出我自己所感觉到的不安的影子；戏谑，纵笑，讲故事，显出大家对面临的危险都毫不介意。就好象不能设想：某些人已经注定不会从这条路上返回了！

五

晚上六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疲乏不堪，走进了NN要塞宽阔的加固的大门。夕阳西下，玫瑰红的斜晖照着美丽如画的小炮垒，要塞四周白杨参天的花园，泛黄的庄稼地，簇拥在戴雪的山脉旁边的白云，这白云好象仿效山脉，也是联绵不断，显得奇特而优美。一钩新月象小朵透明的云彩，升上了地平线。大门附近的村子里，有个鞑靼人在平房顶上召唤教徒去祈祷；歌手们重新欢快而有力地唱起来。

我休息了一会，把身上的衣服稍稍整理了一下，就去找一个认识的副官，想请他把我的意图报告将军。我从我所驻的郊区出发，一路所见NN要塞的景象全然出乎我的意外。一辆精巧的

双座马车从我身边擦了过去，里面露出一顶时兴的女帽，还飘出几句法国话。要塞司令家的窗户开着，传出走了调的蹩脚钢琴弹的《丽赞卡》或《卡坚卡－波尔卡》之类的曲子。我走过一家小酒馆时，只见几个司书手拿香烟，坐在那里喝酒，我听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对不起……要说政治，我们的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是首屈一指的太太了。"一个驼背的犹太人，穿一件破旧的常礼服，面有病容，用刺耳的破烂手摇风琴拉着《露契娅》①中的最后乐段，琴声传遍了整个城郊。两个女人穿着窸窣作声的衣服，扎着丝头巾，手里举着鲜艳的彩伞，在木板铺的人行道上从我身边袅袅婷婷走过去。两个姑娘，一个穿粉红色衣服，另一个穿天蓝色衣服，没有扎头巾，站在低矮的小房子的墙坎前，发出一阵阵不自然的媚笑，显然想招引过路军官注目。军官们穿着新的制服，戴着白手套，佩着闪闪有光的肩章，在街上和林荫道招摇而过。

我在将军寓所的楼下找到了我的熟人。我说明了来意，他就说很容易办到；他的话音刚落，只见我刚才遇到的那辆精巧的马车从我们窗外隆隆驰过，停在台阶旁边。车里出来一位个子高大、体态英俊、穿步兵制服、佩少校肩章的汉子，径直去找将军。

"哎，请原谅，"副官从坐位上站起来对我说，"我得去通报将军。"

"是谁来啦？"我问。

"伯爵夫人，"他答罢，就一边扣制服，一边跑上楼去。

过了几分钟，一个身材不高但仪表堂堂的人，穿一身不戴肩

① 即意大利作曲家唐尼采蒂（1797—1848）作的三幕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娅》。

章的常礼服，纽孔上挂着白十字架，走到台阶上来。那个少校，副官，还有两个什么军官，也跟着他出来。将军的步态，声音，一举一动，都显出他是一个深知自己身价不凡的人。

"Bonsoir, madame la comtesse,"① 他说着，把一只手伸进马车窗口。

一只戴细软羊皮手套的纤手握了握他的手，一张在黄色帽子覆盖下的秀媚的笑脸在马车窗口露了出来。

他们总共只说了几分钟的话，我只是从旁边走过的时候听见将军微笑着说：

"Vous savez, que j'ai fait voeu de combattre les infidèles; prenez donc garde de le devenir."②

车子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Adieu donc, cher général."③

"Non, à revoir,"将军说着，一步一步上着台阶，"n'oubliez pas, que je m'invite pour le soirée de demain."④

马车继续隆隆上路。

我回来时，心里想道："瞧这位将军，俄罗斯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官衔、财产、显贵，他都有了——这么一位人，竟还能在只有上帝才知道会怎样了结的战斗之前，跟漂亮的女人开玩笑，答应第二天到她家去喝茶，就好象是在舞会上见到她似的。"

就在那副官房间里，我还遇到一个人，叫我更加吃惊。那是K团的一个年轻中尉，模样几乎象女性一般温柔和胆怯，他来找

① 法语：晚上好，伯爵夫人。

② 法语：您知道，我已经发誓要同异教徒（也可作"不忠实的人"解，这里是双关语）作战，所以请您小心，可别做异教徒。

③ 法语：那就别了，亲爱的将军。

④ 法语：不，再见，不要忘了我明天晚上一定到您家来玩。

副官发泄满肚子的怨气，说人家暗中反对他，不让他参加这次战斗。他说这种做法可恶已极，这不是同事式的态度，他是永远也忘不了的，等等。我定睛观察他脸上的表情，细细琢磨他说话的口气，我不能不相信，他一点也没有装假；因为不让他去打契尔克斯人，不让他去经历他们的枪林弹雨，他确实按不下这口气，伤心透了，伤心得象一个刚刚受冤枉被责打错了的孩子一样……我简直莫名其妙了。

六

部队要在晚上十点钟出发。八点半时，我骑马到将军那儿去；料想他和副官都有事，我就在外面停下，把马拴在栅栏上，往墙坎上一坐，只等将军出来，就去找他。

太阳的灼热和辉耀早已变为夜间的清凉和新月的柔光。幽蓝的星空中，新月带着半圆形的白闪闪的光晕，快要落山了；房子的窗口和窑洞的百叶窗缝里都透出了灯光。花园里的挺拔的白杨树，从一片粉刷过的洒满月色的草顶窑洞后面露出来，显得更高更黑了。

房屋、树木、栅栏的长长的影子，印在白亮的满是尘土的道路上，看去很美……青蛙在河里一个劲儿发着银铃般的声音①；街上时而有匆忙的脚步声和人语声，时而有奔跑的马蹄声；郊外间或传来手摇风琴拉的曲子：一会儿是《刮风歌》，一会儿是什么«Aurora-Walzer»②。

---

① 高加索青蛙叫的声音同俄罗斯青蛙叫的阁阁声毫无相似之处。——作者注。

② 德语：黎明圆舞曲。

我不想说我这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因为第一，面前所见都是一片愉快和欢乐的景象，我心里却接二连三涌出阴暗的想法，我可真羞于承认；第二，插在这故事里来讲也不相宜。我正这么想得出了神，竟没有发觉钟敲了十一下，将军和随员已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我忙跳上马，直追队伍。

后卫还在要塞大门口。我从拥挤不堪的大炮，弹药箱，连队辎重车和闹闹嚷嚷发着命令的军官之间，好不容易地挤过了桥。一出大门，我就催马加鞭，超过几乎拉了一俄里路长的、在夜色中不声不响走着的部队，追上了将军。我从排成单行的炮队和在炮之间穿行的军官们旁边走过时，只听见一个德国口音喊着："鬼东西，把点火杆拿来！"一个士兵忙接着喊："舍甫琴柯，中尉要接个火。"这声音好象在轻轻的、庄严而和谐的乐声中猛然跳出一个令人反感的不协和音，使我吃了一惊。

天空大部分布着长长的深灰色的云，只在某几处的云罅间才有淡淡的疏星在眨着眼睛。月亮已经隐没在右边很近一带黑魆魆的群山下，但还在山顶留下一痕朦胧的颤抖不定的微光，同山下一片漆黑显得截然分明。空气温暖宜人。四顾悄然，似乎一叶青草，一朵浮云都纹丝不动。天黑得连最近处的东西也看不清楚；路两边老有东西出现，时而是山岩，时而是动物，时而是什么奇怪的夜游人，等我听见了灌木丛的簌簌声，感觉到了那上面积的露水的凉意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都是灌木。

我看到前面有一道晃动着的漆黑的巨墙，墙尾跟着几点飘移着的影子：那是骑兵前卫和带随员的将军。我们后面也有一片黑影在前进，不过比前面的要低矮一些：那是步兵。

整个队伍静悄悄的，静得能听清充满神秘美的夜间的混合

声音：远处胡狼时而象悲哭，时而象朗笑的凄切的嗥叫，蟋蟀、青蛙、鹌鹑响亮而单调的鸣唱，一种越来越近的叫我怎么也找不出原因来的喧嚣声，以及一切猜不着、识不透、依稀可闻的大自然夜间活动的声音，这些声音融成一片美妙的乐声，形成我们所称的夜的宁静。这种宁静，此刻被慢慢前进的队伍发出的沉浊的马蹄声和踩动高草的簌簌声打破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都混合在一起了。

队伍里只偶尔才可听见重炮的当当声，刺刀的碰击声，压低了的人语声和马儿打响鼻的声音。

自然界有一种恬静的美和力。

难道人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在这无垠的星空下生活，会感到挤得慌吗？难道在这迷人的大自然中，人的心里能够留存愤恨，复仇或者非把同胞灭绝不可的欲望吗？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的东西，在接触到大自然，这最直接地体现了美和善的大自然的时候，似乎都应该荡然无存啊。

七

我们已经骑马走了两个钟头。我身上颇有些瑟缩，并且昏昏欲睡。黑暗中，依然能隐隐约约见到那些模糊不清的东西：不远处的黑墙，几点移动的黑影，我身边的一匹白马的臀部，那马摆动着尾巴，后腿分得很开，马上是一个穿白色束腰无领袍子的人，他背上晃动着一支黑套步枪，还露出一个套着绣花皮套的手枪的白柄，香烟的火光照亮了淡褐色的胡子、海龙皮领和一只戴麂皮手套的手。我把头低下去，闭上眼睛假寐了几分钟；后来猛然一阵熟悉的马蹄声和簌簌声把我惊醒了，我环顾了一下，

恍惚觉得自己是站在原地，前面那道黑墙却向我移动过来，或者就觉得那墙停下来了，我立刻就要撞到那上面去。也就在这样的一瞬间，那个找不出原因来的越来越近的不间断的喧嚣声，使我更加惊讶，原来那是水声：我们进入了一个深邃的峡谷，走近了正在发大水①的山涧。喧嚣声更响亮，露水打湿的青草更密更高，灌木丛也更多，地平线却渐渐地缩短了。在群山的黑暗背景上，一些地方有时闪起明亮的火光，忽而又熄灭了。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火？"我轻声问一个在我旁边走着的鞑靼人。

"你不知道？"他反问道。

"不知道。"

"那是山民把麦秸捆在杆子上，点上火，在摇晃哩。"

"弄这东西做什么呢？"

"让每个人都知道有俄罗斯人来了。"他笑起来，又加添说："现在村子里，哎哟，可乱着呢，把什么东西都往山沟里搬。"

"难道山里已经知道有部队来了吗？"我问。

"嘿，怎么能不知道！总是能知道的！我们这儿人就有这本事。"

"这么说，沙米尔现在就要出动了？"我说。

"不，"他回答说，一面摇头表示否定。"沙米尔是不露脸的；沙米尔派助手出来，自己留在山上，用望远镜看。"

"他住的地方远吗？"

"不远。就在左边，大概有十里路。"

"你怎么知道呢？"我问。"难道你到过那地方？"

---

① 高加索的河流常在七月间发大水。——作者注。

“到过：我们全到过山里。”

“那就见过沙米尔啦？”

“没有！沙米尔我们是见不到的。他身边有成百成千个缪里德①。沙米尔就在那中间！”他说着，露出奴颜婢膝的敬畏的表情。

抬头望，可以看到东方天空朦朦胧胧已现鱼肚白，北斗星正向着地平线落下去；但在我们所走的山谷中却依然潮湿而昏黑。

倏忽间，在我们前面不远的黑暗中，亮起了几点火光；说时迟那时快，就有几颗子弹嘘嘘地飞过，枪声和响亮的尖叫声在一片静寂中远远地传开来。原来是遇上了敌方的前沿巡逻队。那队里的鞑靼人呐喊一阵，胡乱开几枪，就跑掉了。

一切又归于静寂。将军叫翻译过去。一个穿白色束腰无领袍子的鞑靼人拍马来到他跟前，做着手势低声和他谈了半天不知什么话。

“哈桑诺夫上校，命令部队散开队形，”将军轻轻地、一字一顿地拖长了声调说。

队伍到了河边。峡谷的黑色山峦已经落在后面，天色慢慢地亮起来。隐约闪着惨淡的星星的天际好象升高了；东方的启明星发出清亮的光辉；清新料峭的晨风从西边微微吹拂，白雾象蒸气似的弥漫在喧哗的河面上。

八

向导指明一处可以涉水的浅滩，骑兵前卫在先，将军和随员

① “缪里德”一词有许多意思，这里所指的是介乎副官和侍卫之间的一种职位。——作者注。

在后，都下水过河。水深齐马胸，有几处水面现出一些白刷刷的石头，流水在其间猛烈地急奔着，马蹄落处，泡沫迸发，哗哗有声。马被水声所惊，都抬起了头，竖起了耳朵，但照旧稳稳地小心地踏着不平的河底逆水走着。骑在马上的人都提起腿和武器。步兵们只穿一件衬衫，把衣包挑在枪头，举出水面，二十来个人一组，手拉着手，脸色紧张，显然是在费力地同激流搏斗。炮队的驭手们大声吆喝着驱马进入水中。炮和绿色的弹药箱在河底石头上碰得嘎嘎作响，水有时哗哗漫过它们上面；但是黑海种良马齐心协力地紧拉着挽索，搅得水乱翻着泡沫，马尾巴和鬃毛都湿淋淋的，一口气爬上了对岸。

渡河刚完毕，将军脸上突然现出一种沉思和严肃的神色，掉转了马头，带着骑兵向展现在我们前面的一片开阔的、林木环绕的空地跑去。哥萨克骑兵沿着林边布开了散兵线。

树林里出现了一个身穿束腰无领袍子、头戴毛皮高帽的徒步的人，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有一个军官说："那是鞑靼人。"话音刚落，只见一棵树背后冒起了一缕硝烟……一声枪响，又是一声……我们密集的枪声压倒了敌人的枪声。只是偶尔有一颗子弹发出象蜜蜂飞行似的悠徐的声音，从旁边飞过去，这才说明并非所有的枪都是我们放的。步兵和炮这时候都迅速地散了开来；可听见一片隆隆的炮声，霰弹飞行时的尖锐响亮的声音，照明弹的刷刷声，步枪的砰砰声。宽阔的空地的四边都可以看到骑兵、步兵和炮兵。炮、照明弹、步枪冒出的轻烟，和露水打湿的树木、雾霭混合成了一片。哈桑诺夫上校飞也似的跑到将军身边，一下子把马勒住。

"大人！"他说着，举手敬礼，"命令骑兵冲锋吧，已看见标旗①了，"他用鞭子指向一群骑马的鞑靼人，其中两个人骑着白马走

在前头，拿着缚有红色和蓝色布片的杆子。

“冲锋吧，上帝保佑，伊万·米哈伊雷奇！”将军说。

上校在原地掉转马头，抽出军刀一扬，喊道：“乌拉！”

队伍随即响应着：“乌拉！乌拉！乌拉！”骑兵跟着上校疾驰而去。

所有的人都关切地望着：标旗一面，二面，三面，四面……

敌人没有等到攻击就躲到树林里去，从那儿开枪。子弹越来越密。

“Quel charmant coup d'oeil！”② 将军说着，让他骑的黑毛细腿的马照英国式轻轻地跳几步。

“Charmant!”少校用标准的巴黎音发 r 这个音，回答着，纵马跑到将军跟前。“C'est un vrrai plaisirr, que la guerre dans un aussi beau pays,”③他说。

“Et surtout en bonne compagnie,”④ 将军愉快地微笑着加添说。

少校微微颔首。

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带着急速的、令人厌恶的嘘嘘声飞了过来，打中了什么东西；后面传来受伤者的呻吟声。这呻吟声使我感到十分震惊，英勇的画面转瞬间对我失去了它的全部魅力；然而除我以外，仿佛谁也不以此为意：少校象是很有兴味地在笑着；另一个军官十分平静地重新说起刚才已经开了头的话；将军看着前方，脸上挂着安详的微笑，用法语说着什么话。

---

① 山民的标旗作用与军旗相近，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任何骑手都可自制标旗使用。——作者注。

② 法语：多好看的场面啊！

③ 法语：妙极了！能在这样美丽的地方作战，可真快乐啊。

④ 法语：尤其是有好伙伴。

“命令给他们回击吗?”炮兵连长跑过来问。

“好的,吓唬吓唬他们,”将军漫不经心地说,一边点起烟来。

炮兵连摆好阵势,炮击就开始了。炮火不断闪亮着,打得地动山摇,硝烟弥漫,把人眼都遮住了,只能依稀分辨出炮身旁边活动着的炮手们。

村子被大炮轰了一遍。哈桑诺夫上校又跑过来,得到了将军的命令,便向村里飞驰而去。战斗的喊声又震天响起来,骑兵消失在他们扬起的尘雾中。

场面确实是雄壮的。只有一点,对我这个没有参加战斗、也不习惯于战斗的人说来,破坏了整个的印象,那就是:这种行动,这种豪情,这种呐喊,我觉得是多余的。我不由地想起,这好比一个人抡起斧子来要去砍空气。

九

村子已经被我们的部队占领,当将军和随员进去的时候,敌人一个也没有了。我是夹在随员中间进去的。

两条高低起伏、岩山嶙峋的丘陵上,散落着干干净净的长形的民房,房顶是平的,用泥抹成,上面有漂亮的烟囱。丘陵之间流着一条小溪,溪的一边是阳光明艳、葱茏郁茂的果园,长着巨大的梨树和樱桃李树,另一边有好些奇怪的影子,耸然直立的墓碑,以及很长的木杆,杆尖上挂着圆球和彩旗。(这是骑手的坟墓。)

队伍排列在村门外。

过了一会儿,龙骑兵、哥萨克、步兵们兴高采烈,纷纷进了曲曲折折的小巷,空空的村子顿时活跃起来。那边,屋顶塌下来

了，斧子在坚实的木头上砍得橐橐有声，要把板门击破；这边，干草堆、栅栏、平房起火了，浓烟直向晴朗的天空升腾起来。有一个哥萨克在搬一大袋面粉和一条地毯；一个士兵满脸高兴地从一家平房里拿到一个铁盆子和一件什么破衣服；还有一个张开了两手，要抓两只在栅栏旁边咕咕叫着乱跑的母鸡；再有一个不知在哪儿发现了盛着牛奶的大瓦罐，喝了以后，便狂笑着把罐子摔在地上。

同我从NN要塞里一起出来的那营人也在村子里。大尉坐在一家屋顶上，嘴里的短烟斗喷出一缕一缕的烟；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泰然，使我看到他时，竟忘记了自己是在不归顺的村子里，倒完全象在家里似的。

"啊！您也在这儿？"他看到我说。

罗森克兰茨中尉的高大身影一会儿出现在村子的这边，一会儿又出现在那边；他不住地发着命令，一副满心关注着什么事的模样。我看见他时，他正洋洋得意地从一家平房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两个士兵，押着一个捆绑着的年老的鞑靼人。那老头儿穿着破破烂烂的杂色棉袄和破布做的裤子，人瘦弱极了，一双紧紧反剪在驼背后面的皮包骨头的手颤巍巍的，看来就要同肩膀脱节，两只弯曲的光脚滞重地拖着步子。他的脸上以及连一部分剃光了的头顶上都布满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撇歪着的瘪嘴边留着一圈剪短了的花白胡子，嘴不停地微动着，象是在嚼什么东西；但是血红的、没有睫毛的眼睛仍然奕奕放光，清楚地现出一个老人对于生活淡漠的神情。

罗森克兰茨通过翻译问他，为什么他不同别人一起走掉。

"我能到哪儿去呢？"他平静地看着一边说。

"人家去哪儿，你也去哪儿呗，"有人说。

“骑手们去跟俄罗斯人打仗，可我是个老头儿了。”

“难道你不怕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会拿我怎么样？我是个老头儿，”他又说道，随便扫了一眼围在他身边的人。

后来我回去的时候，看见这老头儿光着头，两手反剪着，坐在哥萨克向导的鞍子后面，一晃一颠，依然带着淡漠的神情看着自己的周围。他是被留下作为交换俘虏用的。

我爬上屋顶，靠着大尉坐下来。

“看样子敌人不多，”我对他说道，有意想了解他对刚才一仗的看法。

“敌人？”他惊讶地重复这两个字。“那根本没有。难道那叫敌人？……到晚上，您就看看我们撤退时的情形吧：您会看见他们来送行的，他们会从那儿一窝蜂拥出来！”他加添说，同时用烟斗指着我们早晨走过的那片小树林。

“那是怎么回事？”我打断了大尉的话，指着离我们不远处一群围着什么东西的顿河哥萨克人，不安地问道。

那人堆中传来象孩子啼哭的声音，还有下面这些话：

“喂，别剁……住手……人家会看见的……有刀吗，叶夫斯季格涅伊奇？……把刀给我……”

“在分什么东西，混蛋，”大尉沉着地说。

就在这时，只见那个漂亮的准尉从一个拐角里蓦地闪出来，满脸通红，神色惊慌，挥动着两手，直奔哥萨克人。

“别动，别打他！”他用童音喊道。

哥萨克人一见军官，就让出一条路，放下手里的一只白山羊羔。年轻的准尉全然不知所措，喃喃地说了几句什么话，窘态毕露地立在羊羔跟前。他看见屋顶上的我和大尉以后，脸红得更

厉害了，接着就一纵一跳的向我们跑来。

“我还以为他们要杀小孩儿呢，”他羞怯地微笑着说。

十

将军和骑兵向前去了。同我一起从NN要塞出来的那个营当后卫。赫洛波夫大尉和罗森克兰茨中尉的连同时撤退。

大尉的预言完全证实了：我们一进入他所说的那片狭长的树林，骑马的、徒步的山民便从两边不断地闪出来，离得近极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有些人弯着腰端着枪，从一棵树跑到另一棵树。

大尉脱下帽子，虔诚地画了十字；一些老兵也这样做了。树林里一片呐喊声，叫着：“呀伊　吉亚乌尔！乌鲁斯　呀伊！”冷峭的短促的枪声接二连三地响着，两边子弹尖叫着。我们的人不声不响仓卒地还击着；队伍里只间或听见这样的话：“瞧他[①]从哪儿打，他躲在树背后倒是挺美的，用大炮来轰才好……”等等。

大炮摆好位置，放了几排霰弹，敌人好象被削弱了，可是过了一会，随着部队每前进一步，枪声和呐喊声又更强烈地响起来了。

我们刚撤出村子三百来俄丈远，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头上呼啸着飞过。我看见炮弹炸死了一个士兵……但是为什么要细述这可怕的景象呢，既然我自己为了要忘掉它，都愿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

罗森克兰茨亲自用步枪射击，嘶哑的嗓子一刻不停地对士

① “他”是集体称呼，高加索士兵用来统称敌人。——作者注。

兵喊着话，飞快地从散兵线的这头跑到那头。他显得有些苍白，这和他那英气勃勃的面容倒也十分相称。

漂亮的准尉非常兴奋；一对乌黑的美丽的眼睛放出勇敢的光芒，嘴角挂着微笑；他一再跑到大尉跟前来，要求准许他去高呼乌拉冲锋。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退，”他坚决地说，“真的，一定可以打退。”

“不必了，”大尉简短地答道，“应该撤退。”

大尉的连占据在林边，士兵们卧在地上回击敌人。大尉穿着他那破旧的常礼服，戴着毛皮蓬乱的小帽，放松了白马的缰绳，曲着腿踩在短短的马镫里，默默地老站在原来地方。（士兵们很了解自己的任务，做得很好，再用不着对他们发什么命令。）他只是偶尔提高嗓门，呵斥一下抬起头来的人。

大尉身上没有多少英气，但是充满真情，朴实无华，使我十分惊讶。我不由地想：“这就是真正勇敢的人了。”

他这时的神态和我平日所见没有丝毫不同：依然是沉静的动作，依然是平稳的声音，依然是一脸率真的表情，这张脸虽不漂亮，却纯朴；只有从那道比平时更见明亮的目光上，才可以看出一个沉静地关注着自己事情的人的注意力。和平日没有丝毫不同，这话说来倒容易；我在其他人的身上，却看到了多少各种各样的变化啊：有的想装得镇定一些，有的想装得严肃一些，再有的想装得比平时愉快一些；而从大尉的脸上看来，显然他就不懂为什么要装模作样。

在滑铁卢说过：“La garde meurt, mais ne se rend pas”①

---

① 法语：近卫队宁死不屈。

这句话的那个法国人，以及其他一些说过值得铭记的名言的英雄，尤其是法国英雄，是勇敢的，确实是说出了值得铭记的名言；然而他们的勇敢有别于大尉的勇敢：假如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伟大的字眼竟也在我的英雄内心闪了一下，我相信他也是不会说出口的，第一，因为说出了伟大的字眼，他便会怕这样反而败坏伟大的事业，第二，因为一个人既然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做伟大的事业，便再用不着说任何话了。这一点，我看就是俄罗斯人的勇敢的重大特征；既然这样，所以如果在我们年轻的战士中间竟有人说那种鄙俗的法国话，企图模仿过时的法国骑士派头，怎能不叫俄罗斯人痛心啊？……

突然，在漂亮的准尉和他的排所在的那一边，喊起了不齐也不响的“乌拉”声。我循声望去，只见三十来个士兵，端着枪，背着背包，极费力地在翻耕过的地上跑着。他们跌跌撞撞，一直前进着，喊叫着。而年轻的准尉，拔出了军刀，跑在他们的前头。

一切都隐没在树林里了……

一阵呐喊声和砰砰的枪声响过，一匹受惊的马从树林里跳了出来，接着，抬着打死的和受伤的人的士兵们也在林边出现了。受伤的人中间有年轻的准尉，被两个士兵架着走，脸色惨白如纸，刚才还鼓舞着他的那种虎虎生气此刻只留下点影子，漂亮的脑袋深陷在两肩中间，垂在胸前。外衣敞开，里面的衬衫上透出小小一点血迹。

“唉，多可怜！”我不禁说道，同时转过脸去，不忍心看这惨景。

“确实可怜，”一个老兵说道，一副抑郁的神情，拄着枪站在我旁边。“他什么也不怕。哪能这样！”他加添说，凝视着受伤的人。“还傻着呢——这就得到报偿了。”

“你难道怕？”我问道。

“可不！”

十一

四个士兵用担架抬着准尉；他们后面跟着一个驻在要塞外村里的士兵，手里牵的一匹瘦削的筋疲力尽的马驮着两只装着医疗用品的绿色箱子。大家都在盼望医生快来。军官们走到担架旁边，尽力想法鼓励和安慰受伤的人。

“喂，阿拉宁老弟，可得过好些日子才能再打响板跳舞呢，”罗森克兰茨中尉走过来微笑着说。

他大概以为这句话能叫漂亮的准尉提起精神来，可是从准尉冷冷的忧郁的神色看来，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大尉也走过来了。他定定地看了一阵受伤的人，向来泰然的脸上现出真诚的怜悯。

“怎么样，亲爱的阿纳托利·伊万内奇？”他说道，声音里洋溢着温柔体贴，这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大概这是上帝的意思吧。”

受伤的人转过头来看了看，苦笑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些生气。

“是啊，我没有听您的话。”

“还是说这是上帝的意思吧，”大尉重复说。

医生来了，从助医手里接过绷带、探针和其他器具，卷起袖子，露出鼓励人的微笑，走到受伤的人跟前。

“怎么，看样子，您这好好儿的肉上也给捅了个小窟窿了，”他用随随便便的开玩笑的口气说，“让我看看吧。”

准尉听从了；但是他向乐呵呵的医生一瞥的表情中含着惊讶和责备，医生却没有觉察，依旧动手用探针从各个角度检查伤口。受伤的人忍不下去了，深沉地呻吟了一下，推开了他的手……

“不用管我了，”他用勉强可闻的声音说，“反正我要死了。”

说着，他便倒下了，五分钟后，我走到围绕着他的那群人旁边，问一个士兵说：“准尉怎么样了？”回答是：“走了。”

十二

部队排成宽纵队，唱着歌走近要塞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

太阳躲到戴雪的山脊后面去，把玫瑰红的余晖投射到停留在莹澈的天际的一长缕轻云上。雪山渐渐隐没在淡紫色的雾霭里；只有山脊的线条在深红的夕照中显得非常清晰。早已升起的透明的月亮在蓝幽幽的空中泛着白色。碧草绿树都已发暗，蒙上了露水。黑压压的大队人马在茂盛的草地上发出匀整的步声；四面都可以听到板鼓声、军鼓声和欢快的歌声。六连的伴唱雄劲有力，那圆润浑厚的男高音满含着感情和力量，远远地荡漾在明艳的晚空中。

（1852 年）

潘安荣 译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这是大约两点钟的事。打台球的先生有：大客人（我们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公爵（他总是同大客人一起来），留小胡子的老爷，小个子的骠骑兵，当过演员的奥利弗，还有波兰老爷。人可真不少。

大客人同公爵打台球。只有我手拿记分板，在台盘周围走来走去，数我的数：九比四十八，十二比四十八。干我们记分员这一行，谁都知道，你还没有一点东西进嘴，一连两宿没有睡觉，可还得一个劲儿喊叫，从网袋里掏球。我一边数数，一边东张西望，只见一个陌生的老爷走进门来，看了看，就坐在小长沙发上。好啊。

"我说这个人是谁呀？是什么身份？"我暗自揣摩着。

他衣着干干净净，笔挺笔挺，好象全身衣服是刚做好才穿上身似的：格子花呢的裤子，时髦的短短的上衣，毛绒的背心，还有一根金链条，链条上挂着各种小玩意儿。

他穿得干净，人长得更清秀：修长的身材，头发按时髦式样向前卷，脸上白里透红，嘿，一句话，是个英俊的青年。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遇到的人形形色色的都有：有达官贵人，也有不少败类，所以尽管当个记分员，也得会敷衍各种人，换句话说，要有点儿手腕。

我望了望那位老爷，见他静静地坐着，跟谁也不认得，全身

衣服崭新；我揣摩，他要么是外国人，英国人，要么是外地来的伯爵。他尽管年轻，派头倒挺大。坐在他旁边的奥利弗竟让开了一点儿。

一盘打完了。大客人输了，冲我喊道：

“你老是瞎报，你数得不对头，尽东张西望的。”

他骂了一通，把枪棒一扔就走了。这个人也真怪！平常晚上跟公爵打一盘要来五十卢布的输赢，这会儿才输了一瓶马孔葡萄酒，心里就不舒服了。瞧这种脾气！有时候，他跟公爵打到两点钟，都不往网袋里放钱，我就知道，两人都身无分文了，可还要摆阔气。

“先来二十五卢布打角，行吗？”

“行！”

我只要稍一走神，或者没有把球放对——我又不是石头人！——他还想打我的耳光哩！

“又不是赌木头片儿，”他说，“赌的是钱。”

这个人最叫我为难了。

嘿，好啊。大客人走后，公爵才对那个新来的老爷说：

“跟我打一盘好不好？”

“好啊，”他说。

他坐在那儿，模样儿简直象个傻瓜！他倒想装得大模大样，可一站起来，走到台盘跟前，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胆怯了。不论胆怯不胆怯，可分明是不自在。不知道是穿了崭新的衣服不好意思，还是怕人家都瞧他，反正原来那副架子不见了。他走路时不知怎么的侧着身子，衣袋叫网袋挂住，用白粉擦枪棒时，又把白粉弄掉了。他不论站在哪儿打球，总要回头看看，涨红了脸。公爵就不同了，打台球在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拿白粉擦擦枪

棒，擦擦手，卷起袖子就打，打得网袋里满是球，都快把网袋撑破了，虽说他身材矮小。

打了两盘还是三盘，我已经不记得，反正公爵放下枪棒，说道：

“请问贵姓？”

“涅赫柳多夫，”他说。

“令尊当过军长吧？”公爵问道。

“是的，”他说。

这时他们用法语你一言我一语急促地说起什么来，我就听不懂了。大概都在列举亲戚吧。

“再见，”公爵用法语说，“认识您，我很高兴。”

他洗完手，吃东西去了；那一位拿着枪棒站在台盘旁边，偶尔推一下球。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对新来的人态度越粗鲁越好，所以我就把一只只球收拾到一起。他红了脸，说：

“还可以打吗？”

“当然，”我说，“摆着台盘就是为打球用的。”我并不看他，把枪棒摆好。

“愿意跟我打吗？”

“请吧，先生，”我说。

我摆好球。

“赌钻台盘好不好？”

“赌钻台盘？”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我说，“您要是输了，给我半个卢布，我要是输了，就在台盘底下钻过去。”

显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觉得很好玩，笑起来了。

“来吧，”他说。

好啊。我说：

“您先让我几分？”

“难道您打得不如我？”他说。

“那还用说，”我说，“我们这儿能打得过您的人很少。”

我们打起来了。他真以为自己是个行家，劈里啪啦打得很来劲；那波兰老爷坐在那儿，不停地说：

“瞧这个球！瞧这一枪！”

真是！……他只管打，可一点也不会算计。好吧，我照例输了第一盘，钻了台盘，呼哧呼哧直喘气。这时奥利弗和波兰老爷霍地站起来，敲着枪棒。

“好极了！再钻一回，”他们说，“再钻一回！”

干吗“再钻一回”！尤其是那波兰老爷，为了半个卢布，不用说钻台盘，无论往哪儿钻都是乐意的。可他还装蒜，喊道：

“好极了，”他说，“还没有把尘土全擦干净呢。”

记分员彼得鲁什卡①，我想是人人都知道的。原先有个记分员叫秋林，现在是彼得鲁什卡了。

只是打台球的本事，我当然还没有露，我又输了第二盘。

“先生，我实在不是您的对手啊，”我说。

他笑着。后来我赢了三盘——他原来有四十九分，我一分也没有——我就把枪棒往台盘上一放，说：

“老爷，打加倍行不行？”

“怎么打加倍？”他说。

“要么您欠我三卢布，要么什么也不算，”我说。

---

① 彼得鲁什卡是彼得的昵称。

“怎么?”他说，“难道我跟你是赌钱的? 傻瓜!”

他的脸都红起来了。

好啊。他输了一盘。

“行啦，”他说。

他拿出皮夹子，崭新崭新的，从英国商店里买的，打了开来，我就看出，他是想摆阔。皮夹子里装满了钞票，全是一百卢布一张的。

“不行，”他说，“这里没有零钱。”

他从小钱包里拿出三个卢布。

“给你两个卢布，是打球输的，其余的拿去喝酒吧。”

我说，太谢谢啦。我看，他真是个好老爷! 为这样的人，钻台盘也心甘。只可惜他不愿意赌钱，要不然，我想我就可以施展手段，转眼就捞它二十来个卢布，甚至四十个卢布。

波兰老爷一看见年轻老爷的钱，就说:“跟我来一盘好不好?您打得棒极了。”他来拍马屁了。“不行，对不起，我没有工夫，”年轻老爷说完就走了。

这个波兰老爷，鬼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人叫他波兰老爷，就这样叫开来了。他常常成天坐在台球房里，只管瞧着。人家揍过他，也骂过他，都不拉他打球，他总是自己坐在那儿，带烟斗来抽烟。可台球打得很精……这老油子!

好啊。涅赫柳多夫来了第二回，第三回，经常来了。往往早晚都来。打三只球，打落袋，打三角，全懂了。胆子大了些，跟大家都熟了，打得也好了。当然，一个年轻人，出身名门，有钱，谁都尊敬他。只是跟大客人抬过一回杠。

那是因为一件小事。

公爵，大客人，涅赫柳多夫，奥利弗以及另一个人在打落袋。

涅赫柳多夫站在炉子旁边，跟谁在说话，大客人正要打——当时他酒可喝多了。他的球正好在炉子那边；那地方有点局促，他却喜欢甩开膀子打。

瞧他，也不知是没有瞧见涅赫柳多夫，还是存心的，一甩开膀子，那枪棒把儿就啪的一声打在涅赫柳多夫的胸口上！可怜的人惨叫了一声。结果怎么样？那粗野东西就是不道个歉！自管走开，连看也不看涅赫柳多夫一眼，嘴里还叽叽咕咕，说什么："都挤在这儿干什么？弄得球也不好打。难道没有空地方？"

那一位走到他跟前，满脸煞白，可还若无其事，彬彬有礼地说：

"先生，您该先道歉，您撞了我了。"

"我这会儿顾不上道歉，"他说，"我本该赢的，可现在人家要打掉我的球了。"

那一位又对他说：

"您应该道歉。"

"您滚开，"他说，"唠叨个没完！"眼睛却只管看着自己的球。

涅赫柳多夫靠他更近些，抓住他的一只手说：

"您太不懂礼貌了，阁下！"

尽管他文弱娇嫩象个美丽的少女，性子却偏激：眼珠子光芒逼人，真象要把大客人一口吃掉似的。然而大客人是个彪形大汉，涅赫柳多夫哪里是他的对手！

"什一么，"他说，"我不懂礼貌！"

他一边嚷，一边就要对涅赫柳多夫动手。在场的人连忙跑过来，拉住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拖开。

大家哄哄嚷嚷，涅赫柳多夫说：

"他要满足我的要求，他侮辱了我。"也就是说，他要同大客

人决斗。当然啦，他们是先生，他们有这么个规矩……没办法！……嘿，一句话，他们是先生啊！

“我决不满足他的要求！他不过是个娃娃。我要揪住他的耳朵揍他。”

“要是您不愿意决斗，”涅赫柳多夫说，“您就不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说着差点儿哭了。

“你是个娃娃，我对你一点也不见怪，”大客人说。

他们两人照例被拉到两个房间里去。涅赫柳多夫跟公爵已有交情。他对公爵说：

“看上帝面上，你去说服他，让他同意决斗吧！他醉了，也许会醒的。这件事总不能就这样了结。”

公爵去了。大客人说：

“我决斗过，也打过仗。我不能跟一个娃娃决斗。我不干，就这话。”

有什么办法，他们说了又说，都没话了；从此大客人也不再到我们这儿来了。

在这件叫人不愉快的事情中，他就象一只小公鸡，自尊心很强……我是说涅赫柳多夫……至于其他的事，他就根本不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

“你这儿家里有谁啊？”公爵问涅赫柳多夫。

“谁也没有，”他说。

“怎么谁也没有呢？”公爵又问。

“为什么要有？”他说。

“怎么为什么？”

“我一直这样过日子，为什么就不行呢？”

“怎么，就这样过日子？不可能！”

公爵放声大笑，留小胡子的老爷也哈哈笑起来。大伙都笑话他。

“那么从来没有过吗？”他们说。

“从来没有。”

他们笑得死去活来。我当然马上就明白了，他们是在嘲笑他。我倒想看看他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去吧，”公爵说。

“不，决不去！”涅赫柳多夫说。

“得啦！这太可笑了，”公爵说。“你喝点酒壮壮胆，我们就去。”

我给他们拿来一瓶香槟酒。他们喝完，就把那后生带走了。

他们约摸一点来钟的时候才回来。大家坐下吃晚饭，人不少，都是最好的先生：阿塔诺夫，拉津公爵，舒斯塔赫伯爵，米尔措夫。大家都嘻嘻哈哈，给涅赫柳多夫道喜。我被叫了去，只见他们一个个乐不可支。

“你给老爷道喜吧，”他们说。

“道什么喜？”我说。

他是怎么说的？是说点化还是启蒙，我记不清了。

“恭喜老爷！”我说。

他红着脸坐在那儿，只是眉开眼笑。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好啊。后来大家来到台球房，全都喜气洋洋，唯独涅赫柳多夫变了样：两眼浑浊无光，嘴唇微动着，老是打嗝儿，连话也说不利落了。当然，他没有见过世面，这会子可让他狼狈了。他走到台盘旁边，支上胳膊肘，就说：

“你们都觉得好笑，我心里可难过。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呢！公爵，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你，也不能原谅自己。”

说着眼圈一红，放声哭起来。当然，他喝醉了，自己也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公爵走到他跟前，脸上笑吟吟的。

“得啦，”他说，“小事一桩！……我们回家吧，阿纳托利。”

“我哪儿也不去，”他说，“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一个劲儿地哭。又不肯离开台盘。真是个初出茅庐的后生。

他就这样常到我们这儿来。有一回他跟公爵和留小胡子的先生一起来。留小胡子的先生总是跟定公爵的，他是文官还是退伍的军官，上帝才知道，只是先生们全都管他叫费多特卡。他颧骨很高，长相难看，但穿得干干净净，来去都坐马车。先生们为什么喜欢他，只有天知道。费多特卡，费多特卡，一瞧，他们又是给他吃，又是给他喝，又是替他付钱。可真是个骗子！输了，不付钱；赢了，一把抓！他们倒也骂他，大客人当着我的面揍过他，还要同他决斗……他老是挽着公爵来来去去。

“你没有我就得完。我是费多特卡，可不是没种的。”

还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唉，得啦。他们来了，说：

“我们三个人打落袋吧。”

“来吧，”他说。

他们以三卢布做赌注。涅赫柳多夫跟公爵闲扯起来。

“你瞧她的小腿多美，”他说。

“不，腿算不了什么！她那辫子才美哩，”公爵说。

当然，他们没有看打球，只是彼此说话。费多特卡可不忘他的事，只管使劲地打，那两个人却不是打空，就是让自己更不利。费多特卡就赢了他们每人六个卢布。他跟公爵天知道有什么旧帐，彼此从来不付钱，涅赫柳多夫却掏出两张绿票① 给了他。

“不，我不想拿你的钱。我们来打普通的吧，就是说：要么加倍，要么一个子儿也不算。”

我摆好球。费多特卡先动手，他们打了起来。涅赫柳多夫想露一手，中途有一次停下来说：我不想打，这太容易了。费多特卡却不忘他的事，只管慢慢打。当然，他暗中使手段，仿佛无意中又赢了一盘。

“再打一盘吧，”他说。

“来吧。”

他又赢了。

“开头只是小输小赢，”他说，“我不想赢你好多钱。打加倍吧？”

“行。”

不管怎么样，输掉五十卢布总是心痛的。涅赫柳多夫就要求说：“打加倍吧。”一盘接一盘，越打输得越多，已有两百八十卢布输掉了。费多特卡很懂策略：打普通的，他就输；打角，他就赢。公爵坐在那儿，看出情况不太妙了，说：

“阿塞②，不打了。”

哪里收得住！赌注越下越大。

最后，涅赫柳多夫欠下五百多卢布。费多特卡把枪棒一放，说：

“打够了吧？我累了。”

打到天亮他心里都情愿，只要能捞钱……当然，这是手腕。那一位劲头却越来越大：来吧，再来吧。

“不，”费多特卡说，“我真的累了。我们上楼去，你可以在那

① 旧俄票面值三卢布的钞票。

② 法语：够了。

儿捞本。”

在我们楼上，先生们在打牌。先是打普列费兰斯，一会儿就打“爱不爱我”了。

就从费多特卡欺哄了他的那一天开始，他天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打一两盘台球，就上楼去，上楼去。

他们在楼上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只不过他好象换了一个人了，老是跟费多特卡一致行动。原先他总是衣着时髦，干干净净，卷着头发的，如今只有早上还是那副派头，上过楼以后，就头发蓬乱，衣服沾满绒毛和白粉，两手也肮脏了。

有一回，就这副模样跟公爵一起下楼来，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争论着什么事。只听见他说：

“我不许他对我说（他倒是说什么来着？）……说我好象不客气，说他不愿意用大牌吃掉我的小牌。我付给他一万卢布了，他当着别人的面说话该留点神才是。”

“唉，得了吧，”公爵说，“犯得着生费多特卡的气吗？”

“不，”他说，“这件事我可撂不下。”

“算了，”公爵说，“您怎么可以不顾身份，去跟费多特卡计较呢！”

“可当时有旁人在场啊！”

“有旁人在场算什么？”公爵说，“我马上让他向你道歉好不好？”

“不，”他说。

接着他们用法语叽叽咕咕说起来，我就听不懂了。结果怎么样呢？当天晚上，他们又跟费多特卡一起吃饭，言归于好了。

好啊。另一次，他独自来了。

“怎么样？”他说，“我打得好吗？”

谁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得讨好每一个客人，我就说：你打得真好。其实他好什么呀，打得很笨，又一点不会算计。自从跟费多特卡结交上以后，他总是下赌注打台球。原先他是什么也不爱赌的，既不赌吃的东西，也不赌香槟酒。有时候公爵说：

“赌一瓶香槟酒吧。”

“不，”他说，“我干脆叫人拿来好了……喂！来一瓶香槟酒。”

现在他总是真赌了。常常整天泡在我们这儿，不是跟谁打台球，就是上楼去。我寻思：怎么好处老让别人得，没我的份呢？

“先生，”我说，“怎么好久没跟我打了？”

我们这就打了起来。

我赢了他五卢布以后，就说：先生，把赢的钱都做赌注怎么样？

他不吭声。没有象上次一样说我是傻瓜。我们就一再把赢的钱每天做赌注打下去。我捞了他八十来卢布。结果怎么样呢？他都跟我来打了。只是总要等到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打，要不然，当着别人的面跟记分员打球他是不好意思的。有一回他发起急来，当时他已欠我大约六十卢布了。

“打加倍怎么样？”他说。

“行，”我说。

我赢了。

“一百二对一百二？”

“行，”我说。

我又赢了。

“二百四对二百四？”

“不太多了吗？”我说。

他不吭声。我们打起来，又是我赢了。

“四百八对四百八？”

我说：

“先生，我干吗要得罪您呢。给我一百个卢布，就算了。”

想不到他大喊大叫起来！原本是多文静的人啊。

“我要揍死你。打还是不打？”他说。

唉，我看没有办法了。

“三百八吧，”我说。

当然，我是想输。

我先让了四十分。他五十二，我三十六。他削黄球，一下子得了十八分，他的球还说不定滚到哪边去。

我一枪打去，想让球跳出台盘。不成，那球碰到台盘边反跳一下，落了袋。又是我赢了。

“我说彼得（他不叫我彼得鲁什卡），”他说，“我现在不能把钱全数给你，过两个月就是付三千卢布都可以。”

他满脸通红，连声音都发抖了。

“好吧，先生，”我说。

我放下了枪棒。他踱来踱去，满头大汗。

“彼得，全下注，来吧。”

说着差一点儿哭出来。

我说：

“先生，还打什么呀！”

“嘿，来吧，请吧。”

他亲自把枪棒递给我，我接过枪棒，使劲把球往台盘上一扔，球都飞到地上去了，不消说，我这是不能不摆架子。我说：

“来把，先生！”

他真急得要命，亲自把球捡起来。我心里想：“我是没法拿

到七百卢布的，反正我得输一输。”所以故意乱打一气。结果怎么样？

“你干吗故意乱打啊？”他说。

他的两手发抖；球一向网袋滚去，他的手指就张开来，嘴巴歪斜，脑袋和胳膊都向网袋那边探过去。我就说：

“先生，这样没有用。”

好啊。等他赢了这一盘，我说：

“您欠我一百八十卢布，一百五十盘，我可要吃晚饭去了。”

我放下枪棒走了。

我在一张对着门的小桌子旁边坐下，看他怎么样。结果呢：他踱来踱去——大概以为谁也没有注意他——猛然揪了一下头发，又踱来踱去，喃喃自语一阵，又揪了一下头发。

从那以后，有七八天没有见到他的面。有一回他来到餐厅，满脸愁容，也没有进台球房。

公爵看见了他，说：

“走吧，我们打台球去。”

“不，”他说，“我再不打了。”

“哪儿的话！走吧。”

“不，”他说，“我不去。我去了，你没有什么好处，我自己也会头晕。”

从此又有十天光景没有来，后来有一天过节，他来了，显然刚作过客，穿一身燕尾服，在我们这儿待了一整天，一直打着球。第二天又来，第三天……一切又照旧了。我想跟他再打几盘，没有成功，他说：我不跟你打了，我欠你的一百八十卢布，过一个月你上我那儿去可以拿到了。

好吧。过了一个月，我到了他那儿。

“说实话，还没有，星期四来吧，”他说。

我星期四去了。他租的是一套很漂亮的房子。

“在家吗？”我问仆人。

“在睡觉呢，”仆人回答我。

好吧，我等一等。

他的贴身仆人是从乡下带来的家人，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老实本分，一点也不机灵。我就跟他聊上了。

“我跟老爷在这儿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他说。“来到彼得堡，又忙又累，他什么名什么利都没有得到。刚从乡下来的时候，还以为我们会象老太爷在世一样——但愿他老人家进入天堂——三天两头拜访拜访公爵、伯爵、将军；还以为会从伯爵小姐当中选一位美人儿，带陪嫁的，过贵族排场的日子；没想到如今只是跑跑小饭馆，太糟糕了！说起来，公爵夫人勒季谢娃还是我们家老爷的亲姑母，沃罗滕采夫公爵是教父。可又怎么样呢？老爷只在圣诞节去过一回，就再不露面了。他们家的人就笑我，说：您那位老爷看起来不象他爸爸。有一回我对他说：‘老爷，怎么不上姑妈家走走啊？她好久没见到您，惦记着您哪。’他说：‘那儿闷得慌，杰米扬内奇！’

“得啦吧！他光顾着上饭馆找快乐去了。找一份差事做做也好啊，可是不成，成天打牌什么的，玩这种东西，他非倒霉不可……唉唉！我们要完了，这么下去，白白地完了！……我们家已故的老太太——但愿她老人家进入天堂——留下好大一笔财产：一千多个农奴，值三十万卢布的树林。如今全抵押了，树林卖掉了，让庄稼人全破产了，通通都完了。哪个不知道，老爷不在，总管比老爷还要……把庄稼人身上最后一层皮都扒了，就这

么干。老爷要的是什么呢？他只要装满腰包，那边人全饿死也不管。前两天来了两个庄稼人，捎来全领地人的控诉信。他们说：'叫庄稼人全穷得揭不开锅了。'又怎么样呢？老爷看了控诉信，给每个庄稼人十个卢布，说，'我自己快要回去了。等我拿到钱，付清帐，就回去。'

"可我们不断借债，哪能付得清帐啊！在这儿过了一个冬天，不论是多是少，就花掉了大约八万卢布；现在家里可连一个银卢布都没有了！全都是因为他为人太好了。就这么一位宝贝老爷，真叫人没法说。这么下去，他就要完了，就这么白白地完了。"

老头子说着，自己差点儿哭出来。这么可笑的老头子。

约摸十一点钟，老爷睡醒了，把我叫进去。

"钱还没有给我送来呢，"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又说："把门关上。"

我关上门。

"你就把表或者钻石别针拿去当了吧，"他说，"你可以当到一百八十多卢布。等我拿到钱，我去赎回来。"

"行啊，"我说，"先生，您没有钱，那也没有办法，就请您把表给我吧。我可以尊重您，照您的意思办。"

我一瞧，这表值三百多卢布。

好啊。我把表当了一百卢布，把当票拿给他。

"您只欠我八十卢布了，"我说，"那表请您自己去赎吧。"

所以他至今还欠我八十卢布的债。

他就这样又每天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帐怎么样，反正他总是跟公爵同来同去。要不然就是跟费多特卡到楼上去打牌。他们三个人之间也有一本叫人不明白的帐：这个付钱给那个，那个又付钱给另一个；至于是谁欠谁，那就怎

么也闹不清了。

有两年工夫，他就这样差不多天天到我们这儿来，只是原来那副样子已经没有了，人变得灵活起来，有一回居然好意思向我借了一个卢布去付马车夫的车钱，至于同公爵打球，那还是要下一百卢布注的。

他心情苦闷，人又瘦又黄。常常一来就要一杯苦艾酒，吃一份卡纳佩①，再喝波尔特温酒②，这才好象高兴一点。

有一回午前来了，那是过谢肉节③的时候，他跟一个骠骑兵打球。

"想不想赌点什么东西？"他说。

"赌什么呢？"骠骑兵说。

"一瓶克洛武若葡萄酒行吗？"

"行。"

好啊。骠骑兵赢了，他们就去吃东西。在桌边坐下来以后，只听见涅赫柳多夫说：

"西蒙！来一瓶克洛武若葡萄酒，可要好好温一温。"

西蒙走了，回头拿来吃的东西，却没有酒。

"怎么？"他说，"酒呢？"

西蒙跑了，又端来烤菜。

"来酒呀，"他说。

西蒙不做声。

"你疯啦！我们饭都快吃完了，酒还不送来。有谁拿甜食下酒的呢？"

---

① 法语：放菜肴的吐司。

② 一种浓烈的葡萄酒。

③ 谢肉节在大斋前的一星期。

西蒙跑了。

"老板请您，"他说。

涅赫柳多夫满脸通红，霍地从桌边站起来。

"他有什么事？"他说。

老板已经站在门口，说：

"要是您不把旧帐付清，我不能再赊给您东西了。"

"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月初我可以还清，"他说。

"随您的便，"老板说，"我可不能没完没了地赊东西，一个子儿也拿不到。我已经有几万卢布赊帐赊丢了。"

"算了吧，蒙舍尔[①]，"他说，"对我还是可以相信的。您叫人拿一瓶酒来吧，我尽快把钱还给您。"

说完就跑回桌边。

"怎么啦，干吗叫您去？"骠骑兵说。

"没什么，"他说，"他有一件事求我。"

"现在喝上一杯暖和的美酒该多好啊！"骠骑兵说。

"西蒙，怎么啦?!"

我的西蒙跑来了。还是没有酒，根本没有。真糟糕。涅赫柳多夫离开餐桌，跑来找我。

"彼得鲁沙，"他说，"看上帝面上，借我六个卢布。"

他面无人色。

"不行，"我说，"先生，真的，您欠我的钱够多的了。"

"你借我六个卢布，过一个星期，我还你四十卢布，"他说。

"要是真有钱，我还敢不借您吗？实在是没有啊，"我说。

结果怎么样？他奔了出去，咬紧了牙齿，握紧了拳头，象疯子一样在过道里跑着，还劈里啪啦打自己的脑门。

---

① 法语：我亲爱的。

"啊，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他连餐厅都没有再进，径自跳上马车，跑了。

惹得人好一阵笑。骠骑兵说：

"跟我吃饭的那一位老爷哪儿去了？"

"走了，"人家说。

"怎么走了？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什么话也没有留下，"人家说，"坐上车，就走了。"

"这个家伙！"他说。

嘿，我心里想，他这回丢尽了脸，该长久不会来了。可是不，第二天晚上他又来了，随身提了一只箱子。进了台球房，脱了大衣。

"打球吧，"他说。

他皱着眉头看人，满脸怒气。

我们打了一盘。

"够了，"他说，"你去给我拿纸笔来，我要写封信。"

我没有多想什么，就拿来纸，放在小房间的桌上。

"放好了，先生，"我说。

好啊。他在桌边坐下。写呀，写呀，嘴里还嘀嘀咕咕，然后霍地站了起来，一脸愁苦的样子。

"去吧，"他说，"去瞧瞧，我的马车来了没有？"

那天是谢肉节的星期五，客人一个也没有，都参加舞会去了。

我正要去看马车，刚走出门，忽听见他好象害怕什么似的喊道：

"彼得鲁什卡！彼得鲁什卡！"

我折回来，见他脸色惨白，站在那儿看着我。

“叫我吗，先生？”我说。

他不吭声。

“您要什么？”

还不吭声。

“哎，对啦！再打一盘吧，”他说。

好啊。他赢了一盘。

“怎么样，”他说，“我学得不错了吧？”

“是啊，”我说。

“这才是啦。去吧，”他说，“去瞧瞧马车来了没有？”

他自己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我没有多想，走到台阶上，一瞧什么马车也没有，又返回来。

我刚转身往回走，就听见好象有人用枪棒啪的敲了一下。我走进台球房，闻到一股怪气味。

我一瞧，他躺在地上，浑身是血，手枪掉在跟前。我吓得魂不附体，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的一条腿抽了一下，又抽一下，就伸直了。然后嘴里发出一阵呼噜声，就这样四仰八叉完了。

他为什么造这个孽，毁了自己的灵魂，只有天知道；他只留下这张纸，可我怎么也看不明白。

先生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说到头，是先生们……一句话，是先生们。

凡是人生在世所希望有的，上帝都给我了：财富，名声，智慧，抱负。但我想寻欢作乐，把我身上一切好的东西都糟踏了。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没有倒运，没有犯任何罪，可我的所作所为比这更坏：我毁了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智慧，自己的青春。

我被一张肮脏的网裹住了，挣脱不出来，可又无法适应。我不断

地堕落，堕落，我感觉到自己在堕落，但是不能自拔。

我还不如败坏了名誉，倒了运，或者犯了罪，倒还轻松些，因为那时候在我绝望的心中，还会自以为气概不凡，可以聊以自慰。假如我败坏了名誉，我就可以超脱我们社会的荣誉观，蔑视这个社会。假如我倒了运，我就可以怨天尤人。假如我犯了罪，我就可以凭悔过或者惩罚来赎罪；然而我不过是卑鄙龌龊，我了解这一点，可我不能自拔。

是什么毁了我呢？我心中是不是有一种激情可以原谅自己呢？没有。

七点，爱司，香槟酒，中间的黄球，白粉，灰色的、彩虹色的钞票，香烟，出卖灵魂的女人，我所能回忆的就是这些！

那可怕的片刻——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迷迷糊糊的、卑鄙龌龊的片刻，使我清醒了过来。当我发现我同我本来想实现而且可以实现的志向之间横着一道怎样的鸿沟时，我不寒而栗了。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我青年时代的希望、理想和心思。

原来我清清楚楚，念念不忘对于生活、永恒和上帝的满心崇高的想法，都到哪儿去了呢？原来快慰地温暖着我的心的、没有目标的爱的热力，到哪儿去了呢？盼望成家立业，同情一切美好事物，热爱亲朋好友、劳动、荣誉的感情，都到哪儿去了呢？责任心到哪儿去了呢？

我被人侮辱了，我提出决斗，以为这样可以完全符合高尚的要求。我需要钱来满足我的放荡和虚荣，我让上帝托付给我的几千户家庭破了产，我这样做时心里毫无羞耻之感，而我本来是十分理解我的神圣的责任的。一个缺德家伙说我没有廉耻，说我想偷东西，我却还做他的朋友，就因为他是缺德家伙，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愿意让我受委屈。人家对我说过洁身自好的生活太可笑，我就毫不惋惜地把我的心灵之花——童贞给了出卖灵魂的女人。是的，我惋惜我的纯洁的爱，比惋惜我心灵的任何毁坏了的部分都厉害。我的天哪！有谁能象我还不曾接触过女人时那样一往情深啊！

假如我能顺着我的清新的头脑和纯洁的童心在我进入人生时就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该是多么好，多么幸福啊！我不只一次地试图脱离我的龌龊的生活轨道，转到这条光明的道路上来。我对自己说：你横一横心吧。可是办不到。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我就觉得难受，我怕独自静处。当我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的信念，再也听不见内心的声音，又堕落了。

我终于惶恐不安地相信我不能自拔了，我不再想这件事，索性把一切都忘怀了，然而无望的悔恨却更加强烈地使我不安。于是我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念头对别人说来可怕，对我自己说来却可喜。

然而在这件事上我也是卑鄙可耻的。只是昨天同骠骑兵闹出那件蠢事才使我有了足够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意图。我身上没有留下一点高尚的东西了，有的只是虚荣心，就从虚荣心出发，我做了生平唯一的好事。

我原先以为死亡的临近会使我的灵魂升华。我错了。再过一刻钟我就要离开人世了，可我的眼光丝毫也没有变化。我依然那么看，依然那么听，依然那么想；思想上依然那么奇怪地不合逻辑，动摇不定，轻率浮躁，这跟人们天知道为什么总以为思想可以统一而明确，是如此的相反。棺材外面将是一番什么光景，还有明天勒季谢娃姑母家将怎么议论我的死，这些想法都同样强烈地交集在我的脑际。

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物！

（1854年）

潘安荣 译

伐　林

一个士官生讲的故事

一

一八五……年仲冬，我们炮兵连的分队被派驻在大切奇尼亚山。二月十四日晚上，我获悉因缺排长由我代为指挥的排被指派参加第二天的伐林纵队，① 并在当晚接到了正式命令。我把命令传达下去以后，就比平日早一些回到自己的帐篷里。我没有那种爱用旺炭火烧暖帐篷的坏习惯，和衣躺到用小木柱支起来的床上，把毛皮高帽拉下来盖在眼睛上，裹上皮大衣，就睡着了，睡得特别熟而又不安稳——在危险即将到来的惶恐不宁的时候睡觉总是这样的。想到明天有战斗，我便陷入这种状态。

夜里三点钟，天还黑咕隆咚的时候，有人掀开我身上睡暖了的皮大衣，蜡烛的红光刺得我惺忪的睡眼怪不舒服。

"请起来吧，"不知是谁的声音说。我闭上眼睛，无意识地把皮大衣重新拉回身上，又睡着了。"请起来吧，"德米特里重复说，一面无情地摇我的肩膀。"步兵要出发了。"我猛然记起了有事在身，哆嗦了一下，就一骨碌爬下床。匆匆喝了一杯茶，用冰冷的水洗过脸，爬出帐篷，径往停炮场走去。天很黑，雾蒙蒙的，

① 沙皇军队为了扑灭以沙米尔为首的高加索山民的反抗斗争，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卫的树林。

颇有寒威。营地上这里那里烧着夜间的篝火，照亮了火边没有睡醒的士兵们的身影；这篝火的淡淡的红光使黑暗显得更深沉了。附近可听见均匀平稳的鼾声，远处有步兵活动、说话和火枪碰击的声音，他们已准备出发；空气中散发着烟、马粪、火绳和雾的气味；一阵清晨的寒战在背上掠过，牙齿就不由地打起战来。

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地里，只有凭了马儿打响鼻和稀少的马蹄声，才能判断出驾好了马的大炮前车和弹药箱停在哪里，凭了点火杆的点点亮光，才能判断出大炮停在哪里。"上帝保佑吧"这句话的声音一落，第一门炮就叮叮当当响起来，接着弹药箱也橐橐地响起来，一排人就出动了。我们都脱下帽子，画了十字。我们的排插到步兵的空档中，停了下来，等待整个纵队集合和队长出来，等了约莫一刻钟。

"我们缺一个兵，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一个黑影走到我身边说，我只凭声音听出是排里的炮兵军士马克西莫夫。

"缺谁？"

"韦连丘克。套马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儿——我看见他的，——这会儿不见了。"

因为看样子纵队不会马上出发，我们就决定派队列上等兵安东诺夫去找韦连丘克。过了不多一会工夫，黑暗中有几个骑马的人从我们身边迅速地跑去过，那是队长及随员；接着，纵队的先头就活动起来，出发了，最后我们也开动了——只落下了安东诺夫和韦连丘克。但是我们来不及走上一百步，两个士兵就追上了我们。

"他到哪儿去了？"我问安东诺夫。

"在停炮场睡觉。"

"怎么，他喝醉了？"

“没有的事。”

“那他到底为什么睡着了呢？”

“我没法知道。”

我们在不曾翻耕过的没有积雪的田地和矮灌木丛地上，一直慢慢地不声不响地摸黑走了三个来钟头，大炮压得灌木丛咔嚓咔嚓响。等到过了一条浅浅的但非常湍急的小溪，我们奉命停下来，只听见先头队伍断断续续传来步枪声。这声音象平常一样对大家有特殊的刺激作用。队伍仿佛醒过来了：有了说话、活动和笑的声音了。士兵们有的跟同伴角斗，有的两脚交替跳着，有的嚼干粮，或者为了消磨时间，咔嚓咔嚓做着举枪和放下枪的动作。这时，东方的雾霭明显地开始发白，潮气更可以感觉得到了，四周的景物也都渐渐地从昏暗中显露出来。我已经分辨出绿色的炮架，弹药箱，炮身上被雾打湿的铜件，我那些熟悉的、平日无意间观察得很细致的士兵的身影，枣红马，以及一行行背着发亮的刺刀、袋子、装药杆和小锅的步兵。

我们很快又开动，离开道路走了几百步，就说已到目的地。右边可以看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的陡岸和鞑靼人公墓上高耸的木头柱子，左边和前边在雾霭中隐现着一带黑压压的东西。我们排的士兵们从前车上爬下来。八连为我们打掩护，架起了枪，营里其他士兵就全带了枪和斧子进了树林。

不到五分钟，四面八方生起了篝火，毕毕剥剥作响，冒起了烟。士兵们都分散了开来，用手和脚扇火，搬运树枝和原木。树林里响起几百把斧子的砍木声和树木坠倒的声音，毫不停息。

炮兵们似乎有意要同步兵竞赛，也烧起了一堆篝火，火势已经旺得两步内不能靠近。士兵们不断把冰树枝往火里压，黑色的浓烟从树枝间腾起，冰水滴在火中发出呲呲的响声，底下的树

枝已烧成了炭，篝火周围白色的枯草都解冻了。尽管如此，士兵们还总觉得不够，搬来整段整段的原木，再拿杂草塞在下面，把火扇得越来越旺。

我走到篝火旁边点烟卷的时候，只见一向爱忙碌的韦连丘克因为犯了过失，在篝火跟前比谁都干得起劲，特别尽心地光着手从火堆中心取出一块炭，在两手间来回抛了两三下，扔在地上。

“你点一根小树枝给他吧，”另一个人说。“弟兄们，你们拿点火杆来吧，”又有一个人说。韦连丘克本来还想用手去取炭，见我没有靠他的帮助终于点燃了烟卷，才把烫伤了的手指往短皮大衣的后摆上擦了擦，并且大概是想做点什么吧，拿起了一大截悬铃木，使劲一抡，扔到篝火上。最后，他觉得可以休息一下了，便走到火跟前，敞开那只扣住背后一个扣子、当大斗篷披在身上的大衣，叉开两腿，向前伸出两只粗大的黑手，微微撇着嘴，眯缝起了眼睛。

“哎呀！忘了带烟斗了。这可糟啦，我的弟兄们！”他沉默了一会以后，并不专对着任何一个人，说道。

二

俄罗斯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士兵，可以包括所有部队的士兵：高加索部队，非近卫军部队，近卫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炮兵部队，等等。

这三种主要类型，连同许多小类及彼此相似的特点，即为：

一、忠顺的，

二、爱摆威风的，

三、狂放的。

忠顺的可分为：甲、忠顺而沉静的，乙、忠顺而爱忙碌的。

爱摆威风的可分为：甲、爱摆威风而又严厉的，乙、爱摆威风而有手腕的。

狂放的可分为：甲、狂放的快活人，乙、狂放的淫乱者。

其中最常见的类型，是最可爱、最给人好感、多半兼具温和、虔诚、有耐心、忠于上帝意志等基督教美德的一种类型，是一般忠顺士兵的类型。忠顺而沉静的士兵的特点，是心境安静，什么事也搅乱不了，一生不论盛衰荣枯，都能淡然置之。忠顺而好喝酒的士兵的特点，是隐隐有一种诗的气质，对事敏感；爱忙碌的士兵的特点，是智力有限，却爱瞎起劲，无目的地操劳。

一般爱摆威风的士兵的类型，则多半见于士兵的上层，如上等兵，军士，司务长，等等；这一类型就其第一小类爱摆威风而又严厉的士兵说来，是非常高尚、有毅力的，多半好武，而且不乏强烈的诗的激情（我想要给读者介绍的上等兵安东诺夫就属于这一类型）。第二小类是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士兵，他们已从某个时期开始大大地扩充起来。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士兵总是能说会道，识得字，穿粉红色的衬衫，不吃大锅饭，有时抽穆萨托夫牌烟，认为自己无可比拟地高于普通士兵，却极少象第一小类爱摆威风的人那样能当好兵。

狂放的士兵的类型正如爱摆威风的士兵的类型一样，也是以第一小类狂放的快活人为好，他们的特点是永远高高兴兴，做任何事都极有能耐，富于天赋，而且勇敢，第二小类狂放的淫乱者却同样坏得很，不过应该说，俄罗斯军队尚可庆幸的是，这类士兵倒很少遇见，即使有的话，那也往往为绝大多数士兵排除在同志关系之外。不信教和恣意纵欲，是这类士兵性格上的主要

特征。

韦连丘克属于忠顺而爱忙碌的一类。他是小俄罗斯人，服役已有十五年，虽然是个不出众、不太机伶的士兵，为人却非常正直，心地厚道，做事尽心竭力，尽管大都做得不合时宜。我说为人非常正直，是因为去年有一件事情，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这个性格的特征。原来差不多每一个士兵都会一种手艺。比较普遍的手艺是会做衣服和皮鞋。韦连丘克会的是第一种，连司务长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都叫他做衣服，可见他的手艺是相当高明的。去年在营中，韦连丘克为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缝制一件讲究的大衣；但是，就在他裁好了呢子，量好了配料，一齐藏在自己帐篷里枕头下的当天夜里，就出了倒霉事：价值七个卢布的呢子夜里不见了！韦连丘克两眼含泪，嘴唇煞白发颤，哽咽着把这件事告诉了司务长。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发了一通脾气，在气头上把裁缝威吓了一阵。但他是个手头宽裕的人，为人也不错，所以后来就没有计较，不要韦连丘克赔偿衣料钱。爱忙碌的韦连丘克无论费多大劲，无论怎样对人哭诉自己的不幸，小偷却总是找不到。虽然有个狂放的淫乱的士兵，名叫切尔诺夫的和他睡一个帐篷，极可怀疑，可惜没有确凿的证据。爱摆威风而又有手腕的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同炮兵连里的贵族——司务员和伙食管理员作些小交易，手头颇为宽裕，所以很快就把丢失大衣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韦连丘克却不然，他忘不了自己的倒霉事。士兵们说，那一阵子他们真为他担心，怕他自杀或者跑到山里去：这件倒霉事对他影响太大了。他不吃不喝，连活儿也干不了，只不住的哭。三天以后，他找到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脸色惨白，一只手哆哆嗦嗦地从翻袖口里拿出一个金币交给他。"这实实在在是最后的钱了，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还是

向日丹诺夫先借来的，”他说着又唏嘘作声，“还有两个卢布，等挣到了，我一准还。他（他是什么人，韦连丘克自己也不知道）让我在您眼里变成一个骗子了。他，这个黑良心的东西，把自己弟兄最后一块心头肉都挖走了；可我，当了十五年的兵……”应该说，米哈伊尔·多罗费伊奇还算不错，没有拿韦连丘克欠的两个卢布，虽然两个月后韦连丘克送来要还他。

三

围在篝火旁边取暖的除了韦连丘克以外，还有我排里的五个士兵。

在背风的最好地方，排里的炮兵军士马克西莫夫坐在铁桶上抽着烟斗。从这个人的姿态、眼神、一举一动上，可以看出他有发号施令的习惯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更不用提他坐的那个铁桶了，在途中休息的时候，这铁桶便是权力的象征，何况他还穿着粗皮面的短皮大衣。

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向我转过头来；但是他的目光仍停留在火上，过了半晌，他的视线才随着头的方向转到我的身上。马克西莫夫是个富裕的农民，有些钱，在教导队受训时成绩优良，学到不少知识。士兵们都说，他的钱多得很，学问大得很。我记得，有一次用象限仪进行曲射演习时，他向聚集在他周围的士兵解释说，水准仪不是别的，是发生于大气水银本身的运动。其实马克西莫夫一点也不傻，他通晓自己那门技术；但是他有一种不幸的癖性，就是有时候故意把话说得让人根本无法理解，我相信他本人也不理解自己的话。他特别爱用“发生”和“继续”这两个词儿，所以每每说到“发生”和“继续”的时候，我就料定他以下要

说的所有的话都是我全然不能理解的了。士兵们却不然，就我所见，他们倒爱听他的“发生”，并且猜想其中必定大有深意，虽然也象我一样，一个字也不明白。但是，他们把自己没有听懂的原因只归之于自己的愚笨，因而反倒越发尊敬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起来。一句话，马克西莫夫是个爱摆威风而有手腕的人。

第二个士兵，刚在火边脱出筋脉显露的发红的两脚，整了整鞋子的，是安东诺夫——就是那个炮手安东诺夫，还在一八三七年的时候，他曾同另外两个士兵一起守着一门炮，没有掩护，回击着强大的敌人，大腿上已经中了两颗子弹，还继续在炮跟前往返装炮弹。士兵们都说：“要不是他那性子，他早该升军士了”。的确，他的性子是古怪的：在清醒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安静、更和气、更勤奋的人了；一旦喝了酒，就判若两人：眼里没有上司，爱打架胡闹，变成一个非常坏的士兵。不过一个星期以前，谢肉节的时候，他喝起酒来，无论怎样恫吓他，规劝他，把他拴在炮上，他依然没有节制地喝，一直折腾到大斋第一个星期吃素的星期一。而在整个斋期，虽然部队里有命令叫所有的人都吃荤食，他却单吃面包干，第一个星期连规定可以喝的一杯伏特加酒也没有喝。不过，当他醉意朦胧，青筋嶙嶙的手上拿着一把三角琴，有意无意地左顾右盼，弹起《巴勒娘》舞曲的时候，或者披了大衣，几颗勋章在大衣胸前晃动，两手插在蓝粗布裤的裤袋里，在街上悠哉游哉走过的时候，这位个子不高、身体象铁打一样结实、两腿短而弯曲、一副油光光的留小胡子的嘴脸的形象，是应该看一看的——应该看一看这时候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以当兵自豪、看不起非士兵的一切的神气，以便明白在这种时刻，要他不去同说话无礼或只是偶然遇见的勤务兵、哥萨克、步兵或移民，总而言之不是当炮兵的人打一架，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之所以

要打架胡闹，与其说是为了自己痛快，还不如说是为了保持全体士兵的士气，他觉得自己是士兵的代表。

第三个士兵，戴一只耳环，蓄着硬得象鬃毛的小胡子，一副象鸟一样的小脸，嘴里叼着瓷质小烟斗，蹲在篝火旁边的，是驭手奇金。士兵们都管奇金叫宝贝，他是个快活人。不管天寒地冻的时候，不管在没膝的泥泞中，不管两天没有吃东西，不管在行军、检阅、操练中，这位宝贝总是无时无处不做鬼脸，用两腿跳出特别的舞姿，说几句俏皮话，使全排战士笑得前仰后合。在途中休息或扎营的时候，奇金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班年轻的士兵，奇金不是向他们提议玩“密探”①，就是给他们讲一个机伶的士兵和一位英国老爷的故事，或是装出鞑靼人、德国人的模样，再不然就只寥寥数语，使众人笑得死去活来。尽管在炮兵连里他的快活人的名气已很大，只要他一张嘴，一眏眼，就会引起哄堂大笑；但是他确实有许多真正喜剧性的出人意料的招数。他善于在每一件事中看出特殊的、别人想不到的地方，尤其是，这种从一切事情中看出可笑之处的本领能经得起任何考验。

第四个士兵是一个年纪轻轻、相貌难看的孩子，是去年送来的新兵，还是初次参加行军。他站在烟里，离火很近，仿佛火立刻就要把他的破旧的小短皮大衣烧着似的；但是尽管如此，从他敞开下摆、悠然自得、弓着小腿肚的姿势看来，显然他是感到非常愉快的。

最后，第五个士兵，坐在离篝火稍远的地方，在削一根小棍子的，是日丹诺夫大叔。日丹诺夫服役的年头比连里所有士兵都长，他是眼看着他们一个个当新兵来的，所以现在大家还都照

---

① 士兵的牌戏。

老习惯叫他大叔。人都说他从来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连“刮鼻子”① 都不玩），不用粗话骂人。所有空闲的时间，他都干做鞋的手艺，每逢假日，只要有可能便上教堂，或者在圣像前面点上一戈比一支的蜡烛，打开赞美诗来念，这是他所能念的唯一的一本书。他很少和士兵们往来——对于年纪虽较轻、衔头却较高的人，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于同等的人，因为自己不喝酒，所以也很少有机会接近；然而他特别喜爱新兵和年轻的士兵：他总是照顾他们，教导他们，并且常常给以帮助。连里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一个资本家，因为他大概有二十五个卢布，他很乐意把这些钱借给确实穷困的士兵。就是现在已成了军士的那个马克西莫夫，曾经告诉我，十年前他来部队还是一名新兵，爱喝酒的老兵们同他一起把他的钱都喝光了的时候，日丹诺夫看到了他的不幸境遇，把他叫到自己那儿，严厉地斥责了他的行为，甚至动手打了他几下，教训他应该如何当兵，然后，给了他一件他已经失去的衬衫和半个卢布，才把他放走。“他把我扶植成了人，”马克西莫夫说起他来总是怀着尊敬而感激的心情。韦连丘克不幸丢失大衣料的时候，也就是日丹诺夫帮了他的忙。他从韦连丘克刚当新兵起，就一直关心他。他在二十五年的当兵生涯中，帮助过许许多多别的人。

在执行勤务上，不可能指望有比他懂得更多、比他更勇敢勤奋的士兵了；但是要提升为军士，他太温和，太不起眼了，尽管当炮手已有二十五个年头。他只有一件乐事，甚至可以说是嗜好，那就是听唱歌：特别有几首歌曲，他很喜欢听，他经常把年轻士兵的唱歌小组召集起来，自己虽然不会唱，也和他们站在一起，

---

① 一种牌戏，输者鼻子需受牌击。

两手插在短皮大衣的口袋里，眯缝起眼睛，不住地摇头晃脑，动着颧骨，以表示自己的赞赏。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他耳边颧骨的均匀活动中，我发现了非常丰富的表情，我只有在他身上才见到颧骨的这种活动。白发苍苍的脑袋，抹了油膏的黑色小胡子，满是皱纹的晒黑的面孔，初看起来给他添了一副冷酷无情的模样；然而，凑近前去仔细地看一看他的又大又圆的眼睛，特别是在眼睛微笑的时候（他的嘴唇是从来不笑的），又有一种非常温柔的近乎稚气的神情会突然使您愕然。

四

“哎呀！忘了带烟斗了。这可糟啦，我的弟兄们！”韦连丘克又说道。

“你抽雪夹烟不好吗，老兄？”奇金说着，又撇嘴，又使眼色。“我在家里是一向抽雪夹烟的，这烟比较甜。”

不用说，大家都笑得东歪西倒。

“原来是忘了带烟斗，”马克西莫夫插嘴说道，他并不理会大家的笑声，大模大样地把烟斗在左手掌上敲着清除烟灰。“你刚才到哪儿去了？啊，韦连丘克？”

韦连丘克稍稍向他转过脸去，刚想要把手举到帽檐上，又放了下来。

“大概你昨天喝了酒，睡了一宿酒还没有醒，连站着也会睡着。你们这么搞，人家是不会说好话的。”

“要是我嘴里进过一滴酒，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你就当场揍死我好了；我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了，”韦连丘克答道。“哪有什么兴致喝酒！”他又喃喃道。

"就是嘛；为了你们，我得向上级负责哩，你们老是这样，真太不象话了，"善于辞令的马克西莫夫口气已较平和，最后说道。

"这可真怪，我的弟兄们，"沉默片刻以后，韦连丘克并不专对任何人，继续说道，一面轻轻地抓着后脑勺，"真怪啊，我的弟兄们！当了十六年的兵，我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事儿呢。一声口令传来要炮手班整队，我就好好儿的出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想不到就在停炮场叫那东西把我逮住了……逮住我，就把我推倒在地，就是这样……我怎么会睡着的，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弟兄们！那东西大概就是睡魔了，"他收尾说。

"可不是，我好不容易才把你叫醒呢，"安东诺夫一边说，一边穿长筒靴子，"我把你左推右推……象只死猪一样！"

"你瞧，"韦连丘克说，"假如是喝醉了，倒也罢了，可……"

"我们老家有个婆娘也是这样，"奇金说，"她差不多有两年工夫没有下炕。有一回去叫她时，还以为她在睡觉呢，想不到已经死了——也是睡魔老是把她缠住。也是这么回事儿哩，老兄！"

"你讲来听听，奇金，你休假回去，都吹了什么牛皮，"马克西莫夫说着，一边含笑看看我，象是说："你也听听蠢人说话好不好？"

"吹什么牛皮啊，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奇金说着，瞟了我一眼，"还不是讲些高加索的事儿嘛。"

"对对，那倒是，那倒是！别扭扭捏捏了……你说说，你是怎么开导他们的？"

"还不就是这么开导的：他们问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奇金说得极快，那神气象是一个故事已说了好几遍了，"我说，老兄，我们过得很好：我们的伙食很丰富，每个士兵早晚都有一杯巧克

来，中饭有老爷们吃的大麦米做的汤，喝的是葡萄酒，不是伏特加，每人有一杯。那是法国上等葡萄酒，不算瓶子钱，说还要四十二个戈比哩！”

“上等葡萄酒！”韦连丘克忍俊不禁，嚷得比别人都响，“真是好葡萄酒！”

“喂，亚洲人你是怎么说来的？”大家的笑声稍微静了些，马克西莫夫又问道。

奇金弯身凑到火边，用小棍子挑起一小块炭火放到烟斗上，仿佛没有发觉听众不声不响露出好奇的神情，仍默默地抽燃他的劣等烟，直至过了半天，抽到冒出浓烟，才扔掉炭火，把帽子再往后推了推，扭动着肩头，微露笑容继续说道：

“他们也问我，说，老弟，你们高加索有一种叫契尔克斯人，或者叫土耳其人，跟你们打仗是吗？我说：老兄，我们那儿契尔克斯人不是一种，有好多种哩。有一种叫达格斯坦人，住在石头山里，吃的是石头，不是面包。那些大个子，我说，就象大廊柱，脑门上只长一只眼睛，他们戴的红帽子，老兄，就跟你戴的一样，红得象把火！”他转脸对一个年轻的新兵加添说道，那人头上确实戴着极为可笑的红顶小帽。

新兵被突如其来一逗，倏地蹲了下去，往自己膝盖上猛拍了拍，放声笑了起来，笑得咳个不停，上气不接下气，好容易才吐出一句话来：“达格斯坦人原来是这个样的！”

“这不算，我说，还有穆姆拉人哩，”奇金继续说着，将脑袋一动，使小帽子盖到脑门上，“那是另一种样儿，是小小的双胞胎，瞧是什么样。总是成双成对，我说，手连着手，跑起来呀，我说，快极了，你骑马也赶不上。”他滑稽地摹仿着乡下佬的样子，憋着低沉的嗓门说：“他们就问：‘怎么回事儿，老弟，穆姆拉人生下来

就手连着手吗?'我说:'是啊,老乡,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你把他们的手一分开,血就流出来了,就跟中国人一样:你把他的帽子一摘下来,血就流出来了。'他们又问:'你说说,老弟,他们是怎么打人的?'我说:'是这么打的:把你捉住,撕开肚皮,掏出肠子在你的手上缠了又缠。他们缠着,你就发笑,直笑得灵魂出窍……'"

"好啦,奇金,他们都相信你吗?"马克西莫夫说着,露出淡淡的笑容,其余的人却都笑得要死。

"那种人真是怪得很,费奥多尔·马克西梅奇,他们什么都相信,真的,什么都相信。只是给他们说到基兹别克山上积雪整个夏天都不化,老兄,他们全都笑了!他们说:'老弟,你瞎扯什么?那么一座大山,上面的雪还会不化的,会有这样的事儿吗?老弟,我们这儿解冻的时候,连小山岗上的雪都是先化的,山坳里才留得有雪哩。'你看怪不怪!"奇金霎霎眼睛结束说。

五

一轮旭日从乳白色的雾中透露出来,已经升得老高了;紫灰色的地平线渐渐地伸展开来,虽然伸得很远,却也被白蒙蒙的虚幻的雾墙截然拦住。

我们前面的树林已被砍伐,再往前是一片相当大的空地。空地四周烧着一堆堆的篝火,弥漫着烟气,有黑色的,乳白色的,也有淡紫色的;层层的白雾飘动着,呈现出千奇百怪的形状。前面很远的地方,偶尔现出一群群骑马的鞑靼人,可以听见我们的来复枪、他们的步枪和大炮的稀疏的射击声。

正如厚道的赫洛波夫大尉说的,"这还不是战斗,只是闹玩

儿罢了。”

给我们打掩护的猎兵九连连长走到我们大炮跟前，指着这时正在离我们有六百多俄丈的林地附近走动的三个骑马的鞑靼人，要求我对他们发一颗炮弹或者榴弹，因为步兵军官一般都爱炮击。

“您瞧，”他说着，露出好心的恳切的微笑，把一只手从我肩后伸出来，“有两棵大树的地方，一个骑白马、穿黑袍子的人在前面，还有两个在那后面。您瞧，能不能请您给他们……”

“那边又来了三个，在一在树林旁边，”眼力特别好的安东诺夫走到我们身边加添说道，一面把正在抽着的烟斗藏到背后，“前面一个把枪套都褪了。看得清清楚楚，长官！”

“瞧，开枪了，我的弟兄们！那不是冒白烟了吗，”韦连丘克说道，他站在我们后面稍远地方的一小群士兵中间。

“大概是瞄准我们开的，混蛋！”另一个人说道。

“瞧那树林后面，他们出来多少人啊，大概是看地形，想安炮哩，”又有一个补充说。“朝那人堆里打一发榴弹去，他们就会骂娘了……”

“老兄，你以为能正好打到那儿吗？”奇金问道。

“五百俄丈，要不五百二十，不会再多的，”马克西莫夫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样子很冷静，尽管他也分明象其他人一样，满心想开炮，“独角兽炮用四十五俄分打，就能正中目标，没错。”

“听我说，现在如果朝那堆里打，准能打中人的。瞧，现在他们正好聚集在一起，请快命令打吧，”连长一再请求我。

“下令瞄准吗？”安东诺夫突然用断断续续的低沉声音问道，摆出一副阴森的凶相。

说实在的，我自己也极想开炮，于是就下令第二门炮瞄准。

我的话音刚落，榴弹的信管就给塞足火药，装上膛，安东诺夫紧贴着炮架，两只粗大的手指按在后挡板上，已经指挥着把炮架尾向左右转动了。

“稍微向左……向右一点点……还不够，再来一点……这样行啦，”他说着，露出高傲的神气离开炮。

步兵军官、我、马克西莫夫，都先后贴到瞄准器上看过，说出自己的意见。

“真的，会打过头的，”韦连丘克咂着舌头说道，虽然他是从安东诺夫肩后看的，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这样推测。“真—真的，会打过头的，直要打到那棵树上去了，我的弟兄们！”

“开炮！”我发出口令。

炮手们散了开来。安东诺夫跑到一旁，想看炮弹的飞行；信管突然一亮，铜件铿锵作响。就在这一瞬间，硝烟向我们兜头盖脸扑来，令人震惊的隆隆射击声中有一种唰唰的金属飞行声，象闪电一般迅速地传开去，在一片寂静中消失在远方。

在那小群骑马人后面不远的地方，升起了一团白烟，鞑靼人纷纷跑散，接着爆炸声就传到我们这边来。

“打得好！叫他们那个跑呀！瞧，那些家伙不喜欢哩！”炮兵和步兵队伍中纷纷发出称赞和欢笑的声音。

“要是稍微打低一点儿，准能中了，”韦连丘克说道，“我说过会打在树上，果然不错——偏右了。”

六

我让士兵们继续议论鞑靼人怎样一见榴弹就逃跑，他们到这一带来是为了什么，他们在树林里的人还多不多等问题，自己

和连长走到几步开外，坐在一棵树底下，等候连长请我吃的肉饼热好送来。连长博尔霍夫是团里被称为“崩茹尔”[1]的军官之一。他有财产，以前在近卫军中服务过，会说一口法语。虽然这样，弟兄们还是喜欢他。他相当聪明，在穿彼得堡常礼服、吃上好饭菜、说法语方面很有分寸，不致叫其他军官太过不去。我们闲扯了一阵天气、军事行动和两人都熟悉的军官，从一问一答和双方的观点中，觉得彼此已颇为了解，于是就不由地谈得比较投机了。在高加索这个地方，同一个圈子里的人相遇，总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那就是：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我仿佛觉得，我的对方正要回答我这个不便出口的问题了。

“这次出征什么时候能结束？”他懒懒地说，“无聊得很！”

“我不觉得无聊，”我说，“待在参谋部里才更无聊呢。”

“哦，待在参谋部里要坏一万倍，”他愤恨地说。“不！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结束啊？”

“您要它结束干什么呢？”我问道。

“我希望一切全都结束！……怎么样，肉饼得了吗，尼古拉耶夫？”他问道。

“既然您这样不喜欢高加索，”我说，“您又为什么要到高加索来服役呢？”

“原因您是知道的，”他十分坦白地说，“是听信了传说的缘故。对于高加索，俄罗斯不是有非常奇怪的传说吗，说什么是任何不幸人的一个福地。”

“是的，这话有八九分对，”我说，“我们大部分人……”

“但是到头来，”他打断我的话，“我们所有听信了传说来到

---

① 法语：您好。

高加索的人，都完全失算了，我根本看不出因为情场失意或者败家破业，为什么偏要到高加索来服役，就不到喀山或者卡卢加去。在俄罗斯，总把高加索想象得那么雄伟美丽，有千年不化的处女冰，有湍急的河流，有匕首和毡斗篷，还有契尔克斯女人——这一切都好象不平常，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让人可乐的。但愿他们至少了解，我们从来没有到过处女冰上，而且那里也根本没有可让人乐的；他们还应该了解，高加索分为斯塔夫罗波尔、第比利斯等几个省。”

“是啊，”我笑着说，“我们在俄罗斯对高加索的看法跟在这里完全不同。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体会？好象念一首用您不大懂的语言写的诗：你会把它想象得比实际上要好得多？……”

“我不知道，真的，但是我一点也不喜欢高加索这地方，”他打断我的话。

“不，对我说来，高加索就是现在也是好的，只不过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

“也许是好的，”他没好气地接口说，“我只知道我在高加索并不好。”

“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没话找话说。

“第一是因为他欺骗了我。我听信了传说，到高加索来想治愈的所有病痛，来了以后样样都照旧，不同的只是以前在大梯子上爬，现在在又小又脏的梯子上爬，每爬一级我都遇到无数小小的惊恐、丑事和屈辱；第二是因为我感觉到我的情绪一天比一天低落了，主要是感觉到自己没法在这里服役了，因为我经不住危险……一句话，我不勇敢……”他停住，老老实实看了我一眼。

这种自我招认虽然叫我大为惊讶，我并没有去反驳他，我的对方说不定倒是想要我去反驳的，我偏要期待他本人推翻自己

的话，这也是在类似的情况下常有的事。

“您知道，我这次出征，是第一回参加战斗，”他继续说，“您想象不到我昨天的情形。当司务长带来命令，派我的连参加纵队时，我的脸就变得象纸一样白，心里慌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您真想不出我昨夜是怎么过的！常说人因为受了惊吓头发都会变白，这句话要是不错的话，那么我今天就该是一头白发了，因为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一夜之间所受的痛苦可能会比我更大；就是现在，虽然比夜里稍微轻松一些，可是我这里头还是一个劲儿翻腾着哪，”他拿拳头在自己胸前转动着补充说。“好笑的是，”他继续说，“这里正在演出非常可怕的悲剧，自己倒在吃煎肉饼配洋葱，并且要别人相信心里非常快乐。有酒吗，尼古拉耶夫？”他打着呵欠补充说。

“那不是他来啦，我的弟兄们？”这时传来了一个士兵的惊恐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都一齐转到远处的树林边上去。

一团淡蓝色的烟云在远处扩散开来，随风飘飞着，升高着。我明白了那是敌人朝我们开的火，眼前的一切顿时都有了一种新的雄伟的气氛。无论是架起来的枪，无论是篝火的烟，无论是蔚蓝色的天空，无论是绿色的炮架，无论是尼古拉耶夫那张留小胡子的晒黑了的脸——所有这一切都似乎告诉我，那颗已经从炮口里射出、这一瞬间正在空中飞行的炮弹也许会正中我的胸膛。

“您从哪儿弄来的酒？”我嘴里懒懒地问博尔霍夫，内心却有两个声音在同样清楚地说话：一个说，主啊，请平平安安接受我的灵魂吧；另一个说，希望炮弹飞过的时候，我不至于低头弯腰，而是面带笑容——正在这一刹那，有个东西带着讨厌已极的声音从头上掠过，一颗炮弹轰然落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

“假如我是拿破仑或者腓特烈，”这时博尔霍夫十分沉静地转向我说道，“我准会说一句称赞你的话。”

“您现在不就说了吗？”我回答说，一面好不容易掩饰着心中被刚才的危险引起的惊恐。

“说了又怎么样呢：谁也不会记下来。”

“我来记。”

“您就是记了，那也是为了批评，象米先科夫说的，”他微笑着加添说。

“呸，你这该死的！”这时安东诺夫在我们后面说道，并恼怒地往旁边啐了一口，“差一点儿擦到腿上。”

听到这一声老实的喊叫，我突然觉得我那故作镇静的一切努力，我们的滑头的谈话，都蠢到无以复加了。

七

敌人果然在鞑靼人跑散的地方安了两门炮，每隔二、三十分钟向我们伐木的人开一次。我的排推进到空地上，受命进行还击。树林边上升起一团轻烟，传来开炮声、啸声，接着便会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后面或前面。侥幸的是，敌人的炮弹都落空，没有造成伤亡。

炮兵们象往常一样，做得好极了，他们敏捷地装炮弹，尽力瞄准白烟升起的地方，一面若无其事地彼此说笑。打掩护的步兵没有事情，默默地卧在我们旁边，等待着执行自己的任务。伐木的人只管继续干着，树林里的斧声更加急促密集；只在炮弹啸声传来的时候，一切才立时静了下来，而在死寂中可听到不很平静的语声：“躲开，弟兄们！”接着所有人的视线就集中到那颗在

篝火和砍倒的粗树枝上蹦跳着的炮弹上。

朝雾已经完全升起来，形状象云，渐渐消失在深蓝色的空际；太阳露出脸来，灿烂夺目，把欢乐的朝晖投在刺刀的钢刃，大炮的铜件，解冻的土地和满眼的霜华上。空气中可以感觉到晓寒的清新，同时又有春阳的温暖；千奇百怪的影子和颜色在树林的枯叶上晃动，平坦光滑的路上已清楚地现出轮胎和马掌铁脐留下的痕迹。

两支部队之间的行动变得比较剧烈和明显了。四面八方淡蓝色的枪炮硝烟越来越频繁地升腾起来。龙骑兵挥舞着长矛，矛头上飘动着小旗子，向前走着；步兵连里歌声昂扬，运载木柴的辎重殿后。将军走近我们的排，下令准备撤退。敌人埋伏在我们左翼对面的灌木丛里，一个劲儿用枪火骚扰我们。左边树林里唰地飞来一颗子弹，打在炮架上，接着又飞来第二颗，第三颗……卧在我们旁边负责掩护的步兵哗啦啦爬起来，拿起枪，拉开了队伍。枪火越来越猛烈，子弹越来越密集。随着撤退开始，真正的战斗也就打响了，这在高加索已成为一种常例。

显而易见，炮兵是不喜欢子弹的，就象原先步兵不喜欢炮弹一样。安东诺夫微微皱起眉头。奇金滑稽地摹仿子弹的呼啸，拿它们取笑；但是显然他并不喜欢它们。他说有一颗子弹"好象赶路"，说另一颗是只"蜜蜂"，第三颗从我们头上飞过时有些缓慢，并且带着凄厉声音，他就说那是"孤儿"，这话引起了一片笑声。

那个新兵因为不习惯，每颗子弹飞来的时候他都要歪下头，伸长脖子，这也引得士兵们发笑。他们对他说："怎么，你们认识？怎么点起头来了？"韦连丘克一向对危险毫不在意，这时却焦灼不安，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往子弹飞来的方向打霰弹，他

心里有气。他好几次用不满的声音说："就让他老是白白的揍我们？要是把炮口转到那边，用霰弹一轰，大概就会安静了。"

确实该这么做了，我就下令打掉最后一发榴弹，装上霰弹。

"霰弹！"榴弹刚发出去，安东诺夫就大叫一声，手拿通条在烟雾中敏捷地走到大炮跟前。

这时我听见身后不远处一颗子弹急速的嘘嘘叫着，突然击中什么东西，声音就中断了。我的心猛地揪紧了。"大概我们有人给打中了，"我这么想了一下，预感到不妙，却又不敢回头看。果然，随着那声音一停，就听得一个人的身体沉重地倒了下去，受伤者的一阵"哦—哦—哦—哦"的呻吟声令人痛彻肺腑。"给打中了，我的弟兄们！"一个声音费劲地说着，我听出来了，那是韦连丘克。他仰面倒在前车和炮的中间。他的背包被甩在一边。他的额头满是血，一股浓浓的鲜红的血水顺着右眼和鼻子淌下来。他是腹部受伤，但肚子上几乎没有血；额头是人倒下来的时候在树桩上碰破的。

这都是我过后好久才知道的；最初的时候我只看见一团模糊的东西和血，我只觉得血多极了。

装炮弹的士兵谁也没有说一个字，只有新兵喃喃地说"瞧你出血啦"之类的话，还有安东诺夫皱着眉头，怒气冲冲地"嘿"了一声；但是看样子，每人心里都想到了死。大家行动更起劲了。炮弹转瞬间装上了膛，一个供弹兵送霰弹来的时候，在受伤者不断哼叫躺着的地方绕着走了两步。

八

凡是打过仗的人，大概都会对有人死伤的地方产生奇怪的

厌恶感，这种感觉虽然没有道理，却总是十分强烈。我的士兵们需要把韦连丘克抬起来，送到一辆已经赶来的马车上去的时候，起初他们就有这种感觉。日丹诺夫恼怒地走到受伤者跟前，不管他嚷得越来越厉害，就两手伸到他的腋下把他抱了起来。"你们站在那儿干吗！动一动手吧！"他喊着，立刻有十来个帮手，甚至有用不着的，围到受伤者身边来。但是刚把他抬离原地，他就大叫大嚷，挣扎起来。

"跟兔子一样嚷什么！"安东诺夫抓紧了他的一条腿，粗声粗气地说，"要不然我们就丢下你不管了。"

受伤者果然静了下来，只是偶尔说一句："哎哟，我要死啦！哎—哎哟，弟兄们！"

他给放上马车以后，倒不再呻吟了，我听见他用轻轻的但是清晰的声音跟同伴们说什么话，大概是告别吧。

战斗中谁都不爱看受伤的人，我也本能地匆匆躲开这景象，命令快把他送往救护站去，自己转到了大炮跟前；但是过不几分钟，有人告诉我，说韦连丘克在叫我，于是我又回到马车旁边。

受伤者躺在马车里，两手抓住车帮子。他那张健康的阔脸在几秒钟之间完全变样了：他仿佛消瘦了，老了好几岁，他的薄薄的嘴唇没有血色，显然紧张地闭着；他的眼神慌张而迟钝，已没有那种明亮而安谧的闪光；血污的脑门和鼻子上已现出死亡的特征。

尽管稍稍动一动都会使他痛得难以忍受，他还是要求把他左腿上装钱的小袋子① 解下来。

当士兵们给他脱靴子解钱袋的时候，他那条赤裸的白白的

---

① 一种腰带形状的钱袋，士兵们通常把它缚在膝盖下面。——作者注。

好腿在我心中引起了极为难受的感觉。

“这儿有三个半卢布的银币，”他见我接过小袋子，说道，“您就把它保存着吧。”

马车移动了，但他要求停下来。

“我给苏利莫夫斯基中尉做大衣，他一他给了我两个银币。我买扣子花了一个半，还有半个同扣子一起放在我的背包里。请您还给他吧。”

“好的，好的，”我说，“你好好养伤吧，老兄。”

他没有回答我，马车移动了，他又哎唷哎唷地呻吟起来，那声音可怕已极，叫人听了心如刀割。仿佛他已把尘世上的事情了结，再用不着忍耐，认为现在可以这样来减轻痛苦了。

九

“你上哪儿去？回来！你上哪儿去啊？”我对那新兵喊道，他正把自己备用的点火杆夹在腋下，手里拿了一根小棍子，极其沉静地跟在运伤员的马车后面走去。

但是新兵只是懒懒地回头看了我一眼，嘟哝了一句什么话，仍旧走他的路，于是我不得不派士兵去把他带回来。他脱下红帽子，傻笑看着我：

“你要上哪儿去？”我问道。

“回营地。”

“做什么？”

“那还不回去？——韦连丘克不是打伤了吗？”他说着又露出微笑。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应该留在这儿。”

他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沉静地转过身，戴上帽子，回他的岗位去了。

战斗进行得还算顺利：听说哥萨克发起一次出色的攻击，带回来三具鞑靼人的尸体；步兵砍足了木柴，只伤了五六个人；炮兵中只有一个韦连丘克和两匹马下火线。可是树林已给伐了约摸三俄里，原来的地方经这一伐，已无法辨认：原先一带显眼的林边，变成了一片宽大的空地，尽是一堆堆冒烟的篝火和正要开回营地去的骑兵和步兵。虽然敌人不停地用枪炮火力追击我们，一直追到我们早晨走过的那条连着墓地的小河，我们的撤退还是顺利的。我正一心想着回到营地就可以吃到菜汤和烤羊排荞麦饭，忽然又接到通知，说将军命令在小河上造一个角面堡，要K团的三营和炮兵四连的一个排在那里留守到明天。装着木柴和伤员的马车、哥萨克、炮兵、肩扛步枪和木柴的步兵，闹哄哄地唱着歌从我们旁边走过去。因为危险已过，休息在望，人人眉开眼笑，喜形于色。唯独我们和三营要等到明天才能尝到这种欢快。

十

我们炮兵还在大炮旁边忙着摆前车和弹药箱、打拴马桩的时候，步兵已架好枪，生好篝火，用树枝和玉米秸搭起小棚子，煮起饭来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空中飘浮着苍白的云朵。雾色霏霏如雨，打湿了地面和士兵的大衣；地平线缩短了，周围都蒙上了暗影。我的靴子里和脖子里都感觉到的潮湿，我没有参加的无休

无止的活动和闲聊，我脚下的又滑又粘的泥泞，以及空空的肚子，使我在一天身心疲劳以后，情绪变得十分恶劣。韦连丘克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我回想起他一幕又一幕历年来当兵的简单生涯。

他的最后时刻也象他的一生一样，是那么磊落而平静。他太真诚太笃厚了，他对于未来天国生活的纯朴信念，在垂危的一刻也没有动摇过。

“阁下，”尼古拉耶夫走过来对我说，“请到大尉那儿去，他请您喝茶。”

我跟在尼古拉耶夫后面，费力地在枪架和篝火之间穿行着到博尔霍夫那儿去，心里高兴地想望着能喝到一杯热茶和一场能驱散我的阴郁思绪的愉快谈话。“怎么样，找到了吗？”博尔霍夫的声音从玉米秸搭的棚子里传出来，那里面亮着如豆的灯光。

“请来了，阁下！”尼古拉耶夫的低沉声音回答说。

进了棚子，只见博尔霍夫坐在一件干燥的毡斗篷上，敞开衣服，没有戴毛皮高帽。他旁边有一个正在沸腾的茶炊，一个上面摆着小菜的军鼓。地上插着一把刺刀，刺刀上安着蜡烛。“怎么样？”他自豪地说着，把这套舒适的东西扫视了一周。确实，棚子里真不错，我喝上茶，就把潮湿、黑暗、韦连丘克受伤的事丢在九霄云外了。我们畅谈起莫斯科，畅谈起同战争和高加索毫不相干的事情。

闲聊再热烈，有时候也不免会中断，出现短暂的冷场。博尔霍夫就在这样一次冷场以后，微笑着看了看我。

“我想，我们早晨谈的话您会觉得很奇怪吧？”他说。

“不。为什么呢？我只觉得您太坦率了，有些事情我们心里

全明白，从来用不着说出口来的。”

“为什么？不！要是能有什么机会抛弃这种生活，哪怕换成最庸俗最贫困的生活，只要没有危险，不服军役，我一分钟也不会犹豫的。”

“那您为什么不转到俄罗斯去呢？”我说。

“为什么？”他重复说。“哦！这我早就盘算过了。在没有得到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以前，我现在不能回到俄罗斯去；脖子上挂一颗安娜勋章，得个少校头衔，是我来到这里就想好了的。”

“既然您说过，您觉得没法在这儿服役，那又何必呢？”

“但是我更加觉得，我不能来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回去的时候还是照旧。这也是受了俄罗斯一种传说影响的缘故。帕谢克、斯列普佐夫[①]等人都肯定这一种传说，认为为了得到许多奖赏，是值得到高加索一来的。所以人家也就这样期待我们，要求我们；可我来这里满两年了，打过两次仗，却什么也没有得到。不过我自尊心还是有的，在没有当上少校，脖子上没有带上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娜勋章以前，我说什么也不离开这里。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格尼洛基什金得了奖赏，我却没有，我心里就会很不受用。再说，在高加索熬了两年，没有得到任何奖赏，叫我回到俄罗斯，哪有脸去见村长、买我粮食的商人科捷利尼科夫，去见莫斯科的姑姑和那班先生呢？虽然我不愿理会那班先生，他们大概也很少想着我；可是一个人就是这么怪：我不愿理会他们，却为了他们的缘故在虚度自己最好的年华，牺牲人间的一切幸福，葬送自己的整个前途。”

---

① 帕谢克（1808—1845）、斯列普佐夫（1815—1851）都曾任沙俄高加索部队少将衔团长。

十一

这时外面传来营长的声音："您在跟谁说话啊，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博尔霍夫说了我的名字，接着就有三个军官钻进了棚子：基尔萨诺夫少校，他的营副官和连长特罗先科。

基尔萨诺夫是个矮矮胖胖的汉子，留着乌黑的小胡子，红脸膛，小眼睛。这对眼睛是他脸上最显著的特征。笑起来眼睛只剩下两颗润湿的小星星，同抿紧的嘴唇及伸长的脖子凑在一起，有时构成一副非常奇怪、无法理解的表情。基尔萨诺夫在团里行事做人比谁都好，下级不骂他，上级器重他，尽管都认为他这个人不太聪明。他懂得军务，认真而勤恳，手头一向宽裕，有一辆四轮马车，一个厨子，并且善于非常自然地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来。

"你们在谈些什么呀，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还不是谈些在这儿服役的开心事。"

这时基尔萨诺夫发觉了我这个士官生，为了让我感到他的身价，就装作没有听博尔霍夫回答的样子，眼睛看着鼓，问道：

"怎么，累了吗，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我们是……"博尔霍夫才开了个头。

大概又是营长的尊严让他打断别人的话，提出新的问题：

"今天这一仗打得可漂亮吧？"

营副官是不久前由士官生提升的年轻准尉，一个谦恭文静的孩子，生着一副腼腆的和蔼的面孔。我以前在博尔霍夫那儿

见过他。这年轻人常去找博尔霍夫，点点头便坐到角落里去，一连几个钟头不发一言，只管卷烟卷抽，然后站起来，又点点头离开。这是俄国穷贵族子弟的类型，他们凭所受教育只能选择军职，并把自己的军官头衔看得高于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种敦厚可亲的类型，尽管他们总爱不离身带着一些可笑的东西：烟袋，睡衣，吉他，胡子刷；这些东西在我们想到他们的时候，总会连带想起来的。团里人常谈论他，说什么他自夸对勤务兵公正而严厉，他说过："我难得处罚人，可是弄急了我，那就不留情了。"有一回勤务兵喝醉了酒，把他的东西偷个精光，甚至还骂主子，这时，据说他就把勤务兵带到禁闭室去，吩咐士兵们准备好体罚的全套东西，但是，当他一见准备的东西，却又窘态毕露，嘴里只是说："嗯，你瞧……我本来可以……"接着，便惘然不知所措地跑回住处去，而且从此不敢正眼看他的切尔诺夫。同僚们不放过他，老拿这件事逗他，我几次听见这老实孩子为自己辩解，脸红到耳根，说那是一派胡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第三个人特罗先科大尉，是个十足的老高加索人，也就是说是这么一个人：对他说来，他所指挥的连队便是家，参谋部所在的要塞便是故乡，听歌手们唱歌是唯一的生活乐趣；对他说来，同高加索无关的一切都应蔑视，而且几乎不必相信；同高加索有关的一切，可分为两类：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第一类是他喜爱的，第二类为他所深恶痛绝，主要的是，他是个久经沙场、沉着勇敢的人，对待同僚和部下十分厚道，对待他不知何故感到可恨的副官们和"崩茹尔"们却说话没有遮拦，甚至相当无礼。他进棚子的时候，脑袋差点儿把棚顶撞穿，接着，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

"嗯，怎么样？"他说罢，突然发觉我这陌生人，就住了口，把浑浊的目光定定地盯住我看。

“你们在谈什么呀?”少校一边问，一边掏出表来看，尽管我确信他根本没有必要这样问。

“他问我为什么到这儿来服役。”

“那还用说，尼古拉·费奥多雷奇想在这儿立下汗马功劳，然后——回家去。”

“那您说说，阿布拉姆·伊利奇，您为什么在高加索服役?”

“说到我，您知道，第一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服役的义务。什么?”他发问说，虽然大家都没有做声。“昨天我接到俄罗斯来的一封信，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显然想改变话题，“他们向我……提出这样奇怪的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博尔霍夫问道。

他笑了起来。

“真是奇怪的问题……他们问我，没有爱情，会不会吃醋……什么?”他一边问，一边向我们大家环视。

“原来如此!”博尔霍夫微笑着说。

“不错，您知道，在俄罗斯是挺好的，”他继续说着，仿佛他的话是十分自然地一句接一句流出来的。“五二年我在坦波夫的时候，到处都把我当作皇帝的侍从武官来招待。您信不信，在省长家的舞会上，我一进去，您可知道……招待得好极了。您知道，省长夫人亲自同我谈话，打听高加索的情形，问这问那的……我答不上来……他们把我的镶金马刀当作是一种珍品，问我凭什么得到这把马刀，凭什么得到安娜勋章，凭什么得到弗拉基米尔勋章，我都一一说给他们听了……什么?高加索好就好在这里，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不等回答又接下去说，“那儿对我们这些高加索人的看法是非常好的。年轻人，您知道，有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的校官，在俄罗斯很吃香……什

么？”

“我看您总有点儿吹牛吧，阿布拉姆·伊利奇？”博尔霍夫说。

“嘻—嘻！”他傻笑起来。“您知道，这是免不了的。那两个月我吃得多舒服啊！”

“怎么样，俄罗斯那儿好吗？”特罗先科说道，他问起俄罗斯来就好象问什么中国或者日本一样。

“好啊，那两个月里我们喝了多少香槟酒啊，多得吓人哩！”

“您说什么呀！你们大概喝的是柠檬水。要是我，准会在那儿放开肚子喝，叫他们知道高加索人有多大的酒量。真正是名不虚传的。我会让他们瞧瞧有多大的酒量……啊，博尔霍夫？”他补充说。

“大叔，你在高加索可已经待了十年了，”博尔霍夫说，“你还记得叶尔莫洛夫[①]说的话；可阿布拉姆·伊利奇才六年……”

“什么十年！都快十六年了。”

“博尔霍夫，你叫他们拿点酒来。天气真潮湿，嗳呀呀！……啊？”他含笑补充说，“我们来喝一杯吧，少校！”

但是，老大尉刚才对待少校的态度使少校就已不满意了，这时看样子心里有点发虚，只好又摆他的架子。他哼起了什么曲子，又看了看表。

“我是永远不到那儿去的了，”特罗先科接着说道，不理会少校已皱起眉头，“我连说俄语，连俄罗斯人走路的步法都不会了。人家会说：那是什么怪物来了！一句话：亚细亚的。对不对，尼

---

① 叶尔莫洛夫（1777—1861），沙俄步兵上将，曾参加俄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一八一六年至一八二七年曾任高加索军团司令，高加索战争初期的格鲁吉亚总司令。著有《笔记》一书。

古拉·费奥多雷奇？……我到俄罗斯去又干吗呢？反正总有一天会在这儿给子弹打中的。人家问：特罗先科哪儿去了啊？——给子弹打中了。到那时候，您怎么安排八连……啊？"他始终对着少校加添说道。

"派值日官到营里去！"基尔萨诺夫喊着，并不回答大尉的问题，虽然我又相信，他用不着发任何命令。

"小伙子，您现在能领双薪，我想该高兴吧？"沉默了几分钟后，少校对营副官说。

"可不，很高兴。"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军饷是很高的，尼古拉·费奥多雷奇，"他继续说，"年轻人日子可以过得相当不错，甚至还可以稍微阔绰阔绰。"

"那倒不，说实话，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双薪是双薪，可也不过如此……总得有一匹马才好……"

"您跟我说什么呀，小伙子！我自己当过准尉，还不了解？没错，日子是可以过得挺好的了。不然您来算算看，"他说着弯起左手的小指。

"我们月月预支军饷——还算什么呀，"特罗先科说着，喝下一杯伏特加。

"这么说，您还要怎么样呢……什么？"

这时棚子的洞口伸进一个白头发、塌鼻子的脑袋，一个德国腔的尖利的声音说：

"您在这儿吗，阿布拉姆·伊利奇？值日官在找您呢。"

"进来吧，克拉夫特！"博尔霍夫说。

一个穿参谋部制服的高个子钻进门来，非常热情地同大家一一握手。

"哟，亲爱的大尉，您也在这儿？"他转向特罗先科说。

尽管光线很暗，新来的客人还是钻到了大尉的身边，我觉得使大尉大为惊讶和不快的是，他竟吻了吻大尉的嘴唇。

"这德国人想套交情哩，"我想。

十二

我的推测立刻得到了证实。克拉夫特大尉要了一杯伏特加——他把伏特加叫做戈里尔卡[①]，扯开嗓门大叫一声，仰起头喝了下去。

"先生们，我们今天在切奇尼亚的平原上走了不少地方……"他正要说下去，一眼看见值日官，便立刻不做声，好让少校发命令。

"怎么样，您把前沿巡查过了吗？"

"巡查过了。"

"潜伏哨派出去了吗？"

"派出去了。"

"那您去给各连连长传达命令，要他们多加小心。"

"是。"

少校稍稍眯起眼睛，沉思起来。

"您再通知一声，现在可以做饭了。"

"他们已经做上了。"

"好。您可以走了。"

"嗯，我们刚才正要算一算，一个军官都需要什么东西，"少

---

① 乌克兰语。

校继续说着，向我们堆下宽厚的笑容。“我们来算算看吧。”

“您要有一件制服，一条裤子……是吧？”

“是。”

“假定这要花五十个卢布，可以穿两年，那么一年就要在穿衣上花二十五个卢布；还有吃饭，每天要花两个阿巴兹[①]……是吧？”

“是；这可以说不少。”

“就这么算吧。嗯，再加上马和鞍子的更新，花上三十个卢布——这就完了。总起来一算，二十五加一百二十，再加三十，等于一百七十五。您还是大约有二十个卢布多下来，可以买奢侈品，茶叶，糖，烟。看见了吗？……对不对，尼古拉·费奥多雷奇？”

“不，对不起，阿布拉姆·伊利奇！”副官怯生生地说。“根本不会有钱多下来买茶叶和糖了。一套衣服您说能穿两年，可是行军时候裤子就不够用；鞋子呢？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穿破一双。还有内衣，衬衫，毛巾，包脚布——这一切都得买。这么一算，钱就根本没有多了。这是实实在在的，阿布拉姆·伊利奇！”

“是啊，用包脚布真好，”克拉夫特在片刻沉默以后突然说道，把“包脚布”三个字说得特别亲切，“可不是，俄罗斯这玩艺儿真方便。”

“我跟你们说，”特罗先科插嘴道，“算来算去，总好象我们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其实都照样过日子，照样喝茶，抽烟，喝伏特加。你干到我这岁数，”他转向准尉说下去，“也会过日子了。先生们，你们可知道他对待勤务兵的故事吗？”

---

① 高加索旧银辅币，约合二十戈比。

说着就自己先哈哈笑起来，一五一十给我们讲了准尉同勤务兵的故事，虽然我们都听过一千遍了。

“你怎么啦，老弟，怎么脸蛋象玫瑰花一样啦？”他继续对准尉说道。准尉涨红了脸，汗津津的，微微笑着，样子怪可怜的。“不要紧，老弟，我也是象你这样过来的，你瞧我现在可练出来了。让一个俄罗斯小伙子到这儿来——我们见多了——他总要得抽筋病、风湿病什么的；可我在这儿一待，这儿就是我的家，我的床，我的一切。你瞧……”

说话间他又喝了一杯酒。

“啊？”他盯着克拉夫特又说。

“这才是我敬佩的！这才是真正的老高加索人！让我握握您的手。”

克拉夫特把我们大家推开，挤到特罗先科跟前，抓起他的手，格外亲热地使劲握了握。

“是啊，我们可以说在这儿经受过一切考验，”他继续说，“四五年的时候……您不是也到过那儿吗，大尉？您还记得十二号那天夜里，在没膝的泥泞中过了一宿，第二天去攻打鹿砦的事吧？我那时跟着总司令，我们一天里攻下了十五座鹿砦。还记得吧，大尉？”

大尉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伸出下唇，眯缝起眼睛。

“您瞧……”克拉夫特不顾地方小，双手乱做手势，非常兴奋地开始对少校说。

但是这个故事少校大概已经听过不止一遍了，他的眼睛突然变得迷迷糊糊，木然看着对方，使得克拉夫特避开他的目光，转脸向我和博尔霍夫，轮流地看着我们两人。至于对特罗先科，他讲故事时连一眼也没有看。

“您瞧，我们早晨一出来，总司令就对我说：‘克拉夫特！去把这些鹿砦拿下来。’您知道，我们军人执行命令是没有二话的——我就敬了个礼。‘是，大人！’说完就走了。一到第一座鹿砦附近，我就回身对士兵们说：‘弟兄们！别害怕！机警些！谁要是落后，我要亲手杀死他。’您知道，对待俄国士兵要干脆。正说着，猛不防来了一颗榴弹……我一瞧，一个士兵倒下了，接着又倒下一个，又倒下一个，子弹也跟着飞来了……嘘！嘘！嘘！……我说：‘前进，弟兄们，跟我来！’您知道，我们刚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这……您知道……这叫什么来着？”他摇起手来，搜寻着词儿。

“悬崖，”博尔霍夫提示道。

“不……唉，这叫什么呀？我的天！嗯，这叫什么呀？……是悬崖，”他急速地说。“刚端起枪……冲啊！哒—啦—哒—哒—哒！敌人连个影儿都没有。您知道，大家都感到奇怪。也好：我们再向前推进，去攻第二座鹿砦。那是完全另一回事了。您知道，我们的心都沸腾了。我们走到跟前，我们看，我看见，第二座鹿砦——过不去。这儿……这叫什么，嗯，这东西叫什么呀……唉！这叫什么……”

“还是悬崖，”我提示道。

“根本不是，”他没好声气说，“不是悬崖，是……唉，真是，这叫什么呀，”说着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唉，我的天！这叫什么呀……”

看他那么苦恼的样子，旁人就只好再提示一下了。

“可能是河吧，”博尔霍夫说。

“不，就是悬崖。我们一到那儿，您真难相信，就碰到猛烈的火力，跟地狱里一样……”

这时棚子外面有人在找我，原来是马克西莫夫。因为我只听了攻打两座鹿砦的不同故事，还剩下十三座要听，所以乐得抓住这个机会，脱身回自己排里去。特罗先科和我一块儿出来。“尽撒谎，”我们离开那棚子几步远的时候，他对我说道，“他根本没有打过鹿砦，”特罗先科说着温厚地放声大笑，我也不禁觉得好笑起来。

十三

我收拾了一下，回到我的士兵们那儿的时候，已经是黑夜了，只有篝火把营地照得昏昏朦朦。一段大树桩在炭火上阴燃着。它的周围只坐着三个人：安东诺夫在火上转动着一只小锅煮里亚布科①，日丹诺夫若有所思地用一根小枯枝扒着灰烬，奇金含着那个永远抽不着的烟斗。其余的人都已各自休息去了——有的在弹药箱下，有的在干草上，有的在篝火旁边。借着炭火的微光，我看到了那些熟悉的脊背、腿和脑袋；新兵也夹在这些人中间，紧靠火边躺着，看来已经睡着了。安东诺夫给我腾出一个位子。我挨着他坐下抽起烟来。雾和湿柴冒烟的气味充塞空中，刺激着眼睛，幽暗的天空依然降着霏霏微雨。

我们旁边可以听见均匀的鼾声，火堆中树枝的毕剥声，低低的人语声，偶尔还有步兵枪支的哗啦声。前后左右到处是熊熊篝火，一堆堆的照出它周围不大圈子里的士兵的黑影。离得最近的一些篝火旁边的亮处，士兵们光了膀子，在火上摆动着自己的衬衣。还有许多士兵不曾睡，在十五平方俄丈的范围内走动，说话；但是深沉的黑夜给所有这些活动增添了特殊的神秘的气

① 士兵的食物，用泡过的面包干加猪油煮成。——作者注。

氛，仿佛每个人都感到了这种黑暗的岑寂，生怕破坏它的柔美的和谐。当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声音有点异样；在所有坐在火边的士兵的脸上，我也发现流露出同样的心情。我还以为在我来到以前，他们是在谈受伤的同伴；可是根本不对：奇金是在谈他到第比利斯领取东西以及那儿的学生的情形。

凡是我所到之处，尤其是在高加索，我总发现我们的士兵在危险临头的时候避而不谈可能对同伴的士气有不良影响的事情，显得极有分寸。俄罗斯士兵的士气不象南方人的勇气那样是基于霎时燃起又倏忽即逝的热情上，他们是不容易激励，也同样难于气馁的。他们不需要装模作样的鼓动、演说、雄壮的呐喊、歌曲和军鼓；相反，他们需要的却是安静，秩序，不做任何不自然的事。在俄罗斯士兵身上，在真正的俄罗斯士兵身上，您永远不会看到吹牛，蛮干，危险临头时发愁，急躁；相反，他们性格的特征却是谦逊，纯朴，能把危险置之度外，而从中看到完全别的东西。我见过一个士兵，他的腿受了伤，最初一刻却只惋惜新短皮大衣被子弹打穿，又有一个驭手，他的马被打死，他从马身底下爬出来，先解马肚带，好把鞍子取下来。谁不记得围攻格尔格比尔时的那件事？当时炮库里有一颗装上火药的炸弹雷管着火了，炮兵军士就叫两个士兵快把炸弹搬出去扔到悬崖下面，但是这两个人没有到就近的悬崖去扔，因为上校的帐篷就在那旁边，他们把炸弹搬远一些，以免惊醒帐篷里老爷们的清梦，结果两个人自己却被炸得粉身碎骨。我还记得一八五二年出征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士兵在战斗中不知为什么事说了一句蠢话，好象是说他们的排已无法从那儿脱身了，于是全排人就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而那句蠢话他们连重复一下都讨厌。就说眼下吧，每个人心里总都该惦记着韦连丘克，而且鞑靼人每秒钟都可能

偷偷地过来向我们放一排枪，但是大家都在听奇金讲生动的故事，谁也不提今天的战斗，不提面临的危险或受伤的人，就好象这都是天知道多久以前的事，或者就简直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只是觉得他们的脸色比平时略微阴沉一些；他们听奇金讲故事的时候也并不太专心，连奇金也感到他们不在听他，不过他还是讲他的。

马克西莫夫走到篝火跟前来，坐在我身边。奇金给他让了个地方，住了口，又吸起烟斗来。

“步兵派人到营地取伏特加，”沉默了好一阵以后，马克西莫夫说，“现在回来了。”他向火里吐了一口痰。“那军士说，他们见到我们那个同伴了。”

“怎么样，还活着吗？”安东诺夫问道，一边转动着小锅子。

“不，死了。”

那新兵突然把戴着红顶帽的小脑袋抬到火堆之上，朝马克西莫夫和我愣愣地看了一会，然后又迅速地低下头，拿大衣裹住身子。

“瞧，怪不得早晨我在停炮场叫醒他的时候，死神已找上他了，”安东诺夫说。

“废话！”日丹诺夫一边转动着阴燃的树桩，一边说道，于是大家都不做声了。

一片寂静中，我们后面的营地里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的鼓手听见了，便敲起晚鼓来。最后的鼓点一停，日丹诺夫便首先站起来，脱下帽子。我们也都照着他做。

在静静的深夜里，响起了和谐的男声合唱：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

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1]

“四五年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士兵在这儿受了暗伤，”当我们戴上帽子，又在火边坐下的时候，安东诺夫说道，”我们把他放在大炮上运了两天……你还记得舍甫琴柯吧，日丹诺夫？……后来就把他留在一棵树底下了。”

这时有个留着大胡子和小胡子相连的步兵，背着枪和背包，走到我们的篝火旁边。

“老乡，让我接个火抽烟斗，”他说。

“行，抽吧，火有的是，”奇金说。

“老乡，您兴许说的是达尔戈的事吧？”步兵扭头对安东诺夫说。

“是说四五年达尔戈的事，”安东诺夫答道。

那步兵摇摇头，眯缝起眼睛，在我身边蹲下来。

“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他说。

“为什么把他丢下了呢？”我问安东诺夫。

“因为他肚子痛得不行。我们停下来的时候，他倒还好；一动，他就没命的直嚷嚷。死活要我们把他留下，可我们总可怜他。嘿，那工夫，他又拚命追击我们，打死我们炮兵班的三个人，打死一个军官，弄得我们脱离了自己的炮兵连。真倒霉！都以为炮也拉不走了。泥泞得厉害啊。”

“最泥泞的要算是印第安山[2]下了，”有一个士兵插嘴说。

“是啊，就在那儿，他更糟了。我跟老炮兵军士阿诺申卡估

---

①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二节，被称为“主祷文”。

② 指高加索主脉的支脉安吉山。沙米尔的府邸达尔戈村就在这里的群山之中。

摸他真的活不成了，他自己又死活要我们把他留在那儿，我们也只好这么办了。那儿有一棵树，顶盖挺大，我们拿了些泡过的面包干——日丹诺夫带着——给他摆在身边，把他靠在那棵树上，换上干净的衬衫，郑重地跟他告别，就把他留下了。”

“是个好样儿的兵吗？”

“是不错的兵，”日丹诺夫说。

“他后来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安东诺夫继续说，“我们有好多弟兄留在那儿。”

“就在达尔戈吗？”那步兵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剔着烟斗，又眯起眼睛，摇摇头，“那一阵什么事没有过啊。”

他说完就离开我们走了。

“到过达尔戈的兵，在我们炮兵连里还多吗？”我问。

“哪里！只剩日丹诺夫，我，现在休假的帕灿，还有五六个人。再没有了。”

“怎么，我们那个帕灿休假玩忘了吧？”奇金说着放下腿，把头枕在圆木上。“你算算，他走了都快一年了。”

“你休过一年的假吗？”我问日丹诺夫。

“没有，没休过，”他不乐意地答道。

“家里有钱的，能回去自然是好，”安东诺夫说，“再不然自己有力气干活的，回去也好，自己脸上光彩，家里人也高兴。”

“可弟兄两人的，怎么能回去呢？”日丹诺夫继续说，“人家自己能餬口就不错，拿什么给我这当兵的吃？当了二十五年兵，我也帮不了什么忙了。再说，他们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了。”

“难道你就没有写过信？”我问。

“怎么没有写！去了两回信，都没有回音。不是死了，就是不愿写，意思挺明白，自己过着穷日子，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写信去很久了吗？"

"从达尔戈回来以后，写了最后一封信。"

"你还是唱《小白桦》吧，"日丹诺夫对安东诺夫说道，安东诺夫这时正把臂肘支在膝盖上，哼着什么歌。

安东诺夫唱起了《小白桦》。

"这是日丹诺夫大叔最最爱听的歌，"奇金把我的大衣拉了一下，对我低声说，"有一回菲利普·安东内奇唱起这支歌，他都哭了。"

日丹诺夫先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两眼定定地看着阴燃的木炭，脸上映着微红的火光，显得十分忧郁；后来他耳朵下面的颧骨开始越来越快地动起来，他终于立起身，铺开大衣，在篝火后面的黑地里躺了下去。也许是他躺下睡觉以后还在辗转反侧，发出哼哼声，也许是韦连丘克的死和这阴郁的天气影响了我的情绪，我确实觉得他是在哭。

那树桩的下部已变成木炭，偶尔发出火光，照亮了安东诺夫的身影，他的花白的小胡子，红彤彤的脸膛，搭在身上的大衣上的勋章，还有不知是谁的靴子，脑袋或背。天上仍下着凄凉的微雨，空中仍然闻到潮气和烟味，四周仍然可见欲灭未灭的点点篝火，一片岑寂中还听得见安东诺夫的悲戚的歌声；在歌声中断的刹那间，营地上夜间轻微的响动——哨兵步枪哗啦一下、打鼾、低语的声音就应和了起来。

"换第二班！马卡秋克，日丹诺夫！"马克西莫夫喊道。

安东诺夫停止唱歌，日丹诺夫爬起来，叹了口气，跨过原木，拖着脚步向大炮走去。

（1855 年 6 月 15 日）

潘安荣 译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朝霞刚开始渲染着萨蓬山上的天空；深蓝色的海面已经抹去了黑夜的朦胧，正等着最初的阳光来发出灿烂喜悦的光辉；寒气和迷雾从海湾飘来；因为没有雪，一切都显得黑沉沉的，但是凛冽的晨寒刺面，霜在脚下沙沙作响。从远处传来不停的海水的轰轰声，间或被塞瓦斯托波尔的隆隆的炮声所淹没。只有这澎湃的浪涛声打破早晨的寂静。从战舰上传出了八下幽微的钟声。

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北部①，白天的活动逐渐取代了夜间的宁静：这儿有一小队换哨的士兵走过，把步枪弄得铿锵作响；那儿有个医生赶着到医院里去；这儿有个士兵从掩体里爬出来，用冰水洗那晒黑了的脸，然后，转身对着闪耀着红霞的东方，迅速地画着十字，祷告上帝；那儿一辆骆驼拉的又高又笨的玛扎拉②，装着差不得堆到顶的血迹斑斑的尸体，轧轧响着运到墓地去埋葬……您要是走近码头，就可以闻到煤、粪肥、潮湿和牛肉发出的一股怪味儿；成千样不同种类的东西——木柴、肉、土筐、面粉、铁等等——都堆在码头附近；各团的士兵，有的背着背包和枪，有的没背背包和枪，都挤在那儿抽烟，骂街，把笨重的东西搬运到一条停泊在浮桥旁的冒烟的轮船上；私人的渡船载满了

① 塞瓦斯托波尔港将塞瓦斯托波尔分为南北两部。北部筑有防御工事。

② 乌克兰南部的一种四轮大车。

各种各样的人——士兵、水手、商人和妇女，有的正在靠拢码头，有的正从码头上开走。

“先生，您到伯爵码头去吗？请上来吧！”两三个退伍的水兵从船上站起来向您兜揽生意。

您可以选一只离您比较近的小船，跨过躺在离船很近的烂泥里的一匹枣红马的半腐烂的尸体，向船舵走去。接着，您就离岸了。这时，您周围的海正在朝阳下闪耀。在您前面，一个穿驼毛大衣的老水兵和一个浅色头发的小伙子正在默不作声地使劲划着桨。您望着遍布在海湾远近的舰只的有条纹的庞大船身、象小黑点似的在一片闪光的蔚蓝里起伏着的舢舨，眺望着在对岸现出的、被朝阳的玫瑰色的华彩映照着的美丽明媚的都市建筑，眺望着防御浮栅和在水面到处凄切地矗立着黑桅杆尖的沉船周围泛着泡沫的白线，眺望着在远处晶莹的水天之际隐约出现的敌军舰队，眺望着被桨激起的起着泡沫的浪花和在浪花中跳跃的咸水泡。您听着有节奏的打桨声、从水面传到您耳边的人语声，以及您似乎觉得越来越猛烈的塞瓦斯托波尔威严的炮击声。

一想到您也在塞瓦斯托波尔，一种勇气和自豪感就不能不深入到您的内心，您的血不由得在血管里流得更快了……

“先生，直接从基斯坚丁[①]旁边穿过去吧！”老水兵一面这样跟您说，一面回过头来看您掌舵，是否让小船走对了方向，“右舵。”

“这艘战舰上的炮还是全的呢，”浅色头发的小伙子在经过战舰时打量着它说。

---

① 指“康斯坦丁”号军舰。——作者注。

“那还用说：这是艘新船，科尔尼洛夫[①] 在上面待过，”老水兵也瞧了瞧战舰说道。

“你看，在那边爆炸了！”小伙子在长久的沉默以后说，他瞧着突然在南湾的高空出现的一片正在扩散的白色的烟云，随之而起的是榴弹爆炸的巨烈的响声。

“这是他[②] 今天在新炮台上开炮，”老水兵加了一句，同时漠不关心地在手上吐了口唾沫。“喂，米什卡，加把劲！赶过那条驳船。”于是，您的小船就在海湾间宽阔的海面上更加迅速地滑过，真的赶过了那条堆满了麻袋、由几个笨拙的士兵笨手笨脚地划着的沉重的驳船，然后便在停泊在伯爵码头上的许多各式各样的小船间靠岸了。

滨海大街上，成群结队的穿灰军服的士兵、穿黑军服的水兵和穿得花花绿绿的妇女熙熙攘攘。村妇们在卖面包，俄罗斯的庄稼汉们站在茶炊后面大声吆喝着卖热蜜水；也就在这儿，在码头的头几个石级上，乱堆着生锈的炮弹、榴弹、霰弹和各种口径的铁炮。再往前一点，有一大片空地，空地上乱放着巨大的方木和炮架，躺着睡着了的士兵；有马匹、车辆、绿色的大炮、弹药箱、步兵的架着的步枪；步兵、水兵、军官、妇女、孩子、商人不断地来来往往；装着干草、麻袋和大桶的大车络绎不绝；在某处，有一个哥萨克和一位军官骑着马跑过来或是一位将军坐着马车驶过去。街的右边筑了一道防寨，防寨的炮眼里安着几门小炮，有个水兵坐在旁边吸烟斗。左边有一座华丽的大厦，山墙上写着罗马数字，墙根下有几名士兵和几副血迹斑斑的担架，——到处您都可以看见军营的令人不愉快的痕迹。您的最初的印象一定是极不

---

① 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海军中将，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战死。

② 指敌人。

快的：军营生活和都市生活、美丽的城市和肮脏的野营的奇怪的混合物，不但不美，而且显得令人可憎地杂乱无章；您甚至会觉得大家都惊慌万状，东奔西跑，不知所措。可是，要是您更近地瞧瞧那些在您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的脸，您就会看到完全是另一回事。譬如，就拿这个辎重兵说吧，他一面牵着三匹枣红马去饮水，一面那么安详地哼着一支小曲，显然，他不会在这个乱哄哄的人群中迷路，对他说来，这人群是不存在的，而且，他无论执行什么勤务——饮马或是拖运大炮，——都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自信，那么冷漠，就象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图拉或是萨兰斯克的什么地方似的。在那位戴着一尘不染的白手套的过路的军官的脸上，在坐在防寨上抽烟的水兵的脸上，在守着担架、在过去的议会大厅的台阶上守候着的担架兵的脸上，在那穿过街道、从这块石头跳到那块石头上，以免弄湿自己的粉红色衣裙的姑娘的脸上，您都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

是的！假如您是初次来到塞瓦斯托波尔的话，您一定会感到失望。在任何一张脸上，您都看不到忙乱、慌张、甚至激昂慷慨、为国捐躯、坚决果断的痕迹，——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您所看到的只是平凡的人们在平静地从事平凡的工作，因此，您也许会因为您过度兴奋而责备自己，对您根据北部的所见所闻而在您心里形成的有关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们的英雄行为的概念的真实性，有点怀疑吧。可是，在您开始这样怀疑之前，您不妨先到棱堡去瞧瞧正在保卫阵地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或者，最好直接到对面那座以前曾做过塞瓦斯托波尔议会的大厦里去，那儿的台阶上正站着守着担架的士兵们，——在那儿您会看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在那儿您会看到可怕而凄惨的、伟大而有趣的、然而是惊心动魄的、使灵魂崇高的景象。

您到议会大厅里去吧。您一打开门，四五十个截肢的和伤势非常严重的伤员，有的躺在病床上，但多半却躺在地板上的这种情景和室内的气味，会猛然使您触目惊心。您不要听信使您在大厅门口逡巡不前的那种感情，——这是一种坏的感情，——往前走吧，别因为您好象是来瞧瞧受难者而感到不好意思，也别不好意思走过去跟他们谈谈：不幸的人喜欢看到人们同情的脸，喜欢讲讲自己的痛苦，还喜欢听爱护和同情的话。您可以从病床之间穿过去，找个面色比较不那么严厉、不那么痛苦、您可以放心走近前去和他交谈的人。

"你哪儿受伤了？"您犹豫不决、畏畏缩缩地问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兵，他正坐在病床上，用和善的眼光盯着您，好象在邀请您到他跟前去似的。我所以说"畏畏缩缩地问"，就因为痛苦不但引起深切的同情，而且不知为什么还会使人产生惟恐伤害别人的感情，产生对能够忍受痛苦的人的崇高的敬意。

"腿上，"士兵答道；但是就在这时候，您自己从被子的皱褶上也看得出，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上面起都没有了。"现在谢谢上帝，"他接着说，"我想出院了。"

"你早就受伤了吗？"

"已经第六个星期了，先生！"

"怎么样，你现在还疼吗？"

"不，现在不疼了，没什么；只是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小腿肚好象有点儿疼，平时倒没什么。"

"你是怎么受伤的？"

"那是在第五棱堡，先生，第一次炮击的时候：我把炮瞄准了，刚要到另一个炮眼去的时候，他就打中了我的腿，我好象一脚踩空掉进坑里去似的。再一瞧，我的腿没了。"

"难道你在最初的一刹那不觉得疼吗?"

"那倒没什么;只好象有什么热乎乎的东西使劲捅了一下我的腿。"

"那么,后来呢?"

"后来也没什么;只是在他们把我的皮肤绷紧的时候,好象火辣辣地有点儿疼。主要的是,先生,别想得太多:你不想,它就没什么。这痛苦多半是因为人想的缘故。"

这时候,有个系着黑头巾、身穿灰条子连衣裙的女人向您走过来;她加入了您和水兵的谈话,她开始谈起他,谈起他的痛苦,谈起四个星期来他那伤势险恶的情形,又说他受了伤还要担架停下,让他瞧瞧我们的炮台发射排炮,她又说,亲王们如何跟他谈话,并且赏给他二十五卢布,而他又是如何告诉他们,要是他不能再去作战的话,他就要求回棱堡去教练青年士兵。这个女人一口气叙说着这一切,她一会儿瞧瞧您,一会儿瞧瞧水兵;水兵把脸转过去,好象不愿听她说话,在那儿扯枕头上的一个棉线团①,她的眼睛里露出一种特别高兴的光芒。

"先生,她是我的老伴!"水兵跟您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好象是说:"您得原谅她。谁都知道,娘儿们爱说废话。"

您开始了解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了;不知道因为什么,您在这个人面前开始为自己感到惭愧。为了对他表示您的同情和赞叹,您要对他说的话真是太多了;可是您找不出话来,而头脑里想的那些话呢,又词不达意,——所以,在这个沉默寡言的、不自觉的伟大面前,在这种坚强的精神面前,在这种对自身的崇高品德感到羞涩的心情面前,您就会俯首无言。

---

① 这种棉线团是从破棉布上撕下来,以代替药棉为伤员裹伤用的。

“好吧，愿上帝保佑你早日恢复健康，”您对他说，然后您又在另一个病人前面停下来，他躺在地板上，好象在难以忍受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

这个人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脸浮肿而又苍白。他仰面躺着，把左手甩到后面，显出剧烈痛苦的样子。他那焦干的嘴张着，呼吸困难，发出嘶哑的声音；呆滞的蓝眼睛向上翻着，裹着绷带的右手的残肢从滑落下去的被子底下伸出来。腐肉的恶臭更使您惊骇，而且从这个受难者的四肢的散发出来的、消耗体力的内热，好象也在侵袭着您。

“怎么，他昏过去了吗？”您问跟在您后面的那个女人，她亲切地瞧着您就象瞧着自己亲人似的。

“没有，他还听得见，不过病情很严重，”她小声地加了一句。“我刚才给了他点儿茶喝，——唉，尽管不是自己的亲人，总得有点怜悯心，——他差不多不会喝了。”

“你觉得怎么样？”您问他。

这位伤员听见您的声音就把眼珠转过来，可是他看不见，也不明白您的意思。

“心里烧得慌。”

再往前一点，您看见一个年老的士兵在换衬衣。他的脸和身体似乎是咖啡色的，瘦得象具骷髅。他的整只胳膊都没有了：是齐肩截除的。他很有精神地坐着，他已经痊愈；可是从他那没有生气的、暗淡的眼神里，从他那瘦得可怕的身体和满脸的皱纹上，您可以看出这个人已经在忧患中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在对面的一张病床上，您看见一张女人的苍白、娇嫩、充满痛苦的脸，面颊烧得通红。

“她是我们这儿一个水兵的老婆，五号那天被一颗炮弹把腿给打伤了，”您的那位女向导这样告诉您。“她是到棱堡里去给丈夫送饭的。”

“怎么，把腿截除了吗？”

“从膝盖上面截除的。”

要是您的神经坚强的话，现在请您从左边的门进去吧：这是个包扎伤口和施行手术的房间。在那儿您可以看见军医们从手到胳膊肘都沾满了鲜血，脸色苍白而阴沉，站在一张病床的周围，忙着给一个躺在床上、已经上了麻药的伤员施行手术。那个伤员睁着眼睛，象说呓语似地在说些无意义的、有时是朴实而动人的话。军医们正在从事一项令人厌恶而又大有裨益的截肢工作。您可以看见锐利弯曲的手术刀切入白色壮健的肉体；您可以听见那个伤员在突然恢复知觉的时候发出可怕的撕裂人心的叫喊和咒骂；您可以看见医士把截去的胳膊扔到墙角里；您可以看见，就在这间屋子里，另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因瞧见自己的伙伴在动手术，便痉挛、呻吟起来，这与其说是由于肉体上的痛楚，倒不如说是由于等待的精神上的痛苦；您可以看见可怕的、惊心动魄的景象；您看到的战争将不是队形井然、美丽雄伟的队伍，不是军乐悠扬、战鼓咚咚、军旗飘扬和骑着骏马的将军，而是战争的真相——流血、痛苦和死亡……

一离开这所痛苦的房子，您一定会体验到一种愉快的感觉，您一定会深深地吸进一口新鲜空气，因为想到自己的健康而感到高兴，可是，当您回想起这些痛苦时，您就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您也就会沉静地、毫不犹豫地向棱堡走去……

“和这么多人的死亡这么多人的痛苦比起来，象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虫豸的死亡和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是，一看见

明朗的天空、灿烂的阳光、美丽的城市、洞开的教堂、熙来攘去的军人，就马上会使你的心情恢复它那轻率、斤斤计较和只顾眼前的常态。

您也许会迎面碰上一个军官的殡葬行列从教堂里出来：人们抬着粉红色的棺材，奏着哀乐，打着飘扬的神幡；也许从棱堡发出的炮声会传到您的耳边，但这并不会唤起您刚才的想法；在您看来，出殡的行列是个非常美丽雄伟的场面，炮声是一种非常美丽雄壮的音乐，因此，您并不会把您刚才在卫生救护站所联想到的有关痛苦与死亡的明确的思想，和这种场面与这种炮声连在一起。

走过教堂和防寨，您就到了城市中最热闹的地方。街道两边全是小铺和饭馆的招牌。商人、戴着帽子或是包着头巾的女人、服装讲究的军官——一切都向您说明居民精神上的坚定、自信和安全感。

如果您想听听水兵和军官们的闲谈，就请您走进右边那家饭铺去吧：那儿，他们想必在谈论昨夜的情况，谈芬妮卡，谈二十四日的血战①，谈肉丸子又贵又不好吃，谈伙伴中谁跟谁被打死了。

“他妈的，我们那边眼下真是糟透了，”一个围着绿色毛围巾、淡黄头发、没有胡子的年轻的海军军官用低沉的声音说。

“你们是哪儿？”另一个军官问他。

“第四棱堡，”年轻的军官答道；一听到“第四棱堡”几个字，您一定会怀着更大的兴趣，甚至某种敬意望着这位淡黄头发的军官。他那过分的满不在乎的神气，指手划脚的姿态、高声的谈

① 一八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发生因克尔曼血战（在塞瓦斯托波尔东南）。由于丹年贝格将军指挥失当，俄军惨败。

笑，过去您会觉得这是一种放肆，而现在您却认为这是有些非常年轻的人在经历过危险以后所常有的那种特殊的好勇斗狠的情绪；不过，您还是想，他一定会跟您谈谈第四棱堡由于炮火袭击怎么糟糕的情形：其实满不是那回事！他所说的糟乃是因为泥泞。"你就没法走近炮台，"他一面说，一面指着从小腿肚以上满是烂泥的长筒靴。"我的一个最好的炮长今天被打死了，恰好被打中了脑门，"另一个军官说。"谁？是米秋欣吗？""不……喂，你们打算给我小牛肉不给？混帐东西！"后面的话是他对饭铺堂倌说的。"不是米秋欣，是阿布拉西莫夫。这小子真棒——参加过六次出击。"

在餐桌的另一角，坐着两位步兵军官，他们面前摆着几盘肉丸子配青豆和一瓶所谓"波尔多"的克里木酸酒：那位红领子军大衣上佩着两颗星的年轻军官，正在向另一位黑领子军大衣上没有佩星章的老年军官讲述阿尔马战事①。前者已经有几分醉意；从他那时时中断的叙述里，从他表示怀疑人家是不是相信他的那种犹豫不决的眼神里，尤其是从在这整个战事中他所起的作用似乎太大、一切情形也似乎太可怕了的这一点上，可以看得出他的叙述离开事实真相未免太远了。可是您对于这种您今后还会在俄国各地常常听到的故事并不感到兴趣，因为您想赶快到棱堡去，特别是到第四棱堡去，到您已经听到有关它的那么多种种不同的故事的这个棱堡去。每逢有人说起他曾到过第四棱堡时，他总是带着特别的高兴和骄傲；每逢有人说"我要到第四棱堡去"时，他一定会显出某种轻微的激动或者过分的冷漠；每逢有人想拿另一个人开玩笑时，他就说："该把你送到第四棱

① 一八五四年九月八日在塞瓦斯托波尔东北的阿尔马河上，发生了俄军与英法联军的第一次激战。

堡去"；每逢有人遇见担架时问："从哪儿来？"回答多半是："从第四棱堡来。"总之，关于这个可怕的棱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那些从来没到过那儿、深信凡是到第四棱堡去就必死无疑的人的看法；另一种是：那些生活在那儿的人的看法，就象那个淡黄头发的海军准尉那样，说起第四棱堡时，把那儿是干燥还是泥泞，掩蔽部是冷还是热之类的话告诉您。

您在饭铺里待了半个钟头，天气忽然变了：弥漫在海上的雾气已经凝成了灰色、单调、含有雨意的密云，遮住了太阳；接着便下了一阵凄凉的细雨，打湿了屋顶、人行道和士兵的大衣……

再过一道防寨，您从右首的门穿出去，就走上了大街。这道防寨的对面，街道两边的房屋都无人居住，没有招牌，门上钉着木板，窗子被打坏了，这儿的墙角被打塌了，那儿的屋顶被打穿了。这些建筑物好象是上了年岁、饱经忧患的老兵，似乎在骄傲地、有几分蔑视地瞧着您。在路上，您常常会在遍地的炮弹上和被榴弹在石头地上炸开的水坑里磕磕绊绊。在街上，您会遇到或是超过一队队的士兵。哥萨克步兵和军官；有时还会遇见一个女人或是一个小孩，可是那已不是戴着帽子的女人，而是穿着旧皮袄和军靴的水兵的老婆。在街上再往前去，然后走下一个小山坡，您就再也看不见您周围有什么房屋了，只看见奇形怪状的一堆堆的碎砖、木板、粘土和原木；在您前面一座陡峭的山坡上，您会看见一片黑魆魆的、泥泞的、挖满壕沟的空地，而这个在您前面的地方，就是第四棱堡……在这儿，您遇见的人就更少了，根本看不见女人，士兵们急急忙忙地走着，路上到处都有血滴，而且您准会碰上四个士兵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准有一张蜡黄的脸和一件血污的军大衣。如果您问："他哪儿受了伤？"假如这人是轻伤的话，担架员们就会对您不屑一顾地、气冲冲地回答

说：腿上或是手上；或者，要是担架上看不见脑袋，这人已经死了或是受了重伤的话，那他们就会板着脸一声不吭。

当您开始爬上山去的时候，不远的炮弹或榴弹的呼啸声就会使您不愉快地大吃一惊。您会忽然理解到这种炮声的意义，和您在城里听见这种炮声时所理解到的意义迥然不同。一种宁静愉快的回忆突然从您心里掠过；于是您就开始更多地为您自己考虑，而不是去进行观察；您变得不大注意周围的一切了，一种令人不快的踌躇的情绪就会突然支配着您。虽然在看见危险的时候，您心里会突然冒出一种卑鄙的声音，可是特别是在您一眼瞥见一个士兵挥动着胳膊滑下山来，在烂泥浆里迈着快步，笑着打您身边跑过时，您就会把这种声音压下去，您就会不由得挺起胸膛，把头昂得更高，去继续攀登那座又滑又粘的小山。您刚爬了没几步，来复枪的子弹就开始从您左右两边嗖嗖地掠过，您也许会考虑，您是不是下到和道路平行的堑壕里去走的好；可是那条堑壕里充满没膝的发臭的黄泥浆，所以您一定得选择这条山路，何况您又看见**大家都走这条路**。走了二百来步时，您便走进了一片坎坷不平的泥泞的空地，周围到处是土筐、土堤、炮弹库、平板车和土屋，在这上面安着几门铁铸的大炮和一堆堆码得很整齐的炮弹。您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毫无目的、没有联系和秩序地乱堆在一起的。这儿，有一群水兵坐在炮台上；那儿，在空地中央有一门被击毁的大炮半截被埋在烂泥里；这儿，有一个步兵扛着一枝步枪，正在费劲地从烂泥里拔出脚来，一步步地走过炮台。但是到处，从四面八方，在所有的地方，您都可以看见碎瓦片、没有爆炸的榴弹、炮弹和营地留下的痕迹，这一切都陷在烂泥浆里。您好象听见离您不远的地方有炮声，又好象听见从四方八面传来声音各异的子弹声——有的象蜜蜂的嗡嗡声，有

的呼啸而过，有的急促或是象琴弦发出的嘤嘤声，——您还会听到可怕的隆隆的炮声，使您胆战心惊，而且您觉得这种炮声不知为什么非常可怕。

“原来这就是第四棱堡，这就是那个可怕的、确实非常恐怖的地方！”在您感到一种轻微的骄傲感和一种强压下去的恐怖感时，您心里会不由得想道。可是您会失望的：这还不是第四棱堡。这是亚佐诺夫多面堡——比较起来是个非常安全、根本不可怕的地方。要到第四棱堡去，您得向右拐，沿着这条刚才有个步兵弯着腰，慢慢走过去的狭窄的堑壕前进。在这条堑壕里，您也许又会遇见担架、水兵和拿着铁锹的士兵；您会看见地雷的导火索、只有两个人弯着腰能钻进去的那座在泥泞中的掩蔽部；在那儿，您会看见黑海大队的哥萨克步兵在换靴子、吃东西、抽烟斗以及生活起居等事，接着，您又在各处看见那同样臭气难闻的泥泞、军营留下的痕迹和各色各样的废铁，再走三百来步，您又来到了一座炮台——在这块挖满坑洼的空地上，周围都是装满了土的土筐、架在板车上的大炮和土壁垒。在这儿，您也许会看见四五个水兵在胸墙下打纸牌，您还会遇到一位海军军官，他看出您是个好奇的新来者时，就会欣然把他的军事设施和一切可能使您感兴趣的东西指给您看。这位坐在炮身上的军官是那么镇静地用黄纸卷着烟卷，那么镇静地从这个炮眼走到那个炮眼，那么镇静地而又毫不装腔作势地跟您说话，因此，虽然子弹比以前越来越密集地在您头上嗡嗡地飞过，可是您自己却变得冷静下来，仔细地向这位军官问长问短，又用心地听他的讲述。这位军官会跟您谈起（但只有在您问起他的时候）五号那天炮击的情形[1]，说他的炮台上只有一门炮能打，在所有的炮手中

① 一八五四年十月五日英法联军对塞瓦斯托波尔进行第一次炮击。

只剩下了八个人，可是，第二天，即六号的早晨，他还是让所有的炮都开炮[1]了；他还会跟您说，五号那天有一颗榴弹打中了水兵的掩蔽部，打死了十一个人；他还会从炮台的一个炮眼里把离我军不出三四百俄丈的敌军的炮台和堑壕指给您看。我只担心一件事，当您从炮眼里伸出头去瞭望敌军时，在嗖嗖飞过的子弹的影响下，您会什么也看不见，就算看见了，您也会非常诧异：原来那座白色的石头壁垒离您那么近，而且在它上面还迸出一阵阵白烟，——原来那个白色的壁垒就是敌军——就是步兵和水兵们所说的他。

甚至很可能，这位海军军官出于虚荣心，或者干脆是为了让自己痛快一下，要当着您的面开上几炮。"叫炮长和炮手到大炮跟前去，"——于是大约十四名水兵就迅速地、高高兴兴地走出来，有的把烟斗塞进衣袋，有的把嘴里的面包干嚼完，钉了铁掌的皮靴咔嗒咔嗒地响着走上炮位，走到大炮跟前，装上炮弹。请您仔细瞧瞧这些人的脸，瞧瞧他们的姿态和动作吧：在那些晒黑的高颧骨的面孔的每条皱纹上，在每块筋肉上，在那些肩膀的宽度上，在那些穿着大靴子的两腿的粗度上，在每个沉着、坚定、从容不迫的动作上，都看得出构成俄国人的力量的这些主要特征——纯朴和顽强；可是，您会觉得在这儿的每张脸上，除了战争的危险、仇恨和痛苦这些主要的特征以外，还流露出认识到自己的尊严、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情操的痕迹。

突然，一声极其可怕的巨响，不仅震动了您的耳膜，而且震动了您的全身，使您不禁浑身哆嗦。接着您就听见炮弹远去的呼啸声，于是一股火药的浓烟就把您、炮位和在炮位上走动着的

---

[1] 水兵们都说"开炮"，而不说"射击"。——作者注。

水兵们的黑影都给笼罩住了。对于我们的这一发炮，您会听见水兵们纷纷发出不同的议论，还会看见他们的兴奋和您或许不曾预料到的感情的流露，——这种感情就是藏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的向敌人报仇雪恨的感情。“正好打中了炮眼；好象打死了俩……瞧，抬走了，”您会听见这样的兴高采烈的叫声。“瞧，他急了：说话就要向咱们开炮了，”有人这么说；果然，接着您就会看见您前面有火光一闪和一缕白烟；站在胸墙上的哨兵喊道：“大一大炮！”跟着一颗炮弹嗖的一声从您身边飞过，噗通一声钻进土里，在您四周激起的泥土和石块象漩涡般向上飞溅。这发炮弹把炮台指挥官惹火了，便下令给第二门炮和第三门炮都装上炮弹，敌人也开始对咱们进行还击，于是您就会体验到一种有趣的感情，会听到和看到一些有趣的事物。哨兵又喊道：“大炮！”于是您又听见那同样的响声和爆炸声，同样的泥石和激溅声。他或者会喊：“秋炮！①”于是您就会听见榴弹的均匀的、相当悦耳的呼啸声，一种难以和任何恐怖的事物发生联想的呼啸声。这种呼啸声以更快的速度逼近您，然后您就看见一个黑球落在地上，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紧张的爆炸声。然后弹片带着尖利的呼啸声向四处飞溅，石块嗖嗖嗖地飞入天空，泥土溅满了您的全身。在听见这些响声时，您就会体验到快乐和恐怖交织在一起的奇妙的心情。在这一刹那间，当您知道炮弹在向您飞来时，您心里一定会想，这颗炮弹准会打死您；可是自尊心支持着您，而且谁也看不出，您的心象被刀割似的。然而，当炮弹飞过去而没有触及您时，您又会活跃起来，一种喜悦的、无法形容的愉快心情，虽然只有一瞬间，却占据着您，结果，您便在危险

---

① 臼炮。——作者注。

中，在这个生与死的游戏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魅力；您就希望炮弹或是榴弹落在您周围越近越好。可是那个哨兵又嗄声大叫道："秋炮！"又是榴弹的呼啸声、落地声和爆炸声；和这些声响混成一片，一个人的呻吟声使您吃了一惊。您和担架同时走近那个伤员，他躺在血泊和泥泞中，现出奇怪的、不象人的模样。这个水兵的胸部有一部分被炸飞了。在最初几分钟，他那溅满污泥的脸上，只现出惊惶和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境地所常有的一种佯装的稍嫌过早的痛苦表情；可是，当担架抬过来，他自己把没有受伤的半边身体躺下去时，您就会看到他的这种表情被一种昂扬的和难以表达的崇高思想的表情所替代：他的眼睛更亮了，牙齿咬紧了，头使劲昂得更高；当他被抬起来时，他叫担架停下，吃力地、声音发抖地对战友们说："弟兄们，再见！"他还想说点什么，显然是想说点什么感人的话，可是他只是再次重复："弟兄们，再见！"这时，一个水兵战友走近他，把军帽戴在这位伤员支起来的头上。然后，这个水兵就挥一挥手，沉着冷静地回到自己的大炮跟前。"每天就这样，七八个人，"海军军官为了回答您脸上现出的恐怖的表情，跟您说道。接着，他一面打着呵欠，一面用黄纸卷着烟卷……

……………………

好，您已经看见在防御阵地上的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了，当您回去时，不知为什么，您毫不去注意到被毁坏的剧院去的一路上不断嗖嗖地掠过的炮弹和子弹，——您怀着平静的、昂扬的精神走着。您带走的是主要的、愉快的信念，——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的信念，不但塞瓦斯托波尔不可能被占领，而且在任何地方想要动摇俄国人民的力量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您不是在无数的遮弹墙、胸墙、纵横交错的

堑壕、地雷和重重叠叠的大炮上看到的，在这些东西上您什么也看不出，而是在人们的眼睛里、在言语举止上、在被叫作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精神上看到的。他们要干时，就干得那么干脆，那么轻松和卖劲，使您确信他们还能多干一百倍……他们什么都能干。您了解到使他们行动起来的感情，并不是您自己所经验到的那种浅薄、虚荣、健忘的感情，而是另一种更豪迈的感情，这种感情使得他们在枪林弹雨下，在人人都会遭受到的九死一生的机遇中，以及在这种不断的劳动、熬夜和泥泞的条件下泰然地生活。为了十字勋章、为了加官晋爵，或者在威胁之下，人们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可怕的条件的：一定另有一种崇高的、使人鼓舞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俄国人心里的一种羞涩的、难得形诸于色的、但是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的感情，——对祖国的爱。只有现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的初期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它没有工事，没有军队，没有坚守的物质条件，可是仍旧没有丝毫的怀疑它决不会投降敌人；在那些日子里，那位可与古希腊媲美的英雄科尔尼洛夫在视察军队时曾说："弟兄们，我们宁死也决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于是我们那些不善于说空话的俄国人答道："宁死不屈！乌拉！"——只有现在，关于那个时期的故事，对您才不再是美丽的历史传说，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您会清楚地了解到和想象出，您刚才所看见的那些人乃是一些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并不气馁，而是壮志凌云，不是为了一座城市，而是为了祖国视死如归的英雄们。这篇塞瓦斯托波尔的史诗，会使它的丰功伟绩在俄国万古长存，而这篇史诗的英雄就是俄国人民……

已是黄昏了。临去的夕阳从遮满天空的灰色的云层里透射出来，霎时间发出了万道血红色的霞光，照亮了紫色的云彩，照

亮了沧海和在浩淼平稳的海面上起伏着的巨舰和小船，照亮了城市中的白色建筑物和街道上熙来攘往的行人。林荫道上的军乐队奏出的一支古老的华尔兹的曲调，飘过水面，同棱堡上传来的炮声奇妙地应和着。

（1855年 4 月25日）

芳 信译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

自从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打出第一发呼啸着的炮弹，炸起了敌人工事上的泥土以来，六个月已经过去了；而且从那个时候起，成千上万颗榴弹、炮弹和枪弹不断地从棱堡飞到堑壕，从堑壕飞到棱堡，而死神也不断地在双方的上空翱翔。

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满足，趾高气扬，成千上万的人长眠在死神的怀抱里。多少星章被戴上了，多少星章被摘下了，又有多少安娜勋章和弗拉基米尔勋章，多少粉红色的棺材和多少亚麻布的盖尸布！可是从棱堡上还是发出同样的炮声，在晴朗的夜晚，法国兵还是带着不由自主的战栗和迷信的恐惧，从自己的营地上瞭望着塞瓦斯托波尔棱堡的弹坑遍地的发黄的土地，瞭望着我们的水兵在棱堡上走动的黑影，数着有铁炮愤怒地伸出去炮眼；而且，我方的军士领航员还是从信号塔上用望远镜瞭望着法国兵的颜色斑驳①的幢幢人影，观测着他们的炮台、帐篷、在绿山上移动着的纵队和在堑壕里升起的硝烟；而且，不同种类的人群，还是以同样的热情，抱着更多的各种不同的希望，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奔向

① 当时的法军制服为蓝上衣和红裤子。

这个致命的地方。

可是，外交家无法解决的问题，用火药和流血就更难解决了。

我常常有一种奇想：如果交战国的一方面向另一方建议各自从军队中撤走一名士兵，那会怎么样呢？这种愿望可能显得很奇怪，但是为什么不来实行一下呢？然后双方都各自撤走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等等，直到双方的军队里只剩下一名士兵（假定两军的力量相等，而且量可以被质所取代）。到那时候，假使在有理性的人们的有理性的代表们之间，确实有复杂的政治问题必须用武力来解决，那就让这两名士兵去厮杀好了——一个攻城，另一个守城。

这种议论似乎是奇谈怪论，但它是对的。真的，一个俄国人对同盟军的一个代表作战，同八万人对八万人作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不十三万五千人对十三万五千人呢？为什么不两万对两万呢？为什么不二十对二十呢？为什么不一对一呢？决不能说这一种办法比另一种办法更不合理。相反，最后一种要合理得多，因为它更人道。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战争是疯狂；或者如果人要制造这种疯狂，那他们就决不是象我们不知为什么通常所想的那样，是没有理性的。

二

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的林荫道上，一支军乐队正在亭旁演奏，成群结队的军人和妇女都兴高采烈地在小路上漫步。春天明媚的太阳一早就升起在英军的工事上，接着移到了棱堡上，然后又移到城市上，移到尼可拉耶夫兵营上，它用欢乐的光

辉普照着万物；现在它又降落到远处蔚蓝色的大海上，大海有节奏地动荡着，闪烁着银光。

一个高个子、背有点驼的步兵军官，一面往手上戴着一只不十分白，然而很清洁的手套，从建筑在大海街左侧小小的水兵住宅中的一座小屋的便门里走出来，然后，他沉思地瞧着自己脚下，登上小山，向林荫道走去。这位军官的额头很低，其貌不扬，脸上的表情显出他的智力迟钝，可是，也显出他办事周到、诚实、为人正派。他的身材很难看——腿长、动作笨拙、举止之间好象有点怕难为情。他戴着半新的军帽，穿着一件紫得有点奇怪的薄军大衣，从衣襟下还露出一条金表链；他的裤脚上缝着套带，那双小牛皮靴子，虽然后跟有点磨歪了，可是干净锃亮，——但是，与其说是根据平时在步兵军官身上不常看到的这种装束，倒不如说根据他这个人的整个神态，一个老练的军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步兵军官，而是个身份略高的人。要不是他的相貌显出他是个纯粹的俄罗斯人，他可能会被人家看作是德国人，或者是个副官，或者是个团军需官（那他就该带马刺了），或者是个在战时从骑兵队，也许是从近卫军临时调来的军官。他确实是从骑兵队调来的，而现在，当他上山向林荫道走去时，他想起了他刚才接到他的一位旧同僚（现在退伍了，是T省的一名地主）和他太太（脸色苍白、蓝眼睛的娜塔沙，他的很要好的朋友）的来信。他想起了信上的一段话，这位同僚写道：

“《残废人报》① 一送到，普普卡（那位退伍的枪骑兵这样称呼他太太）就慌忙奔到外屋去，抓起报纸，跑到**凉亭里的S形坐椅旁**，或者**跑到客厅里**（你记得吗，当你的团驻扎在我们城里时，

① 即《俄国残废人报》。这是一家官方的报纸，常登军事报导。

咱们在那儿一起度过了多么美的冬夜啊),然后,用你想象不到的热情,读你们的英雄事迹。她常常谈起你。她说:'你瞧,米哈伊洛夫这人真可爱！等我看见他的时候,我非好好地吻吻他不可,——他在棱堡上打仗,一定会得到乔治十字勋章的,将来报上也一定会报导他,'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以致使我简直吃起你的醋来了。"他在另一处又写道:"我们的报来得太晚了,道听途说的新闻固然很多,但不能尽信。比如说,你认识的那几位玩音乐的小姐昨天就说,似乎拿破仑[①]已经被咱们的哥萨克抓住了,而且被押送到了彼得堡,可是你要知道,这种消息我怎么能相信呢?有一个从彼得堡来的人(他是大臣的亲信,负有特别的使命,是个非常可爱的人,当城里现在没有什么人的时候,你就想象不出,他对我们来说是位多么消息神通[②]的人物啊!)曾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我军已经占领了叶夫帕托里亚,因此法军就和巴拉克拉瓦失去了联系,并说在这个战役中,我军被打死了二百人,而法军却高达一万五千人。内人一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兴高采烈,乐了一整夜;她说根据她的预感,你一定参加了这次战斗,并且立了大功……"

读到我有意加了重点的那些单字和词句和看到这封信的整个语气,高傲的读者在对于穿着后跟磨歪的皮靴的米哈伊洛夫上尉的正派,对于他那位写"消息神通"而对地理有着那样奇怪概念的同僚,对于他那坐在S形坐椅上的脸色苍白的朋友(也许读者甚至会不无根据地想象这位娜塔莎的指甲大概很脏),总之,对于他所鄙视的这整个游手好闲、邋里邋遢的外省社交界,一定会在自己心里产生一种真实的,然而印象不佳的想法,——

① 指拿破仑三世,即法国皇帝路易·波拿巴。

② 把"消息灵通"误写成"消息神通"。

尽管如此，米哈伊洛夫上尉还是怀着一种无法形容的惆怅而愉快的心情回忆起他那脸色苍白的外省女友，回忆起他常常在黄昏时和她坐在凉亭上谈情说爱的情景，回忆起当他们在书房里打赌注一个戈比的牌时，那位善良的枪骑兵同僚如何发脾气和如何赌输了，以及他太太又如何笑话他的情景，——他回忆起他们对他的友谊（他觉得从脸色苍白的女友方面也许还有一种超过友谊的东西）：这些人和他们家里的布置都以异常甜蜜的和令人欢娱的玫瑰色在他的心中掠过，于是他对自己的回忆微笑着，一面用手摸了摸放着他那封亲切可爱的信的衣袋。这些回忆对于米哈伊洛夫上尉所以会具有更大的魅力，就因为现在他所处的步兵团这个圈子，比他从前在T城以骑兵军官和太太小姐们的情人的姿态跻身其间、到处受到欢迎的那个圈子要逊色多了。

他以前的生活圈子比现在的要强多了，因此，在开怀畅谈的时候，他常常告诉他的步兵同事们说，过去他有自己的轻便马车，他曾经在省长的舞会上跳过舞，并且和总督打过牌；他们带着冷淡和将信将疑的神情听他讲，似乎只是不想反驳他、指出他的破绽而已——“让他说去吧”，如果说他对同事们的酗酒——痛饮伏特加，对他们用旧纸牌赌四分之一戈比的赌注，总之，对他们粗鲁的态度并没表示明显的鄙视的话，那无非是由于他的性格特别随和、善于与人相处和做事谨慎的缘故。

米哈伊洛夫上尉不知不觉地从回忆转到幻想和希望。他穿着那双后跟磨歪的靴子在狭窄的胡同里走着，一面想道：“当娜塔莎忽然在《残废人报》上读到我如何头一个爬上大炮并得到乔治勋章的描述时，她该是多么又惊又喜啊。照老规矩我就该晋升大尉了。然后逐级晋升，今年很容易就可以升为少校，因为许多人被打死了，而且在这次战役中，我们中间一定还会有许多人被

打死的。而且以后还有仗要打，于是象我这样一个知名人士就可以带一个团……当中校……挂上安娜勋章……当上校……”接着，他已经是将军了，根据他的幻想，他那位同僚到那时已经死了，娜塔莎做了寡妇，于是他就给她面子，去拜访她。当他正想到这儿的时候，林荫道上的音乐声更清晰地传到了他的耳边，人群也映进了他的眼帘；于是他发现自己是在林荫大道上，仍旧是原来那个微不足道的、胆小笨拙的步兵上尉。

三

他先走到军乐队在那儿的亭子跟前；同团的其他几名士兵拿着打开的乐谱，站在乐师们前面做乐谱架。文书、士官生、带着孩子的奶妈和穿着旧军大衣的军官，在他们的四周围成了一圈，与其说他们在听音乐，不如说他们在看热闹。大多数的水兵，副官和戴着白手套、穿着新的军大衣的军官在亭子周围站着、坐着或走来走去。各种各样的军官和各种各样的妇女漫步在林荫大道的林荫下，有些妇女戴着帽子，但多半包着头巾，也有不包头巾不戴帽子的，可是没有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值得注意的是，都是些年轻的女人。下面，在绿荫如盖、芳香扑鼻的刺槐林荫小道上，三三两两爱好幽静的人在那儿漫步或者闲坐。

在林荫道上碰见米哈伊洛夫上尉的人，也许除了他团里的两位大尉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跟他热烈地握手以外，谁也没有表示特别的高兴，可是前者穿着驼毛裤子，没有戴手套，军大衣都破了，满脸通红，一头是汗，而后者呢，大叫大嚷，肆无忌惮，以致令人羞于跟他们同行，尤其是在戴白手套的军官们面前。米哈伊洛夫上尉曾对其中一位军官——是位副官——鞠躬

致意，而对另一位——是位校官——也可以鞠躬问候，因为他们在一位彼此都很熟的人那里已经见过两次。再说，他和奥布若戈夫跟苏斯利科夫这两位先生一天要见六次面，握六次手，那么，他跟他们一块儿散步有什么愉快可言呢？他并不是为了这个才到军乐队这儿来的呀。

他很想走到他向他鞠躬问候的那位副官跟前去，和那些先生们谈谈话，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奥布若戈夫和苏斯利科夫大尉、帕什捷茨基中尉和其他的人们看见他和他们谈话，而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可爱的人，而且消息又非常灵通——可能会跟他说点什么的……

可是，为什么米哈伊洛夫上尉要害怕，而且迟迟不敢走到他们跟前去呢？“万一他们不向我还礼，那怎么办？”他想，“或者他们跟我打过招呼之后，又接着他们谈自己的，好象没有我这个人似的，那又怎么办？或者他们干脆走开，把我一个人撂在显贵们中间，那又怎么办？”显贵这个词（意思是说不管哪个阶层中的佼佼者）在咱们俄国（也许有人认为，这儿不应该有这种东西）从某个时期起就十分风行，而且深入到虚荣心所能深入到的全国各地和社会各阶层，（这种卑劣的嗜好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不会深入呢？）——深入到商人、官吏、文书和军官们中间，深入到萨拉托夫、马马迪什、文尼察和凡是有人的地方。既然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里人很多，所以也就有很多虚荣心，就是说也有显贵，虽然死神每分钟都盘旋在每个显贵和非显贵的头上。

在奥布若戈夫大尉看来，米哈伊洛夫上尉是显贵，因为他有一件整洁的军大衣和一副整洁的手套，虽然他有点尊敬他，对这一点却受不了；在米哈伊洛夫上尉看来，卡卢金是显贵，因为他

是副官，而且和别的副官你我相称，所以他对他无甚好感，尽管他怕他。在副官卡卢金看来，诺尔多夫伯爵是显贵；他老是从心眼儿里骂他和瞧不起他，就因为他是皇帝的侍从武官。显贵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为什么佐博夫少尉在走过一个和校官坐在一起的同僚身边时，虽然没有什么可笑的，却要那么不自然地笑呢？就是为了要表明虽然他不是显贵，但丝毫也不比他们差。为什么校官要那么声音微弱地、懒洋洋地、拿腔拿调地说话呢？就是为了要向谈话的对方表明他是显贵，是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人，肯跟少尉说话。为什么士官生在跟一位初次见面、而且从来也不敢接近她的贵妇后面走时，要那么抡胳膊挤眼睛呢？就为了要对所有的军官表示，虽然他对他们脱帽敬礼，但他还是位显贵，而且他心里非常舒畅。为什么炮兵大尉要那么粗暴地对待那个善良的传令兵呢？就为了要向大家表明他决不巴结显贵，也不需要显贵，等等，等等，等等。

虚荣、虚荣，到处都是虚荣——甚至在行将就木的人和准备为了崇高的信念慷慨捐躯的人中间，也有虚荣。虚荣！它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和特种疾病。为什么在从前的人们之间就不曾听说过这种宛如天花和霍乱的恶癖呢？为什么在我们的时代里只有三种人：一种是把虚荣的开始当作必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它就是正确的，因而自愿屈从于它；另一种是把它当作不幸而又无法克服的条件的人，第三种是不知不觉地、在它的影响之下盲从地行动的人呢？为什么荷马和莎士比亚一类的人讲的是爱情、光荣和苦难，而我们当代的文学却只有“势力”和“虚荣”的无穷无尽的故事呢？①

---

① 指英国作家萨克雷（1811—1863）的长篇小说《名利场》和散文集《势利人脸谱》。

米哈伊洛夫上尉两次迟疑不决地从他认为是显贵的那些人身边走过，直到第三次才鼓足勇气走到他们身边。那一小圈人共有四位军官：副官卡卢金，他是米哈伊洛夫的熟人；副官加利钦公爵，对卡卢金本人来说，以前他甚至也多少算是位显贵；中校涅费尔多夫，他是所谓一百二十二名上流社会的名流之一，他所以在退职后又参军，部分是受爱国心的影响，部分是受虚荣心的驱使，但主要的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干，这位俱乐部的莫斯科老单身汉，在这儿是属于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懂、对上级的所有命令都要指摘的牢骚派；还有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他也是一百二十二名英雄之一。米哈伊洛夫很幸运，卡卢金的心情非常愉快（将军刚才十分信任地跟他谈过话，而且加利钦公爵从彼得堡来后又住在他那儿），所以他认为和米哈伊洛夫上尉握握手无损于自己的尊严，至于说普拉斯库欣，虽然他常常和米哈伊洛夫在棱堡见面，屡次喝他的葡萄酒和伏特加，甚至还欠了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赌帐，却下不了决心这样做。因为他和加利钦公爵还不大熟，所以他不愿意在他面前显出自己和一个普通的步兵上尉认识；他只对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喂，上尉，”卡卢金说，“什么时候再上棱堡去呀？您还记得咱们在施瓦尔茨多面堡碰见的那天吗？打得真激烈，是不是？”

“是的，真激烈，”米哈伊洛夫说，他伤心地想起了那天夜间他那副狼狈相，当他弯着腰从堑壕里钻进棱堡去时，碰上了卡卢金把军刀弄得铿锵作响，精神抖擞地走来。

“照理，我应该明天去，可是我们那儿，”米哈伊洛夫接着说道，“有位军官病了，所以……”他原意是想说不该轮到他去，可是因为八连连长病了，连里只剩下一个准尉，所以他觉得建议自己去接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是自己的责任，因此，他今天就要

上棱堡去。可是卡卢金并没有听他说下去。

“我感到这几天会出什么事儿，”他对加利钦公爵说。

“怎么，今天总不至于出什么事吧？”米哈伊洛夫一会儿瞧瞧卡卢金，一会儿瞧瞧加利钦，胆怯地问道。谁也没有理他。加利钦公爵只是皱皱眉头，斜着眼睛从帽子旁看过去，他沉默了片刻，说道：

“那个包红头巾的女孩子真漂亮。您不认识她吗，上尉？”

“她是住在我宿舍附近的一个水兵的女儿，”上尉答道。

“咱们去好好瞧瞧她。”

于是加利钦公爵便一手挽着卡卢金的胳膊，一手挽着上尉的胳膊；他事先就深信这不能不给后者以极大的愉快，而且的确是这样。

上尉很迷信，他认为在作战前调戏妇女是极大的罪恶，可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他却装得象个大色鬼，显然，加利钦公爵和卡卢金对此并不相信，这倒使那个包红头巾的姑娘大为诧异，因为她曾不止一次地看见上尉红着脸从她窗前走过。普拉斯库欣跟在他们后面，一个劲地碰碰加利钦公爵的胳膊，用法国话评头品足；可是，因为四个人无法在小路上并排走，所以他只好一个人走，直到兜第二圈的时候，他才挽住了那位走过来跟他谈话、也很想加入这个显贵小圈子的、出名的勇敢的海军军官谢尔维亚金的胳膊。于是这位著名的勇士便欣然把自己那只肌肉发达、值得尊敬的胳膊伸到普拉斯库欣的胳膊弯里，虽然大家都知道，连谢尔维亚金自己也知道，普拉斯库欣是个不怎么好的人。普拉斯库欣为了要跟加利钦公爵说明自己是怎么认识这位海军军人的，便悄悄地告诉他说，这是一位著名的勇士，可是加利钦公爵因为昨天曾到过第四棱堡，曾看到过榴弹在离自己二十步

的地方爆炸，便认为自己的勇敢并不亚于那位先生，而且认定很多人无非是徒有虚名罢了，所以他根本不理睬谢尔维亚金。

米哈伊洛夫上尉能和这一群人在一起散步真是开心极了，所以，他忘了从T城来的那封可爱的信，忘了由于一想到要去棱堡就丢不开的忧思，更重要的是，他忘了他在七点钟一定得回家这件事。他一直跟他们待在一起，到后来他们只是彼此交谈，避开他的视线，让他明白他可以走了，最后他们完全撇下他，自管走开。然而上尉还是心满意足，甚至在他经过那位昨天晚上头一次在第五棱堡的掩蔽部里过了一夜、便自以为是英雄，因此就特别骄傲和自负的士官生佩斯特身边时，他对于士官生那肃立和向他脱帽敬礼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怀疑的傲慢神态，丝毫没有感到不快。

四

但是上尉一迈过自己宿舍的门槛，他的头脑里就浮起了种种完全不同的想法。他看见自己小屋里高低不平的泥地、糊着纸的歪歪斜斜的窗户、自己的旧床、床上面钉着一张织着女骑士图的毯子、挂着两枝图拉制的手枪、以及和他同住的士官生的那张铺着印花布被子的肮脏的床铺；他看见他那头发又油又乱的尼基塔搔着头从地上爬起来；他看见自己的旧军大衣、私人的皮靴和一个给他准备带到棱堡去的小包裹（从里面露出肥皂似的干酪的一角和一个装着伏特加的黑啤酒瓶子的瓶颈），接着，他怀着近似恐怖的感情突然想起了他今天就得跟连队一起到战壕里去过一整夜。

“我今天一定会被打死的，”上尉想道，“我有这样的感觉。主

要的是，本来用不着我去，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而那些硬要去的人往往都被打死。那个该死的涅普希特舍茨基到底害的什么病呢？很可能他根本没病，而这儿为了他却有一个人要被打死，一定会被打死的。不过，要是不被打死的话，那我准能得到嘉奖。当我说‘要是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有病，那就让我去吧’的时候，我看到团长是多么高兴啊。要是升不了少校，那弗拉基米尔勋章总是靠得住的。要知道我到棱堡去已经是第十三次了。唉，十三！这个倒霉的数字[①]。我一定会被打死的，我感到我会被打死的；可是总得有人去，因为一个准尉是不能带一连人的；万一出了什么事，这可关系到全团的荣誉，全军的荣誉。去是我的天职……是的，天职。不过，有一种预感。"上尉忘了每逢他要到棱堡去的时候，他都或强或弱地有过这样的预感，他也不知道，凡是去作战的人都会或强或弱地体验到这同样的预感。凡是智力不高的人一般都是这样，上尉的责任感也是特别发达和强烈的；这种责任感使他稍稍镇定下来，他在桌旁坐下，开始给父亲写诀别信，他跟他父亲最近因为金钱问题关系不大好。十分钟以后，他把信写好了，便泪眼模糊地从桌旁站起来，心里默诵着他所知道的所有的祈祷文（因为他不好意思当着自己仆人的面大声祷告上帝），并开始穿衣服。他还很想亲吻一下米特罗法尼的小圣像，这是他去世的母亲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对它有着特别的信仰，但因为他不好意思当着尼基塔的面这样做，所以他就把那个圣像从上衣里掏出来，以便他在街上不用解开纽扣就可以拿到它。那个醉醺醺的、粗鲁的仆人把新的常礼服懒洋洋地递给了他（上尉到棱堡去时平常穿的那件旧的还没补好）。

---

① 西俗认为"十三"这个数字不吉利。

“为什么不把常礼服补好？你就知道睡觉，混蛋！”米哈伊洛夫气冲冲地说。

“还睡呢？”尼基塔埋怨道。“我成天都跟狗似地到处跑：人都快累趴下了——可这会儿还叫人别睡觉。”

“你又喝醉了，我看得出来。”

“又没花您的钱喝，您唠叨什么呀。”

“住口，畜生！”上尉大喝一声，准备揍这个仆人，他本来心里就够烦的，现在听到他喜欢的、甚至被他惯坏了的、已经伺候了他二十年的尼基塔的无礼的话，他简直火冒三丈，伤心极了。

“畜生！畜生！”仆人重复说。“老爷，您干吗骂我畜生呢？您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骂人是不好的。”

米哈伊洛夫想起自己要去的地方，感到惭愧起来。

“要知道，尼基塔，随便谁对你都受不了，”他用温和的声调说。“这封给老太爷的信，就让它搁在桌上，你别动它，”他红着脸添了这么一句。

“是，老爷，”尼基塔说，他“用自己的钱”（诚如他所说）喝的酒性正在发作，他的心软了，他眨巴着眼睛，显然要哭出来了。

当上尉在台阶上说“尼基塔，再见！”的时候，尼基塔便禁不住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扑过去吻他的老爷的手。他哽咽着说：“老爷，再见！”

一个站在台阶上的水兵的老太婆，既然是个妇道人家，也就不能不参加到这个感伤的场面里来；她开始用肮脏的衣袖擦着眼睛，一面絮絮叨叨地说，连老爷都要去受这份罪，那当老爷还有什么用呢？又说她是个苦命人，如今守了寡，于是她便第一百次地对喝醉酒的尼基塔说起自己的不幸来：她的男人如何还在第一次炮击的时候就被打死了，她的小房子又如何整个儿被打

毁了(她现在住的那所房子不属于她)，等等，等等。老爷走后，尼基塔便点起烟斗，并且请房东家的小姑娘去买伏特加，他不但很快就不哭了，恰恰相反，竟为了一只似乎是被那老太婆踩坏了的小水桶跟她吵起来。

“也许我只是受伤而已，”上尉在暮色苍茫中带着一连人走近棱堡时这样自言自语地推想道。“可是伤在哪儿，伤得又怎么样呢？伤在这儿，还是这儿呢？”他心里指着腹部和胸部想道。“要是伤在这儿，”他想到腿的上部，“擦破点皮，那就好了。唉，要是伤在这儿，中了弹片，那就完了！”

然而，上尉还是弯着腰沿着交通壕平安地到达了战壕；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他和工兵军官一起把士兵们分别安排到各处工事上，便在胸墙下的一个小坑里坐了下来。炮火稀少；只是不时有火光一闪而过，一会儿在我们这边，一会儿在他那边，榴弹的发光的信管在黑暗的星空划出一道弧形的火光。但所有的榴弹都远远地落在上尉坐在那儿的避弹坑的后面和右面，所以他也就有点放心了，喝了点伏特加，吃了些肥皂似的干酪，抽了根香烟，接着祷告了上帝，就想稍许睡一会儿。

五

加利钦公爵，涅费尔多夫中校，还有在林荫道上碰见他们的那个士官生佩斯特男爵，以及谁也没叫他，谁也没跟他说话，可是他却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普拉斯库欣，都离开了林荫道，上卡卢金那儿去喝茶。

“喂，你还没把瓦西卡·门德尔的事跟我说完呢，”卡卢金脱下军大衣，坐在靠窗的一张舒适的软沙发椅上，一面解开整洁

的、浆洗过的荷兰衬衫的领子，一面说，“他是怎么结婚的呢？”

“太可笑啦，老兄！Je vous dis, il y avait un temps où on ne parlait que de ça à Pétersbourg,[①]”加利钦公爵笑着说，一面从他坐的钢琴旁站起来，在靠近卡卢金的窗台上坐下。“简直太可笑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全知道。”于是他快活地、俏皮地、生动地讲了一个恋爱故事；我们要把这个故事略而不谈，因为我们对它并不感兴趣。

然而，妙不可言的是，不仅是加利钦公爵，而且连所有这些先生们——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跷起了二郎腿，有的坐在钢琴旁，跟他们在林荫道上的时候似乎都判若两人：他们曾对步兵军官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可笑的妄自尊大和傲慢不逊没有了；在这儿，在自己的伙伴之间，他们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卡卢金和加利钦公爵真成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快活和善良的小伙子。他们谈的是彼得堡的同僚和熟人。

“马斯洛夫斯基怎么样了？”

“哪一个？是那位御林军的枪骑兵，还是那位近卫骑兵？”

“他们俩我都认识。我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近卫骑兵还是个孩子，刚离开学校。大的那个怎么样了——升骑兵大尉了吗？”

“哦！早就升了。”

“怎么，他还在跟那个吉卜赛姑娘鬼混吗？”

“不，甩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后来，加利钦公爵坐到钢琴旁，唱了一支吉卜赛小曲，唱得很好。普拉斯库欣，虽然谁也没请他，也跟着唱了起来，而且唱得这样好，以至大家真的请他合唱起来，为此，他感到十分得意。

---

① 法语：我告诉您吧，有一个时候在彼得堡人们就光谈这件事。

仆人托着银盘走了进来，盘里放着茶、鲜奶油和8字形的小甜面包。

“端给公爵，”卡卢金说。

“想想都觉得奇怪，”加利钦拿起一杯茶走近窗前说，“我们在这个被围困的城市里：又有钢琴，又有加鲜奶油的茶，还有这么漂亮的住宅，真的，我真希望在彼得堡也有这样一套住宅。”

“哼，要是连这一点都没有，”那位对什么都要发牢骚的年老的中校说，“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眼看着每天打呀，打呀——打个没完没了，那简直叫人无法忍受，要是在这种时候还得在泥泞里生活，要什么没有什么的话……”

“那咱们的步兵军官们又怎么办呢，”卡卢金说，“他们在棱堡里和兵士们住在一起，住在掩蔽部里，喝兵士们喝的菜汤，那他们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所不明白的，而且，老实说，也没法相信，”加利钦说，“这些穿着肮脏的内衣、满身是虱子、手也不洗的人怎能够是勇敢的。你知道，cette belle bravoure de gentilhomme,①——是不可能有的。”

“他们甚至不懂得这种英雄气概，”普拉斯库欣说。

“你胡说什么呀，”卡卢金气冲冲地打断他说。“我在这儿见到的军官比你多，我永远要说，到处去说，诚然，咱们的步兵军官长满了虱子，十天都不换衬衣，但他们是英雄，是好汉。”

这时，一位步兵军官走进了房间。

“我……奉命前来……我可以见将……见大人吗？我是NN将军派来的。”他战战兢兢地敬了个礼，问道。

---

① 法语：贵族的那种美妙绝伦的英雄气概。

卡卢金站了起来，可是，他并没有向军官答礼，而是以一种侮慢的客套和勉强的官气十足的微笑询问军官，他是不是可以稍等片刻，而且，也不向他让坐，也不再去理睬他，就转过身去对着加利钦，跟他用法语说起话来，因此，那位可怜的军官只好站在房间当中，简直不知道拿他自己和他那双没有戴手套、在自己前面垂着的双手怎么办才好。

"长官，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位军官沉吟了片刻以后说道。

"啊！那么请过来吧，"卡卢金带着同样侮慢的微笑说道；然后穿上军大衣，领他向门口走去。

"Eh bien, messieurs, je crois que cela chauffera cette nuit,"① 卡卢金从将军那儿出来时说道。

"啊？什么？什么？是出击吗？"大家都问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自己会看到的，"卡卢金露出神秘的微笑答道。

"你就告诉我吧，"佩斯特男爵说，"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得跟T团首先去进行出击。"

"好，那就请去吧，"

"我的长官也在棱堡，所以我也得去，"普拉斯库欣边说边挂上军刀，可是谁也没理他：他去不去，他自己应该知道。

"我觉得不会出什么事的，"佩斯特男爵说，一想到即将来临的战斗，他就心里发紧，可是他却雄赳赳地歪戴上军帽，迈着响亮坚定的步伐，跟普拉斯库欣和涅费尔多夫（这两位也是心惊胆战地忙着赶往自己的阵地）一块儿走出了屋子。"诸位，别了！"

---

① 法语：喂，诸位，看样子，今天夜间该有场激战了。

“诸位，再见，今天夜间咱们还会再见面的！”卡卢金从窗口大声喊道；这时，普拉斯库欣和佩斯特已经俯身在哥萨克马鞍的鞍桥上，俨然以为自己就是哥萨克，拍马疾驰而去。

“对，有点儿！”没听清跟他说什么的士官生大声喊道，接着，哥萨克马驹的蹄声很快就在黑魆魆的街道上消逝了。

“Non, dites moi, est-ce qu'il y aura véritablement quelque chose cette nuit?”①加利钦和卡卢金并排躺在窗台上，瞧着在棱堡上空升起的榴弹，说。

“对你我倒可以说说，要知道，你不是到棱堡去过吗？（加利钦做了个肯定的动作，虽然他只到第四棱堡去过一次。）就在咱们的眼镜堡②对面有条堑壕，”于是卡卢金便以虽非专家，却以为自己的军事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人的姿态，开始有点紊乱地大谈起敌我双方的工事和预定的作战计划来，把筑城学的用词都弄错了。

“话又说回来，他们在战壕附近开始射击了。哎呀！这是咱们的还是他的？瞧，爆炸了！”他们躺在窗台上，瞧着在空中交叉着划过的榴弹的火线，瞧着那霎时间照亮了暗蓝色天空的炮火的闪光和火药的白烟，倾听着越来越激烈的炮击声，这样说。

“Quel charmant coup d'oeil! ③是不是？”卡卢金说，他请自己的客人注意这个确实很美的景象。“你知道，有时候简直没法把星星和榴弹区别开来。”

“是呀，我刚才还以为那是颗星星呢，可是它却掉下来了，瞧，爆炸了；那颗大星星——它叫什么来着？——就跟榴弹一模

① 法语：不，告诉我，今天夜间会出什么事吗？

② 一面敞开的工事。

③ 法语：这景色多美呀！

一样。”

“你知道，我对这些榴弹已经习惯了，因此我相信，当我回到俄罗斯，在繁星满天的夜里，我会把这些星星都当作榴弹的：所以你也会习惯的。”

“那么，我要不要去参加这次出击呢？”加利钦公爵沉默了片刻之后说；一想到要在这样可怕的炮战中到那儿去，他就不寒而栗，同时想到，无论如何决不会在夜间派他到那儿去，又暗自庆幸。

“得了吧，老弟！别转这个念头了，再说，我也不放你去，”卡卢金答道，然而他非常清楚，加利钦是决不会到那儿去的。“以后机会多着呢，老弟！”

“当真？那你认为不必去罗？啊？”

这时，从这两位先生瞧的那个方向，随着隆隆的炮声传来了步枪的可怕的哒哒声，接着成千上万的小火花便不断在全线闪烁，发亮。

“好，来真的了！”卡卢金说。“我听到这种枪声就无法冷静，不知为什么，你知道，就象有什么揪住了我的心似的。听，喊‘乌拉’了，”他加了一句，一面倾听从棱堡传来的那儿百个遥远的拖长的呐喊声：“啊—啊—啊—啊—啊。”

“这是哪一边在喊‘乌拉’？是他们，还是咱们？”

“不知道，可是一定在肉搏了，因为枪声都停了。”

这时，一名传令军官带着一名哥萨克驰近窗下的台阶，下了马。

“从哪儿来？”

“从棱堡来。要见将军。”

“走吧。怎么样？”

“敌人袭击战壕……给占领了……法军出动了大批后备军……进攻我军……咱们只有两个营，”这位在傍晚时分来过的军官说，他虽然气喘吁吁，可还是大大咧咧地向门口走去。

“怎么，撤退了吗？”加利钦问。

“没有，”军官气冲冲地答道，“另一个营及时赶到了，把他打退了，可是团长阵亡，许多军官也牺牲了，我是奉命来请求增援的……”

说完这话，他就跟随卡卢金去见将军，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跟他们同去了。

五分钟后，卡卢金骑上哥萨克战马（又是那种特别的所谓哥萨克的骑马姿势，我发现，所有的副官不知道为什么都特别喜欢这种骑马法），马儿就一路小跑向棱堡驰去，他要去传达将军的几项命令，并在那儿等候最后战果的消息；而加利钦公爵则在一种沉重的、激动的心情下，——一个没有参加战斗的旁观者看见战事逼近时往往会产生的那种沉重的、激动的心情下，——走出了屋子，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走起来。

六

一群群的士兵用担架抬着伤员，或是搀扶着伤员行走。街上完全黑了；只有医院里或是迟迟不睡的军官们的窗子里稀稀落落地透出几点灯光。从棱堡里传来同样隆隆的炮声和对射的枪声，同样的火光在漆黑的天空闪烁。有时候可以听见传令兵疾驰而过的马蹄声、伤员的呻吟声、担架兵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或是到台阶上看炮战的惊慌失措的居民中的女人的说话声。

在那些居民中，有我们已经认识的尼基塔、有尼基塔已经跟

她言归于好的水兵的老寡妇和她的十岁的女儿。

“主啊，至圣的圣母啊！”老太婆一面叹着气自言自语，一面瞧着象火球似地从这边到那边不断飞来飞去的榴弹。“可怕啊，多可怕啊！哎呀呀。连第一次炮击的时候也没这样呀。瞧，这该死的东西在那儿爆炸了，——就在郊外咱们的房子那儿。”

“不，还远点儿，都掉在阿琳卡阿姨的花园里了，”小姑娘说。

“这会儿我的老爷在哪儿呢，他到底在哪儿呢？”还有点儿醉意的尼基塔拖长了声调说。“我可爱我们那位老爷啦，爱得连我自己都没谱了。虽然他揍我，可是我还是非常爱他。我太爱他了，假如他真不幸被打死的话，那可不得了啦；大婶，你相信吗，此后，我自个儿都不知道拿自个儿怎么办才好了。真的！他就是这么位老爷，就这句话！难道我肯把他去换那些在那儿打牌的家伙们吗？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呸，就这句话！”尼基塔最后说，他指着主人房间里被灯光照亮的窗子；在这间屋里，趁上尉不在的时候，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请了两位客人来狂饮，来庆祝他得了十字勋章，一位是乌格罗维奇少尉，一位就是本应该到棱堡去，但因为牙龈脓肿而不能去的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

“星星，星星在那儿直滚，”小姑娘瞧着天空说，打破了在尼基塔说话之后的沉默。“瞧，又有一颗滚下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妈？”

“把咱们的房子全炸毁啦，”老太婆说时叹了口气，没有回答女儿的问题。

“今儿我跟舅舅上那儿去的时候，妈，”爱说话的小姑娘用唱歌般的声音继续说道，“有一颗大极了的炮弹躺在小屋中间的柜子旁边；它准是穿过过道飞进正屋里去的。这么老大，抱都抱不动。”

“有男人的跟有钱的都搬走了，”老太婆说，“而我呢，唉，苦命呀，真命苦呀，就剩下一幢小房子，还炸光了。瞧，瞧这坏蛋打炮打得多厉害呀！主啊，主啊！”

“我们刚出门，就有一颗炮弹飞—飞过来，炸—炸开了，炸得土都飞—飞起来了，我跟舅舅差一点儿叫一个弹片给打着了。”

“为这事她应该得到十字勋章，”跟军官们一起在这个时候到台阶上来看炮战的士官生说。

“老太婆，你去找将军吧，”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拍拍她的肩膀说，“真的！”

“Pójdę na ulicę zobaczié co tam nowego,”① 他一边下台阶一边接着说。

“A my tym czasem napijmy się wódki, bo coś duszaw pięty ucieka,”② 兴高采烈的士官生日瓦德切斯基笑着说。

七

加利钦公爵遇见越来越多的用担架抬着和徒步走着、互相搀扶着、大声说着话的伤员。

“弟兄们，他们这个冲呀，”一个背着两枝步枪的高大的士兵用低沉的声音说，“一边冲，一边喊：‘阿拉，阿拉！’③ 接着前仆后继地冲过来。打死一批，另一批又爬上来——简直叫你没法儿办。人多极了，多极了……”

---

① 波兰语：到街上去打听打听那儿有什么新闻。——作者注。

② 波兰语：我们倒要趁这会儿喝点儿酒，要不然，就太可怕了。——作者注。

③ 自从和土耳其人作战以来，我们的士兵听惯了敌人的这种喊声，因此，现在他们老说法国人也喊“阿拉！”（“阿拉”是伊斯兰教的上帝。）——作者注。

但是讲到这儿，加利钦打断了他的话。

“你是从棱堡来的吗？”

“是，大人。”

“嗯，那边怎么样？你讲讲。”

“怎么样吗？他们的兵力涌上来了，大人，往壁垒上冲，就这些。完全把咱们压倒了，大人！”

“怎么压倒了？你们不是把他打退了吗？”

“他的兵力全都出动了，把咱们的人都打死了，援兵又没派来，我们怎能把他打退呢？”（士兵弄错了，因为堑壕还在我军手里，可是这倒是一件谁都看得出来的怪事：一个在作战时负伤的士兵，总以为这一仗打败了，而且这是一场可怕的血战。）

“我怎么听说把敌人打退了呢，”加利钦烦恼地说。

这时，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在黑暗中看到那顶白军帽，就认出这是加利钦公爵，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跟这样一位要人交谈，于是就走到他跟前。

“您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他把手举到帽檐上，毕恭毕敬地问道。

“我正在仔细打听呢，”加利钦公爵说着又转过身去问那个背着两枝步枪的士兵：“也许在你下来以后，敌人被打退了吧？你从那边下来很久了吗？”

“才下来，大人！”士兵答道。“不见得吧，堑壕一定在他手里，——完全把咱们给压倒了。”

“哼，你们把堑壕丢了，真丢人。这太可怕了！”对士兵的这种冷淡感到痛心的加利钦说。“真丢人！”他重复了这句话，就掉过身来，不去理睬那个士兵了。

“哦！这都是些非常糟糕的人！您还不知道他们呢，”涅普

希特舍茨基中尉接过来说道，“我告诉您说吧，您还是别希望这些人有什么自豪感、爱国心和其他什么感情的好。您瞧瞧这群走过来的人吧，伤员还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是护送伤员的，无非想逃避作战罢了。这些人真卑鄙！弟兄们，这样干是可耻的！把咱们的堑壕丢了是可耻的！”他又对士兵们加了这么两句话。

“有什么法子呢，人家有兵力！”士兵埋怨道。

“咳！二位大人！”这时，正赶上他们的一副担架上的士兵说，“他差不多把大伙儿全打死了，怎么能不丢呢？要是咱们有兵力，一辈子也丢不了。要不你有什么法子？我刺死了一个，跟着我就吃了一枪……哎哟，轻点儿，弟兄们，稳着点儿，弟兄们，走稳点儿……噢噢噢！”伤员呻吟道。

“可不是吗，好象有许多用不着下来的人都下来了，”加利钦说，接着又叫那个背着两枝步枪的大个儿士兵站下。“你干吗下来？说你呢，站住！”

士兵站住了，用左手摘下了帽子。

“你上哪儿，干吗去？”他严厉地对他喝道。“坏………”

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已走到了这个士兵的紧跟前，他发现士兵的右手缩在袖口里面，袖管到胳膊肘以上都染满了鲜血。

“我受伤了，大人！”

“被什么打伤的？”

“就这儿，准是吃了颗子弹，”士兵指着胳臂说，“还有脑袋这儿，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给打破了，”于是他低下了头，露出后脑勺上那团沾满鲜血、粘在一起的头发。

“那一枝枪是谁的？”

“夺来的一枝法国枪，大人；要不是送这个当兵的，我是不会下来的，要不然的话，——不小心，他会摔倒的，”他一面补充说，

一面指着一个就在稍前一点、拄着枪、拖着左腿吃力地一瘸一瘸走着的士兵。

"你上哪儿去，混蛋!"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想显示自己的卖力来讨好显贵的公爵，对另一个跟他迎面走来的士兵喝道。这个士兵也受了伤。

加利钦公爵突然替涅普希特舍茨基中尉感到非常惭愧，甚至更替他自己感到惭愧。他觉得他脸红了——他是难得脸红的，便转过身去不再理睬中尉；而且，他也不再询问伤员，也不再去观察他们，便向卫生救护站走去。

从徒步走来的伤员中间，从抬进伤员和抬出死人的担架员中间，加利钦很费劲地在台阶上挤了过去，走进了第一个房间，瞧了瞧，马上又不由自主地向后转，跑上了大街。这简直太可怕了!

八

这间高大而黑暗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厅里只点着四五支蜡烛，军医们就靠这种烛光在检查伤员。担架兵们不断地把伤员抬进来，把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放在地上，地上早已很挤了，因此，这些不幸的人便只好挤来挤去，泡在彼此的血泊里，然后，担架兵们又出去抬新的伤员。在没有人躺着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摊摊的血，几百个患热病的人的呼吸和担架兵的汗臭，形成了一种特别难闻的、强烈的臭味，点在大厅四角上的四支蜡烛在这种臭气里发出黯淡的光。各种不同的呻吟声，叹息声，嗄哑声，以及有时候盖过这一切声音的刺耳的尖叫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女护士们的面容镇静，脸上表现出来的不是空洞的、女性的、病态

的、眼泪汪汪的怜悯，而是积极有效的同情；她们拿着药、水、绷带和棉线团在各处迈过伤员，在血污的军大衣和衬衫之间穿来穿去。军医们绷着脸，挽起袖子，跪在伤员们面前，借着医士手里的烛光，用手指伸进子弹伤口里去探摸，不顾那些受难者的可怕的呻吟和哀求，把打断了的、还挂着的四肢翻来翻去。当加利钦走进去的时候，一位军医坐在门旁的小桌跟前已经在登记第五百三十二号了。

"伊万·博加耶夫，C团三连列兵，fractura femoris complicata，"① 另一位军医触诊着一条被打碎的腿，从大厅的尽头喊道。"把他翻个过儿。"

"哎，哎哟，我的爹，我的亲爹！"士兵大叫道，哀求着别碰他。

"Perforatio capitis."②

"谢苗·涅费尔多夫，H步兵团中校。请您稍许忍着点痛，中校，要不然，这样没法办，那我就不管了，"第三位军医一面说，一面用一种小钩子在那不幸的中校的脑袋里掏。

"哎哟，别掏了！哎哟，看在上帝份上，快点儿，快点儿，看在……啊—啊—啊—啊！"

"Perforatio pectoris……③ 谢瓦斯季扬·谢列达，列兵……什么团的？……不过，不用写了：moritur④。把他抬走吧，"军医说完这话，就离开了那个眼睛翻白、正在咽气的士兵……

有四十来个担架兵站在门口等着把包扎好的伤员抬到军医

---

① 拉丁语：大腿粉碎性骨折，有并发症。

② 拉丁语：颅骨穿孔。

③ 拉丁语：胸腔穿孔。

④ 拉丁语：快死了。

院去，把死了的人送到小教堂去；他们默不作声地瞧着这个景象，间或发出一声深沉的叹息……

……………………

九

在去棱堡的途中，卡卢金遇见许多伤员；但是，他凭经验知道，这种景象在战斗中对于一个人的精神会产生多么不良的影响，所以他不但不停下来询问他们，而且，相反，尽量不去注意他们。在山脚下，他碰见了一个从棱堡上火速疾驰而来的传令官。

“佐布金！佐布金！等一会儿。”

“喂，有什么事？”

“您从哪儿来？”

“从战壕。”

“那边的情形怎么样？打得激烈吗？”

“地狱，太可怕了！”

传令官说完这话就疾驰而去。

真的，枪声虽然稀少了，但是猛烈而疯狂的炮战却又开始了。

“唉，糟糕！”卡卢金带着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想道，而且他也有一种预感，就是说，一种非常普通的想法——想到了死。但是卡卢金并不是米哈伊洛夫上尉，他有自尊心，而且生来神经坚强，总之，是所谓勇敢的人。他没有屈服于最初的感情，而是使自己振作起来。他想起了一位副官，好象是拿破仑的副官吧，这位副官传达了命令之后，就满头鲜血、马不停蹄地跑回拿破仑身边。

“Vous êtes blessé?”①拿破仑对他说。

“Je vous demande pardon, sire, je suis tué,”②接着这位副官就从马上摔下来，当场死去。

他认为这非常好，他甚至想象自己也有点象那位副官，然后他策马加鞭，摆出一副更为矫健的哥萨克的骑马姿态；回头瞧了瞧那个站在马镫上、跟在他后面奔驰着的哥萨克，雄赳赳地来到了他要下马的地方。在这儿，他发现有四个士兵坐在石头上抽烟。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他对他们喝道。

“我们刚抬走了一个伤员，大人，坐下来歇会儿，”其中一人答道，一面把烟斗藏在背后，一面摘下了帽子。

“还休息！归队去，我不告诉你们的团长才怪。”

于是他就和他们一起沿着堑壕上了山，他到处都遇见伤员。上了山，他就转身走进左边的堑壕，刚走几步，就只剩下了他孤身一人。一块弹片就在他近边嗖的一声飞过，落在堑壕里。另一颗榴弹在他前面升起，好象直向他飞来似的。他突然觉得可怕极了，便飞也似地跑了四五步，扑倒在地上。当榴弹在离他很远的地方爆炸时，他对自己气恼极了，于是他站起来，向四下里瞧了瞧，是不是有人看见他扑倒，可是一个人也没有。

恐怖一旦潜入内心，它是不肯轻易让位给其他感情的；他这位一向夸口从不低头弯腰的人，现在却迈着快速的步子，在堑壕里几乎是匍匐前进。“哎呀，糟糕！”他被绊了一下，想道，“我一定会被打死的。”跟着他就感到呼吸困难，浑身冒汗，他对自己都感到吃惊起来，可是他已经再也不想压制自己的感情了。

---

① 法语：您受伤了吗？

② 法语：请原谅，陛下，我阵亡了。

突然从他前面传来了什么人的脚步声。他连忙直起腰，昂起头，精神抖擞地碰响着军刀走去，不再象刚才那样快步前进了。他简直认不出他自己了。他碰见迎面走来的一名工兵军官和一名水兵，那位工兵军官一面大声叫他“卧倒”，一面指着那颗越来越亮、越来越快地飞近来、在堑壕附近爆炸的发亮的榴弹，他在这种惊惶的喊声的影响下，只不过不自觉地稍微低了低头，又向前走去。

“瞧，真勇敢，”那个满不在乎地瞧着榴弹掉下去、凭经验一眼就看出弹片决不会触及堑壕的水兵说道，“连卧倒都不干。”

卡卢金只要再走几步，穿过一块空地，就可以到达棱堡司令官掩蔽部，这时，他又一时糊涂，那个愚蠢的恐怖感又向他袭来；他的心跳得越发猛烈了，血涌上了脑袋，他得作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跑到掩蔽部。

“您为什么这样气喘吁吁的？”当他把命令传达给将军后，将军问道。

“我走得太快了，大人！”

“要不要喝杯酒？”

卡卢金喝了一杯酒，点着一支烟。战斗已经停止，但是双方猛烈的炮击还在继续。坐在掩蔽部里的有棱堡司令官N将军和其他六个军官，其中一个是普拉斯库欣；他们正在那里谈论战斗的各个细节。坐在这间糊着蓝壁纸，有长沙发，有床，有放着公文的桌子，有挂钟，还有面前亮着长明灯的圣像的舒适的小屋里，瞧着这些有人居住的迹象和那构成顶棚的一俄尺来粗的横梁，听着在掩蔽部听来似乎微弱的炮声，卡卢金简直无法理解，他怎么会两次让那种不可原谅的软弱把自己压倒；他生自己的气，他想到危险的地方去，以便再考验考验自己。

"您也在这儿，舰长，我很高兴，"他对一位海军军官说；这位海军军官留着大胡髭，穿着校官的军大衣，佩着乔治勋章，是刚走进掩蔽部来请求将军给他几名工兵去修理他的炮台上的两个被堵塞了的炮眼的。"将军派我来问问，"当炮台司令和将军说完了话，卡卢金接着说道，"您那儿的炮能不能把霰弹打到堑壕里去？"

"只有一门炮可以，"舰长阴沉地答道。

"咱们还是去瞧瞧吧。"

舰长皱紧了眉头，生气地哼了一声。

"我已经在那儿站了一整夜，刚进来想歇会儿，"他说，"您不好一个人去吗？我的助手卡尔茨中尉在那儿，他会把一切都指给您看的。"

舰长指挥这个最危险的炮台之一已经六个月了，——甚至在没有掩蔽部以前，从围困开始以来，他就一直生活在棱堡上，而且他在水兵们中间素以勇敢著称。所以他的拒绝特别使卡卢金感到愕然和吃惊。

"徒有虚名！"他想。

"好，您要是允许的话，那我就一个人去了，"他用带点儿嘲笑的口吻对舰长说，可是舰长对他的话完全置若罔闻。

然而，卡卢金没有想到，把各种时间都加上，他在棱堡上一共只待了五十来个小时，而舰长却在那儿过了六个月。激励卡卢金的动力还是虚荣——想出风头，希望奖赏、出名和尝尝冒险的滋味；可是舰长却已经经历过这一切——起初他也有过虚荣心，显示过勇敢，冒过险，希望过奖赏和出名，甚至这些东西都得到了，可是现在，所有这些刺激手段对他都失去了效力，而且他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同了：他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可

是，在棱堡过了六个月以后，他非常清楚，生还的希望是很少的，没有绝对必要，他是决不会去冒这个险的，所以那位一星期以前才到炮台来的年轻中尉，现在就领着卡卢金在视察炮台，跟他徒劳无益地从炮眼里伸出头去，爬上踏跺，显得比舰长还要勇敢十倍。

在视察完炮台回到掩蔽部去时，卡卢金在黑暗中碰上了带着传令官们一起去瞭望台的将军。

“普拉斯库欣大尉！”将军说。“请您到右翼的战壕去一趟，叫在那儿构筑工事的M团二营停止工作，从该地悄悄撤走，并和在山脚下待命的所属团会合。明白了吗？您亲自把他们带到该团去。”

“是，将军。”

于是普拉斯库欣就急忙向战壕跑去。

炮火渐渐变得稀少了。

十

“这是M团二营吗？”普拉斯库欣问道；他跑到目的地，碰见一些用麻袋在背土的士兵。

“是的，长官。”

“营长在哪儿？”

米哈伊洛夫以为有人找连长，就从自己的小土坑里爬了出来，他把普拉斯库欣当作长官，便举手行礼，向他走去。

“将军命令……你们……走……快走……主要是要悄悄地……撤回，不是撤回，而是到预备队去，”普拉斯库欣一面说，一面用眼角瞧着敌人炮火的方向。

米哈伊洛夫认出了普拉斯库欣，就把手放了下来；在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以后，他就把命令传达下去；接着这个营就愉快地行动起来；士兵们拿起了枪，穿上了军大衣，出发了。

没有身临其境的人，决不能想象一个在连续三小时的炮击之后，离开象战壕这样危险的地点的人所感到的快乐。米哈伊洛夫在这三小时中已经几次认为自己准死无疑，几次亲吻过他带在身上所有的圣像，末了，他稍稍平静下来，因为他深信他反正是必死无疑的，他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但是，尽管如此，当他和普拉斯库欣并排走在全连的前面走出战壕时，他还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双腿，不让它们快跑。

"再见，"一位留在战壕的少校对他说；这位少校是另一个营的营长，曾经和他同坐在胸墙附近的小土坑里一起吃过肥皂似的干酪，"祝您一路平安。"

"也祝您平安地坚持到底；这会儿，炮火好象停了。"

但是，他刚说完这句话，敌人可能发现了战壕中有行动，就越来越密集地开起炮来。我军也予以还击，于是又掀起了一场激烈的炮战。群星高照，可是天空中却暗淡无光；夜是黑沉沉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开炮和榴弹爆炸时的火光刹那间照亮周围的物体。士兵们迅速地、默不作声地、不自觉地争先恐后地行进着；在不断的隆隆的炮声中，只听见他们在干燥的路上的有节奏的脚步声、刺刀的碰击声、某个胆小的士兵的叹息声或是祈祷声："主啊，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有时候可以听见伤员的呻吟声和要"担架！"的喊叫声。（在米哈伊洛夫指挥的那个连里，仅由于炮击，一夜间就伤亡了二十六人。）一道闪光在遥远的黝黑的地平线上掠过，棱堡上的哨兵喊道："大一大炮！"接着一颗炮弹在这连人的头上嗖地飞过，翻起了泥土，炸起

了石块。

“他妈的！他们走得真慢，”普拉斯库欣想道，他和米哈伊洛夫并排走着，一面不断回头张望。“真的，我还是跑到前面去好，反正我把命令传达到了……可是，不行，这畜生可能以后会说我是胆小鬼，差不多就象我昨天说他那样。反正豁出去了——就跟他并排走吧。”

“干吗他跟我一块儿走呢，”米哈伊洛夫也想道，“我好几次发现，他总是带来不幸；瞧，这颗炮弹又好象朝这儿飞过来似的。”

走了几百步以后，他们碰见了奉将军之命到战壕来了解工事进展情况的卡卢金，精神抖擞地使军刀铿锵作响走着。可是，遇到米哈伊洛夫之后，他想，与其他亲自冒着可怕的炮火到那儿去，况且也没有命令他要这样做，倒不如详细地问一问这位刚从那儿下来的军官。米哈伊洛夫果然详细地说明了工事情况，不过，在讲述的时候，每逢有炮弹飞来，有时还落在很远的地方，他就蹲下去，弯下头，还一个劲地说：“这是直奔这儿来的，”这就把那位对炮火似乎毫不在意的卡卢金差点给乐坏了。

“留神，上尉，这可是直奔这儿来的，”卡卢金一面开玩笑地说，一面用胳膊肘捅捅普拉斯库欣。跟他们一同走了没有多远，他就转身走进通向掩蔽部的堑壕里去了。“这个上尉决不能说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走进掩蔽部的大门时这样想道。

“喂，有什么新闻吗？”一位独自坐在屋里吃晚饭的军官问道。

“没什么，看样子不会再打了。”

“怎么不会？恰好相反，将军刚才又到瞭望台去了。又开来了一个团。您听枪声，听见了没有？又打枪了。您就别去了。何

苦呢?"军官看见卡卢金做出要出去的样子,就加了一句。

"说实在的,我一定应该到那儿去,"卡卢金想道,"可是我今天就已经冒过很大的危险了。我希望我没有必要只是去充当chair à canon①。"

"不错,我还是在这儿等他们一会儿的好,"他说。

果然,过了约莫二十分钟,将军和随从他的军官们一起回来了;其中也有士官生佩斯特男爵,但是没有普拉斯库欣。战壕已被夺回,并由我军占领着。

得到关于战斗的详细情报以后,卡卢金就和佩斯特一起离开了掩蔽部。

十一

"你的军大衣上有血:难道你跟人家打肉搏战了吗?"卡卢金问他。

"哎呀,老兄,太可怕了!你不妨想象一下……"于是佩斯特就开始讲起他是怎样率领全连,连长是怎样阵亡的,他是怎样捅死一个法国兵的,以及要不是他,那就什么都完了,等等。

这个故事的根据:连长阵亡了,佩斯特刺死了一个法国兵——都是真的;可是,在转述细节时,士官生就胡编和吹起牛来。

他吹牛倒是无心的,因为在整个战斗时间内,他一直处在某种恍惚的迷糊状态,以致他觉得发生过的一切,似乎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时候,在某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所以很自然,在他回

---

① 法语:炮灰。

忆这些细节时，就尽量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出发。但是，这件事的真实情形是这样的。

士官生被临时调去参加出击的这个营，在靠近一堵矮墙旁已经在火力下待了近两个小时；然后，站在前面的营长说了些什么话，连长们就开始动起来，这营人便从胸墙后面出来，出发了，在走了一百来步时，又停了下来，各连排成了纵队。有人告诉佩斯特，叫他站在二连的右翼。

士官生站在指定的地方，完全不知道他自己在哪儿，为什么要在那儿，而且，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感到背上一阵阵冷颤，他无意识地瞧着前面黑魆魆的远方，在等待着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不过，因为没有炮击，他并不觉得怎么可怕；倒是因为想到自己处在要塞外的野外而觉得奇怪和害怕。站在前面的营长又说了些什么。军官们又低声把命令传达下去，接着一连形成的那堵黑墙突然低下去了。命令卧倒。二连也卧倒了，而佩斯特在卧倒时，却被什么带刺的东西扎了手。只有二连连长一个人没有卧倒；这个身材不高的人挥动着出鞘的军刀，一面不断地说话，一面在这连人前面走动。

“弟兄们！注意，要干得漂亮！别打枪，要叫这批混蛋吃刺刀。我喊‘乌拉’的时候，你们跟着我，别落后……主要的是，要齐心协力……让他们瞧瞧咱们的厉害，咱们是不会丢人现眼的，弟兄们，对不对？为了沙皇，为了我们的父亲！”他一面连咒带骂地说，一面使劲挥动着胳膊。

“咱们的连长姓什么？”佩斯特问一个和他并排趴着的士官生。“他真勇敢！”

“是呀，一到打仗，他老是喝得烂醉，”士官生答道，“他姓利辛科夫斯基。”

这时，就在这个连的正前方，霎时间亮起了一团火，发出了惊心动魄的炸裂声，把全连人的耳朵都震聋了，接着石块和弹片就在高空中沙沙直响，（起码过了大约五十秒钟，一块石头从上面掉下来，把一个士兵的腿砸断了。）这是从升降炮架上发射出来的榴弹，而且，由于它打中了连队，这就证明法军已经发现了纵队。

"打榴弹！狗娘养的……看老子收拾你吧，回头叫你尝尝俄国人三棱刺刀的厉害，王八蛋！"连长大声嚷着，以至营长只好命令他住嘴，别使劲嚷。

在这以后，一连站了起来，接着是二连——命令端起枪，这个营就前进了。佩斯特吓得魂不附体，完全忘了他们走了多久。往哪儿去？谁在走，去干什么？他象醉汉似地走着。可是，突然从四面八方闪出了成千上万个火花，接着就有什么东西开始发出嗖嗖声和哒哒声；他一边喊一边跑，因为大家都在跑，大家都在喊。后来，他绊了一交，跌倒在什么东西上——原来这是连长（这位连长在连队前面受了伤，把士官生当作了法国兵，一把抓住了他的腿）。再后来，当他拔出腿，刚要站起来，又有什么人在黑暗中用背撞了他一下，差点儿没把他又撞倒，这时，另一个人喊道："刺他！你还瞧什么？"于是一个人便端起枪把刺刀扎进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里。"Ah! Dieu!"① 一个人用可怕的、刺耳的声音叫了起来，就在这时候，佩斯特才明白，他刺死了一个法国兵。

他浑身冒着冷汗，象发热病似地直打哆嗦，把枪都扔了。不过，这只持续了一刹那；他马上就想起了他是英雄。他抓起枪，

---

① 法语：主啊！

和人群一起喊着“乌拉”，跑步离开了那个被他杀死的法国兵（这时一个士兵已经开始脱他的靴子）。他跑了二十来步，跑进了一道堑壕。我们的人和营长都在那儿。

“我捅死了一个！”他告诉营长。

“你干得好，男爵……”

· ·

十二

“您知道吗，普拉斯库欣阵亡了，”佩斯特送卡卢金回家的时候说。

“不可能！”

“真的，我亲眼看见他的。”

“再见，我可得赶紧回去了。”

“我非常满意，”卡卢金在回寓所去的路上想道，“我在头一次值班的时候就走了好远。真是妙极了，我活着，并且平安无事；我会得到勤劳卓著的嘉奖的，而且准是把金刀。对，说实在的，我是受之无愧的。”

在他把一切必要的情况报告了将军之后，他就走进自己的房间，而那位早就回来了的加利钦公爵正坐在那儿等他，一面在看在卡卢金桌上找到的《Splendeur et misères des courtisanes》①。

卡卢金平安地回到寓所里，感到万分欣慰，他穿上睡衣，躺

① 这是近来大量出现的可爱的书籍之一，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它特别在我们青年人之间风行一时。——作者注。
（书名为法语：《交际花盛衰记》，是巴尔扎克著的一部小说。）

在床上，把战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加利钦，而且讲得非常自然，——因为这些详细的叙述和观点证明，他卡卢金是个非常干练而又勇敢的军官，其实，我看这种暗示是多余的，因为这一切大家都知道，谁也没有任何权利和理由表示怀疑，也许，在这些人里面必须除去已故的骑兵大尉普拉斯库欣，尽管这位骑兵大尉过去常常认为和卡卢金挽着胳膊散步是一种幸福，可是就在昨天，他还悄悄地跟一个朋友说，卡卢金是个很好的人，但是，咱们关起门来说，他最恨到棱堡去了。

和米哈伊洛夫并排走着的普拉斯库欣，跟卡卢金刚分手，就走到一个比较不大危险的地方，这时，他的精神也开始振作了一点，可是，他忽然看见自己身后有一道明亮的闪光，听见哨兵喊"秋炮！"还有一个在后面走着的士兵说："正好朝咱们营这边飞来了！"

米哈伊洛夫回头一瞧：那颗榴弹的明亮的圆点似乎停在它的最高点，——这样的位置简直叫人无法确定它的方向。可是，这只持续了一刹那：榴弹越飞越快，越飞越近，以致都看得见信管的火花了，不祥的呼啸声也听到了，接着，就向这营人的正中间直落下来。

"卧倒！"有人吃惊地喊道。

米哈伊洛夫趴在地上。普拉斯库欣也不由自主地把身子俯近地面，眯起了眼睛；他只听见榴弹扑通一声掉在很近的硬地上。一秒钟过去了，就象一个钟头似的——榴弹没有爆炸。普拉斯库欣吃了一惊：他是不是可以不必显出胆怯的样子，——也许榴弹落在远处了，只是他自己觉得信管就在附近发出咝咝的响声罢了。他睁开眼，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满足看见米哈伊洛夫——他欠他十二个半卢布的这个人——正趴在地上，就在自

己的脚跟前，比自己趴得低得多，一动不动地紧贴着他。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的视线突然接触到了离他一俄尺远、打着旋的榴弹的发出亮光的信管。

恐怖——那排除其他一切思想感情的冷冰冰的恐怖——浸透了他的全身；他用手捂着脸，跪倒在地。

又是一秒钟过去了——在这一秒钟之间，感情、思想、希望和回忆的整个世界都在他的头脑里一闪而过。

“会打死谁呢——是我，还是米哈伊洛夫呢？还是两个人一块儿都被打死呢？要是打中我，那打在哪儿呢？要是头上，那就什么都完了；如果是腿上，那就得截肢，我就要求非用麻醉剂不可，——那我还能活下来。也许就打中米哈伊洛夫一个人，那我就可以告诉人家说，我们是怎样并排走着的，他是怎样被打死的，他的血又是怎样溅到我身上来的。不，它更靠近我——打死的是我。”

于是他想起了他欠米哈伊洛夫十二个卢布，还想起了一笔在彼得堡早就该还的旧债；他晚上唱过的那支吉卜赛小曲涌上了他的心头；他以前爱过的那个女人戴着有淡紫色缎带的帽子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他又想起了五年前侮辱过他而他未予报复的那个人；尽管和这些以及其他几千个回忆分不开地联在一起，然而当前的感情——等死和恐怖——却连一刹那也没离开过他。“不过，也许不会爆炸吧，”想到这里，他就把心一横，想睁开眼睛。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一团红火透过他那还闭着的眼睑使他的眼睛为之吃惊，有个什么东西发出可怕的爆炸声打中了他的胸膛；于是他往什么地方跑去，被脚下的军刀绊了一下，就侧身摔倒了。

“谢天谢地！我不过被震伤了，”这是他最初的想法，他想用

手去摸胸膛，可是他的手好象被捆住了，他的头也好象被虎钳夹住了。士兵们在他的眼前掠过——他便无意识地数着他们："一个兵，两个兵，三个兵，还有一个把军大衣撩起来的军官，"他这样想道；接着，一道亮光在他眼前一闪，他想这是什么炮发射出来的：是臼炮呢，还是平射炮呢？大概是平射炮；又发了一炮，又有士兵走过来了——五个兵，六个兵，七个兵，他们都走过去了。他突然害怕起来，怕他们把他踩死；他想喊叫，说他被震伤了，可是他的嘴干得连舌头都粘在上颚上了，可怕的口渴使他难受极了。他觉得他的胸口周围湿漉漉的，——这种湿的感觉使他想起了水，他甚至想把这湿的东西喝下去。"我摔下去的时候，准是摔出血了，"他想道；他害怕不断掠过去的士兵把他踩死，这种恐怖感越来越厉害地攫住了他，所以他便使足气力想喊叫："把我带走，"可是他喊不出来，却发出了一声非常可怕的呻吟，使他自己听了都毛骨悚然。接着，有几道红光开始在他眼前跳跃，而且他觉得士兵们在把石头堆在他身上；火光逐渐越跳越少了，往他身上堆的石头却越压越重了。他使劲想把石头推开，把身子挺直，可是他却再也看不见了，再也听不见了，再也没有思想，再也没有感觉了。他被弹片打中了胸口，当场阵亡了。

十 三

米哈伊洛夫一看见榴弹，就趴倒在地，同样眯着眼睛，同样两次睁眼和闭眼，而且在榴弹落下没有爆炸的那两秒钟里，他也象普拉斯库欣似的万念丛生，百感交集。他默默地祷告上帝，不断地反复说着："上帝保佑我吧！"同时他又想："我为什么要到军队里来服役呢，而且还要调到步兵里来参加作战，我留在T城的

枪骑兵团，跟我的朋友娜塔莎一起消磨时光不是更好吗？……现在却弄成了这样！”于是他开始数一、二、三、四，用这几个数来占卦：要是在双数上爆炸——他就死不了，在单数上爆炸——他就会死。“一切都完了！我要死了！”当榴弹爆炸（他记不清是双数还是单数）时，他这样想道；他觉得挨了一下，头便剧痛起来。“主啊，请饶恕我的罪孽吧！”他把双手一拍，说；他刚欠起身子，便失去知觉，仰面倒下了。

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鼻子流血，头疼倒是轻多了。“这是我的灵魂要归天了，”他想道，“到了那儿会怎么样呢？主啊！让我的灵魂安息吧。不过这就怪了，”他想道，“人都快要死了，我还能这么清楚地听见士兵们的脚步声和炮声。”

“来担架——喂！连长受伤了！”有个声音在他头顶上嚷着，他一听，无意中听出这是鼓手伊格纳季耶夫的声音。

有人搬着他的肩膀把他扶起来。他试着睁开眼睛，他看见头顶上暗蓝色的天空、群星和两颗互相追逐着在他头上飞过的榴弹，还看见伊格纳季耶夫、抬着担架和背着枪的士兵、堑壕的障壁，他便突然相信，他还没有到阴间去。

他被石头打在头部，受了点轻伤。他的第一个感想好象是遗憾：他本来预备好好地、平静地到那儿去的，然而，却回到了满是榴弹、堑壕、士兵和鲜血的现实，这使他感到很不愉快；他的第二个感想是，因为活着而油然生出的喜悦，第三个就是恐怖和希望赶快离开棱堡。鼓手用手帕把自己的连长的头包扎好了，就挽着他的胳膊，送他到救护站去。

“可是我上哪儿去呢，我去干什么呢？”上尉惊魂甫定，想道。“我的职责是和连队留在一起，而不是先走，何况连队很快就要离开炮火了，”一个声音悄悄地对他说，“而且带伤不下火线，准

会得到嘉奖。”

“不用了，伙计，”他说着，一面从那个甘愿效劳、但主要是自己想赶快离开这儿的鼓手的胳膊里挣脱出来，“我不到救护站去，我要跟连队在一块儿。”

于是，他便回转身来。

“大人，您还是去好好儿包扎一下吧，”胆怯的伊格纳季耶夫说，“这是刚开始，它好象没什么；可别越来越厉害，您瞧，那边打得多激烈……真的，大人。”

米哈伊洛夫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要不是他想起了几天前他在救护站看见的情景，他说不定会听从伊格纳季耶夫的劝告：有个手上擦破了点皮的军官去包扎，军医们望着他笑了，有个留着大胡子的军医甚至对他说，这种伤是绝对死不了的，吃饭时被叉子扎一下可能还比这疼点儿哩。

“说不定大夫看了我的伤口也会不信任地笑笑，甚至还会说点俏皮话，”上尉想了想，便不听鼓手的劝说，坚决回连队去了。

“刚才跟我一块走的那个传令官普拉斯库欣呢？”当他碰到率领这个连的准尉时问道。

“不知道，好象是阵亡了吧，”准尉不乐意地答道；顺便提提，这位准尉非常不满，因为上尉回来了，这就使他失去了说就他一个军官留在连里的愉快。

“是阵亡了还是受伤？您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不是跟我们一块儿走的吗？您干吗不把他带走呢？”

“在那样激烈的战斗中，怎么把他带走！”

“唉，米哈尔·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可以这样做呢，”米哈伊洛夫愤愤地说，“怎么可以把他扔下，万一他还活着呢；就算他阵

亡了，也得把他的尸体带走呀，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将军的传令官呀，也许他还活着呢。”

“既然我告诉您：我亲自跑过去，亲眼看见了，他哪儿还会活着呢，”准尉说。“怎么会呢！我巴不得把自己的人都带走。瞧，这坏蛋！这会儿又开炮了，”他蹲下去加了一句。米哈伊洛夫也蹲了下来，抱住了头，这一动，使他的头疼得要命。

“不，一定得去把他抬回来：说不定他还活着，”米哈伊洛夫说，“这是咱们的职责，米哈伊洛·伊万内奇！”

米哈伊洛·伊万内奇没有回答。

“假如他是个好军官，他当时就会把他带走的，可是现在，只好派几名士兵去了；但是怎么派法呢？在这种可怕的炮火下，他们会白白地送命的，”米哈伊洛夫想道。

“弟兄们！得有人回去——把那位受了伤、躺在那边沟里的军官抬回来，”他感到士兵们不会愉快地执行这一命令，便用不太高、也不大带有命令式的口气说道，——果然，因为他没有指定让谁去，所以谁也没有走出来去执行这一命令。

“军士！过来。”

军士好象没有听见似的，自管继续走着。

“是的，也许他已经死了，不值得叫弟兄们去白白地冒险，都怪我没关心这件事。我要亲自去瞧瞧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是我的职责，”米哈伊洛夫自言自语道。

“米哈尔·伊万内奇！您带着队伍先走，我会赶上你们的，”他说，然后一手撩起军大衣，一手不断地摸着他特别信仰的神的侍者米特罗法尼的小圣像，差不多爬着，而且吓得哆嗦着，沿着堑壕快步跑去。

证实了他的伙伴确实阵亡以后，米哈伊洛夫就仍旧喘着气，

猫着腰，用手按着滑落的绷带和他的又开始疼得非常厉害的脑袋，慢慢地走了回来。当米哈伊洛夫追上营部的时候，全营已经到达山下的指定地点，差不多已经在炮火的射程之外了。我说：差不多在炮火的射程之外，因为间或还有流弹飞到这儿来（当天晚上，就有一枚弹片把一名在战斗时坐在水兵掩蔽部里的大尉打死了）。

“明天我可要到救护站去挂个号了，”当来到这儿的医士给上尉包扎的时候，他想道，“这样会有助于呈请嘉奖。”

十四

两小时以前还满怀形形色色崇高的和渺小的向往和愿望的人们的几百具鲜血淋漓的尸体，四肢僵硬地躺在把棱堡和堑壕分开的那带着露水的、野花盛开的山谷里，躺在塞瓦斯托波尔墓地教堂的平滑的地板上；几百名伤员——干渴的嘴里又是诅咒又是祷告——有的在野花盛开的山谷里的尸首中间，有的在担架上、病床上和救护站的血迹斑斑的地板上，爬着、辗转着和呻吟着；可是，还是和往日一样，金星在萨蓬山上升起，闪烁的星星逐渐隐没，白濛濛的迷雾从喧闹黝黑的海上弥漫过来，东方燃起红色的朝霞，一条条的红云在淡蓝色的天际飘忽，而且还是和往日一样，那壮丽的太阳冉冉升起，把欢乐、爱情和幸福许诺给正在苏醒的整个世界。

十五

第二天傍晚，猎骑兵的乐队又在林荫道上演奏，军官、士官

生、士兵和年轻妇女又兴高采烈地在亭子附近和下边的芬芳的白花盛开的刺槐的小径上散步。

卡卢金、加利钦公爵和一位上校，挽着手在亭子附近漫步，一面谈论着昨天的战事。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跟平常在这种情况下一样，不是战事本身，而是谈话的人是如何参加战斗的以及他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他们的脸色和说话的声音是严肃的，神情差不多是悲哀的，好象昨天的伤亡使每个人都非常感动、非常痛心似的，不过，老实说，因为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失去十分亲近的人，（但是在战争生活中谁又会有十分亲近的人呢？）这种悲哀的表情无非是应应景的，他们认为这样表示一下是他们应尽的义务。相反，尽管卡卢金和上校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倒情愿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战斗，只要每次都能得到金刀和少将的头衔。我真爱听把一个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而使千百万生灵遭受涂炭的征服者叫作恶魔。可是，请您去问问彼得鲁绍夫准尉和安东诺夫少尉等人，请他们说句良心话，您就会发现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是小拿破仑，都是小魔鬼，只是为了多添一颗星或是多拿三分之一的薪金，他们愿意立刻挑起一场战斗，杀死上百个人。

“不，对不起，”上校说，“先是从左翼开始的。当时我正在那儿。”

“也许是，”卡卢金答道，“我多半在右翼；我到那儿去了两次：一次是去找将军，另一次是随便去的，去瞧瞧战壕，那儿打得真激烈啊。”

“嗯，对，卡卢金知道，”加利钦公爵对上校说，“你知道吗，今天B……跟我提起你，说你真了不起。”

“就是伤亡，伤亡太大了，”上校用假惺惺的悲伤的口吻说

道，“在我那个团里，有四百人伤亡。真奇怪，我怎么能死里逃生的。”

这时，米哈伊洛夫穿着破旧的靴子，头上裹着绷带，身上穿着淡紫色军大衣的身影，在林荫道的另一头出现了，正向着这几位先生迎面走来。一看见他们，他就感到很窘：他想起了他昨天在卡卢金面前趴倒时的丑态，他想，他们可别以为他是假装受伤的。因此，要不是这几位先生看着他的话，他真想溜到山下去，转身回家，直到可以解下了绷带再出门。

“Il fallait voir dans quel état je l'ai rencontré hier sous le feu,”① 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卡卢金笑了笑说道。

“怎么，您受伤了吗？上尉？”卡卢金笑吟吟地说，这种笑的意思是说：“喂，您昨天看见我了吗？我这人怎么样？”

“是的，受了点轻伤，叫石头砸破了，”米哈伊洛夫红着脸答道。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我瞧见您了，我承认您了不起，我可是很糟，很糟。”

“Est-ce que le pavillon est baissé déjà?”② 加利钦公爵又摆出一副傲慢神气，瞧着上尉的军帽，并不专对着什么人问道。

“Non pas encore,”③ 米哈伊洛夫答道，他想表示自己听得懂，而且还会说法国话。

“难道休战还要继续下去吗？”加利钦很有礼貌地用俄国话问他，意思是说（上尉也是这样想的）：您说法国话想必很吃力吧，所以，干脆说本国话不是更好吗？……说到这里，副官们就离

① 法语：真应该瞧瞧昨天我在炮火下碰见他时，他那副模样。

② 法语：难道旗子已经降下来了吗？

③ 法语：还没有。

开了他。

和昨天一样，上尉感到非常孤独，他和形形色色的先生们点了点头——有的，他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有的，他又不敢跟他们接近，——便在卡扎尔斯基的纪念碑旁坐下，抽起了烟卷。

佩斯特男爵也到林荫道上来了。他讲到他出席了休战谈判，跟法国军官们说过话，似乎有一位法国军官曾对他说："S'il n'avait pas fait clair encore pendant une demi-heure, les embuscades auraient été reprises,"① 他就回答他说："Monsieur! je ne dis pas non, pour ne pas vous donner un démenti,"② 以及他说得多么好等诸如此类的话。

实际上，虽然他出席过休战谈判，但是他在那儿并没有说出什么非常聪明的话，尽管他很想和法国人交谈（因为他觉得和法国人说话非常愉快）。士官生佩斯特男爵曾沿着战线走了好久，不断问那些离他很近的法国兵："De quel régiment êtes-vous?"③ 法国士兵们回答了他——仅仅如此而已。当他越出战线很远的时候，那个法国哨兵没料到这个当兵的懂得法国话，便用第三人称骂他："Il vient regarder nos travaux ce sacré c……"④ 由于对休战不再感到兴趣，士官生佩斯特男爵就骑着马回来了，在归途中，他才想好了他刚才所说的那几句法国话。到林荫道去的还有大嗓门的佐博夫大尉，还有衣履不整的奥布若戈夫大尉，还有不巴结任何人的炮兵大尉和情场得意的士官生，还有其他一些昨天来过这儿的人们，他们总是怀着同样的虚

---

① 法语：如果再过半小时天还是黑的，战壕就要第二次被占领了。

② 法语：先生，我所以不说不对，只是因为我不想反驳您罢了。

③ 法语：你们是那个团的？

④ 法语：他是来看咱们的工事的，这个该死的……

伪、虚荣和轻浮的动机。缺少的只有普拉斯库欣、涅费尔多夫和另外一个某某人，现在在这儿未必会有人记得或想起他们，虽然他们的尸首还没洗净，还没收殓和安葬，而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如果他们有的话，而且从前也没有忘记他们的话，那么过了一个月也会同样把他们忘掉的。

"这个老头，我都不认识他了，"一个正在收尸的士兵托着肩膀抬起一具胸膛被打烂了、头肿得老大、脸又黑又亮、眼珠朝上翻的尸体，一面说，"莫罗兹卡，托着点背，要不然，可就要折断了。好家伙，这个臭！"

"好家伙，这个臭！"——这就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一切。……

十六

在我军的棱堡和法军的堑壕上都挂着白旗，在他们之间的野花盛开的山谷里，成堆地躺着穿灰军服①和蓝军服、没有靴子、缺胳膊断腿的尸体，伕役们正在把尸体搬运到车上。空气里充满着尸体的难闻的恶臭。成群结队的人们从塞瓦斯托波尔和法军的营地纷纷走出来看热闹，而且彼此都怀着热切的和善意的好奇心聚集到一块。

听听这些人彼此之间所说的话吧。

瞧，一位年轻军官，他的法国话虽然说得不好，可是足以让人听懂他的意思，正在一群俄国人和法国人围成的圈子里，打量着一个近卫团的公文包。

"Э сеси пуркуа се уазо иси?"② 他说。

---

① 当时的俄军穿灰色军服。

② 俄国腔的法语：为什么这只鸟在这儿？

"Parce que c'est une giberne d'un régiment de la garde, monsieur, qui porte l'aigle impérial."①

"Э ву де ла гард?"②

"Pardon, monsieur, du sixième de ligne."③

" Э сеси у аште?"④军官指着那法国兵用来抽烟卷的黄色的木制烟嘴问道。

"A Balaclave, monsieur! C'est tout simple—en bois de palme."⑤

"若利!"⑥军官说；在对话中，这位军官运用的不是使他能畅所欲言的词句，而是他所知道的单词。

"Si vous voulez bien garder cela comme souvenir de cette rencontre, vous m'obligerez."⑦说完这句话，那个彬彬有礼的法国人便把烟卷掐灭，然后微微一鞠躬，把烟嘴递给了军官。军官也把自己的烟嘴送给了他，于是所有在场的人，法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都好象非常满意，一个个都露出笑容。

瞧，一个很精神的步兵，穿着粉红色衬衫，披着军大衣，后面跟着几个士兵，他们背着手，脸上现出快活的、好奇的神情，他走到一个法国兵跟前，向他借火抽烟斗。那个法国兵把烟斗吸旺了，抠了抠，便把火倒给了那俄国兵。

---

① 法语：因为这是近卫团的公文包，先生，它上面有帝国的鹰徽。

② 俄国腔的法语：那么您是近卫军吗？

③ 法语：不，先生，我是常备军第六团的。

④ 俄国腔的法语：这是哪儿买的？

⑤ 法语：在巴拉克拉瓦，先生！这是个很普通的东西——黄杨木做的。

⑥ 法语：漂亮！

⑦ 法语：您要是肯赏脸把这个收下来，作为我们相逢的纪念，那我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烟丝崩①,"穿粉红衬衫的士兵说，看热闹的人都笑了。

"Oui, bon tabac, tabac turc," 法国兵说,"et chez vous tabac russe? bon?"②

"露斯崩,"③穿粉红衬衫的士兵说，于是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弗朗塞不崩，崩茹尔，穆谢,"④穿粉红衬衣的士兵立刻把他所知道的法国话全端了出来，接着拍拍那法国兵的肚子，笑了。周围的法国兵也笑了。

"Ils ne sont pas jolis ces bêtes de russes,"⑤法国人群中一个殖民地部队中的步兵⑥说。

"De quoi de ce qu'ils rient donc?"⑦另一个黑皮肤的殖民地部队步兵向我们的士兵走了过来，用带意大利口音的法国话问道。

"衣裳崩,"那个很精神的俄国兵打量着那法国殖民地部队步兵的绣花衣襟说道，于是大家又笑了。

"Ne sortez pas de la ligne, à vos places, sacré nom……"⑧一个法军班长喝道，于是士兵们就带着明显的不满散开了。

还有这儿，在一群法国军官中间，我军的一位年轻的骑兵军官正在用法国理发师的行话大聊其天。谈的是一位"comte

---

① 法语：好。

② 法语：是的，好烟丝，土尔其烟丝；您抽的是俄国烟丝？好吗？

③ 法语：俄国的好。

④ 法语：法国的不好；您好，先生。

⑤ 法语：他们真不漂亮，这些俄国畜生。

⑥ 指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步兵。

⑦ 法语：他们笑什么？

⑧ 法语：别过界，各就各位，他妈的……

Sazonoff, que j'ai beaucoup connu, monsieur,"①一个只佩带一只带穗的肩章的法国军官说，"c'est un de ces vrais comtes russes, comme nous les aimons."②

"Il y a un Sazonoff que j'ai connu,"骑兵军官说，"mais il n'est pas comte, a moins que je sache, un petit brun de votre âge à peu près."③

"C'est ça monsieur, c'est lui. Oh, que je voudrais le voir ce cher comte. Si vous le voyez, je vous pris bien de lui faire mes compliments. Capitaine Latour,"④他一面说，一面鞠躬。

"N'est ce pas terrible la triste besogne, que nous faisons? Ça chauffait cette nuit, n'est-ce pas?"⑤骑兵军官想要接着说下去，便指着尸体说。

"Oh, monsieur, c'est affreux! Mais quels gaillards vos soldats, quels gaillards! C'est un plaisir que de se battre contre des gaillards comme eux."⑥

"Il faut avouer que les vôtres ne se mouchent pas

---

① 法语：我很熟悉的名叫萨佐诺夫的伯爵，先生。

② 法语：他是一位我们爱戴的真正的俄国伯爵。

③ 法语：我倒认识一位萨佐诺夫，可是，据我所知，他不是伯爵，个儿不高，黑头发，年纪跟您差不多。

④ 法语：对，先生，就是他。哦，我真想看到这位可爱的伯爵。您要是见着他，请您务必替我向他问好。就说拉图尔大尉问候他。

⑤ 法语：咱们干的这种可悲的事不是很可怕吗？昨天晚上打得真激烈，对不对？

⑥ 法语：哦，先生，这太可怕了！可是你们的士兵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和这样了不起的人打仗真是件快事。

du pied non plus,"[1] 骑兵军官一面说一面鞠躬，自以为很亲切。可是够了。

还是请您瞧瞧这个十岁的男孩吧！他戴着一顶旧帽子，大概是他父亲的，光脚穿着鞋，只剩下一根背带吊着黄色的土布裤子。他从休战一开始就越过壁垒跑出来，不断地在谷地里走来走去，一面用茫然的、好奇的眼光望着法国兵和躺在地上的尸体，一面採摘在这个致命的山谷里漫山遍野盛开的蓝色的野花。当他捧着一大束花回家去时，他捂着鼻子避开随风吹来的臭味，在一堆被堆在一起的尸体旁站住，望着离他比较近的一具可怕的无头尸，望了很久。他站了好大一会儿，又走得更近些，用脚踢踢那具尸体的僵硬的胳膊。胳膊微微地晃动了一下。他又再一次使劲踢了它一下。胳膊晃了晃，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孩子忽然大喊一声，把脸藏进花里，便拚命向要塞跑去。

是的，棱堡上和堑壕上都挂出了白旗，野花盛开的山谷里满是发出恶臭的尸体，美丽的夕阳渐渐沉向碧海，碧波荡漾的大海在金色的阳光下闪烁。几千人挤在一起，相视而笑，彼此交谈。而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信奉爱和自我牺牲的同一个伟大的教义，他们在看着自己所做的事情，难道就不会怀着悔恨突然跪在把生命赐给他们、同时也把死的恐怖和对善与美的爱放进每个人心里的上帝面前吗？难道他们就不会含着欢乐和幸福的眼泪象弟兄般地互相拥抱吗？不会的！那些破白布被藏起来了——制造死亡和苦难的工具又在吼叫了，无辜的鲜血又在流了，呻吟声和诅咒声又听得见了。

好，我已经把我这次要说的话都说了；可是，沉痛的思虑使

---

[1] 法语：必须承认，你们的士兵也不是好惹的。

我难受。也许这些话本来就不需要说。也许我说的话是属于恶毒的真理之一，它不知不觉地藏在每个人心里，为了不致让它成为有害的，就不应该把它说出来，就象不应该把酒的沉淀摇匀，以免把酒弄坏一样。

在这个故事里，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应该避免的恶，什么地方表现出了值得仿效的善呢？它里面的恶人是谁，英雄又是谁呢？大家都好，大家又都不好。

那位具有超群的勇敢（bravoure de gentilhomme①）和推动他一切行动的虚荣心的卡卢金也好，那个不学无术、而又无害于人的普拉斯库欣也好（虽然他为了信仰、皇上和祖国已战死沙场），那个怯懦的、眼光短浅的米哈伊洛夫也好，那个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法规的孩子般的佩斯特也好，——在这个故事里，他们既不能是恶人，也不可能是英雄。

我的故事中的英雄，我用心灵的全部力量去爱他，我要尽力把他的全部的美都再现出来，而且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是美好的——那便是真理。

（1855年6月26日）

芳 信译

---

① 法语：贵族的英勇气概。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

八月底，在杜万卡亚① 和巴赫奇萨赖之间的那条塞瓦斯托波尔的崎岖的大路上，在浓密、炽热的尘土中，一辆军官乘坐的马车正在慢吞吞地走着（这是一种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特别的马车，一种介乎犹太四轮马车、俄国运货马车和树条编的马车车围之间的不伦不类的东西）。

在马车前面蹲着的是个勤务兵；他穿一件黄色土布上衣，戴着一顶人家戴过的、现在软瘪得不成样子的军官的帽子，手上拉着缰绳；后面，坐在用马披盖着的包袱和驮包上的，是一位穿着夏季军大衣的步兵军官。这位军官，从他坐着的样子可以推断，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非常宽厚，并不是说肩膀很宽，而是说胸部很厚；脖子和后脑勺都很发达，有弹性；至于所谓腰身，就是说，躯干中部比较窄的地方——他没有，不过，他的肚子也不大，相反，他是比较瘦的，尤其是脸，又黄、又黑，还带病容。其实，要不是他的脸有点浮肿和脸上的柔和的、宽阔的、并不是因为年老而有的皱纹，使他的脸显得轮廓不分明和粗大，并且使整个的脸带有一种萎靡不振和粗鲁的表情的话，他的脸应该是漂亮的。

① 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的最后一个驿站。——作者注。

他的眼睛不大，呈深棕色，非常灵活，甚至蛮横；他的唇髭很密，但是不宽，看得出来，他有咬胡子的习惯；他的下巴上，尤其是颧骨上，长满了两天没有刮过的又硬又密的黑胡子。这位军官在五月十日被弹片打伤了头部，至今头上还缠着绷带，他觉得自己完全复原已经有一个来星期了，现在是从辛菲罗波尔军医院动身回团部去。他所属的那个团驻扎在从这里可以听见炮声的那个地方——但究竟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北部，还是在因克尔曼——他从任何人那儿都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已经听得见炮声了，尤其是在没有群山阻隔或者顺风吹来的时候，可以听得非常清晰，密集，好象就在近处似的：时而一声爆炸好象震撼了长空，使人不禁一哆嗦，时而不太响的射击声就象鼓点似的，迅速地相继而起，有时又被一个惊心动魄的轰隆声打断，时而一切又融合为一片滚动的破裂声，宛如暴风雨肆虐，大雨刚刚倾盆而下时的隆隆雷声。大家都说，而且也听得出来，正在进行可怕的炮击。军官催促勤务兵快走：他似乎想尽快赶到目的地。迎面来了一长串俄国农民的车队；他们把军粮运到塞瓦斯托波尔，现在又从那儿满载着病号和伤员往回走。车上有穿灰色军大衣的陆军，穿黑大衣的水兵，戴着红色非斯卡①的希腊志愿兵，还有留着大胡子的民兵。军官的马车只好停下来，路上扬起的停滞的密云似的尘土飞进这位军官的眼睛和耳朵，粘在他那汗涔涔的脸上，他便眯起眼睛，皱紧眉头，带着恶狠狠的冷漠的神情瞧着从他身边过去的病号和伤员的脸。

“那个有气无力的小兵是咱们连的，”勤务兵说，一面转身对着老爷，指着那辆满载着伤员、这时正走到他们跟前的大车。

---

① 某些亚非国家的一种帽子，平顶，圆锥形，带穗。

在大车前面，斜坐着一个戴羊羔皮帽子的大胡子俄罗斯人，他正用胳膊肘挟着鞭把，在那儿系马鞭。在他后面有五六个士兵姿势各异地在车上东摇西晃。有一个士兵用一根什么绳子吊着一只胳膊，在非常脏的衬衫外面披着一件军大衣，虽然脸色苍白、消瘦，可是很精神地坐在车子当中，他一看见军官，就想举手敬礼，但是后来，大概想起了自己是伤员，便装作他只是想搔搔头。挨着他的一个士兵躺在大车的底部；只能看到他那两只抓住车帮的瘦胳膊和那两个耸起的、象韧皮似的摇来晃去的膝盖。第三个士兵的脸肿着，头上裹着绷带，绷带上顶着一顶军帽，侧身坐在车沿上，两条腿垂下来，挨着车轮，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好象在打盹。而这位过路的军官就是冲着他说话的。

"多尔日尼科夫！"他喊道。

"有，"那士兵睁开眼，摘下帽子，用那样深沉而急促的低音答道，好象有二十名士兵一块儿齐声呐喊似的。

"你什么时候受伤的，老弟？"

那士兵的沉滞、浮肿的眼睛有了精神：显然，他认出了自己的长官。

"您好，长官！"他用同样急促的低音大声说道。

"咱们的团现在在哪儿？"

"在塞瓦斯托波尔，星期三要转移，长官！"

"到哪儿？"

"不知道……大概去北部，长官！今天，长官，"他一面戴帽子，一面用拖长的声音接着说，"敌人已经全面开火了，用的多半是榴弹，甚至打着海湾了；今天打得可厉害哪……"

士兵所说的话往下就听不清了；可是从他脸上的表情和姿势上可以看出：他带着受苦的人常有的牢骚所说的都是不利的

消息。

这位过路的军官，科泽尔佐夫中尉，是位出色的军官。他不是那种因为别人这么生活和这么做，他就这么生活和做什么、不做什么的人；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别人就照他那样去做，并且相信这样做好。他的天分很高；他不笨，而且很有才能，他唱歌唱得好，会弹吉他，能说会道，而且文笔非常流利，尤其是当他做团副官的时候，学会了一手好公文；可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那天赋的强烈的自尊心，虽然这种自尊心主要是建筑在这些轻才小慧之上的，可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显著而惊人的特征。他的这种自尊心已经完全和生活融成一片，而且多半在男性的尤其是军人的圈子里见得很多，因此，他认为不是第一，就宁愿死，舍此别无其他选择，自尊心甚至就是他那内在动机的推动力，所以，当他在心里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时，总喜欢自居第一，压倒别人。

"莫名其妙！我才不来听莫斯科[1]胡说八道呢！"在中尉看到运送伤员的车队和听到那个士兵说的话，而炮击声又把那些话的意义自然而然地表明了和证实了的时候，心里便有一种既沉重、又满不在乎的无所适从之感，所以他便喃喃地说。"这个莫斯科真可笑……走，尼古拉耶夫，走啊……你睡着了吗！"他整了整军大衣的下摆，有点埋怨地对勤务兵说。

尼古拉耶夫拉拉缰绳，巴哒了一下嘴唇，马车又匆匆前进了。

"喂，一下马，就立刻赶路，今天就走，"军官说。

---

① 在许多部队里，军官们常常半奚落半亲昵地把士兵叫作莫斯科，或叫作宣誓。——作者注。

二

马车已经驶入杜万卡亚，在成为断垣残壁的鞑靼式房屋的废墟的街道上穿过，这时，科泽尔佐夫中尉又被运送榴弹和炮弹到塞瓦斯托波尔去，麇集在路上的一支运输队挡住了去路。

两个步兵坐在路旁一堵塌了的围墙的石头上，在弥漫的尘土中，吃着西瓜和面包。

"老乡，您上远处去吗？"其中的一个一面嚼着面包，一面问一个背着一个不大的背囊、站在他们旁边的士兵。

"从省城到连里去，"那个士兵答道，他转过脸去不看西瓜，一面把背上的背囊整了整。"我们给连里看守干草看了差不多有仨礼拜了，可这会儿，你瞧，又叫大伙统统去看守；可是又不知道我们团眼下在哪儿。有人说，我们的人上礼拜开到科拉别尔区去了。诸位，你们没听说在哪儿吗？"

"在城里，老弟，驻扎在城里，"另一个年老的辎重兵正在带劲地用折叠刀挖着没有熟的、瓤还是白的西瓜，说道。"我们是中午才离开那儿的，真可怕，老弟，你还是别去；就在这儿找个干草堆里躺下，躺它这么一两天——也许好些。"

"诸位，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你没听见今儿周围都在打炮吗？打得连一块整地方都没有了。至于咱们弟兄被打死了多少，那就没法儿说了！"跟着，说这话的人挥了挥手，把帽子戴了戴正。

过路的士兵沉思地摇摇头，咂了咂嘴，然后从皮靴筒里掏出一只小烟斗，他没有装烟，只抠了抠烟斗里抽剩的烟叶，从另一个抽烟的士兵那里点着了火绒，接着，微微举了举帽子。

“诸位，生死有命！请原谅，再见！”他说完这句话，把背上的背囊往上撺了撺，便上路了。

“哎，你还是等等的好，”那个挖西瓜的人拉着长声恳切地说。

“反正一样，”那位过路的士兵一面从麇集的车辆中间穿过去，一面嘀咕道，“看来，我也得买个西瓜当晚饭了；瞧，人们说的这话。”

三

科泽尔佐夫来到驿站的时候，那儿挤满了人。他在台阶上碰见的第一个人就是驿站长。这位驿站长是个瘦瘦的非常年轻的人，他正在和紧跟在他后面的两个军官争吵。

“别说三天三夜，十天十夜你们也得等！就是将军也得等，老兄！”存心挖苦挖苦旅客的驿站长说，“总不能拿我来给你们套车吧。”

“要是没马，那就谁也别给！……为什么又给那个带行李的听差呢？”那位手上端着一杯茶的年岁较大的军官嚷道，显然，他故意避免用代词，不过却让人感觉到，他是很容易用你来称呼这位驿站长的。

“站长先生，请您自己想想吧，”另一个年轻的军官讷讷地说，“我们又不是为了去游山玩水。您要知道，既然要我们去，可见那里需要我们。要不然，我非把这事报告克拉姆佩尔将军不可。要不，这象什么话……这么说，您是不尊重当军官的啰。”

“您老是捣乱！”那位年岁较大的军官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您只会妨碍我；跟这种人说话得有一套本领。瞧，他简直是不

尊重人。我说，立刻给我们马！”

“我很乐意给，老兄，可是叫我上哪儿去弄呢？”

驿站长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变得急躁起来，他挥动着两手，开始说：

“我自己懂得，老兄，什么都知道；可是，有什么法子呢！只要让我（军官们的脸上现出了希望）……只要让我活到月底，我就不会在这儿了。我就是到马拉霍夫岗去也比在这儿强。真的！既然有这样的命令，那就听他的便吧：现在全驿站连一辆结实的马车也没有，马已经三天没见着一把干草了。”

说完这话，驿站长就躲进门里去了。

科泽尔佐夫和军官们一起走进了屋子。

“有什么办法呢，”那位年岁比较大的军官完全心平气和地对那位年轻的军官说，尽管刚才他还显得是怒气冲天。“咱们已经走了三个月了，索兴再等等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来得及！”

烟雾腾腾的肮脏的屋子里挤满了军官和摆满了手提箱，科泽尔佐夫好不容易才在窗台上找到了一个位子，便坐了下来；他一面端详着人们的脸，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一面卷起了烟卷。门右边，有一大群人挨着一张油污的歪斜的桌子坐着，桌上摆着两个有着斑斑点点绿色铜锈的茶炊，摊着好几包放在各种纸上的糖块。一位没有胡子的年轻军官，穿一件可能是用女人的长外衣改成的、绗过的新短上衣，正在往茶壶里灌水，还有四位同样年轻的军官坐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一位睡在长沙发上，用皮袄当枕头；另一位站在桌旁，正在给一位坐在桌旁、只有一只胳膊的军官切烤羊肉。还有两位军官，一位穿着副官的军大衣，另一位穿着步兵的薄呢大衣，肩上斜挂着一个公文包，他们俩都坐在火炕旁；从他们看人的神情和那位挂着公文包的军官抽雪茄

的神态上，可以看出，他们都不是前线的步兵军官，而且对这一点还颇为得意。并不是说他们在举止上有一种瞧不起人的神情，但是有一种洋洋得意、泰然自若的神情，一部分是由于有钱，一部分是由于和将军们的亲密交往，——这种优越感表现得如此突出，连他们自己都想加以掩饰了。还有一位厚嘴唇的年轻军医和一位面貌象德国人的炮兵军官，几乎是坐在那位在长沙发上睡觉的年轻军官的脚头在数钱。四个勤务兵——一个在打盹，其他的在门口忙着整理手提箱和包裹。科泽尔佐夫在所有这些人中间没有找到一个熟人；可是他却很有兴趣地听他们说话。他一看就可以断定是刚从武备中学出来的那些年轻军官们，使他很有好感，主要是他们使他想起了他的弟弟，他弟弟也是从武备中学出来的，最近几天就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炮兵连去。可是那位挂着公文包的军官，他好象在哪儿见过，他身上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厌恶和厚颜无耻。他甚至这样想着："他要是敢出言不逊，看我不收拾他，"一面从窗台边移近火炕，在炕上坐下。总之，象那些真正的前线军人和好军官那样，科泽尔佐夫不但不喜欢，而且十分憎恶参谋部的军官们，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军官是参谋官。

四

"真太可气了，"年轻的军官们中有一位说，"都这么近了，就是过不去。也许今天会有战斗，可是咱们却没法参加。"

这位年轻军官说话时的那种尖细的声调和他那张年轻的脸上泛起的一朵朵鲜妍的红晕，表现出一个总怕把话说错的年轻人的可爱的腼腆。

那位一只胳膊的军官笑眯眯地瞧了瞧他。

“您还赶得上，真的，”他说。

年轻军官怀着敬意望了望那位一只胳膊的军官的突然变得笑容可掬的瘦脸，便默不作声，又斟起茶来。真的，在这位一只胳膊的军官的脸上和他的态度上，特别是他那军大衣的空着的袖子上，都表现出一种非常沉着的冷漠，在任何情况下或是在谈话中，这都可以说明他似乎在说：“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我都知道，而且，只要我想干的话，我都能干。”

“咱们究竟决定怎么办，”年轻的军官又跟他那位穿短上衣的伙伴说，“在这儿过夜呢，还是骑咱们自己的马走呢？”

伙伴不同意走。

“您知道，大尉，”那位继续在斟茶的军官一面拾起一只胳膊的军官掉下的小刀，一面对他说，“人家告诉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马贵极了，所以我们就合伙在辛菲罗波尔买了一匹马。”

“我想，你们是被人家狠狠地敲了一记吧？”

“说实在的，我可不知道，大尉：我们连车带马花了九十卢布。这太贵了吗？”他转过身来向着大家和瞧着他的科泽尔佐夫，说。

“如果是匹年轻的马，那就不贵，”科泽尔佐夫说。

“真的吗？可是有人跟我们说太贵了……不过这匹马有点儿瘸，可是有人告诉我们，这会好的。它倒是挺壮实。”

“你们是从哪一所武备中学出来的？”科泽尔佐夫问道，他想打听弟弟的消息。

“我们刚从贵族团来，我们一共六个人；我们都是自愿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的，”那位喜欢说话的年轻军官说，“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炮兵连在哪儿：有人说在塞瓦斯托波尔，可是他们又说

在敖德萨。"

"难道你们在辛菲罗波尔没法打听吗？"科泽尔佐夫问道。

"谁也不知道……您知道，我们有一个同学跑到那儿的办公厅去打听，他们对他说了许多不客气的话……您想想，这多气人！……我这儿有现成的烟卷，您来一根吗？"他对刚要掏出烟盒的一只胳膊的军官说。

他带着一种讨好的热情伺候着他。

"您也是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吗？"他继续说。"哦，我的上帝，简直太好了！您知道，我们大家在彼得堡是多么想念你们和我们所有的英雄们啊！"他怀着尊敬和淳厚的亲切向科泽尔佐夫说。

"怎么，也许，你们还得回去吧？"中尉问道。

"我们所怕的就是这个。您瞧，我们买了马，添置了一切必需品——一把带酒精灯的咖啡壶，还有种种必需的零星用品，——我们把钱全花光了，"他一面瞧瞧自己的伙伴，一面低声说，"所以，万一得回去的话，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难道你们没有领旅费吗？"科泽尔佐夫问道。

"没有，"他低声答道，"他们倒是答应在这儿给我们的。"

"你们有证明文件吗？"

"我知道最重要的就是证明文件；可是在莫斯科有一位枢密官（他是我叔叔），当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这儿会给的，要不然，他自己就给我了。那，他们会给吗？"

"一定会给的。"

"我也想，说不定会给的。"他说话的声调，表示他已经把这同一件事问过三十来个驿站，可是得到的回答却各不相同，因此，他再也不敢轻信任何人了。

五

"怎么能不给呢，"那位在台阶上和驿站长吵过架的军官突然说；这时，他正好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而且他这话多少是对坐在近旁的参谋官们——对那两位较有身份的听者说的。"其实我也和这几位先生一样，希望去作战部队，甚至放弃了很好的职位请求上塞瓦斯托波尔；我从П地出发，除了领到一百三十六个银卢布的驿马费以外，分文没领到，我自己的钱倒花了一百五十多卢布。请想想看，八百俄里走了两个多月。我跟这几位先生在一块儿就走了一个来月。好在我自己有钱。要是我没钱的话，那叫我怎么办？"

"真有两个多月了吗？"有人问道。

"有什么法子呢，"说话的人继续说。"瞧，要是我不愿去的话，那我就不会放弃一个好职位请求上前线了；所以说，我才不愿意在路上磨蹭呢，并不是因为我害怕……实在是毫无办法。比方说，我在佩列科普待了两个星期；那个驿站长根本就不愿意理我，'您爱多会儿走就多会儿走；您瞧，光是持有特急驿马使用证的就有多少。'不错，真是命该如此……我倒想去，可看来，命运不济；我并不是因为眼下正在进行炮击，而是因为不管你急不急——显然都一样；不过，我是多么想……"

这位军官极力说明他迟迟不走的原因，似乎想借此为自己辩白似的。这就不由得使人想到其实是他胆怯。当他问起他的团部所在地和那儿是否危险的时候，这就变得越发明显了。当那位同团的一只胳膊的军官告诉他，在这两天里，他们团里光是军官就有十七位伤亡的时候，他甚至脸都发白了，说话的声音也

突然断了。

这位军官在这会儿的确是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虽然在六个月以前还远不是这样。他发生了一个在他以前和在他以后许多人都经历过的那种激变。他本来住在我国有武备中学的一个省里，在那儿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安闲的差事，可是，在他从报上和私人的信件中看到他以前的伙伴们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事迹时，他便突然燃起了功名心，而更多的是燃起了爱国心。

为了这种感情，他牺牲了很多东西——优裕的地位，八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有舒服家具的住宅、熟人和朋友、以及和一位阔小姐结婚的希望，——他放弃了这一切，还在二月份就申请参加作战部队，幻想取得不朽的荣誉的桂冠和将军的肩章。在递上申请书后两个月，他收到上级的一封公函，问他是否需要政府津贴。他回信说不需要，而且耐着性子继续等待任命，虽然在这两个月里，他的爱国热忱已经显著地冷却了。又过了两个月，他又收到一封公函，问他是否是共济会会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在作了否定的答复以后，他的任命终于在第五个月下达了。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而主要是那种每逢情况改变就出现的对新情况感到不满的后悔之感，使他深信他参加作战部队是干了一件极大的蠢事。当他患着胃灼热和满脸的尘土独自来到第五驿站，在那儿遇见了一个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信使，把战争的恐怖情形告诉了他，而他为了换马又等了十二个钟头时，——他已经非常后悔自己的轻率，怀着模糊的恐怖心情想到即将到来的一切，于是便象去送死似的茫然地继续前进。在这三个月里，他从这个驿站转到那个驿站，而且几乎到处都得等候和遇见从塞瓦斯托波尔带来可怕的故事的军官，于是这种感情便不断地增长，终于，使这位可怜的军官从一个敢于赴汤蹈火的英雄，象

他在П地所设想的那样，到了杜万卡亚，竟变成了一个可怜的懦夫；因此，在一个月以前和几位从武备中学来的青年相遇时，他就极力设法尽量走得慢些，他认为这几天是他一生中的最后的日子了，因此每到一个驿站就搭起床铺，打开食品箱，找人打牌，或翻阅意见簿来消磨时光，人家不给他马，他反而感到高兴。

要是他从П地直接到达棱堡的话，那他确实是一位英雄，可是现在，他要成为一个象我们所常见的俄国军官那样在劳苦和危险中成为一个沉着的坚韧不拔的人，那他还得经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可是要在他的心中恢复这种热情，已经很难了。

六

"哪位要的红菜汤？"一个四十来岁、相当邋遢的胖女掌柜，端着一大碗菜汤走进屋里来问道。

谈话声马上停止，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将视线集中在那个小饭铺女掌柜的身上。那位从П地来的军官甚至对一位年轻军官冲她挤了挤眼。

"哦，这是科泽尔佐夫叫的，"年轻的军官说，"得叫醒他。起来吃饭吧，"他说着，一面走过去推推那个睡在长沙发上的人的肩膀。

一个十七岁左右的小青年，生着一对快乐的乌黑的眼睛和绯红的双颊，从长沙发上精神饱满地跳起来，擦着眼睛走到屋子中间，站住了。

"哦，请原谅，"他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对那位在他起身时被他撞了一下的军医说。

科泽尔佐夫中尉马上就认出这是他弟弟，便向他身边走去。

“不认得我了吗?”他笑眯眯地说。

“啊—啊—啊!”弟弟叫道。“真没想到!”接着就吻起哥哥来了。

他们互相亲吻了三次,可是在第三次停顿了一下,好象双方都这样想:为什么一定要吻三次呢?

“好,真是高兴!”哥哥打量着弟弟说。“咱们到台阶上去谈谈。”

“走,走。我不要汤了……费德尔松,你吃吧,”他对他的伙伴说。

“你不是想吃吗?”

“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吃。”

当他们到了台阶上时,弟弟不断地问哥哥:“喂,你怎么样,好吗,快告诉我吧,”他一个劲儿地说,看见哥哥是多么高兴,可是关于他自己却只字不提。

他们默默地过了五分钟,哥哥才问为什么弟弟没有象我们大家所期望的那样进近卫军。

“哦,是的!”一想起往事脸都红了的弟弟答道。“这件事使我痛心极了,我怎么也没料到会出这样的事。你想想看,就在临毕业之前,我们三个人去抽烟,——你知道那个小屋子,就是在门房后面的那一间,在你们那时候,恐怕也是这么做的,——可是,你瞧,偏给那个混帐门房看见了,他就跑去报告值日官(要知道,我们还给过这门房好几回酒钱呢),于是值日官就悄悄地来了;我们一看见他,那两人扔掉烟,从旁门溜走了,可是我没处跑,他就对我说了些叫人生气的话,当然,我也不饶他,于是他就去报告了副校长,事情便闹大了。就为了这事,他们给我的操行没打满分,虽然我每门功课都是优,只有一门力学得十二分,这一来,

就倒霉了。把我分配到普通军队。后来又答应把我调到近卫军去，可是我不愿意，就申请来打仗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真的，我不是跟你说笑话，我对什么都感到讨厌，所以我想赶快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是啊，话又说回来，要是在这儿运气好，可以比在近卫军里提升得快：在那儿当个上校得十年，而在这儿呢，托特列边①在两年之中就从中校提升为将军了。嗳，万一被打死了，那也没法子！”

“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哥哥微笑着说。

“哥哥，你听我说，主要的是，”弟弟笑眯眯地红着脸说，好象打算说一件非常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事情，“这都无关紧要；我请求到前线去的主要原因是，当人们都在这儿为国捐躯，我总觉得生活在彼得堡有点可耻。再说，我想跟你在一块儿，”他越发不好意思地补了这么句话。

“你这人真可笑！”哥哥一面说，一面掏烟盒，并不看着弟弟。“不过很遗憾，咱们不会在一块儿。”

“你说实话，在棱堡上可怕吗？”弟弟突然问道。

“起初可怕，以后惯了——也就没什么了。你自己会看到的。”

“还有件事情要问你：你看，塞瓦斯托波尔会失守吗？我想，绝对不会失守。”

“上帝知道。”

“有件事情真叫人恼火，你知道，真倒霉：我们整整一包袱东西在路上都叫人给偷走了，我的军帽就放在里面，所以我现在狼狈极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不过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发了

① 托特列边(1818—1884)，建设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工事的总指挥。

新军帽了，总之，变化很大；一切都在变好。这一切我都可以讲给你听……我跑遍了莫斯科。”

小科泽尔佐夫，叫弗拉基米尔，很象他哥哥米哈伊尔，可是这种相似就象正在开放的玫瑰和凋谢了的野蔷薇一样。他的头发也是淡褐色的，可是很密，两鬓的头发打成鬈儿；在他那白嫩的后脑勺上的头发形成一个淡褐色的尖角——据奶妈们的说法，这是幸福的象征。他那又白又嫩的脸上的红晕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时浮现旺盛的青春的红晕，泄露出他的全部内心活动。他的眼睛也跟哥哥的一样，只是更大，更亮，而且，因为这双眼睛常常是水灵灵的，所以就显得特别亮。两腮和红红的唇边长着淡褐色的茸毛，嘴边老是现出腼腆的微笑，露出雪白发亮的牙齿。他的身材挺拔，肩膀很宽，从敞开的军大衣里露出斜领的红衬衫，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他倚在台阶的栏杆上，当他站在哥哥面前时，脸上和姿态中都现出一种天真的喜悦，他真是个美貌英俊的少年，谁都想多瞧他几眼。他见到哥哥非常高兴，而且带着敬意和骄傲看着哥哥，把哥哥看作是一位英雄；可是在某些方面，就是在上流社会的教养（说实在的，也正是他自己所缺少的），讲法语，善于和要人们应酬以及跳舞等等方面，——他都有点儿替他哥哥害臊，瞧不起他，甚至想教育他。他所有的印象还是从彼得堡带来的，是从一位喜欢漂亮的少年、在节日曾请他去玩过的贵夫人家里和他曾去参加过一次盛大舞会的莫斯科的一位枢密官家里带来的。

七

两兄弟痛痛快快地谈了一阵，就半天不开口。两个虽然彼此

相爱，但是却缺少共同之处的人常常会遇到这种情形。

“那你去把东西拿来，咱们这就走，”哥哥说。

弟弟突然脸红了，踌躇起来。

“直接去塞瓦斯托波尔吗？”他沉默了片刻后问道。

“是呀，你的东西反正也不多；我想，装得下。”

“好极了！咱们这就走，”弟弟叹了口气说，便向屋里走去。

可是，他没有开门，却在过道里站住了，悲哀地低下了头，开始想道：

“马上就直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到那个地狱去——太可怕了！不过，反正一样，迟早总得去。现在至少是跟哥哥在一块儿……”

问题是，直到现在，当他想到他一上了车，就必须到塞瓦斯托波尔才下车，而且已经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形能使他中途滞留时，他才清晰地想象到他所寻求的危险，——一想到危险的逼近，他就慌张和害怕了。他勉强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走进屋子里去；可是一刻钟过去了，他还没有出来到哥哥那儿去，所以哥哥便只好推开门来叫他。小科泽尔佐夫象个犯了过错的小学生似的在跟П地来的一位军官说着什么。哥哥推开门时，他简直惊慌失措了。

“这就来，我这就来！”他一面对哥哥挥手一面说。“请在外面等我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他真的出来了，而且使劲叹了一口气走近了哥哥。

“你瞧，哥哥，我不能跟你一块儿走了。”他说。

“什么？简直是胡说八道！”

“米沙[1]，我把实话全对你说了吧！我们谁都没钱了，而且我们大家都欠那位从П地来的上尉钱。真丢人！”

哥哥皱紧眉头，半天没有出声。

“你欠得多吗？”他皱着眉头盯着弟弟，问道。

“多……不，不太多；不过，我觉得怪丢人的。三个驿站上的费用都是他替我付的。而且还老吃他的白糖……所以我不知道……再说，我们还玩牌来着……我又输给他了一点儿。”

“这太恶劣了，沃洛佳[2]！要不是遇见我，那你怎么办？”哥哥不看着弟弟，严厉地说道。

“我本来打算，哥哥，到塞瓦斯托波尔领到旅费就还给他。其实也是可以这么办的；所以，我还是明天跟他一块儿走好。”

哥哥掏出钱包，手指有点哆嗦地从里面取出两张十卢布和一张三卢布的钞票。

“我的钱都在这儿了，”他说，“你欠多少？”

科泽尔佐夫说这是他的全部钱财，他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他还有四个金币缝在袖子的翻口里以防万一，可是他曾对自己发过誓决不动用它。

原来，连赌帐和白糖，小科泽尔佐夫才欠那位从П地来的军官八卢布。哥哥把钱给了他，只说了句没有钱还赌牌，这是不应该的。

“你没有钱为什么还打牌呢？”

弟弟一言不答。哥哥的质问好象是对他的诚实有所怀疑。他生自己的气，他对那个会引起这种怀疑的行为所感到的羞耻，以及他从自己热爱的哥哥那儿受到的申斥，对他那敏感的天性引

---

① 米沙是米哈伊尔的小名。

② 沃洛佳是弗拉基米尔的小名。

起了非常强烈的、痛苦的感觉，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回答，他觉得他会抑制不住涌上喉头的哭腔。他看也不看地拿了钱，就往伙伴那儿去了。

八

尼古拉耶夫在杜万卡亚向一个在桥上卖酒的士兵买了两小杯伏特加喝了，提了提神以后，就拉动缰绳，马车便沿着通往塞瓦斯托波尔去的沿别尔别克河的那条在有的地方绿荫如盖的石子路上颠簸着前进了，而这弟兄俩，虽然腿碰腿，彼此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对方，可就是固执地沉默着。

“他为什么要侮辱我呢？”弟弟想道，“难道他不提这事就不行吗？他好象把我当作小偷；而且似乎他现在还在生我的气，所以我们已经永远也好不了了。不过，要是我们俩都能在塞瓦斯托波尔，该多好啊。哥儿俩，彼此相亲相爱，两个人共同杀敌；一个已经是老兵，虽然不很有教养，却是个勇敢的军人，而另一个呢——年纪虽轻，但也是好样的……一星期之后，我就会让大家瞧瞧我并不太年轻！我再也不脸红了，脸上还会显出一种英雄气概，至于说胡子，现在固然很少，可是到那时候就会长得相当多了，”这时，他捻了一下嘴角上长出的茸毛。“也许我们今天一到，我马上就会跟哥哥去参加战斗。他准是又顽强又非常勇敢——是个说话不多，但是干起来却比别人都好的人。我倒想知道，”他继续想道，“他是不是存心把我往车的紧边上挤？他大概感觉出我坐得不舒服，却装作没看见我似的。我们今天一到，”他紧挨着车帮，一动也不敢动，免得让哥哥看出他坐得不舒服，一面继续默想道，“就马上直奔棱堡：我随同大炮，哥哥随着

连队，——我们一同出发。可是法军却突然向我们猛扑过来，我就拚命开炮；打死了许许多多敌人，可是他们还是向我直扑过来。已经没法开炮了，——当然，我也陷入了绝境；可是突然哥哥挥着军刀向前冲来，我就抓起步枪，于是我们就和士兵们一起冲锋。法军向哥哥猛扑过来。我就跑过去，打死一个法国兵，又打死一个法国兵，把哥哥救了。我一只胳膊受了伤，便用另一只手抓起步枪，还是向前冲；可是哥哥在我身边被一颗子弹打死了。我停了一会儿，非常悲伤地瞧了瞧他，然后又挺起身子，大声叫道：'跟我来，我们要报仇！我爱哥哥胜过世上的一切，'我说，'可是我失去了他。我们要报仇，要消灭敌人，否则我们大家就在这儿战死！'大家都呐喊起来，跟着我冲上去。这时，法国人的全部人马，连佩利西埃①本人都出动了。我们就把他们全部歼灭；可是，我终于又一次负伤，第三次负伤，我生命垂危，倒下了。这时，大家全跑到我身边，戈尔恰科夫②也走来问我要什么。我就说，我什么也不要，只希望他们把我放在哥哥身旁，我想跟他死在一起。他们就把我抬起来，放在哥哥血迹斑斑的尸体旁边。我支起身子，只说了句：'是的，你们不懂得重视这两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现在他们俩都倒下了……但愿上帝宽恕你们！'我说完就死了。"

谁知道这些幻想会在多大程度得到实现！

"喂，你参加过肉搏吗？"他突然问哥哥，完全忘了他本来不想和他说话。

"没有，一次也没有，"哥哥答道，"我们团伤亡了两千人，都是在筑工事的时候；我也是在筑工事的时候受伤的。沃洛佳，打

① 佩利西埃(1794—1864)，克里木战争中的法军总司令。

② 戈尔恰科夫(1791—1861)，俄国克里木军队的总司令。

仗根本不象你所想的那样打法！”

“沃洛佳”这个称呼使弟弟感动了；他本想跟哥哥解释一下，而哥哥却压根儿就没想到他得罪了沃洛佳。

“米沙，你没生我的气吧？”他沉吟了片刻问道。

“为什么生气？”

“不——没什么。因为咱俩刚才的事。好，这没什么。”

“我一点儿也没生你的气，”哥哥转身对着他，拍拍他的腿，一面答道。

“米沙，如果我让你伤心，那就请原谅我。”

为了不让人看见突然从眼睛里涌出来的眼泪，弟弟把脸扭了过去。

九

“难道这就是塞瓦斯托波尔？”弟弟问道；这时，他们登上山顶，在他们眼前展开了桅樯林立的海湾、远处敌舰云集的大海、海滨白色的炮台、兵营、输水管、船坞和城市的建筑，还有从环抱城市的黄色的群山不断升起的白色和淡紫色的烟云，停留在蓝色的天空，被夕阳的玫瑰色的金光照耀着；而那光华四射的夕阳正向黝黑的大海的水平线下沉落下去。

沃洛佳看见他多次想过的这个可怕的地方，毫不觉得胆寒；相反，他却怀着美的享受和英雄的自豪感眺望着这个确实是壮丽多姿的景色（他觉得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儿了），他聚精会神地眺望着，直到他们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北部哥哥团里的辎重队为止，因为他们必须在那儿把团和炮兵连的所在地打听清楚。

管理辎重队的军官住在靠近所谓新镇(水兵家属搭的一排木板房子)的一个帐篷里;帐篷紧挨着一个用还没完全干透的绿橡树枝编成的相当大的棚子。

弟兄俩看见一位穿着脏得发黄的衬衫的军官，坐在一张折叠桌前——桌上放着一杯漂着一层烟灰的冷茶，还有一只摆着伏特加、吃剩的干鱼子粒和面包屑的托盘，正在用一把大算盘数一大堆钞票。可是，在说到这位军官的为人和他的谈话以前，必须先仔细看看他这个棚子里的内部摆设，还得多少知道一点他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作风。这座新的棚子很大，结构很结实，而且十分舒适，里面还有荆条编的和用土坯垒的小桌子和长凳，——好象这是为了将军或者团长之类的人物特制的；为了防止树叶落下来，在侧面和顶上还挂着三条毛毯，毯子虽然非常难看，但是很新，而且还一定很贵。在那条最显眼的、上面织着女骑士图的毛毯下，摆着一张铁床；床上放着一条鲜红的绒毯、一个又脏又破的皮枕头和一件貉绒皮大衣；桌上放着一面银框镜子、一把脏极了的银刷子、一把粘满了油腻腻的头发的断牛角梳、一个银烛台、一瓶贴着金色和红色大商标的甜酒、一座绘有彼得大帝肖像的金色的座钟、两只金戒指、一小盒什么丸药、一块面包皮和一副乱摊着的旧纸牌；床底下堆着许多空酒瓶和没开的黑啤酒。这位军官是管理全团的辎重和粮秣的。跟他住在一起的是他的好朋友——一个包揽什么买卖的经纪人。这弟兄俩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帐篷里睡觉；因为快到月底，这位军需官正在结算公款。军需官的外表非常漂亮，而且威风凛凛：大高个儿，大胡子，魁梧。他身上唯一让人感到不愉快的是他那虚胖的脸和满脸油光光的，几乎掩没了他那对灰色的小眼睛(好象他浑身都给泼上了黑啤酒)，还有，从他那稀稀拉拉、油光光的头发起，

直到他那双穿着银鼠皮便鞋的光着的大脚止——都脏得要命。

“嚯，这么多钱！”大科泽尔佐夫走进棚子，就不由自主地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那堆钞票说。“就是借给我一半也好，瓦西里·米哈伊雷奇！”

军需官看到两位客人，就象做贼被人逮住似的缩成一团，连忙把钱收起来，他站也没站起来，只是点了点头。

“咳，要是我的就好了……老兄，这是公款！跟您一块来的这位是谁？”他说着一面把钱藏进摆在他近旁的那只钱箱里，眼睛直盯着沃洛佳。

“这是我弟弟，刚从武备中学出来。我们是来向您打听我们团驻扎在哪儿的。”

“请坐吧，你们二位，”他说完这句话，就站起身来，走进帐篷里去了，也不理会这两位客人。“你们要不要喝点儿酒？黑啤酒，行吗？”他在那边问道。

“行啊，瓦西里·米哈伊雷奇！”

使沃洛佳感到惊讶的是军需官的气派、他那随便的态度和哥哥对他表示的尊敬。

“他准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好军官，受到大伙的尊敬；一定很平易近人，很勇敢，也很好客。”他拘束而腼腆地在沙发上坐下时想道。

“我们团究竟驻扎在哪儿？”哥哥隔着帐篷问道。

“什么？”

他又重问了一遍。

“赛费尔今天来过我这儿；他说昨天转移到第五棱堡去了。”

“靠得住吗？”

“我既然这么说了，就靠得住；不过，鬼知道他呢！撒谎在他

是家常便饭。怎么样，要喝点黑啤酒吗?"军需官仍旧在帐篷那边说。

"好吧，喝，"科泽尔佐夫说。

"您喝不喝，奥西普·伊格纳季奇?"话声继续从帐篷里传出来，显然是对那个睡着的经纪人说的。"别再睡了：已经七点多了。"

"您跟我捣什么乱，我又没有睡着，"一个懒洋洋的尖细的声音答道，这个声音在发 л 和 р 两个字母时模糊不清，但很悦耳。

"喂，起来吧：没您，我闷得慌。"

说完这句话，军需官就回到客人们这边来了。

"来瓶黑啤酒。要辛菲罗波尔的!"他叫道。

一个神态傲慢的勤务兵(也许在沃洛佳看来是这样)，走进棚子，甚至推了军官一下，从床底下掏出了一瓶黑啤酒。

"是呀，老兄，"军需官边斟酒边说。"现在咱们这儿来了一位新团长。什么都得给他置备，得花钱。"

"嗯，我想这是新的一代里的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科泽尔佐夫彬彬有礼地端起酒杯说。

"哼，新的一代!可照样是个吝啬鬼。当他指挥一个营的时候，他大嚷大叫，可现在，他唱的却是另一个调子了。这是不行的，老兄。"

"这话对。"

弟弟一点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可是他模模糊糊地感到哥哥说的不是真心话，好象只是因为喝了这位军官的黑啤酒才这么说的。

一瓶黑啤酒已经喝完了，大致相同的谈话继续得已经够久了，这时帐篷的门帘掀开了，一个个子不高，容光焕发的男子走

了进来，他穿着一件带穗子的蓝缎子睡衣，戴着有红帽箍和帽徽的军帽。他一边往里走，一边理了理自己黑色的小胡子，同时，眼睛望着毛毯的某一点，几乎看不出地动了动肩膀，算是回答军官们的问候。

“让我也喝一小杯！”他在桌旁坐下，说道。“我说，年轻人，您是从彼得堡来的吗？”他亲切地问沃洛佳。

“是的，我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

“是自己要求去的吗？”

“是的。”

“你们这是何苦呢，先生们，我真不懂！”经纪人接着说，“假使他们肯放我走，说真的，现在我情愿徒步走到彼得堡去。真的，这种猪狗似的生活简直让我腻味透了！”

“您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大科泽尔佐夫对他说。“您在这儿的生活还能说不好吗！”

经纪人瞧瞧他，把脸扭了过去。

“这么危险（‘他待在北部，还谈得到什么危险，’科泽尔佐夫想道），这么艰苦，什么东西都弄不到，”他还是继续对沃洛佳说。“你们这是何苦呢，先生们，我简直没法了解你们！哪怕有点什么好处也好呀，可是，这算什么呢。嗳，在您这种年纪万一落个终身残废，那有什么好处呢？”

“有人唯利是图；也有人为荣誉服务！”大科泽尔佐夫用恼怒的声调又插嘴说。

“当什么也吃不上的时候，还谈什么荣誉！”经纪人一面发出鄙夷的冷笑，一面转身对着听了这话也在发笑的军需官说。“你放一张《露契娅》的唱片，咱们来听听音乐吧，”他一面指着留声机，一面说，“我喜欢这个歌剧……”

“怎么，那个瓦西里·米哈伊雷奇是个好人吗？”当他们俩在薄暮中从栅子里出来，继续向塞瓦斯托波尔驰去的时候，沃洛佳问哥哥。

“没什么，这小子就是太吝啬！要知道，他一个月至少有三百卢布的收入，可是他的生活却象猪猡一样，这你都看见了。至于那个经纪人，我看见他就受不了，总有一天我非揍他一顿不可。要知道，这个流氓从土耳其捞了一万二……”于是科泽尔佐夫就大谈起重利盘剥来，他说时多少（老实说）带着对此深恶痛绝的人的口吻，这种人谴责重利盘剥，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罪恶，而是恼恨居然有人利用它发财，这使他很恼火。

十

差不多已经是黑夜的时候，他们乘车驶近横跨海湾的大桥，沃洛佳这时的心情并不是沮丧，但是他感到心头有点沉重。他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一切，同他不久以前的印象很不相似：铺着镶花地板的敞亮的考试大厅、同学们亲切愉快的笑语声、新制服、以及七年来他所常见的、并且在临别时含着眼泪称他们为自己的孩子的敬爱的沙皇，——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一切，和他那美丽、绚烂、崇高的幻想实在太不相似了。

“好，我们到了！”当他们到达米哈伊洛夫炮台，走下马车时，哥哥说。“要是肯让咱们过桥，那咱们马上就去尼古拉耶夫兵营。你在那儿待一宿，我先到团里去，打听一下你的炮兵连驻扎在哪儿，明天再来接你。”

“那又何必呢？还是一块儿走好，”沃洛佳说。“我跟你一块儿去棱堡。反正得习惯它。既然你可以去，我也能去。”

“你最好别去。”

“不，让我去吧，至少我可以知道怎样……”

“我劝你别去，不过……”

天空清澄而又黑暗；星光、以及榴弹和炮弹不断掠过的闪光已经在黑暗中闪亮。炮台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和桥头，从黑暗中显露出来。炮击和爆炸迅速地接连不断，或是同时而来，简直每秒钟都有好几次，并且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晰地震撼着长空。透过这轰隆声，可以听得见海湾的凄切的絮语，好象在和它应和。微风从海上吹来，空气湿润。弟兄俩走到桥边。一个民兵笨拙地端起枪，大声喝道：

“什么人？”

“当兵的！”

“禁止通行！”

“那怎么办！我们有事。”

“你们去问长官。”

一个坐在锚上打瞌睡的军官欠起身来，下令放行。

“到那边去行，从那边来不行。你们一齐挤什么！”他对麇集在桥头的那些高高地堆满土筐的军用马车喝道。

弟兄俩下到第一道浮桥时，碰见了几个大声说着话从对面走过来的士兵。

“等他领到了装备费，他就可以把债都还清了——真的……”

“嗨，弟兄们！”另一个说。“一到北部，真是重见光明！连空气都完全两样了。”

“别说啦！”第一个说。“前两天就有颗该死的炮弹飞过来把两个水兵的腿给打断了，——所以，你还是别说的好。”

弟兄俩走过第一道浮桥，在有些地方已经没在水里的第二道浮桥上站下，等候马车。风在旷野里似乎不大，在这儿却变得非常强劲；桥在摇晃，海浪喧哗地冲击着原木，被锚链和缆绳划开，涌到板上。右面，一片黑茫茫的大海在发出阴沉的、怀有敌意的怒吼，一条整齐的黑线把大海和淡灰色的星空划分开来；远处，敌舰上的灯火照耀着；左面，朦胧地现出我们的一艘军舰巨大的黑影，听得见波涛拍击船舷的声音；还可以看见一只汽船嘟嘟地、飞快地从北部驶出。一颗在它附近爆炸的榴弹的火光，霎时间照亮了高高地堆满在甲板上的土筐、两个站在上面的人影以及被汽船划破的碧波的白泡沫和浪花。一个只穿着衬衫的水兵坐在桥边，两脚泡在水里，正在修理浮桥上的什么东西；前面，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上空，有同样的火光掠过，传来越来越响的可怕的炮声。从海上涌起的波浪漫过桥的右面，打湿了沃洛佳的双脚；两个士兵蹚着水从他身边走过。突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崩裂了，一道闪光照亮了桥的前部、一辆在桥上行走的马车和一个骑马的人，接着，弹片带着呼啸声纷纷落进水里，溅起了浪花。

"啊，米哈伊尔·谢苗内奇！"那个骑马的人在大科泽尔佐夫面前勒住马说，"怎么样，已经完全好了吗？"

"您不是看见了，您上哪儿去？"

"到北部去取弹药：要知道，我现在代理团副官……我们随时都等候敌人进攻，可是每个人的子弹盒里连五发子弹都没有。安排得可真好啊！"

"马尔佐夫呢？"

"昨天把腿给打断了……那时，他在城里，正在屋里睡觉……也许您会碰到他的，他在救护站。"

“咱们团在第五棱堡，对吗？”

“是的，M团的驻地由我们接防了。您到救护站去瞧瞧：咱们团有人在那儿——他们会带您去的。”

“喂，我在滨海街的那套房子没事儿吧？”

“咳呀，老兄！早就被炮弹炸毁啦。现在您都认不出塞瓦斯托波尔了；连个女人的影子也没有，没有饭馆，也没有音乐；昨天连最后一家铺子都搬走了。现在真是惨极了……再见！”

说完这句话，军官就策马而去。

沃洛佳突然感到非常害怕：他老觉得炮弹或是弹片马上就会飞过来打中他的脑袋。这阴冷的昏暗，这所有的声响，尤其是海浪没完没了的拍击声，——这一切似乎都在对他说，别再往前走了，那儿不会有什么好事等着他，他的脚决不会再踏上海湾这边的俄罗斯土地了，他应该马上往回走，而且要尽可能地远远离开这个可怕的死地。“可是，也许已经晚了，现在命运已经定了，”他浑身哆嗦着想道，他哆嗦，部分是由于想到这些事，部分是由于水灌进了他的靴子，弄湿了他的脚。

沃洛佳深深地叹了口气，便离开哥哥，向一旁走了几步。

“天啊！难道我会被打死吗？正是要打死我吗？天啊，饶恕我吧！”他低声说着，一面画了个十字。

“喂，沃洛佳，咱们走吧，”当马车上了桥时，哥哥说。“你看见过榴弹吗？”

弟兄俩在桥上遇见一辆辆运送伤员和满载着土筐的马车；还有一辆车装着家具，赶车的是个女人。过了桥，就没人阻拦他们了。

弟兄俩本能地紧贴着尼古拉耶夫炮台的墙壁，倾听着就在他们头上爆炸的炮弹的响声和弹片纷纷落下时的呼啸声，默不

作声地走到了炮台里挂着圣像的地方。在这儿，他们打听到了沃洛佳被派往的第五轻炮兵连驻扎在科拉别尔区；虽然危险，他们还是决定一起到哥哥的第五棱堡去过夜，明天再从那儿上炮兵连去。他们拐进走廊，迈过顺着炮台的墙脚在睡觉的士兵们的腿，终于到了救护站。

十一

当他们走进摆满躺着伤员的病床、充满军医院所特有的极端难闻的恶臭的第一号病房时，他们遇见了迎面走出来的两个女护士。

一个是五十来岁的妇人，黑眼睛，脸上的神情严肃，拿着绷带和棉线团，正在叮嘱跟在她后面的一个小青年——医士；另一个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姑娘，二十岁光景，她那苍白、娇嫩的小脸在白帽子下显出一种特别惹人爱怜的妩媚，她两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低着头，和那位老护士并排走着，好象怕落在她后面似的。

科泽尔佐夫问她们知不知道昨天被炸断了腿的马尔佐夫在哪儿。

“他好象是П团的吧？”老护士问道。“怎么，他是您的亲戚吗？”

“不，是同事。”

“嗯！您带他们去吧，”她用法语对年轻的护士说。“往这边走，”说完这话，她就和医士向一个伤员身边走去。

“咱们走吧，你瞧什么呀！”科泽尔佐夫对沃洛佳说，沃洛佳扬起眉毛，现出痛苦的表情，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伤员们，“咱们走

吧。"

沃洛佳虽然跟着哥哥走，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回头张望，不自觉地反复说：

"哦，我的上帝！哦，我的上帝！"

"这位大概刚到这儿不久吧？"护士指着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跟着他们在走廊上走着的沃洛佳向科泽尔佐夫问道。

"他刚来。"

美丽的护士瞧了瞧沃洛佳，突然哭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这一切多会儿才能完啊！"她带着绝望的声调说。

他们走进了军官病房。马尔佐夫仰面躺着，两只裸露到肘部的青筋暴露的胳膊放在头后，黄黄的脸上现出一个咬紧牙关以免痛得叫唤起来的人的表情。那只穿着长袜的好腿伸在被子外面，可以看得出他的脚趾在痉挛地抽搐。

"喂，您觉得怎么样？"护士一面问，一面用纤细柔嫩的手指（沃洛佳看见她一个手指上戴着金戒指）扶起他那有点秃顶的脑袋，整理了一下枕头。"瞧，您的两位朋友来看您了。"

"当然，疼，"他气冲冲地说。"别管我，我好得很！"他的脚趾在袜子里动得更快了。"您好！对不起，您贵姓？"他对科泽尔佐夫说。"哦，对了，请原谅，在这儿我把什么都忘了，"当对方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他时，他说。"原来我们以前在一块儿待过，"他不带任何高兴的表情补充了一句，同时还用询问的目光瞧着沃洛佳。

"这是我弟弟；今天刚从彼得堡来。"

"嗯！瞧，这下我可领一等残废金了，"他皱着眉头说。"哎哟，真疼！……还不如快点死了算了。"

他把腿缩了进去；两手捂着脸，哼哼唧唧地说了点什么。

“别打扰他了，”护士噙着眼泪低声说，“他的伤势很严重。”

弟兄俩还在北部时就决定一起到第五棱堡去；可是，当他们离开尼古拉耶夫炮台时，他们好象商量好了不要去无谓地冒险，决定分手了。

“不过你怎么找得着呢，沃洛佳？”哥哥说。“对啦，尼古拉耶夫可以带你到科拉别尔区去；我先一个人走，明天再来找你。”

在这最后分别的时候，弟兄俩什么也没再说。

十二

炮声一直那么猛烈，可是，叶卡捷琳娜街却是一片荒凉和静寂。沃洛佳在前面走着，尼古拉耶夫默默地跟在后面。在昏暗中，他只能看到宽阔的街道上许多地方墙壁都遭破坏的白色大房子和他走的那条铺石板的人行道；间或可以碰见几个士兵和军官。当他走过街左的海军部时，借着从墙内射出来的一道亮光，他看见了栽种在人行道边上用绿色支柱撑着的洋槐和沾满尘土的惨淡的洋槐树叶。他清晰地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和跟在他后面气喘吁吁的尼古拉耶夫的脚步声。他什么都不想：美丽的护士，马尔佐夫的穿着长袜子的脚趾抽搐的脚，黑暗、榴弹以及种种死亡的形象都在他心里模糊地掠过。一种孤独感和当他处在危险之中，人们对他的命运的普遍的冷淡，使他那整个年轻、善感的心紧揪着，感到痛苦。“我会被打死，我会被折磨、受苦，可是谁也不会为我流一滴眼泪！”于是他曾经美妙地梦想过的那充满了毅力和同情心的英雄生活就被这一切代替了。榴弹的爆炸声和呼啸声越来越近；尼古拉耶夫的唉声叹气也越来越

多，可是他并没有打破沉默。当他们走过通往科拉别尔区的那座桥时，他看见有一样东西飕的一声飞进了他附近的海湾，霎时间把紫色的波浪照得通红，接着就不见了，后来又从那儿激得浪花四溅。

“瞧，还没给憋死哪！”尼古拉耶夫说。

“是呀，”他用连自己都觉得不自然和意想不到的尖细刺耳的声音答道。

他们遇见了抬着伤员的担架和还是那些装着土筐的军用马车；在科拉别尔区，他们又遇见了一个团；还有一些人骑着马疾驰而过。其中有一位军官带着一名哥萨克。他骑着马快步驰来，可是一看见沃洛佳，就勒住了马，仔细地瞧了瞧他的脸，便转过身去，策马加鞭跑走了。“孤独，孤独！世界上有没有我这个人，谁都不在乎。”这个可怜的少年怀着恐惧的心情想道，他真想哭。

他上了山，走过一堵白色的高墙，走进了一条两旁的小房子都被炸毁而且不断被榴弹照亮的街道。一个喝醉了酒、披头散发的女人和一个水兵从一个小门里走出来，正好撞在他身上。

“因为，假如他是个上等人的话，”她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军官老爷！”

这个可怜的少年心里越来越痛苦；而在黑暗的地平线上的闪光却越来越频繁，榴弹也越来越多地在他周围发出呼啸声和爆炸声。尼古拉耶夫深深地叹了口气，突然用一种在沃洛佳听来好象是阴森森的声音说道：

“瞧，他老急着从省里往这儿赶。老催着走呀，走呀。有什么可急的呢！有些个聪明的老爷们才受了一点点轻伤，就舒舒服服地住在医院里。这才好啊，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既然哥哥现在已经好了，那有什么法子呢，”沃洛佳答道，他希望哪怕用谈话来驱散控制着他的忧愁。

“好了！他好什么呀，他原本就有病。就是那些真好了的，但是人家聪明，在这种时候都在医院里待着。在这儿可开心了，是不是？不是丢胳膊就是断腿——就这个！要遭殃还不容易！就是在这儿，在城里，都已经够吓人的了，更甭提上棱堡了！你一去——就一个劲儿地祷告。瞧，这鬼东西嘘的一声从你身边擦过去了！”他加了一句，一面注意地听着弹片在附近嘘嘘地飞过的声音。“现在，”尼古拉耶夫接着说，“吩咐我送您少爷。这是我们份内的事：叫干什么就应该干什么；不过，要紧的是——把马车交给了一个什么当兵的，行李又解开了。一个劲地叫去，去；可是，丢了东西，又该我尼古拉耶夫倒霉了。”

又走了几步，他们到了一块空地上。尼古拉耶夫一言不发，只是叹气。

“少爷，您那炮兵连就在这儿！”他突然说。“问问哨兵，他会指给您看的。”于是沃洛佳又走了几步，就不再听见后面尼古拉耶夫叹气的声音了。

他突然感到自己是完全地真正地孤独了。这种在危险中的孤独感——他觉得死就在眼前，——就象一块非常沉重的、冰冷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站在空地中央，回头瞧瞧，是不是有人看见他，他用手抱着脑袋，恐怖地寻思道：“主啊！难道我真是个懦夫吗？真是个卑鄙下流、微不足道的懦夫吗？难道我就不能为祖国、为沙皇光荣地死去吗？不久前我还曾高高兴兴地梦想过为皇上慷慨捐躯呢。不！我是个倒霉的可怜虫！”于是，沃洛佳怀着真正的失望和对自己绝望的感情，去向哨兵问了炮兵连长的住所，然后便朝哨兵指给他的方向走去。

十 三

哨兵指给他看的炮兵连长的住所，是一座在院子里有门通到里边去的两层小楼。从一扇糊着纸的窗子里透出微弱的烛光。一个勤务兵坐在台阶上抽烟斗。他进去禀报了炮兵连长，然后便把沃洛佳领进屋去。在房间里两扇窗子之间的一面破镜子下，摆着一张堆满了公文的桌子、几把椅子和一张被褥整洁的铁床，床前有一块小地毯。

紧挨着门站着一个留着浓密髭须的漂亮男子——司务长，他佩着短剑，穿着军大衣，大衣上挂着一枚十字勋章和一枚匈牙利奖章。一位个子不高的校官，有四十岁左右，半边肿着的脸上缠着绷带，穿着一件旧薄呢军大衣，在房间当中来回地走着。

"被委派到第五轻炮兵连的小科泽尔佐夫准尉，前来报到，"沃洛佳一进屋，就把这句背熟了的话说了出来。

炮兵连长冷冷地还了礼，也没向他伸出手来，就请他坐下。

沃洛佳怯生生地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坐下，开始摆弄他顺手拿起的一把剪子。炮兵连长背着手，低着头，只是偶尔瞧瞧那双摆弄着剪子的手，露出正在回想什么事情的样子，一言不发地继续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炮兵连长相当胖，头顶上秃了一大块，浓密的小胡子把嘴都遮住了，他有一对令人愉快的栗色的大眼睛。他的手很好看，又干净，又胖；脚往外撇得厉害，步伐坚定而潇洒，说明炮兵连长并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是呀，"他在司务长前面站住说，"从明天起，拉弹药的军马还得多添点饲料，要不然，马都掉膘了。你觉得怎么样？"

“可不是吗，长官，是可以添点儿！这会儿燕麦贱多了，”司务长一面回答，一面动着贴在两边裤缝上的手指，显然，这两只手爱用手势来帮助说话。“还有，长官，咱们的粮秣管理员弗兰休克昨天从辎重队给我捎来个条儿，叫咱们一定要在那儿买些车轴，据说，那边挺便宜，——您下个命令吧？”

“好，买吧：反正他手里有钱。”接着，炮兵连长又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了。“您的行李呢？”他在沃洛佳面前站住，突然问道。

可怜的沃洛佳想着自己是个懦夫，因此在每一个瞥视里，每一句话里，他都看到对自己的蔑视，就象对一个可怜的懦夫那样，为此他感到难受极了。他觉得炮兵连长已经看穿了他的秘密，正在嘲笑他。他感到很窘，就回答说行李在格拉弗区，他哥哥答应明天给他送来。

可是这位中校没有听完他的话，就向司务长问道：

“咱们让这位准尉住在哪儿呢？”

“让准尉吗？”司务长说时，很快地瞟了沃洛佳一眼，好象在问：“他算计什么准尉，也值得让他住在什么地方吗？”这就使沃洛佳更窘了。“那就住楼下吧，长官，可以把他安置在上尉屋里，”他想了想继续说，“上尉到棱堡去了，他的床空着。”

“也好，您能不能暂时委屈一下？”炮兵连长说。“我想，您一定累了；我们明天再好好安排一下。”

沃洛佳站起来，行了个礼。

“您不要喝点茶吗？”沃洛佳已经走到门口，炮兵连长说。“可以把茶炊烧上。”

沃洛佳行了个礼，就出来了。上校的勤务兵带他下了楼，把他领进一间四壁空空的脏屋子，房间里堆着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一张没有床单和被子的铁床。床上睡着一个穿粉红色

衬衫的人，身上盖着厚厚的军大衣。

沃洛佳以为他是个士兵。

“彼得·尼古拉伊奇！”勤务兵一面说，一面推这个睡觉的人的肩膀。“准尉要睡这儿……这是我们的士官生，”他转身对准尉补了一句。

“哦，请不用费心了！”沃洛佳说；可是这个士官生——一个高大、结实、脸很漂亮、但是一副蠢相的年轻人——从床上爬起来，披上军大衣，显然还没有醒透，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没关系，我到院子里睡去，”他嘟囔着说。

十四

剩下沃洛佳一个人独自思忖时，他首先感到的就是厌恶自己的紊乱和凄凉心境。他希望能够睡着，忘掉周围的一切，主要的是，忘掉自己。他吹熄了蜡烛，上床躺下，用脱下的军大衣蒙住脑袋，希望躲开他从小就害怕的黑暗。可是他突然掠过一个念头：一颗榴弹飞过来，会打穿屋顶，把他炸死。他开始倾听：他听见炮兵连长的脚步声就在他的头上。

“不过，要是有炮弹飞来的话，”他想道，“那么，先打死楼上的人，然后才是我；至少打死的不是我一个人。”这种想法给了他一点安慰；他差不多要睡着了。“要是今天夜里塞瓦斯托波尔突然失守，法军冲到这儿来，那怎么办？我用什么来自卫呢？”他又爬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实际的危险的恐怖压倒了对黑暗的神秘的恐惧。除了一副马鞍和一个茶炊，屋里任何硬东西也没有。“我是个孱头，我是个懦夫，是个卑鄙的懦夫！”他突然想道，于是他心里又涌起了蔑视自己，甚至厌恶自己的那种沉痛之感。

他再躺下，极力什么也不想。后来，由于炮声不断震得仅有的一个窗子上的玻璃格格作响，白天的印象便不由得浮上他的脑海，又使他想起了危险：他在幻想中一会儿看见伤员和鲜血，一会儿看见飞进屋里来的榴弹和弹片，一会儿看见那美丽的护士一面给他这个垂死的人包扎伤口，一面为他流泪，一会儿又看见他母亲在小县城里给他送别，含着眼泪在有灵的圣像前热烈地祷告，——因此，他又觉得睡不着了。可是他心里却突然清晰地出现了仁慈的、万能的、什么都能办到的、任何祷告都能听到的上帝。于是他便跪下来，画了十字，象小时候教他做祷告那样合上双手。这种姿势突然把他带到了那早已忘却了的欢愉的心情中。

"主啊，如果我非死不可，非结束生命不可，那就这么办吧，"他想道，"那你就快点儿这么办吧；但是，如果我需要勇气，需要坚定，而这二者又是我所缺少的，那就请赐给我吧；但是求你让我免受我所不能忍受的羞愧和耻辱，请你教我怎样来执行您的旨意。"

这颗幼稚的、受惊的、狭隘的心突然变得成熟起来，开朗起来，看到了一片广阔的、光明的新天地。在这种心情持续着的那短暂的时间内，他又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可是，在连续不断的炮击声和玻璃的震动声中，他很快就平静地无忧无虑地睡着了。

伟大的主啊！只有您才能听见和了解，从这个可怕的死地到达你那儿的简单的，但是热烈而绝望的祷告，那种充满无知、模糊的忏悔和痛苦的祷告！——从一秒钟之前还在想到早餐和挂在脖子上的乔治勋章，而现在却恐惧地感到你的来临的将军起，到那倒卧在尼古拉耶夫炮台的光地面上，祈求您为了他的一切不应得的痛苦赶快把他不自觉地预感到的奖赏赐给他的、又乏又饿、满身虱子的士兵止所作的祷告！是的，您在不倦地倾听着

你的孩子们的祷告，而且，你还派遣安慰灵魂的天使到各处去把忍耐、责任感和希望的欢乐灌输到他们的心中。

十 五

大科泽尔佐夫在街上遇见自己团里的一个士兵，就跟他一起直奔第五棱堡去了。

“挨着墙根，长官！”士兵说。

“为什么？”

“危险，长官；您瞧，它飞过去了，”那士兵一边说，一边听着那飕的一声飞过，掉在街对过干路上的炮弹的响声。

科泽尔佐夫没听那士兵的话，还是精神抖擞地在街心走着。

这儿还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甚至更频繁的火光、炮声、呻吟声和与伤员的相遇，同样的炮台、胸墙和堑壕，就象春天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时一样；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现在却显得更凄凉了，同时也更坚定了，——房屋上的弹洞也更多了，除了库辛家的房子（军医院）以外，别处的窗子里已经完全没有灯光，连一个女人也碰不到了，——以前表现在一切事物上的那种见怪不怪和无忧无虑的气氛，现在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一种焦虑的期待、疲惫和紧张的痕印。

可是，现在已经来到最后一道堑壕，这里听到了一个认出了自己老连长的П团的士兵的声音，这里就是那在黑暗中贴墙站着，时时被炮火照亮的第三营，同时，还听得见压低了的说话声和步枪碰击的声音。

“团长在哪儿？”科泽尔佐夫问。

“在海军掩蔽部，长官！”一个很殷勤的士兵答道。“这儿走，

我带您去。”

那士兵带着科泽尔佐夫走过一道又一道的堑壕，然后到了堑壕里的一道小沟边。一个水兵坐在小沟里抽烟；他后面有一扇门，从门缝里透出一线灯光。

“我可以进去吗？”

“我这就去通报，”说着，那个水兵就走进门里去了。

从门里传出两个人说话的声音。

“如果普鲁士继续保持中立，”一个声音说，“那么奥地利也……”

“奥地利算什么，”另一个声音说，“当斯拉夫的土地……好，请他进来吧。”

科泽尔佐夫从来没到过这个掩蔽部。它的陈设的豪华使他吃惊。镶木地板，门口有架屏风。靠墙摆着两张床，墙角上挂着大幅金碧辉煌的圣母像，圣像前点着一盏粉红色的长明灯。在一张床上，有个海军军官和衣躺着睡觉，而在另一张床上，有两个人——新任的团长和副官，坐着在说话。在这张床前的桌上放着两瓶打开的酒。虽然科泽尔佐夫决不是一个胆小鬼，对政府和团长都问心无愧，可是一看见上校（不久以前还是自己的同僚）他就胆怯，两腿哆嗦：这位上校非常傲慢地站起身来听他说话。而且，坐在那儿的那位副官的姿态和目光也使他发窘，那副神气好象在说：“我只是您的团长的朋友。您不是来找我的，所以我不能，也不想要求您对我有任何敬意。”“真奇怪，”科泽尔佐夫望着自己的团长这样想道，“他担任团长才七个星期，可是他身上的一切——他的服装、姿态、目光——都显出了团长的权威，这种权威并不是由于年龄大、资格老、战功卓著，而是由于他当了团长发了财。曾几何时，”他想道，“正是这个巴特里谢夫曾和我们

一块儿大吃大喝，一件耐脏的棉布衬衫一穿就是几个星期，吃起炸肉饼和甜馅饺子来老是独吃，谁也不请，可是现在！大袖子的厚呢常礼服下面露出了荷兰衬衫，手里挟着十卢布一支的雪茄，桌上摆着六卢布一瓶的拉斐特酒①，——这一切都是通过辛菲罗波尔的军需官出了难以置信的高价买来的，——而且他眼睛里的那种阔贵族的冷淡骄傲的神气，好象在对你说：虽然我是个新派团长，也是你的朋友，可是你别忘了，你四个月的薪水才六十卢布，而我经手的却是上万卢布；说真的，我知道，你得熬上半辈子，才能爬到我的地位。"

"您治病的时间够长的，"上校用冷冷的眼光瞧着科泽尔佐夫说。

"我一直都没好，上校，到现在伤口也还没有愈合。"

"那您就不应该回来，"上校用不信任的眼光瞧着军官那结实的身形说。"您到底能不能履行职务？"

"当然能，长官。"

"好，我非常高兴。那您去接替扎伊采夫准尉指挥九连，也就是您从前的那个连；您马上就能接到任命。"

"是，长官。"

"您去的时候，劳驾叫团副官到我这儿来一趟，"团长说完这话，就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接见完毕。

离开掩蔽部时，科泽尔佐夫几次不知自言自语说了些什么，还耸耸肩膀，好象有什么事情使他难过，不舒服，或者生气似的；他倒不是生团长的气（这毫无必要），他好象是对自己，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纪律和它的条件——从属关系，象一切法定的

① 产于法国拉斐特的一种红葡萄酒。

关系一样，除了彼此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以外，只有建立在下级承认上级的经验、战功，或者干脆是道德品质的基础上，才能令人心悦诚服；但是，纪律一旦建立在侥幸或是金钱的基础上，象我们常常遇见的那样，它就总是在一方变成妄自尊大，在另一方则形成暗暗的嫉妒和愤懑，这不仅不利于把群众团结成为一个整体，而且会产生完全相反的效果。一个自知不能以德服人的人，便本能地怕和部下接近，而且拼命在外表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模样，以避免别人的批评。部下只看到这种损伤自己尊严的表面现象，而且认为在这种外表后面决没有(多半是有欠公允)任何足以称道的东西。

十六

科泽尔佐夫在去拜会他的同僚之前，先去问候了本连的弟兄们，看看连队驻扎在什么地方。用土筐垒成的胸墙、堑壕的形状、他所经过的大炮，以至一路上绊脚的弹片和榴弹，——这不断被炮火照亮的一切，都是他非常熟悉的。三个月以前，他曾在这个棱堡上一步也没离开地度过了两个星期，这一切情景都还鲜明地深印在他的脑海里。虽然这个回忆里有很多可怕的东西，可是它也羼杂着往事的迷人之处，因此，他很高兴地认出了这些熟悉的地方和事物，好象在这儿度过的两个星期是很愉快似的。他的连部署在接近第六棱堡的防御墙下。

科泽尔佐夫走进了一座狭长的，入口处完全敞着的掩蔽部。有人告诉他，九连就驻扎在这儿。整个掩蔽部里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从入口处起就挤满了士兵。在一边，有个士兵躺着，拿着一支点着的弯蜡烛。另一个士兵紧凑着蜡烛在一个音节一个

音节地念一本什么书。在掩蔽部的发出恶臭的昏暗中，可以看见有很多人昂着头在热心地听他诵读。这本小书是一本识字课本；当科泽尔佐夫走进掩蔽部时，听见如下的词句：

"怕……死是……人……天生的……感情。"

"打一下烛花，"一个声音说。"这本书真好。"

"我的……上帝……"那朗读者继续念道。

当科泽尔佐夫问起司务长时，那朗读者停了下来；士兵们便开始动弹、咳嗽、擤鼻子，就象人们在克制的沉默以后那样；司务长一面扣着钮扣，一面从听诵读的那伙人里站起身来，跨过几条腿，踩着那些无处缩腿的人的腿走了出来，跑到军官面前。

"你好，兄弟！ 咱们全连的人都在这儿吗？"

"祝您健康！ 欢迎您回来，长官！"司务长一面喜笑颜开地瞧着科泽尔佐夫，一面答道。"您全好了吗，长官？ 真是谢天谢地！您不在这儿，我们可想您哪。"

一看就知道：连里的人都很喜欢科泽尔佐夫。从掩蔽部的紧里边传出了几个声音："咱们的老连长回来了，就是那位受伤的连长，科泽尔佐夫，米哈伊尔·谢苗内奇"，等等；有几个人甚至向他挪近了一些，鼓手向他问了好。

"你好，奥班楚克！"科泽尔佐夫说。"你还活着哪？ 弟兄们，你们都好啊！"接着，他提高声音说。

"祝您健康！"掩蔽部里一声呐喊。

"弟兄们，你们好吗？"

"不好，长官：法国佬讨厌透了，——他们躲在工事后面猛打，就是不肯出来。"

"也许我的运气好，老天爷帮忙，他们会出来的，弟兄们！"科泽尔佐夫说。"咱们也不是头一回了：狠狠地再揍他们一顿。"

“一定效力，长官！”几个声音同时说道。

“是呀，他的确勇敢，咱们这位连长真是勇敢极了！”鼓手对另一个士兵说；他的声音不高，可是听得出他好象要对那士兵证明连长说得对，并使他相信这些话决没有任何夸大和不真实的地方。

科泽尔佐夫离开了士兵们，就到守备营去看望自己的军营同僚们了。

十七

营房的大屋子里挤满了人：有海军军官、炮兵军官和步兵军官。有的在睡觉；有的坐在什么箱子上和要塞大炮的炮架上聊天；还有一大群吵吵嚷嚷的人坐在拱门后面铺着两件毡斗篷的地上，一边喝黑啤酒，一边玩纸牌。

“啊！科泽尔佐夫，科泽尔佐夫！你回来得好，真行！……伤怎么样？”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显然在这儿大家也喜欢他，欢迎他回来。

和熟人握过手后，科泽尔佐夫就加入到吵吵嚷嚷地在玩牌的那群军官里，这中间也有他的熟人。做庄的是个漂亮的、瘦瘦的黑发男子，鼻子细长，留着宽大的髭须，正用瘦长的白手指在发牌，一个手指上戴着一只有纹章的大金戒指。他发牌发得快而乱，显然不知有什么事心烦，又想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他右首，是个头发灰白的少校，他用胳膊肘支着身子侧身躺着，他已经喝了很多酒，却故作镇静地每次都下半个卢布的注，输了当场就付现钱。在庄家的左首，蹲着个满脸是汗的、漂亮的军官，他每逢输了的时候，总是勉强露出笑容，开句玩笑，他不断用一只手

在那肥大的灯笼裤的空空的口袋里掏摸，他注下得很大，可是显然赌的已经不是现钱，正为了这个，那漂亮的黑发男子感到十分厌恶。一个秃顶、脸色苍白、大嘴巴露出凶相、没留胡子的瘦军官，手里拿着一大叠钞票在屋里来回走着，他老是拿现钱下注，而且总是赢。

科泽尔佐夫喝了点伏特加，在玩牌的人们身边坐下来。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下注吧！"庄家对他说。"我看，你一定带来了很多钱。"

"我上哪儿去弄钱？恰恰相反，我在城里把钱全花光了。"

"哪能！您大概在辛菲罗波尔把别人的钱全赢来了。"

"真的，不多，"科泽尔佐夫说，可是，显然他并不指望别人相信他的话，他解开衣服，拿出了一副旧牌。

"试试也好，什么事都难逆料！您知道，就是蚊子也能干出大事来。不过，我得喝点酒壮壮胆。"

于是，不大会儿工夫他又喝了三杯伏特加和几杯黑啤酒，这时他已经和大伙儿的情绪完全一致了，也就是说，他已经糊涂了，忘记了现实，把最后的三个卢布也输光了。

那满脸是汗的小个子军官已经在帐上记下了一百五十卢布。

"不，真不走运，"他说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又准备去拿牌。

"请您把钱送来，"庄家有一会儿停止发牌，眼睛盯着他，对他说。

"明天我准送来，"满脸是汗的军官回答说，一面站起身来，用手使劲去掏那空空的口袋。

"哼！"庄家哼了一声，接着恶狠狠地把牌扔给左右两边，发了一圈。"这可不成，"他放下牌说，"我不来了。扎哈尔·伊万内

奇，这不成，”他接着说，“咱们赌的是现钱，不记帐。”

“怎么，难道您还信不过我吗？真是怪事！”

“您让我去问谁要钱？”这时候已经喝得烂醉，而且赢了近八个卢布的少校嘟嘟囔囔地说。“我已经拿出去二十多卢布了，可我赢了——连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桌面上没钱，”庄家说，“叫我拿什么来给？”

“我管不着！”少校站起身来嚷道。“我是跟你们这些规矩人赌，不是跟他赌。”

满脸是汗的军官突然冒起火来：

“我说过明天给：您怎么敢对我说这种无礼的话？”

“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规矩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我就这么说！”少校嚷道。

“算啦，费奥多尔·费奥多雷奇，”大家都劝阻少校说。“别说了！”

可是，少校好象专等大家来劝他冷静下来的当儿，好大发一通脾气似的。他突然跳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向满脸是汗的军官。

“我说无礼的话了？到底谁比谁大，我为沙皇效忠已经二十年了，——说我说无礼的话？嘿，你这小子！”他突然尖着嗓子喊了起来，而且声音越来越激动。“混蛋！”

还是让我们赶快闭上这非常令人痛心的一幕吧。明天，也许就是今天，这些人个个都会欣然而骄傲地去迎接死亡，坚决而平静地去死；但在使最冷静的头脑都感到恐怖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而且毫无希望摆脱这种处境的情况下，生活中的唯一乐趣就是忘却和变得糊涂。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颗能使他成为英雄的高尚的火花；可是这颗火花倦于发出明亮的火光，——直要到生死攸关的时刻，它才会燃起熊熊大火，照亮伟大的业绩。

十 八

第二天，同样猛烈的炮击继续着。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沃洛佳·科泽尔佐夫和炮兵连的军官们坐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和他们有点熟了，便打量着那些刚认识的人们的脸，观察他们，向他们发问，也向他们讲述。炮兵军官们的质朴的、有点博学的谈话博得了他的尊敬和喜欢。而沃洛佳的羞怯的、天真而漂亮的外貌也博得了军官们的好感。炮兵连的一位老军官，是一位大尉，个子不高，一头棕黄色的头发，前额上挂下一小绺头发，两鬓梳得溜光，他受过旧式的炮兵教育，善于对太太们献殷勤，又似乎很有学问，他仔细问了沃洛佳关于炮兵的知识和新发明的兵器，亲切地拿他的年轻美丽的小脸开开玩笑，总之，他象父亲对待儿子似地待他，这使得沃洛佳非常高兴。佳坚科少尉是位年轻的军官，穿着破旧的军大衣，头发蓬乱，说话带乌克兰口音；尽管他说话嗓门很大，而且老是找机会跟人抬杠，举止也很粗鲁，可是沃洛佳还是很喜欢他，因为在这个粗暴的外表下，他不能不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非常善良的人。佳坚科不断表示要为沃洛佳效劳，并且向他证明，塞瓦斯托波尔所有的大炮摆得都不合规格。沃洛佳不喜欢的，只有眉毛高高扬起的切尔诺维茨基中尉，虽然这位军官最有礼貌，而且穿着相当整洁的常礼服，尽管不新，但补得很精细，缎子坎肩上还露出一条金表链。他不断地向他打听皇上和陆军大臣的情况，并且装出兴奋的样子向他讲述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事迹，喟叹爱国精神的不见多，命令决定又如何欠妥等等，总之，他处处显示很有学识，很聪明，情感高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沃洛佳看来，这一切都是事先背熟

了的，听来很不自然。主要的是，他发现军官们几乎都不跟切尔诺维茨基说话。昨天晚上被他吵醒的士官生弗兰格也在这儿。他什么也不说，老老实实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到什么可笑的事就笑笑，军官们有什么事忘了，他就帮着回想，还帮着递酒，给所有的军官们卷纸烟。沃洛佳把这位士官生和军官同样对待，并不把他当作小孩任意支使。不知是沃洛佳的谦和而有礼貌的态度呢，还是他的令人喜欢的外表把这位弗兰佳（士兵们不知道为什么把他的姓改成女性的姓）迷住了呢，使得弗兰格那对善良的、呆呆的大眼睛总是盯着这位新来的军官的脸，时时揣摩着他的心意为他效劳，而且时时都处于一种迷恋的状态，不用说，军官们都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把它作为笑谈。

午饭前，上尉从棱堡上交班回来，便加入了他们一伙。克劳特上尉是位金头发的、漂亮的、动作麻利的军官，留着浓密的棕黄色的髭须和络腮胡子；他说俄国话说得非常好，可是在俄国人听来他的话未免太正确了，也太漂亮了。在工作和生活上，就象他说俄国话一样：他工作得很好，是个非常好的同僚，在金钱关系上又是个最可靠的人；不过，作为一个人来说，正因为这一切都太好了，所以他身上似乎缺了点什么。象所有俄国化的德国人一样，他和标准的纯粹的德国人形成奇怪的对照，他极端讲究实际。

"瞧，咱们的英雄来了！"当克劳特挥动着胳膊，响着马刺，高高兴兴地走进屋里的时候，大尉说。"您喝什么，弗里德里希·克列斯季亚内奇：茶呢还是伏特加？"

"我已经叫了茶了，"他答道，"不过喝点伏特加提提神也成。我非常高兴和您认识；请多关照，"他对站起身来向他一鞠躬的沃洛佳说。"我是克劳特上尉。在棱堡上炮手告诉过我，您昨天

就来了。”

“我非常谢谢您；我在您的床上睡了一宿。”

“不过，您睡得舒服吗？那张床有条腿断了；可是老找不到人来修理——在围困的情况下，——必须把它支上。”

“喂，您当班的时候还顺利吗？”佳坚科问道。

“还不错，就是斯克沃尔佐夫受了点伤，昨天还修好了一个炮架。炮座被打得粉碎。”

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显然，他完全处于一个刚脱离险境的人的愉快的心情中。

“怎么样，德米特里·加夫里雷奇，”他摇着大尉的膝头说，“老兄，近况如何？您上的呈文怎么样了，还没消息吗？”

“什么消息也没有。”

“也不会有任何消息的，”佳坚科开口说，“这话我以前就跟您说过。”

“为什么不会有呢？”

“因为作战报告写得不好。”

“唉，您真爱抬杠，真爱抬杠，”克劳特笑嘻嘻地说，“真是个固执的乌克兰人。嗯，偏要存心气气您，让您当个中尉。”

“不，不会的。”

“弗兰格，给我把烟斗拿来，装上烟，”他转过身来对士官生说，士官生马上就非常乐意地跑去拿烟斗了。

克劳特讲炮击的情形，问起他不在的时候有什么情况，而且和每个人说话，使得大家都活跃起来。

十 九

“嗯，怎么样？您在我们这儿安顿好了吗？”克劳特问沃洛佳。“对不起，您的名字和父称叫什么？您知道，这是我们炮兵的习惯。您弄到马了吗？”

“没有，”沃洛佳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过大尉，在我没有领到饲料费和旅费以前，我没有马，也没有钱。我本想向炮兵连长先借一匹马，可是又怕他不肯。”

“阿波隆·谢尔盖伊奇吗？”他咂嘴作声，表示非常怀疑，一面瞧瞧大尉说。“靠不住。”

“他不肯借也没什么，”大尉说，“说实话，在这儿并不需要马，不过，还是可以试试。我今天替您去问问。”

“得了吧！您不了解他，”佳坚科插嘴说，“别的事他可能拒绝，可是这件事决不会……要不要打赌？……”

“得了，谁不知道您老爱抬杠。”

“我抬杠是因为我知道，他在别的事情上小气，可是马会给的，因为拒绝对他没有好处。”

“怎么会没有好处呢，在这儿一匹马他得花八卢布的燕麦费！”克劳特说。“好处就在于可以少养一匹马！”

“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您把椋鸟①要来吧，”拿了克劳特的烟斗回来的弗兰格说，“那匹马可好哪！”

“就是您在索罗基从它背上掉进沟里去的那匹吗？啊？弗兰格？”上尉笑起来了。

---

① 马名。

"不，他有单据，每匹马可以领十个半卢布，您还说什么要八个卢布的燕麦费，"佳坚科继续抬杠说，"当然没有好处。"

"他哪能什么都不留下！恐怕您做了炮兵连长，也不会让人家骑着马进城的！"

"我要是做了炮兵连长，老兄，我会给每匹马吃四袋燕麦；您甭担心，我不会揩油。"

"咱们等着瞧吧！"上尉说。"您也会揩油的，等他当了炮兵连长的时候，他也会把积余的钱上腰包的，"他指着沃洛佳加了一句。

"弗里德里希·克列斯季亚内奇，为什么您认为他也想揩油呢？"切尔诺维茨基插嘴说。"也许他有家当：他干吗要揩油呢？"

"不，我……请原谅我，大尉，"沃洛佳说，他连耳根都红了，"我认为这不高尚。"

"嘿嘿！他真厉害！"克劳特说。"等您当上了大尉，您就不这么说了。"

"将来也一样；我只是认为，不是我的钱，我就不能拿。"

"年轻人，我告诉您，"上尉开始用比较严肃的声调说。"您要知道，当您指挥一个炮兵连的时候，如果您能把事情办好，那您在平时一定可以多余五百卢布，在战时呢——就有七八千，而且，还仅是马匹一项。那么好吧。炮兵连长对士兵的口粮是不过问的：这是自古以来炮兵的老规矩；不过，要是您不是个好当家的，那您就什么也剩不下。这下，您就得付规定之外的马掌费——这是一（他屈起一个手指），医药费——这是二（他又屈起一个手指），办公费——这是三；拉炮的副马，小兄弟，每匹得付五百卢布，可是补充马匹的费用是五十卢布，这就要钱，——这是四。您还得付规定之外的给士兵们换衣领的费用，而且您又得花

很多的煤火费，还得让军官们来搭伙吃饭。倘若您当了炮兵连长，您就得生活得象个样儿：您得有辆马车，得有件皮大衣，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玩意儿，要有这个，要有那个，样样都得有……这事不说您也明白……”

“主要的是，”始终默不作声的大尉也接口说，“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您想想看，就拿我这个人来说吧，干了二十年，薪俸先是二百卢布，后来是三百，还经常闹穷；可是那些经纪人一礼拜就能赚上几万卢布，那么，为什么不可以为了我干了一辈子让我赚点钱到老来有口饭吃呢？”

“哎，有什么可说的呢！”上尉又说话了。“您先别急着发牢骚，还是活着干下去吧。”

沃洛佳因为自己说话太欠考虑感到很惭愧，很不过意；他喃喃地说了句什么，就默不作声地继续听佳坚科的慷慨激昂的争论和反驳。

上校的勤务兵来请吃饭，争论才被打断了。

“您今天告诉阿波隆·谢尔盖伊奇，让他拿点酒出来，”切尔诺维茨基边扣钮扣边对大尉说。“他还小气什么呢？要是被打死了，谁也喝不成！”

“您自己说去吧，”大尉答道。

“不，您的官大：什么都得有个规矩嘛。”

二十

就在昨天沃洛佳向上校报到的那个房间里，桌子从墙边挪了出来，还铺上了一块脏桌布。炮兵连长今天和他握了手，而且问起彼得堡和路上的情形。

"喂，诸位，谁喝伏特加，请随便吧！准尉们可不许喝，"他对沃洛佳笑笑，添了这么一句。

一般说来，炮兵连长今天一点也不象昨天那么严厉；相反，他象是个亲切而好客的主人和年长的同僚。虽然如此，但是所有的军官，从老大尉到好抬杠的佳坚科都对他十分尊敬，这单从他们说话时恭恭敬敬地瞧着连长的眼色的神情，以及他们怯生生地一个跟一个地走去喝酒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

午饭有一大碗菜汤，上面漂着几块肥牛肉，加了很多胡椒和桂叶，有加了芥末的波兰式米馅肉卷，还有加了不大新鲜的黄油的小饺子。没有餐巾，汤勺是白铁皮的或木头的，有两只玻璃杯，桌上只有一只断颈的长颈水瓶；可是这顿午饭吃得并不沉闷：谈话没有中断过。起先谈的是这个炮兵连曾参加作战的因克尔曼战役，于是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的印象以及他们对于失败原因的想法，等到炮兵连长开始说话时，大家就都不作声了；后来，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轻炮的口径太小和新式威力的轻炮，这就使沃洛佳有机会显示自己炮兵学的知识。可是，他们却没有提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前可怕的形势，好象每个人对这个题目考虑得太多了，不愿再去说它似的。关于沃洛佳应该担任的职务，根本没有提起，好象他到塞瓦斯托波尔来，只是为了谈谈轻炮以及和炮兵连长在一起吃吃饭而已，这使他感到吃惊和难受。在吃饭的时候，一颗榴弹落在离他们的房子不远的地方。地板和墙都震动了，好象发生了地震，接着窗子就被硝烟遮住了。

"我想，您在彼得堡是看不到这种情景的；可是在这儿却常有这类的意外，"炮兵连长说。"弗兰格，您去瞧瞧在哪儿爆炸了。"

弗兰格出去看了看，回来报告说是在那片空地上，后来就没

人再说起那炮弹的事了。

快吃完饭的时候，一个小老头，炮兵连的司书，拿着三封打上封漆的信走了进来，把它们交给炮兵连长。“这一封是非常重要的公文，炮兵司令刚才派哥萨克送来的。”所有的军官们都不由得迫不及待地瞧着炮兵连长用熟练的手指扯开信封上的封漆，从里面抽出那份非常重要的公文。“到底有什么事呢？”每个人都这样问自己。可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完全撤回去休整，也可能是指派整个炮兵连开赴棱堡。

“又来了！”炮兵连长狠狠地把那份公文往桌上一摔，说。

“阿波隆·谢尔盖伊奇，什么事？”那位老军官问道。

“要我派一个军官带几个炮手到那边一个什么臼炮连去。我一共只有四名军官，炮手也不满额，”炮兵连长抱怨说，“可是还问我要人。不过，诸位，还是得有人去，”他沉吟了片刻说，“命令七点钟到达罗加特卡……去叫司务长来！诸位，谁去呢，大家来决定吧，”他重复说。

“喏，这位还哪儿都没去过呢，”切尔诺维茨基指着沃洛佳说。

炮兵连长什么也没回答。

“好，我愿意去，”沃洛佳说时感到自己的背上和脖子上冒出了冷汗。

“不，为什么呢！”大尉打断了他的话。“当然，谁也不会拒绝，可是谁也不必要求去；如果阿波隆·谢尔盖伊奇肯把这事交给我们办的话，那我们就象上回那样来抓阄吧。”

大家都同意。克劳特把纸裁开卷成卷儿，扔在军帽里。大尉开着玩笑，甚至趁这个机会要求上校请大家喝点酒，象他所说的那样，好壮壮胆子。佳坚科闷闷不乐地坐着，沃洛佳不知道在

笑什么，切尔诺维茨基硬说他一定会抓到，克劳特则泰然自若。

他们让沃洛佳先抓。他拿起了一个比较长的阄，可是他立刻又想换一个，——拿了另一个短点儿和厚点儿的，打开来一看，上面有个“去”字。

“该我去，”他叹了口气说。

“好，上帝保佑您。您马上就会习惯战斗生活的，”炮兵连长带着亲切的微笑瞧着准尉发窘的脸说。“不过要赶快收拾起来。为了让您快活些，弗兰格代替炮兵军士跟您一块儿去。”

二十一

弗兰格非常满意自己的任命，连忙跑去整理行装，穿戴好了，就来帮助沃洛佳，他极力劝他带上行军床、皮大衣、几本旧的《祖国纪事》、带酒精灯的咖啡壶，以及其他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大尉建议沃洛佳先读一下《须知》中有关臼炮射击的部分，并且马上把上面的射角表抄下来。沃洛佳立即着手做起来，使他感到又惊又喜的是，他发现，对危险的恐惧以及比这更厉害的生怕自己将是个懦夫的那种心情，虽然还使他有点儿不安，但远不象昨天那么厉害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这是在白天和在活动，而主要的是由于：象任何一种强烈的感情一样，恐惧感也是不能在同样的强度持续很久的。总之，他已经熬过去了，不再感到害怕了。在七点钟光景，太阳刚开始在尼古拉耶夫兵营后面落下去，司务长就进来宣布说，士兵们已准备好了，正等候出发。

“我把名单交给弗兰格了。长官，请您问他要吧！”他说。

大约二十名炮兵，没带别的东西，只佩着短剑，站在屋角后面。沃洛佳带着士官生向他们走去。“要不要对他们讲几句话，

还是就说：'弟兄们，你们好！'还是什么都不说呢？"他想道。"可是又为什么不说：'弟兄们，你们好！'呢？——甚至应该这样。"于是他就放大了胆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喊道："弟兄们，你们好！"士兵们都兴高采烈地回答他：年轻清脆的声音悦耳地在每个人的耳朵里回响。沃洛佳精神抖擞地走在士兵们前面，虽然他的心在咚咚直跳，好象他一鼓作气跑了好几俄里似的，但是他的步子轻快，脸上喜气洋洋。当他们走近马拉霍夫冈，上山去的时候，他发现跟他寸步不离、在屋里显得非常勇敢的弗兰格，正在不断地东躲西闪，低着脑袋，好象所有已经十分频繁地在这儿呼啸而过的榴弹和炮弹，都是直冲他飞来似的。有几个士兵也是这样，总之在大多数人的脸上，不是现出害怕的神情，就是带着不安的神情。这种情形倒使沃洛佳完全镇定下来和振作起来了。

"好，我也到了马拉霍夫冈了，以前我真没必要把它想得那么可怕！而且我也能在走路时不向炮弹低头，甚至也不象别人那么胆小，比起他们来，我要好多了！这末说，我并不是懦夫？"他带着愉快的，甚至有点儿洋洋得意的心情想道。

可是，当他在暮色中的科尔尼洛夫炮台找寻棱堡司令官时所遇见的景象，很快就使他这种无畏和洋洋得意的心情动摇了。四个水兵在胸墙旁边正提着一具被剥了靴子和大衣的血迹斑斑的尸体的手脚摇晃着，要把它扔到胸墙外边去。（在炮击的第二天，他们来不及收殓棱堡上的尸体，所以就把那些尸体扔到沟里去，以免他们在炮台上碍事。）当沃洛佳看见尸体碰在胸墙顶上，然后慢慢地滚进沟里去时，他愣了一会儿；不过，幸好，就在这时候炮台司令官遇见了他，下达了命令，派了一名向导带他到炮台和指定给炮手们的掩蔽部去。在这儿，我不来叙述我们的主人公在那天晚上又经历了多少恐怖、危险和失望；他没有看到他希望

在这儿找到的、以前在沃尔科夫广场所看见的、在各种符合规范和井然有序的条件下的那样的射击，却找到了两门没有瞄准器的破损的小臼炮，一门被炮弹打坏了炮口，一门放在被打毁的炮台的破木板上；他又如何在天明以前找不到人来修理炮台；炮弹又如何没有一颗是合乎《须知》上所规定的重量；他小队里的两名士兵如何负了伤，以及他又如何经历了二十次九死一生的危险。幸而，有个体格魁梧的海军炮手奉命前来帮助他；这位从围困一开始就在臼炮上工作的水兵，使他相信这两门炮还能打，还提着灯在黑夜里领他走遍了棱堡，好象是领他参观了自家的菜园子似的，而且答应明天准把一切都弄妥。向导领他去的掩蔽部，是一个在石质土壤上挖成的长方形的地洞，有两立方俄丈大小，上面盖着一俄尺来厚的橡树原木。他和他所有的士兵就住在这个地洞里。弗兰格一看见掩蔽部的那个一俄尺高的矮门，就抢在大家前面跑了进去，差一点在石头地上摔得头破血流，然后躲在角落里，再也不出来了。等所有的士兵都挨着墙在地下坐定，有人点上了烟斗以后，沃洛佳才在一个角落里搭起了床，点着了蜡烛，点起一支烟，在床上躺下来。听得见掩蔽部上面的炮声不断。可是声音不太大，只有安在附近的一门大炮使掩蔽部震动得非常厉害，震得泥土从顶上纷纷落下。掩蔽部里甚至是静悄悄的：只有对新来的军官还感到有点拘束的士兵们，在偶尔交谈，叫另一个人让点地方或是借个火儿抽烟斗；有一只耗子在石头缝里抓挠，或是还没恢复平静的弗兰格恐惧地望着周围，突然大声叹气。在被一支蜡烛照亮的、挤满了人的角落里，沃洛佳躺在自己的床上，觉得有一种舒适感，好象他在小时候捉迷藏，常常躲在柜子里或者母亲的裙子下面屏息静听，又怕黑同时又感到很好玩似的。他既感到有点儿害怕，又感到高兴。

二十二

过了十来分钟，士兵们胆子有点大了，互相交谈起来。坐在靠近烛光和军官床前的是比较重要的人物——两个炮兵军士：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胸前挂满了各种奖章和十字勋章，只是没有乔治勋章；另一个是个小伙子，是个世袭兵①，正在抽着自卷的纸烟。鼓手照例担负起侍候军官的责任。炮兵下士们和得过勋章的人坐得稍近一点，而在入口处的黑影里，坐的是一些下级的。先说起话来的正是这些人。引起说话的原因是有人飞也似地冲进掩蔽部。

"喂，老兄，你干吗不在外面坐会儿呢？姑娘们不是在那儿玩得挺欢吗？"一个声音说。

"她们弹的这种曲子也真怪，在乡下从来没听见过，"②那个刚跑进掩蔽部来的人笑着说。

"瓦辛可不喜欢榴弹哪，嚯，他可不喜欢哪，"一个坐在高级的角落里的人说。

"有什么办法呢！到了必要的时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瓦辛慢吞吞地说；他说话的时候，别人都不吱声了。"二十四号那天打得可厉害哪；③可是白白地送死有屁用！上级为了这个也不会对咱们弟兄说声谢谢的。"

"你看梅利尼科夫——说不定他还在外面坐着哪，"有人说。

---

① 俄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士兵的儿子从出生起，就由军事部门登记在册，以备在低级军事学校受训，并服兵役。

② 以上对话是指掩蔽部外的隆隆炮声。

③ 指十月二十四日因克尔曼血战。

"叫梅利尼科夫进来吧，"年老的炮兵军士加了一句，"说真的，他会白白地被打死的。"

"梅利尼科夫是什么人?"沃洛佳问道。

"长官，他是咱们这儿的一个傻头傻脑的当兵的。他什么都不怕，这会儿还在外面溜达呢。请您瞧瞧他那模样吧：活象只狗熊。"

"他会念咒，"瓦辛在另一个角落里慢吞吞地说。

梅利尼科夫走进掩蔽部来了。他很胖（在士兵中这是很少见的），红头发，红脸，凸出的大脑门，一对淡蓝色的金鱼眼。

"怎么，你不怕榴弹吗?"沃洛佳问他。

"榴弹有什么好怕的，"梅利尼科夫耸耸肩膀，搔搔脑袋，答道，"榴弹打不死我，这我知道。"

"这么说，你是愿意待在这儿的了?"

"当然愿意。这儿挺快活的！"他说完这句话，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哦，那就该带你去参加出击！要我去跟将军说说吗?"沃洛佳说，虽然他在这儿连一位将军也不认识。

"怎么不要！当然要！"

后来梅利尼科夫就躲到别的士兵背后去了。

"小伙子们，咱们来玩'括鼻子'吧！谁有纸牌?"可以听到他说这话时急促的声音。

果然，很快在后面的角落里就玩起来了——可以听到括鼻子声、笑声和叫王牌的声音。沃洛佳喝了鼓手给他预备好的茶炊里的茶，又请炮兵军士们喝，跟他们说笑话，聊天，希望博得大家的好感，而且他也非常得意他们对他表示的尊敬。士兵们也发现，这位长官很随和，就渐渐畅谈起来。有一个说，塞瓦斯

托波尔被围困的局势很快就要结束了，还说，舰队上有一个消息可靠的人曾告诉他，皇上的兄弟基斯坦丁① 就要带领美国舰队来援救我们了，还有——很快就要有一个协议，停火两星期，好让双方休息，谁要是开火，那么，每打一炮就得罚款七十五戈比。

瓦辛（沃洛佳已经把他仔细端详了一番），矮矮的个子，有一对善良的大眼睛，留着连鬓胡子，他讲到他回去休假时，起先家里人都很高兴，后来父亲叫他出去干活，可是林务中尉竟派马车来接他的老婆，大家先是默默地听着，后来就哄堂大笑起来。这一切都使沃洛佳觉得非常有趣。他不但一点也不感到恐怖，或是由于掩蔽部里的拥挤和气味难闻而感到不满，相反，他觉得非常开心、愉快。

有很多士兵已经在打鼾。弗兰格也伸直了身子躺在地上，那位年老的炮兵军士，也摊开军大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念念有词地做着临睡前的祷告，这时，沃洛佳想走出掩蔽部去看看外面的情况。

"缩腿！"他一站起来，士兵们就互相这样喊道；于是腿都缩回去了，给他让道。

似乎睡着了的弗兰格，突然抬起头来，一把抓住沃洛佳的军大衣的下摆。

"算了，别去了，那怎么行呢！"他用含泪的声调央求说。"您还不知道哩；外面不断地有炮弹落下来；还是在这儿待着好……"

但是，不管弗兰格怎样恳求，沃洛佳还是走出了掩蔽部，在门槛上坐下，梅利尼科夫也坐在那儿，在换靴子。

空气清新——尤其是刚从掩蔽部里出来；夜色明朗而又寂

---

① 应为"康斯坦丁"。

寥。在隆隆的炮声中，听得见运送土筐的大车的辚辚声和在火药库里干活的人们说话的声音。头上是高高的星空，空中不断地掠过一道道榴弹的火光；左边，相距约一俄尺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到另一个掩蔽部去，从那儿看进去，可以看见住在里面的水兵们的腿和背，听得见他们醉醺醺的声音；前面隐约可见火药库的突出地面的屋顶，有一些弯着腰的人影在它旁边晃动，在火药库上面，在它的最顶上，在枪弹和榴弹不断地在这儿呼啸而过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着黑大衣的高大的身影，他两手插在口袋里，用脚把别人用麻袋运到那儿去的泥土踩实。在离火药库很近的地方，时时有榴弹飞过和爆炸。运土的士兵们常常弯下腰，躲到一边去；可是那黑色的身影却不动弹，照旧泰然自若地用脚踩着泥土，还是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待在原地。

"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是谁？"沃洛佳问梅利尼科夫。

"不知道；我去瞧瞧。"

"别去，用不着。"

可是梅利尼科夫不听他的，站起身来走到穿黑衣服的人的身边，而且同样满不在乎地、一动不动地在他身边站了老半天。

"长官，是管火药库的，"他回来时说，"火药库叫榴弹打穿了，所以步兵们在背土。"

不时有榴弹飞过，好象直向掩蔽部的门口飞来似的。

于是沃洛佳便躲到角落里，接着又伸出头向上瞧瞧是不是还有榴弹向这儿飞来。虽然弗兰格从掩蔽部里几次央求沃洛佳回去，可是沃洛佳还是在门槛上坐了将近三个钟头，从对命运的考验和对榴弹飞过的观察中，找到一种乐趣。快到半夜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有多少门炮从什么地方发射，以及它们发射的炮弹落到了什么地方。

二十三

第二天，二十七日，沃洛佳在睡了十个钟头以后，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一清早就走出了掩蔽部。弗兰格也跟他一块儿爬了出来，可是一听见枪声，他就拼命用头往人群里钻，跌跌撞撞地奔回掩蔽部的进口，招得士兵们都哈哈大笑，他们也大都是到外面来呼吸新鲜空气的。只有瓦辛、那个年老的炮兵军士，以及其他几个人，很少到堑壕里来；其余的人都待不住：大家都从臭气难闻的掩蔽部里纷纷出来，想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有的坐在门槛旁，有的躺在胸墙下，虽然炮击还象昨天一样猛烈。梅利尼科夫天刚亮就在炮台中间来回溜达，满不在乎地望望天空。

在门槛旁坐着两个老兵和一个年轻的、长得象犹太人的鬈发的士兵。这个士兵拾起一个弹壳，用瓦片把它在石头上砸扁，然后用刀子把它刻成乔治十字勋章的样子；另外两个人聊着天，瞧着他干活。这个十字勋章确实做得很漂亮。

“我说，咱们要是在这儿再待些日子，”其中一个人说道，“等太平了，大家都可以退伍了。”

“可不是吗！本来再有四年我就该退伍了，可是现在我在塞瓦斯托波尔就待了五个月。”

“我看，这不能算到退伍的帐上，”另一个说。

就在这时候，一颗炮弹飕的一声从这两个说话的人头顶上飞过，落在离梅利尼科夫一俄尺来远的地方，梅利尼科夫正沿着堑壕向他们走来。

“差点儿把梅利尼科夫打死了，”一个人说。

“打不死，”梅利尼科夫答道。

“给，为了你的勇敢，奖给你这枚十字勋章，”那个做十字勋章的年轻士兵把它给了梅利尼科夫。

“不，老兄，在这儿一个月可以抵一年——有过这样的命令。”谈话又继续下去。

“不管怎么说，只要一停战，皇上就会到华沙去阅兵；万一不能退伍，也会放长假的。”

就在这时候，一颗在什么东西上碰了一下的子弹哧溜一声从他们头上飞过，打在一块石头上。

“留神，要不然，到不了天黑你就要退伍回老家了，”一个士兵说。

大家都笑了。

不仅没等到天黑，而且，就在两个钟头以后，就有两名士兵退伍回老家去了，五名受了伤，可是其余的人还是照样开玩笑。

果然，到早晨，两门臼炮就都修理得可以开炮了。九点多钟，按照棱堡司令官的命令，沃洛佳召集了自己的那一小队人，带他们上炮台去。

士兵们只要一开始行动，象昨天表现出来的恐惧感就一点也没有了。只有弗兰格无法控制自己：还是那样躲躲藏藏，低头弯腰；瓦辛也多少失去了自己的镇静，忙忙乱乱，不断地蹲下。沃洛佳兴奋极了：他压根就没想到危险。他高兴的是：他在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不仅不是懦夫，甚至很勇敢；同时，他意识到，他正在指挥二十个人，而这二十个人，他知道，正在好奇地望着他，——这使他成为一个地道的英雄。他甚至炫耀自己的勇敢，在士兵们面前卖弄，他爬上了踏垛，故意解开了军大衣，使自己成为更显眼。棱堡司令官，这时正在巡视象他所说的自己的家业，虽然在八个月中他已经看惯各种各样勇敢的表现，可

他还是不能不欣赏这个漂亮少年：他敞着军大衣，从里面露出紧裹着他那又白又嫩的脖子的红衬衫，脸孔通红，眼睛发亮，拍着手，用洪亮的声音指挥着："一炮，二炮！"然后高高兴兴地跑上胸墙，看看他的炮弹落在什么地方。十一点半，双方的炮击停止了，而到十二点整，对马拉霍夫冈，对第二、第三和第五棱堡的猛攻就开始了。

二十四

快近中午的时候，在海湾的这一边，在因克尔曼工事和北部工事之间的设有电信站的山冈上，站着两位海军军官：一位正在用望远镜瞭望塞瓦斯托波尔，另一位则带着一名哥萨克刚骑马来到大信号竿这儿。

灿烂的太阳高悬在海湾上空，以愉快、温暖的光辉嬉戏着停泊着的舰艇、行驶着的帆船以及小船。轻风微微地吹动电信站附近橡树上的枯叶，鼓起小船的风帆，拂动着海浪。塞瓦斯托波尔景色依旧：没有竣工的教堂、圆柱、滨海的街道、山上一片葱绿的林荫道和图书馆的优美的建筑、桅樯林立的浅蓝色的小海湾、自来水管的美丽如画的拱形结构，以及有时被炮火的红光照亮的蓝色硝烟；还是那样美丽、欢愉、骄傲的塞瓦斯托波尔，一面是黄色的烟雾迷漫的群山、一面是在阳光下闪烁的碧海——这一切都可以在海湾这边看见。在海天相连处，有一只小汽船冒着一道黑烟，飘着一缕缕的白云，这预示着快要起风。沿着整个防御工事，尤其是在左边的群山上，有一团团浓密的白烟，带着有时甚至在中午的阳光下也发亮的闪光，不断地突然出现，然后扩散开来，变成各种形状，往上升，到空中渐渐被染成深色。这些轻烟

在群山上，在敌人的炮台上，在城市里，在高空中，时时升起，忽东忽西地飘浮着。爆炸声没有停过，隆隆地滚动着，震撼着空气……

快到十二点钟的时候，硝烟越来越稀少，空气也不大被炮声震动了。

"第二棱堡根本不还击了，"一个骑在马上的骠骑兵军官说，"整个被摧毁了！真可怕！"

"是呀，敌人打三炮，马拉霍夫冈才还一炮，"那位用望远镜瞭望的军官答道。"他们不打炮，真把我气疯了。瞧，敌人又在轰科尔尼洛夫炮台了，可是它一炮也不还击。"

"你瞧，我说过，敌人总是在十二点钟停止炮击。今天又是这样。咱们还是去吃饭吧……他们在等着我们呢……没什么可看的了。"

"慢着，别打搅我！"军官答道，他正一个劲儿用望远镜瞧着塞瓦斯托波尔。

"那边怎么样？怎么样？"

"堑壕里有活动，有密集的队伍在行进。"

"不错，不用望远镜也看得见，"海军军官说，"敌军排成纵队出动了。应当发个信号。"

"瞧，瞧！从堑壕里出来了。"

真的，肉眼也看得见似乎有许多黑点在走下山来，越过山沟，从法军的炮台向棱堡推进。在那些黑点前面，有几条黑带已经逼近我们的防线。在棱堡上，有几处冒起了一团团炮火的白烟，好象在互相追逐。风送来交射的密集枪声，就象雨打在玻璃窗上。那几条黑带正在烟雾中移动，越来越近。射击声越来越大，变成了一片连续不断的滚动着的轰隆声。白烟也越来越多

地上升，很快就扩大到整个防线，终于凝聚成为一大片舒卷不定的紫云；紫云里，有几处依稀闪着火光和黑点：一切响声都合成一片滚动着的爆炸声。

“冲过来了！”军官脸色发白，把望远镜递给水兵，说。

哥萨克们在路上飞驰而过，军官们骑着马，总司令坐着马车带着随员也过去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不安和预料到要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的神色。

“是不可能被占领的！”骑在马上的军官说。

“真的，军旗！瞧！瞧！”另一个军官气喘吁吁地说，离开了望远镜，“法国军旗插在马拉霍夫冈上了！”

“不可能！”

二十五

大科泽尔佐夫在夜里刚捞回本，又全输光了，甚至连缝在袖子翻口里的金币也输掉了；黎明前，他在第五棱堡的守备营里酣睡，但是睡得不舒服，这时候响起了用各种声音重复着的不祥的呼喊声：

“警报！……”

“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您怎么还睡！敌人发动攻击了！”有人对他这样喊道。

“大概是哪个淘气包在开玩笑，”他睁开眼说，还不相信。

但是，他忽然看到一个军官脸色苍白惊惶，在毫无目的地乱跑，他才明白了一切。想到人们会把他看做在这危急时刻不肯到连里去的懦夫，使他大吃一惊。他拚命向连里跑去。炮击已经停了；可是枪声却十分激烈。子弹不是象来复枪发出的子弹

那样一颗一颗地嘘嘘飞过，而是象秋天的鸟群那样一群群地在头上飞过。他的营昨天驻扎的地方已经硝烟弥漫，听得见敌人的呐喊声和呼叫声。他碰到一群群受伤的和没受伤的士兵迎面而来。他又跑了三十来步，才看见自己连里的人正贴墙站着，还看见一个士兵的脸吓得惨白。其他士兵的脸也是一样。

科泽尔佐夫不由也受到了恐怖的感染：他吓得浑身冰凉。

"施瓦茨被占领了，"一个年轻军官说，他的牙齿在打战："一切都完了！"

"胡说，"科泽尔佐夫怒气冲冲地说，为了给自己鼓劲，他拔出那把短小的钝铁剑，大声喊道："弟兄们，前进！乌拉—拉！"

这个喊声很洪亮，使科泽尔佐夫本人也为之精神振奋。他沿着障壁向前冲去；约有五十名士兵呐喊着跟随他前进。当他们从障壁后面冲进了开阔的广场时，子弹简直象冰雹似的纷纷落下：两颗子弹打中了他，可是打在哪儿，伤得怎么样——是挫伤呢，还是创伤，他没有工夫去理会。前面，在一片硝烟中，他已经看得见蓝军衣和红裤子，听得见不是俄国人的呐喊声；一个法国兵站在胸墙上，一边挥动着军帽，一边在嚷着什么。科泽尔佐夫坚信自己必死无疑；这倒使他增添了勇气。他一个劲儿往前冲。有几个士兵赶过了他；其他的士兵也从侧面的什么地方出现了，冲上去。蓝军衣和他保持着原先的距离，他们转身向自己的堑壕逃去，可是脚下到处都有受伤的和被打死的人。科泽尔佐夫冲到外围的壕沟时，他眼前的一切都模糊了，他觉得胸口疼痛，便在踏垛上坐下，怀着极大的快感从射击孔里看到一群群穿蓝军衣的人狼狈不堪地向自己的堑壕逃窜，整个战场上躺着死人，穿红裤子蓝军衣的伤兵在爬行。

过了半个小时，他躺在尼古拉耶夫兵营附近的担架上，他知

道自己受了伤，可是他几乎感不到疼痛；他只想喝点凉的东西，躺得更舒服点儿。

一个长着黑色大胡子的矮胖的军医走到他跟前，解开他的军大衣。科泽尔佐夫垂着眼睛望着军医怎样检查他的伤口，还望着军医的脸，可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疼痛。军医用衬衫盖上伤口，然后在大衣下摆上擦了擦手，一言不发，也不看他，就向另一个伤员走过去。科泽尔佐夫的眼睛无意识地注视着他眼前发生的事。他回想起在第五棱堡发生的情形时，他带着极为快慰的自豪感想起了他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从服役以来他是第一次干得这么出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以问心无愧。正在给另一个军官包扎伤口的军医，指着科泽尔佐夫，跟一个留着大红胡子、拿着十字架站在那儿的神父说了句什么。

"怎么，我要死了吗?"当神父走过来时，科泽尔佐夫问道。

神父没有回答，念完了祷告，便把十字架递给这个受伤的人。

死亡并没有吓倒科泽尔佐夫。他用无力的双手接过十字架，把它紧贴在唇边，流下了眼泪。

"怎么样，各线的法军都被击退了吗?"他问神父。

"我军在各线都取得了胜利，"神父回答时把"胜"字说得很重；他对他隐瞒了在马拉霍夫冈已经飘扬着法国军旗，免得这个受伤的人伤心。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这受伤的人说，没有感到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他想到自己完成的英雄业绩，心中感到无法形容的喜悦。

他的脑子里霎时间掠过了对弟弟的怀念。"愿上帝赐给他同样的幸福，"他想道。

二十六

可是等着沃洛佳的却不是这样的命运。他正在听瓦辛讲故事的时候，忽然有人叫了起来："法国人来了！"血立时涌到沃洛佳的心头，他感到脸都凉了，白了。他一动不动地待了一秒钟；但是，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看见士兵们都相当冷静地扣上了军大衣，挨个儿爬了出去；其中有一个人——好象是梅利尼科夫——居然开玩笑说：

"小伙子们，拿着面包和盐出去吧！①"

沃洛佳和跟他寸步不离的弗兰佳一起爬出了掩蔽部，跑上了炮台。敌我双方都完全停止了炮击。与其说是士兵们的镇静的态度，倒不如说是士官生的可怜的、无法掩饰的怯懦，激起了他的勇敢。"难道我能象他那样吗？"他这样想道，便愉快地向在近旁架着他的小臼炮的胸墙跑去。他清楚地看到法军越过开阔的田野向棱堡冲来，一群群的法国兵，带着在阳光下闪烁的刺刀，在附近的堑壕里蠕动。一个小个儿、宽肩、穿着法属殖民地兵军装的家伙，手持长剑，跑在前面，跳过一个个弹坑。"用霰弹打！"沃洛佳一面跑下踏垛，一面叫道；可是士兵们在他没下令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接着从两门臼炮先后发射出去的霰弹的呼啸的金属声，从他头上飞了过去。"一炮！二炮！"沃洛佳在两门臼炮之间的硝烟里来回奔跑，指挥，完全忘了危险。从侧翼传来了我军掩护部队在附近发出的步枪声和忙乱的呐喊声。

突然从左翼传来一声令人惊心动魄的、绝望的喊叫（还有几

---

① 俄国风俗，面包和盐是待客的食物。

个声音在跟着喊）："包围过来了！包围过来了！"沃洛佳听到喊声回过头去。后面出现了二十来个法国兵。一个留着黑色大胡子，戴着一顶红非斯卡帽的漂亮男子，跑在大伙前面，可是当他跑到离炮台约莫十步远的地方就站住了，打了一枪，然后又继续往前冲过来。沃洛佳愣了一刹那，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明白过来，向周围一看，蓝军衣已经站在他前面的胸墙上，甚至有一个已经跳了下来，在堵炮眼。除了在他身旁被子弹打死的梅利尼科夫和弗兰格以外，四周已经没有一个人，这时弗兰格突然抓起一根起重杆，满脸杀气，垂下眼睛，向前猛冲。"跟我来，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跟我来！咱们完了！"弗兰格拚命叫喊着，一面对着从后面上来的法国兵抡着起重杆。士官生凶神恶煞的样子把他们吓傻了。他对准最前面的一个法国兵当头就是一棒，其他人不由得都站住了，弗兰格继续环顾着周围，一面拚命地喊道："跟我来，弗拉基米尔·谢苗内奇！您干嘛站着？快跑呀！"他向着我们的步兵趴在那儿向法国兵射击的堑壕跑去。跳进堑壕以后，他又探出头来，看看他所崇拜的准尉在干什么。在沃洛佳原来站的地方，有个穿军大衣的人脸朝下趴着，这片地方已经被法军占领了，他们正在向我军射击。

二十七

弗兰格在第二道防线上找到了自己的炮兵连。臼炮炮台上的二十名士兵，只剩下了八个。

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弗兰格和炮兵连坐着一条满载着士兵、大炮、马匹和伤员的轮船摆渡到北部。什么地方也没有炮声了。繁星还是象昨夜一样在天空闪耀；可是大风却掀起了海上

的波涛。在第一和第二棱堡那边，地上不时亮起一道道闪光；爆炸声震撼着长空，火光照亮了周围黑魆魆的形状奇异的东西和飞到空中的石块。船坞附近有什么东西在燃烧，红色的火焰倒映在水中。挤满了人的浮桥，被尼古拉耶夫炮台的火光照得通明。在亚力山大炮台所在的遥远的海岬的水面上，好象笼罩着一片大火，照亮了滞留在它上面的烟云的下部，而遥远的敌军舰队上的灯火，还是和昨天一样沉着地、肆无忌惮地在海上闪耀，清新的风吹动海湾的海水。在大火的映照下，可以看见我军的缓慢地、越来越深地沉入水中的舰船的桅樯。甲板上听不到说话声；从有节奏的破浪和排汽声中，可以听见小驳船上的马在打响鼻和跺蹄声，还听得见船长的发令声和伤员的呻吟声。一整天没吃东西的弗兰格，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面包嚼起来，可是他突然想起了沃洛佳，便大哭起来，哭得连他旁边的士兵们都听见了。

“瞧，咱们的弗兰佳，一边吃面包一边哭，”瓦辛说。

“真怪！”另一个人说。

“瞧，咱们的营房也起火了，”他叹了口气继续说，“咱们有多少弟兄在那儿送了命啊；可是法军却一点不费气力就把它夺去了！”

“谢天谢地，咱们总算活着回来了，”瓦辛说。

“不过太气人了！”

“有什么可气的呢？难道他能在这儿自由自在地待着？没那事！瞧着吧，咱们还会把它夺回来的。不管咱们牺牲了多少弟兄，可是，无论如何，只要皇上下一道命令——咱们就能把它夺回来！难道咱们能就这样把它让给他吗？没那事！给，给你几堵空墙，所有的工事都炸毁了。他可以把旗子插在山冈上，但是他可进不了城。你等着吧，时机一到，我们还要跟你好好算帐

的，"最后，他冲着法军那边说道。

"当然要算帐！"另一个士兵坚信不疑地说。

在塞瓦斯托波尔棱堡的整条战线上，多少个月来一直沸腾着斗志昂扬的生活，多少个月来都看到视死如归的英雄们前仆后继地死去，多少个月来使敌人恐惧，憎恨，乃至于钦佩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棱堡上，现在已经看不到人影了。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荒漠的、可怕的——但并不沉寂：仍旧还在进行着破坏。在不久前被炸得塌陷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被击毁的炮架，被压扁的俄国人和敌人的尸体，被可怕的力量扔进弹坑，半截炮身埋在土里的永远沉默了的沉重的铁炮、榴弹、炮弹，又是尸体、弹坑、原木的碎片、掩蔽部的残迹，又是穿着灰军大衣和蓝军大衣的沉默的尸体。这一切仍旧常常被继续震撼空气的爆炸震得颤动，被那深红色的火焰照得通明。

敌人看到，在威严的塞瓦斯托波尔正在发生某种不可理解的事情。棱堡上的这些爆炸和死一般的沉寂，使他们战栗；而且白天的沉着猛烈的抵抗，使他们不敢相信，他们的不屈不挠的敌人已经撤离，所以他们只好默默地、一动不动地、心惊胆战地等待着黑夜的结束。

塞瓦斯托波尔的军队，象黑夜中波动的大海，汇合，分散，忧心忡忡地挤做一堆，在海湾的浮桥上，在北部，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慢慢地移动着，离开这个留下了这么多勇敢的弟兄们的地方，离开这个他们洒遍了鲜血的地方，离开十一个月来一直抵抗着力量两倍于我的强敌，而现在却奉命不战而退的地方。

对于每个俄罗斯人来说，这个命令首先给人的印象是难以理解的痛苦。其次是对被追击的恐惧。人们一旦离开他们战斗惯了的地方，就感到无法自卫，他们惊慌地聚集在被大风吹得摇晃

着的浮桥头上的黑暗中。步兵们挤成一团，刺刀碰着刺刀，部队、车辆和民兵挤在一起，骑着马、带着命令的军官们挤过去了，居民们和带着不准放行的行李的勤务兵们在哭着，哀求着；炮车的车轮辚辚响着，急着撤退的炮兵也在向海湾挤去。虽然他们各人忙着完成自己的工作，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想保全自己，希望赶快离开这个可怕的死地。就连躺在帕夫洛夫滨海街的石头地上的五百名伤员中间的那个受了致命的重伤、只求速死的士兵的心里，在那个拚命挤进密集的人群中为骑马的将军开路的民兵的心里，在那个一面坚决命令人马渡过海湾，一面制止士兵的忙乱的将军的心里，在那个偶然跑到正在行进的部队里、被攒动的人群挤得连气也喘不过来的水兵的心里，在那个躺在四个士兵抬着的担架上，但被挤在一起的人群所阻而被放在尼古拉耶夫炮台旁的地上的负伤的军官的心里，在那个十六年来一直管着那门炮、如今却遵从他所不理解的上级的命令，由伙伴们帮忙把炮从陡峭的海岸上推到海湾里去的炮手的心里，以及在那些刚把军舰凿沉就敏捷地划着桨、驾着帆船离去的水兵们的心里，——个个都有这种想法。到了桥那边，几乎每个士兵都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可是在这种感情后面，还有另一种沉痛的、揪心的、更为深刻的感情：这是一种类似悔恨、羞愧和愤慨的感情。从北部回头望望被放弃的塞瓦斯托波尔时，几乎每个士兵心里都怀着说不出的痛苦叹了口气，并向敌人摇摇拳头。

（1855 年 12 月 27 日）

芳　信译

暴 风 雪

一

傍晚六时许，我喝足了茶，从驿站启程，驿站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这似乎是在顿河部队辖区内，靠近诺沃契尔卡斯克。当我跟阿廖什卡并排坐上雪橇，裹紧大衣，围上车毯以后，天已经黑了。我们刚离开驿站时，天气似乎还暖和，静悄悄的，没有风。虽然没有下雪，头顶上却看不见一颗星星。天空似乎非常低，跟展现在我们前面的白雪皑皑的原野相比，又显得异常地黑。

我们刚走过几座黑黝黝的风磨（其中一座正笨拙地挥动着它那巨大的翅膀），出了村庄，我就发现路变得难走了，积雪也更深了，风也吹得更猛烈了。风开始从我的左面吹来，把马的尾巴和鬃毛吹到一边，把被滑木和马蹄刨松的雪使劲刮起来，挟持而去。铃声渐喑，一股冷风从袖口的空隙吹进来直灌脊背，这时我不由得想起驿站长的劝告：还是别走的好，免得整夜不辨东西地瞎跑，冻死在路上。

"咱们不会迷路吧？"我问车夫。但是没有得到回答，我又更清楚地提出了问题："我说，赶车的，咱们到得了站吗？不会迷路吧？"

"天知道，"他头也不回地回答，"你瞧，多厉害的风搅雪：啥

路也瞅不见。主啊，老天爷！”

“你倒说说，你有没有把握把我送到下一站吧？”我继续问道。“咱们到得了吗？”

“应该是到得了的，”车夫说，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是因为风大，我没有听清。

回去我又不愿意；但是在顿河部队辖区这片荒漠的草原上，在严寒和暴风雪中整夜瞎跑，我又觉得实在不愉快。此外，虽说我在黑暗中没法把我的车夫好好地看个清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他也引不起人家对他的信任。他缩起两腿坐在雪橇的正中间，而不是坐在旁边，他的个子过分高大，他的声音懒洋洋的，戴的帽子也不是车夫们常戴的那种——很大，朝四面乱晃悠；而且他吆喝马也不合乎规矩，他用两手拉着缰绳，好象是个坐在赶车人位子上充当车夫的听差。而主要的是因为他耳朵上包着一块头巾，不知为什么使我不信任他。一句话，我不喜欢这个耸立在我前面的一本正经的伛偻的脊背，我看他做不出什么好事来。

“我说，还不如回去的好，”阿廖什卡对我说，“乱跑一气有什么劲儿！”

“主啊，老天爷！你瞧，刮起了多大的暴风雪！啥路也瞅不见，眼睛全给糊住了……主啊，老天爷！”车夫嘟囔道。

我们走了不到一刻钟，车夫就勒住了马，把缰绳交给阿廖什卡，费劲地从座位上伸出两腿，大皮靴咯吱咯吱地踩着积雪，前去寻路了。

“怎么？你上哪儿？难道迷路了吗？”我问，但是车夫不理睬我，他转过脸去，不让风抽打他的眼睛，就离开了雪橇。

“嗯，怎么样？有路吗？”等他回来，我又问道。

“啥也没有，”他突然不耐烦地和带有几分恼怒地对我说，仿佛他走岔了道是我的过错似的，接着他又慢条斯理地把自己的两只大脚伸进前座，用戴着结了冰的手套的手把缰绳分开。

“那咱们怎么办？”当我们又驱车前进时，我问道。

“那有啥办法！走着瞧呗。”

于是我们仍旧一溜小跑地出发了，分明已经迈不开大步，一路上，一会儿是深达四分之一俄尺①的松散的积雪，一会儿又是刷刷作响的冰凌。

虽说天气很冷，但领子上的雪很快就融化了；风搅起的雪暴越来越猛烈，空中也下起了稀稀落落的干雪。

很清楚，天知道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们又走了约莫一刻钟，甚至连一个里程标也没有看到。

“你看怎么样，”我又问车夫。“我们到得了站吗？”

“到啥站？要是咱们往回走，由着马儿跑：它们准能拉到；至于到下一站，那就难说了……只会把咱们自个儿毁了。”

“嗯，那就回去吧，”我说，“真是的……”

“那么说，回去吗？”车夫又问了一遍。

“对，对，回去！”

车夫松开了缰绳。马跑得更欢了，虽然我没有注意我们的车是怎么掉头的，但是风向变了，很快，透过飞舞的雪花，又开始现出那几座风磨。车夫的精神好起来，也开始说话了。

“前些日子，正刮暴风雪，有一辆回头的雪橇从前头那个站回来，”他说，“他们在草垛里过了一宿，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到站。还亏着钻进了草垛，要不然呀，大伙非一块儿冻死不可——

---

① 1俄尺合0.71米。

那天可冷啦。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个人把两条腿给冻坏了，足有仨礼拜疼得差点死过去。”

“可现在并不冷，风也小了些，”我说，“能走吗？”

“今儿个暖和倒还暖和，就是风把雪搅得满处飞。眼下咱们往回走，看来还容易些，可是雪搅得更凶了。走，总还是能走的，如果是个信使，要不就是自个儿乐意；要是冻坏了乘客可不是闹着玩的。您老爷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头咋交待？”

二

这时我们背后传来了几辆三套马雪橇的铃铛声，它们向我们疾驰而来。

“这是特快车①的铃铛，”我的那个车夫说，“全驿站就一个这样的铃铛。”

果然，跑在前面的那辆雪橇的铃铛声已经清晰地随风飘来，声音异常优美：清脆、响亮、低沉而又铿锵悦耳。后来我才听说，这是爱好者弄的：把三只铃铛拴在一起：中间一只大的，声音甜美悦耳，两旁两只小的，配成三度音。这种三度音和在空中回响的颤动的五度音融合在一起，真是异常动听，在这荒凉僻静的草原里听来特别优美。

“邮车②来了，”当三辆三套马雪橇中最前的那辆雪橇跟我们并驾齐驱时，我的那个车夫说道。“喂，路怎么样？走得过去吗？”他向后面的那个车夫大声问道；但是那人只是对他的马一声吆喝，并没有理睬他。

---

① 这是旧俄传递官方信函和公文的特快驿车，中途不得停留。

② 就是前面所说的特快驿车。

邮车刚从我们身旁掠过，铃铛声就立即被风吹走了。

我的那个车夫大概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要不，咱们就走吧，老爷！”他对我说，“趁人家刚走过——这会儿，他们的车印还是新的。”

我同意了，于是我们又掉转车头，在深深的积雪上慢吞吞地逆风前进。我从一旁望着路，以免偏离了那几辆雪橇留下的印痕。约莫有两俄里光景，车辙看得很清楚；再往前，就只能看出滑木驶过的地方路上略显不平，很快我已经完全分辨不清这是车印呢，还是被风吹集在一起的一溜儿积雪。我瞧着雪在滑木下单调地往后跑，把眼睛都看花了，于是我便朝前看。第三个里程标我们还是看到了，可是第四个里程标却怎么也找不着；我们又跟从前那样一会儿顶风，一会儿顺风，忽儿往右，忽儿往左，弄到最后，车夫说我们偏右了，我说偏左了，而阿廖什卡则一口咬定我们根本是在走回头路。我们又几次停下来，车夫又好几次将自己那双大脚伸出来爬下去寻路，但是一切都是枉然。有一回，我也下车去看了看，我隐隐约约看到的是不是路；可是我顶着寒风吃力地才走了五六步路，就死心塌地地相信，到处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单调的积雪，所谓道路，我不过是在想象中看到它罢了，——可这时候，我却发现雪橇不见了。我大叫：“赶车的！阿廖什卡！”可是我觉得，我的声音还没有出口，就被风从嘴里一把抓去，霎时间随风飘散，不知去向。我向原来停雪橇的地方走去，——雪橇不见了，我又走到右边——也无影无踪。说来惭愧，记得我当时怎样用响得刺耳的、甚至有点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叫道：“赶车的！”其实他离开我才两步路。他那抱着马鞭、歪戴着大帽子的黢黑的身影陡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把我领到了雪橇旁。

“亏着今儿还暖和，”他说，“倘若碰到大冷天就了不得啦……主啊，老天爷！”

“放开马，让马把咱们拉回去吧，”我坐上雪橇后说。“它们能拉到吗？能行吗，赶车的？”

“应该是能拉到的。”

他抛开缰绳，挥起马鞭，在辕马的辕鞍上抽了三下，于是我们又朝某个方向走去。我们走了约莫半小时。蓦地，在我们前方又传来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悦耳的铃铛声和另外两个铃铛声；但是这会儿，这声音是迎着我们来的。这就是刚才的那三辆雪橇，它们已经卸下了邮件，把带回去的马拴在后面，正在回驿站去。那辆套着高头大马、系有悦耳的铃铛的三套马特快雪橇，正快步跑在最前头。雪橇上的一名车夫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时而精神抖擞地吆喝几声。后面两辆空雪橇的中座上各坐着两名车夫，我们可以听到他们在高高兴兴地大声说话。其中一个车夫在抽烟斗，风中闪烁的火星照亮了他的一部分脸。

我望着他们，对于自己不敢前进，不由得感到惭愧，我的车夫大概与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说：“咱们跟在他们后面走吧。”

三

我的车夫不等最后那辆雪橇过去，就开始笨手笨脚地掉转马头，把车杆撞在拴在后面的那几匹马身上。其中有三匹马猛地闪到一边，挣断缰绳，向一旁疾驰而去。

“瞧，鬼东西，你瞎了眼啦，也瞅不见你在往哪儿拐，——都拐到人家身上来了。鬼东西！”一个个子不高的车夫用嘎哑而又

铿锵有力的声音破口大骂；我从他说话的声音和他的身材可以断定，这就是坐在后面那辆雪橇上的小老头。他一个箭步跳下雪橇，跑去追马，一面还继续痛骂我的车夫。

但是那几匹马不肯就范。车夫紧追不舍，霎时间，马和车夫都消失在白茫茫的一片暴风雪中。

"瓦西里一里！把那匹浅黄色的马骑来，要不然，逮不住它们，"还可以远远地听到他的声音。

一个个子高极了的车夫，从雪橇里爬出来，一声不吭地解开自己那三匹马，牵过其中一匹，踩着皮马套爬上了马背，接着马蹄便把积雪踩得咯吱咯吱地响着，步法零乱地疾驰而去，在同一方向消失了。

于是我们就跟其他两辆雪橇尾随在那辆特快车后面，也不管有路没路，继续向前。那辆特快车则一路铃声叮当，快步跑在前头。

"可不！准能逮住！"我的那个车夫谈到那个跑去追马的车夫时说道。"倘若一匹马跟别的马不合群，那准是一匹劣性马，它要是领头跑到什么地方去呀，那……准不肯回来。"

我的车夫自从跟在人家后面走以后，他似乎变得比我高兴，也比较健谈。我因为尚无倦意，不用说，也就趁此与他攀谈起来。我开始向他问长问短：他是哪儿人？怎么会来这儿的？从前是干什么的？我很快就知道了，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图拉省人，是个农奴，家住在基尔皮奇村；他们家的地少，自从那年闹霍乱以后，地里简直颗粒无收；他们家还有兄弟二人，老三当兵去了；剩下的一点粮食不够吃到圣诞节，只好出来挣钱餬口；在家里，当家的是他弟弟，因为弟弟成了亲，而他自己是个光棍。他又说，他们村每年都有不少车夫结伙到这儿来，他过去虽然没赶

过车，但还是到驿站上来了，以便贴补贴补兄弟；他在这儿干活，谢谢上帝，每年能挣一百二十卢布纸币，他把一百卢布寄回家去；要不是"那些信使凶得象野兽，加上这儿的人又爱骂人"，日子本来可以过得蛮不错的。

"就说这个车夫吧，他为什么要骂人呢？主啊，老天爷！难道是我存心让他的马挣断缰绳的？难道我是个坏蛋？干吗要骑马去追它们呢！它们自个儿会回来的嘛；要不，把马给累坏了且不说，还会把自己给毁了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一再重复说。

"前面那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我发现在我们前面有几个黑乎乎的东西，问道。

"那是车队。他们走起来可有意思啦！"当我们赶上那一辆接一辆、苫着蒲席的带轱辘大车时，他又继续说道。"你瞧，一个人影也瞅不见——都在睡觉。聪明的马自个儿明白：它是绝对迷不了路的。咱也跟过车队，所以知道，"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些从蒲席顶直到车轮都落满了雪的大车，在孤零零的独自行进，——一眼望去，确实令人觉得异样。当我们的铃声从车队旁响过去时，只有领头的那辆大车上，覆盖着两指厚的积雪的蒲席被稍许抬起了点，有一顶帽子从里面伸出来一小会儿。一匹高大的花马伸长了脖子，挺直了脊梁，在被雪完全埋没的道路上不慌不忙地迈步前进，单调地摇摆着它那在白色车轭下的毛茸茸的脑袋，当我们走到与它并排时，它警惕地竖起一只落满了雪的耳朵。

我们默默地又走了大约半小时，车夫又跟我攀谈起来。

"我说老爷，您觉得怎么样，咱们走得对吗？"

"不知道，"我答道。

"原先风是那么吹的，可这会儿咱们却完全顶着暴风雪。不，

咱们走得不对，咱们也迷路啦，”他十分镇静地总结道。

看得出来，尽管他十分胆小，但是“人多胆量大”，因此，自从我们的人数增多了，不用他带路和负责以后，他就变得十分镇定了。他十分冷静地观察着领头的那个车夫的错误，似乎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似的。确实，我发现领路的那辆三套马雪橇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左面，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右面；我甚至觉得我们是在一块非常狭小的空间在来回打转似的。话又说回来，这也可能是我的错觉，正如我有时觉得领头的那辆雪橇一会儿在上山，一会儿在下坡或者下山，其实，草原上到处是一马平川。

我们又走了若干时候，我看到，似乎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长溜移动着的黑影；但是过了不大一会儿我就明白，这就是我们刚才超过的那个车队。雪花依然纷纷扬扬地撒落在嘎吱作响的车轮上，有几只车轮甚至都不转了；大伙仍旧在蒲席下睡觉；领头的那匹花马仍旧张开鼻孔，嗅着道路，警惕地不时竖起耳朵。

“瞧，转悠来转悠去又转到那个车队跟前来了！”我的车夫用不满的声调说。“特快车的马都是好马，所以他才这么玩命地赶；要是咱们的马呀，倘若这么通宵不停地赶路，早就站住不走啦。”

他清了清嗓子。

“咱们回去吧，老爷，免得遭罪。”

“那又干吗呢？咱们总能到个什么地方吧。”

“到得了哪儿呀？咱们就得在草原上过夜了。瞧，暴风雪刮得多厉害……主啊，老天爷！”

领头的那个车夫分明已经迷失了道路和方向，但是他非但不去找路，反而愉快地一路吆喝着，继续大步流星地疾驰而去，这虽然使我觉得奇怪，可是我也就不想离开他们了。

“跟他们走得了，”我说。

车夫驱车前进，但他赶得比先前更没劲了，而且再没有开口跟我说过一句话。

四

暴风雪越刮越厉害了，空中下着星星点点的干雪；天似乎开始变冷了：鼻子和两腮冻得更厉害，一股股冷风更经常地灌进皮大衣，必需把衣服裹紧。有时候，雪橇在光秃秃的冰凌上辘辘地滑过：地面上的积雪都被风刮跑了。虽说我很关心我们这次迷路到底结果如何，但是因为我不分昼夜地趱赶了五百多俄里，因此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打起了瞌睡。有一次，我睁开眼睛，大吃一惊，起初我仿佛觉得，有一片亮光照耀着雪白的原野：地平线大大开阔了，黢黑低矮的天空也突然不见了，四面八方只见一道道斜飘下来的雪花；走在前头的那几辆雪橇的轮廓也看得更清楚了；我举首望天，我起初觉得似乎乌云已经四散，只有纷飞的大雪遮没了天空。在我打盹的那会儿工夫，月亮升起了，透过稀薄的云层和纷飞的大雪投下一片寒冷的清辉。我看得最清楚的是我的那辆雪橇、马匹、车夫和跑在前面的另外三辆雪橇：第一辆是特快车，车上的车夫仍旧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驱车疾步前进；第二辆雪橇上坐着两个车夫，他们撂下缰绳，用厚呢上衣顶在头上挡风，不停地吸着烟斗——这从那里不时闪亮的火星看得出来；在第三辆雪橇上，什么人也看不见，也许那个车夫钻进雪橇里睡着了。不过当我醒过来以后，我发现，领头的那个车夫有时也勒住马下来寻找道路。每当我们停下来，风的怒号声就变得更清晰，在空中飞舞的多得惊人的雪花也看得

更清楚了。在暴风雪铺天盖地的月光下，我看到那车夫的不高的身影，他手执马鞭，试探着身前的积雪，在明亮的雪雾中忽前忽后地走动着，然后又回到雪橇旁，侧身跃上前座，于是在风的单调的呼啸声中又传来他那利落、响亮的吆喝声和铃铛声。每当那领头的车夫下去寻路或者去寻找草垛时，从第二辆雪橇里就传来一个车夫的干脆利落的自信的声音，他向领头的那个车夫喊道：

“听着，伊格纳什卡！偏左了：往右一点儿，顶着暴风雪走。”或者嚷道：“瞎转悠什么？打雪地上走，哪儿有雪，哪儿就能找到道。”或者喊道：“往右，往右走嘛，伙计！你瞧，什么东西黑乎乎的，没准是路标。”或者说：“你乱走什么呀？你乱走什么呀！把花马给卸下来，让他带路，准能把你带上道。事情就好办啦。”

可是，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自己不仅没有把拉边套的马卸下来或者走到雪地上去寻路，而且连鼻子都没有从自己的厚呢上衣里伸出来。有一次，当领头的伊格纳什卡听到他出的点子后嚷道，既然他知道怎么走，他自己来带路得了，那人就答道，有朝一日让他赶特快车，他就带路，而且准能把大伙领上道。

“我们的马遇到暴风雪是带不了道的，”他嚷道，“不是那种马！”

“那就别瞎嚷嚷！”伊格纳什卡答道，一面愉快地连打几声唿哨，催马快跑。

跟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坐在同一辆雪橇上的另一个车夫，对伊格纳什卡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根本不介入他们俩的争执，虽然他还没有睡着，——我从他那只一直没有熄灭的烟斗，以及当我们停下来时我总听到他那从容不迫的、不间断的谈话声就可以看出这点。他在讲故事。只有一次，当伊格纳什卡不知是第

六次还是第七次停下来，他显然因为他的旅行乐趣被一再打断而感到恼火，才对伊格纳什卡嚷道：

“怎么又停下来啦？瞧，他还想找到道哩！早跟你说啦：暴风雪！这会儿，哪怕土地丈量员亲自出马，也休想找到道。趁马还能拉，你就走呗。没准，咱们冻不死的……我说，你就走吧！”

“可不是吗！去年就有个信使差点给冻死了！”我的车夫搭腔道。

第三辆雪橇上的车夫始终酣睡不醒。只有一次停车的时候，那个爱出点子的人嚷道：

“菲利普！喂，菲利普！”因为菲利普没答理他，他又说道：“没准给冻死了吧？伊格纳什卡，你也该下车去瞅瞅呀。”

干什么都十分麻利的伊格纳什卡，走到那辆雪橇跟前，推了推那个睡着的人。

“瞧，半瓶白酒就把他醉成这样！你冻死了也该说句话呀！”他摇着那车夫说道。

睡着的人嘟囔了一句什么，又骂了一声。

“他活着哩，伙计们！”伊格纳什卡说罢又向前跑去；于是我们又上路了，甚至跑得那么快，连我的雪橇上拉边套的那匹小枣红马的尾巴上也不断地挨到鞭子，不止一次地跳起来，跌跌撞撞地放开脚步跑起来。

五

跑去追赶脱缰的马匹的那个小老头和瓦西里回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想，已经快近半夜了。他俩逮住了马，找到了并且赶上了我们；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中，在这荒漠的草原

上，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我永远无法理解。那小老头晃动着胳膊肘和两腿，骑着那匹辕马快步而来（另外两匹马被拴在辕马的颈圈上：决不能在暴风雪中把马撇下）。当他跑到和我并排时，他又大骂起我的车夫来：

“你瞎了眼啦，鬼东西！真是的……”

“喂，米特里奇大叔，”第二辆雪橇上那个讲故事的车夫喊道，“你活着吗？上我们这儿来吧。”

但是那老头不理他，继续骂不绝口。直到他觉得骂够了，才策马跑到第二辆雪橇跟前。

“全逮住了吗？”有人从那儿问他。

“可不！”

他那不大的身躯用胸部紧贴着马背，一路小跑着，然后一纵身跳到雪地上，脚不点地追着雪橇，然后一骨碌钻进去，两腿搁在车沿上，脚板朝上。高大的瓦西里仍旧和过去一样，一声不吭地爬上领头的雪橇，跟伊格纳什卡坐在一起，跟他一起找路。

“瞧他多会骂人……主啊，老天爷！”我的那个车夫嘟囔道。

在这以后，我们马不停蹄地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在暴风雪那寒冷、清彻、摇曳不定的光亮中走了很久。睁开眼睛——我眼前依旧耸立着那顶落满积雪的又大又笨的皮帽和脊背，依旧是那个不高的车轭，车轭下——辕马的脑袋依旧跟我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在笼头的两条拉紧的皮缰绳间不停地摆动，黑黑的鬃毛一顺儿被风吹到一边；从背后望去，右边依旧是那匹拉边套的枣红马（它的尾巴短短地绾了个结），还有那偶尔敲击着雪橇夹板的辊子。再往下瞧——依旧是那被滑木分向两边的松散的积雪，风还在一个劲儿地把一切都从地面上吹起来，吹向一边。前面，

带头的那几辆三套马雪橇还与我们保持同样的距离，在一直向前飞奔；左右两边，一切都迷离恍惚，白茫茫的。我的眼睛想要寻找一件新物体，但是徒然：既无路标，又无草垛，更无栅栏——什么都看不见。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而且在不断移动：地平线一会儿似乎无比遥远，一会儿又从四面逼近，好象近在咫尺，一会儿一堵白色的高墙陡然耸立在右边，在雪橇旁奔跑，一会儿又蓦地消失不见，陡然矗立在前面，接着它又不停地往回奔跑，重又消失。再往上看——起初觉得很亮，似乎透过雾霭可以看到星星；但是星星却越升越高，逐渐高出于我的视野之外，只见一片片雪花飞过我的眼帘落到脸上和大衣领子上；空中到处是一片明亮，一片洁白、无色和单调，而且经常在动。风向也似乎在不断变换：一会儿迎面吹来，吹得雪花糊住了眼睛，一会儿又从旁边吹来，可恶地把大衣领子翻卷到头上，嘲弄地用领子拂着我的脸，一会儿又从背后吹来，钻进什么缝隙，发出嗡嗡的声音。只听得马蹄声和滑木从雪地上滑过时发出的轻微的刷刷声，以及当我们驶过很深的积雪，铃铛逐渐喑哑的丁当声。只有当我们间或逆风行驶和行走在光秃秃的冰冻的硬地上时，才能清楚地听到伊格纳特的精神抖擞的口哨声，他那在空中回响的带有颤动的五度音的悠扬的铃声，这些声音骤然欢快地打破了这片荒漠的忧郁色彩，然后又是一片单调的响声，令人难受地、一成不变地弹奏着我在想象中不由升起的同一个调子。我的一只脚冻僵了，可是当我侧过身子想把衣服裹紧一些时，落满我的领子和帽子的积雪又钻进了我的脖子，使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但我穿着焐暖了的皮大衣一般说还是暖和的，于是瞌睡逐渐向我袭来。

六

在我的头脑中，回忆和想象分外迅速地纷至沓来。

“那个老是从第二辆雪橇里嚷嚷的爱出点子的车夫，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准是个红头发、红胡子、身体结实、短腿的庄稼汉，”我想，“就跟我们家的那个老听差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一样。”于是我就仿佛看见我们家大宅子里的楼梯，五个家奴沉重地迈着脚步，用毛巾垫着把钢琴从厢房里搬出来；我仿佛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挽起了粗布上衣的袖子，手中拿着钢琴上的一块踏板，抢前几步打开门闩，这儿拉一把，那儿推一把，在人家的大腿中间钻来钻去，碍手碍脚，可是他还煞有介事地不住声地嚷嚷：

“抬起来呀，我说前头的，前头的！这就对啦，后面的抬高些，抬高些，抬高些呀，抬进门里去！这就对啦。”

“对不起，费奥尔多·菲利佩奇！我们自个儿来，”我们家的花匠怯生生地说，他的身子紧贴着栏杆，由于使劲涨得满脸通红，他用尽全力抬着钢琴的一角。

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肯罢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寻思道，“难道他以为大家干这活少了他就不行吗，还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这种自以为是、能说会道的本领，他就沾沾自喜，因而洋洋自得地滥用这个本领呢？也许正是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又看到一个池塘，一些筋疲力竭的家奴正在没膝深的池水里拉鱼网，又是那个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手拿喷壶，对大家大叫大嚷，在岸边跑来跑去，只间或跑到水边，用一只手轻轻拿住金色的鲫鱼，把它们放进浑水里，然

后又洒上些清水。但是，我又仿佛看到一个七月的中午。我正迈步在花园中的刚割过的草地上，顶着炎炎烈日走到什么地方去。我还很年轻，我老觉得我还欠缺什么，而且老在憧憬着什么。我向池塘边走去，向位于蔷薇花坛和白桦小道之间的我那心爱的地方走去，然后我便躺下睡觉。我记得，当我躺着，透过玫瑰那红色的带刺的枝条望着干松的黑土和清澈如镜的浅蓝色池塘时，我心中所怀的感情。这是一种天真的自负和带有几分忧郁的感情。我周围的一切是如此美好，这美又对我起了那么强烈的作用，以致我觉得自己也很好，美中不足的是没有一个人赞赏我，这使我感到懊恼。天气很热。我想睡一觉来排遣愁思；但是苍蝇，可恶的苍蝇，就是在这儿也不让我安宁，它们麇集在我的周围，一个劲地、不知为什么纠缠不休地，象一枚枚果核似的，从我的前额跳到胳膊上。蜜蜂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在阳光下嗡嗡地叫着；一只只黄蝴蝶象蔫了似的，从这棵小草上飞到那棵小草上。我举眼望天，眼睛感到刺痛——太阳透过枝叶纷披的白桦树的明亮的树叶发出耀眼的光，白桦树枝高高地在我的头顶上轻轻地摆动，——望着上面就感到更热了。我用手帕盖住脸；又觉得太闷，苍蝇仿佛粘在我的出汗的手上。在蔷薇丛中有几只麻雀在啁啾。其中一只跳到地上，离我只有一俄尺远，它有两次假装使劲啄着地面，接着便把花枝弄得飒飒地响，发出一声快乐的啁啾，飞出了花坛；接着，另一只也跳到地上，摆了摆尾巴，又回头望了一眼，便跟着第一只，一面唧唧叫着，一面也象箭似的飞了出去。池塘上传来了捣衣声，这捣衣声仿佛在低低地贴着池面向四外飞散。可以听到在池塘里洗澡的人的欢声笑语和他们在水中扑腾的声音。在离我较远的地方，一阵风吹来，把白桦的树梢吹得飒飒作响；接着风声渐近，风拂

过草地，然后花坛上蔷薇的叶子也在枝头摆动摇曳起来；然后一阵清风吹来，掀起了我的手帕的一角，弄得我那汗涔涔的脸怪痒痒的。接着，一只苍蝇从被掀开的手帕的缝里钻了进来，惊慌地在我的湿润的嘴边乱飞。下面有一根枯树枝把我的脊背硌得难受。不行，没法再躺下去了：去洗个澡吧。可是就在花坛旁边，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和一个惊惶失措的女人的声音：

“哎呀，老天爷！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一个男人也没有呢！”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跑到太阳下，问那个大呼小叫地跑过我身旁的女仆。她只是回头看了看我，又摆动着两条胳膊继续向前跑去。但是就在这当口，我看见那个一百零五岁的老太婆马特廖娜，用一只手按着从头上滑落下来的头巾，拖着一条穿着毛袜的腿，跌跌撞撞地向池塘边跑去。两个小女孩手拉手地跑着，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穿着他父亲的上衣，拽着其中一个女孩的麻布裙子，也跟在他们后面急急忙忙地跑着。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他们。

“有个农民淹死了。”

“在哪儿？”

“池塘里。”

“哪个农民？咱们家的吗？”

“不，过路的。”

车夫伊万穿着一双大皮靴在刚刚割过的草地走着，还有一个是胖管家雅科夫，都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池塘边跑去，于是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跑。

我还记得我当时心里油然而生的一种感情：“跳下去，把那农民救出来，这下大家就会对你赞不绝口了，”我当时追求的正

是这个。

“哪儿，哪儿呀?”我问挤在岸边的一群家奴。

“就在那边，在靠近对岸池水最深的地方，差不离就在浴室旁边，”洗衣服的女仆把湿衣裳搭在扁担上，说道。“我看见他钻进水里，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沉下去，一会儿又露了出来，他使劲嚷道：‘我要淹死啦，老天爷！’然后他又沉底了，只瞧见冒了几个水泡。我一看见这农民快没命了，就拚命喊：‘老天爷，有个农民快淹死啦！’”

说罢，这个洗衣服的女人就挑起扁担，扭动着腰肢，踏上小径，离开了池塘。

“瞧，多造孽！”管家雅科夫·伊万诺夫用一筹莫展的声音说道，“这一来跟地方法院的麻烦事就少不了啦。”

这当儿，有一个农民手拿镰刀，从聚集在对岸的那群娘儿们、小孩和老头中间挤了过去，他把镰刀挂在柳树杈上，慢慢地开始脱鞋。

“哪儿，他在哪儿淹死的?”我一个劲儿地问，想要跳下水去，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来。

但是人家指给我看的却是一片平静的水面，微风过处，只偶或在水面吹起一丝涟漪。我简直不明白他是怎么淹死的，而他头上的池水，却始终那么平静、美丽、若无其事地荡漾着，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一片金光。我感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没法干出一番令人惊叹的事情来，再加我的水性实在太差。可是那农民已经把身上的衬衫从头上脱下来，立刻跳进了水里。大家都抱着希望，屏息敛容地望着他。但是当他走到水深齐肩的地方后，又慢慢地退了回来，穿上了衬衫：他不会游水。

人们纷纷跑来，人越聚越多，娘儿们手拉着手；但是没有一

个人肯出头帮忙。那些刚来的人七嘴八舌地出着点子，不住声地唉声叹气，脸上表现出惊恐和一筹莫展的神情。至于那些早先聚拢来的人，有的因为站累了就在草地上坐下，有的要回去。老太婆马特廖娜在问女儿，她有没有把炉门关上。那个穿着父亲上衣的小男孩则在使劲往水里扔石头子儿。

但是就在这当口，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狗特列佐尔卡从屋旁跑下山来，它一面汪汪叫着，一面莫名其妙地回头张望。就在这时候，费奥多尔·菲利佩奇本人的身影也从玫瑰花坛后面出现了，他一面从山上跑下来，一面在喊着什么。

"你们站着干吗？"他嚷道，一面跑一面脱着上衣。"人都快淹死了，可他们还站着！快拿绳子来！"

大家抱着希望和恐惧望着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他一手扶着一个巴结的家奴的肩膀，用左脚尖蹬下了右脚上的靴子。

"就在那边大伙站着的地方，就在那棵柳树左边一点儿，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就在那儿，"有人对他说。

"知道了！"他答道，接着就皱起眉头，可能是针对有些女人似乎露出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样，他脱去衬衫，除下十字架，把它交给巴结地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小花匠，然后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过刚割过的草地，向池塘边走去。

特列佐尔卡不明白主人的动作为什么如此迅速，它站在人群旁，吧嗒着嘴唇，在岸边吃了几根青草，疑惑地望着他，接着它陡地发出一声快乐的尖叫，跟自己的主人一齐跳进了水里。在最初一刹那，什么也看不见，只见一片泡沫和浪花，浪花甚至溅到了我们跟前。但是紧接着我就看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姿势优美地划动双臂，他那白脊梁在从容不迫地起伏着，两臂大幅度地划动着，迅速地向对岸游去。特列佐尔卡呛了几口水，便慌忙

回到岸上，在人群旁抖了抖身上的水，又在岸边蹭着脊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已经游近对岸，与此同时，两名车夫也拿着卷在棍子上的鱼网向柳树跑去。这时，费奥多尔·菲利佩奇不知为什么举起了双手，一次、两次、三次地潜入水中，每次都从嘴里吐出一股水，他姿态优美地甩着头发，对从四面八方向他提出的各种问题概不作答。最后，他终于上了岸。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看到他在吩咐把鱼网撒下去。接着鱼网被拉起来了，可是网底除了水草和水草间跳动着的几条小鲫鱼以外，什么也没有。当人们再一次开始拽网的时候，我也向那边跑去。

只听见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在发号施令的声音，湿绳子在水面上的拍击声，以及人们恐惧的叹息声。系在网右边的湿绳子上的挂着的水草越来越多，绳子也被越来越多地拉离水面。

“现在大伙一齐拉，劲往一处使，拽！”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声音在喊。被水浸湿的鱼漂浮了出来。

“好象有样东西，伙计们，拉起来挺沉，”有人说。

接着，鱼网的两端便被拖上岸来，网里有两三条鲫鱼在欢蹦乱跳，网紧压着草地，把草地都弄湿了。在拉紧的鱼网里，透过薄薄的一层起着涟漪的被搅浑的水露出一样白色的东西。在一片死寂中，人群里传出一声虽不很响，但却惊人清晰的恐惧的叹息声。

“拽，劲往一处使，拽到干地上！”传来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的果断的声音，于是那个淹死的人就压着刚割过的牛蒡草和其他带刺的草茎，被大家连拉带拽地拖到了柳树旁边。

接着，我又仿佛看到了我那位穿着绸衣裙的心地善良的老姑妈，看到她那缀有流苏的雪青色的小阳伞(这把阳伞不知道为什么跟这幅简单得令人可怕的死的画面极不协调)，以及她那张

立刻就要失声痛哭的脸。我至今还记得在那张脸上所表现出来的连山金车素①也无法治愈的绝望的容貌，我至今还记得，当她怀着幼稚的自私的爱对我说："咱们走吧，孩子。哎呀，这太可怕了！可你还总爱一个人去洗澡和游泳，"——当时我所体验到的痛苦的、悲戚的感情。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骄阳似火，阳光燻烤着我脚下的干燥松散的泥土，在波平如镜的池面上闪耀；几条大鲤鱼在岸边跳动；成群的小鱼在池中心搅动着平静的水面；一只鹞鹰在高空盘旋，俯视着一群在欢快地戏水的小鸭，这群小鸭正穿过芦苇丛向池中央游去。我记得当时正是山雨欲来，地平线上白云缭绕，被鱼网拉上来的污泥已逐渐消退，接着，当我走过堤岸，我又听到了那荡漾在池面上的捣衣声。

但是，这会儿的捣衣声听来却象是两个捣衣声合成了一个三度音，这声音折磨着我，使我苦恼，再加我知道这捣衣声其实是钟声，而费奥多尔·菲利佩奇又不肯让这钟声停下来。于是这捣衣杵就跟刑具似的挤压着我那只冻僵了的脚，我入睡了。

我觉得，我们在非常迅速地奔驰着，这使我醒了过来。我听见我身旁有两个声音在说话。

"喂，伊格纳特②我说，伊格纳特！"我的车夫的声音说道，"把乘客捎带上吧——你反正要去，何必让我白赶一趟呢！你给捎个脚得了！"

伊格纳特的声音就在我的近旁答道：

"让我担待一位乘客有啥好处？……你给一瓶白酒吗？"

---

① 用山金车（菊科植物）调制成的药酒，可用以医疗瘀伤及扭伤，并可治各种疾病。

② 伊格纳特是伊格纳季的小名，伊格纳什卡是昵称。

"哼，一瓶！……半瓶还差不多。"

"真有你的，半瓶！"另一个声音叫道，"为了半瓶白酒就让马受累！"

我睁开眼睛。我眼前晃动着的仍旧是那令人生厌的漫天飞舞的雪，仍旧是那些车夫和马，但是我看见在自己身旁有一辆雪橇。我的车夫赶上了伊格纳特，于是我们就并排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另一辆雪橇里有人劝伊格纳特不给一瓶白酒就不干，伊格纳特还是猝然把雪橇停下了。

"搬过来吧，那就一言为定，算你的运气。咱们明儿一到，你就出半瓶白酒。行李很多吗？"

我的车夫一听这话就用从来不曾有过的麻利劲儿跳到雪地上，向我鞠了个躬，请我搬到伊格纳特的车上去。我一口答应；但是看得出来，这个敬畏上帝的农民高兴极了，他情不自禁地想要对人家倾诉一下他的感激和快乐：他向我连连鞠躬，一再向我、阿廖什卡和伊格纳什卡表示感谢。

"真得谢天谢地！要不这就难办了，主啊，老天爷！咱们走了半夜，自个儿都不知道在往哪儿走。他会把您送到的，老爷，可是我的马已经根本走不动了。"

于是他就十分卖力地把我的行李一件件拿下来。

当他们在搬行李的时候，我顺着风势（简直是风把我给吹过去的）走到了第二辆雪橇跟前。在那两名车夫用厚呢子上衣顶在头上挡风的那一面，雪橇上的雪积得特别厚，足有四分之一俄尺；可是在那件上衣底下，却又安静又舒适。那个小老头仍旧耷拉着腿躺在那儿，而那个讲故事的人还在讲着他的故事：

"正当将军奉国王圣谕到大牢去探望玛丽亚，就在这时候，玛丽亚对他说：'将军！我不需要你，我也不能爱你，就是说，你

不能做我的情人；而我的情人就是那个王子……’就在这时候……”他正要继续讲下去，但是他看见了我，就住嘴片刻，吸起了烟斗。

“怎么，老爷，您也来听故事吗？”另一个被我称做爱出点子的车夫说道。

“你们这儿真好，很快活！”我说。

“哪儿的话！随便解个闷儿，起码不胡思乱想啦。”

“那你们知道咱们眼下在哪儿吗？”

我觉得，这两个车夫似乎不爱听这个问题。

“谁闹得清在哪儿？没准咱们跑到加尔梅克人的地界上来了，”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答道。

“那咱们怎么办呢？”我问。

“怎么办？走呗，没准能走出去的，”他用不满的声调说。

“嗯，要是咱们走不出去，在雪地里马也走不动了，那可怎么办呢？”

“那又怎么啦！不要紧的。”

“会冻死的呀。”

“那当然，因为眼下连草垛都瞅不见：那就是说，咱们完全跑到加尔梅克人的地界上来了。最要紧的是必须瞅着雪地。”

“看来，你害怕给冻死吧，老爷？”那小老头说，声音打着哆嗦。

尽管他似乎在取笑我，可是看得出来，他也浑身直打冷战。

“是的，天气变得冷极了，”我说。

“唉，你呀，老爷！你该学学我的办法：时不时地下来跑一跑，——一跑你就暖和了。”

“最要紧的是你得跟在雪橇后面跑，”爱出点子的人说。

七

“请上车吧：搬完啦！”阿廖什卡从前头的雪橇里向我喊道。

暴风雪是如此厉害，我只好弯下腰去俯身向前，两手抓住大衣的前襟，迎着被风从我脚下吹起的满处飞舞的雪花，好不容易才跨过我和我那辆雪橇之间相隔的几步路。我先前的车夫已经跪在那辆空雪橇的当中间，但是他一看见我，就摘下他那顶大皮帽（这时风狂暴地把他的头发吹得直竖起来），向我要酒钱。他大概也不指望我会给他，所以我的拒绝丝毫没有使他不快。尽管如此，他还是向我道了谢，扣上了帽子，对我说道：“好吧，上帝保佑您，老爷……”他说罢便拉起缰绳，咂了一下嘴唇，离开我们走了。紧接着，伊格纳什卡也使劲扭动了一下整个脊背，对马一声吆喝。于是刷刷的马蹄声、吆喝声和铃铛声又代替了风的咆哮声，——当我们在原地不动的时候，风的呼啸听得特别清楚。

换乘了另一辆雪橇以后，我大约有一刻钟没有睡着，我打量着新车夫和新马来解闷。伊格纳什卡神气十足地坐着，身子不断上下跳动，不时向马匹挥动着挂着马鞭的胳膊，吆喝着，两脚互相拍打着，又不住俯身向前拉正辕马上那老是滑到右边去的马套。他的个子并不高，但看来体格健壮。他身穿皮袄，皮袄上面又套了一件没有束腰的厚呢上衣，上衣领子几乎大敞着，因此脖子整个儿露在外面；他穿的不是毡靴而是皮靴，帽子也很小，他不断把它摘下来重新戴正。他的两耳也只有头发遮盖着。在他的一举一动中所能看到的不仅是精力旺盛，而且我觉得他还在有意给自己鼓劲。然而，我们越往前走，他却越来越经常地一边整衣一边在座位上跳动着，两脚互相拍打着，同时还跟我和阿

廖什卡聊起天来：我觉得他是怕泄气。这也是事出有因的：虽然马儿很好，但是路却一步比一步艰难，越来越难走了，而且看得出来，马也越走越没有劲：已经要拿鞭子抽了，那匹辕马是一匹体格魁伟、鬃毛纷披的骏马，连它也打了两次前失，虽然它似乎大吃一惊，立刻奋勇向前，用力垂下那鬃毛蓬松的脑袋，几乎挨着了脖子下的铃铛。拉右边套的那马（我无意中一直注视着它，它的马套挂着长长的皮缨子的靠外边的一面，老在晃荡和跳动），这时也明显地放松了套索，因此常常要吃鞭子。但是按照骏马，甚至烈性马的习惯，它仿佛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火，它常常怒气冲冲地低下和昂起脑袋，要求拉紧缰绳。暴风雪刮得越来越猛烈了，严寒也越来越厉害了，马也跑得筋疲力尽了，路也变得更难走了，而且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儿，该往哪儿去，别说找驿站，就是找一个安身之地也无处可寻，——看到这种情景的确是可怕的。可是听到铃声丁当，响得那么从容和愉快，又听到伊格纳特卡吆喝得那么带劲和潇洒，——仿佛我们欣逢过节，在寒冬腊月阳光明媚的中午，在乡村的大街上乘车出游似的，——又觉得可笑而古怪。主要的是我们一直在前进，马不停蹄地离开我们原先的所在地向某处疾驰而去，——这样一想，又不免令人觉得诧异。伊格纳特卡唱起一支歌，虽然他是用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假嗓子唱的，但却唱得如此嘹亮，如此抑扬顿挫，还不时伴以口哨，听到他的歌声还会觉得胆怯，那就未免太奇怪了。

“喂—喂！你扯着喉咙唱什么呀，伊格纳特！”传来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的声音，“停下来歇会儿吧！”

“什么？”

“停———停！”

伊格纳特停了下来。一切又都沉寂下来，风又呼啸起来，雪花飞旋着，开始更稠更密地落进雪橇。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走到我们的雪橇跟前。

"什么事儿？"

"是这么回事儿！往哪儿走呢？"

"谁知道！"

"怎么，脚给冻坏了吗，干吗老拍拍打打的？"

"全冻麻了。"

"你不如下车去走一趟：瞧那儿影影绰绰的象是加尔梅克人的游牧站。走一趟也可以暖和暖和脚嘛。"

"好吧。你给拽住马……给。"

于是伊格纳特便向指给他的方向跑去。

"应该经常下来瞧瞧、走走：这样就找到道了；要不，瞎跑一阵顶什么用！"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对我说，"瞧，把马都给累得满身大汗了！"

当伊格纳特跑去找路的那会儿工夫（他去的时间是那么长，我都担心他可别迷路了），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用自信和从容不迫的声调对我说，在刮暴风雪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他说，最好把马卸下套，让它自己走，它一定能把你领上道；有时候也可以瞧着星星走路；他又说，如果让他领路，我们恐怕早就到站了。

"怎么样，找到了吗？"当伊格纳特踩着几乎齐膝深的雪，吃力地迈着两腿回来的时候，那人问他道。

"找是找到了，看见了游牧站，"伊格纳特气喘吁吁地答道，"就是闹不清这是啥游牧站。我说，伙计，咱们没准闯到普罗尔戈夫的林场上来了。应当往左走。"

"胡说什么呀！这压根儿是咱们的游牧站，就在庄子后面，"

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反驳道。

“我说不是！”

“我一瞅就知道：准是它；如果不是它，那就是塔梅舍夫斯科。还得一直往右走：正好走到大桥——到八号里程标。”

“跟你说不是就不是！这可是我亲眼瞅见的！”伊格纳特恼火地答道。

“唉，伙计！你还是个车夫呢！”

“本来就是车夫嘛！你不信自个儿去跑一趟。”

“我去干吗！不去我也知道。”

看来，伊格纳特生气了：他不理他，跳上驭座继续驱车前进。

“你瞧，我的两只脚都冻麻了：简直没法暖和过来，”他对阿廖什卡说，两脚继续更加频繁地互相拍打着，同时抠出并倒掉灌进靴统里的雪。

我简直困极了。

八

“难道我已经快要冻死了吗，”我睡眼朦胧地想，“据说，人冻死总是从睡觉开始的。即便淹死，也比冻死强，就让人家撒网把我给捞上来好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淹死也罢，冻死也罢——反正一样，只要背下面没有这根棍硌得慌，能打个盹就好了。”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会儿。

“然而，这一切将会怎样了结呢？”我睁了一会儿眼睛，注视着白茫茫的原野，突然自言自语道。“这将会怎样了结呢？如果我们找不到草垛，马也站住了，似乎很快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的，——我们岂不是全都得冻死吗。”说实在的，我虽然也有点儿

害怕，但是我又希望我们能够发生某种不平凡的、带有若干悲剧性的事，——这种愿望在我身上胜过了小小的恐惧。我觉得，如果在天亮以前马能够把我们这些冻得半死的人（而且必须有几个人甚至完全冻死了）带到某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村庄，那就算不错了。诸如此类的幻想异常清晰和迅速地在我的面前掠过。马站住了，雪越积越厚，马身上只看得见车轭和耳朵；但是蓦地，伊格纳什卡驾着他那辆三套马雪橇出现在高处，并从我们身旁驶过。我们央求他，喊他，请他把我们带走；但是风把我们的声音吹走了，杳无声响。伊格纳什卡微微一笑，吆喝着马，吹着口哨，离开我们，逐渐消失在一片深深的积雪的沟壑里。小老头翻身上马，摆动着两个胳膊肘，想要疾驰而去，但他怎么也动不了窝；我从前的那个车夫，戴着大皮帽，向他猛扑过去，把他从马上拽下来，推到雪地里，用脚踩他。"你是个装神弄鬼的家伙，"他喊道，"你是个爱骂大街的坏东西！咱们得一起来找路。"但是小老头用头穿过雪堆：与其说他象个小老头，倒不如说他象只兔子，一溜烟从我们身边跑开了。所有的狗都跟在他后面飞奔而去。那个爱出点子的车夫（他就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说，咱们大家最好围成个圆圈坐下，即使雪把咱们埋了，也没什么；咱们坐在一块儿就暖和了。果然，我们觉得又温暖又舒适；就是口渴。我拿出了食品箱，请大家喝加糖的罗木酒，我自己也津津有味地喝着。那个爱讲故事的车夫讲了一个关于彩虹的故事，——说着说着，我们的头上就出现了一个用雪搭成的顶棚和一道彩虹。"现在咱们在雪地里给每人做间小屋，咱们就睡觉！"我说。雪跟羊毛似的又轻又软又温暖。我给自己做了间小屋，正想钻进去；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看见我的食品箱里有钱，便说："慢着！把钱拿出来。你反正要死了！"他说罢便抓住我的一条腿。我把

钱给了他，只求他们放我走，但是他们不信我的钱就这些，想要弄死我。我一把抓住小老头的手，以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开始吻它；小老头的手又柔软又可爱。起初，他使劲要把手抽回去，但是后来就听凭我去亲它，甚至还伸出另一只手来爱抚我。但是费奥多尔·菲利佩奇走过来威胁我。我跑进自己的屋子；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房间，而是一条长长的白色的走廊，而且有人拽住我的两腿。我拚命挣扎。在那个拽住我的人的手里留下了我的衣服和一块皮；但是我却只感到冷和害臊——我尤其感到害臊的是，我的姑妈打着阳伞，手中拿着顺势疗法①的药箱，挽着那个淹死的人的胳膊向我迎面走来。他们边走边笑，不明白我向他们打的手势。我爬上雪橇，两脚在雪地上拖着；但是那个小老头却摆动着两个胳膊肘在后面追我。小老头已经追近了，但是我听见前面有两口钟在响，我知道，如果我跑到这两口钟前面，我就有救了。钟声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小老头追上了我，他扑过来用肚子压住我的脸，这样，钟声就几乎听不见了。我又抓住他的手，开始吻它，可是那个小老头原来不是小老头，而是那个淹死鬼……他叫道："伊格纳什卡！停一停，那不是艾哈迈德卡的草垛吗，太象啦！你去瞧瞧！"这简直太可怕了。不行！我还不如醒来的好……

我睁开了眼睛。风把阿廖什卡大衣的前襟吹起来，盖住了我的脸，我的一只膝盖露在外面，我们正在光秃秃的冰凌上前进，铃铛的三度音合着荡漾在空中的铿锵悦耳的五度音，响得更清晰了。

我想瞧瞧哪儿有草垛；但是我没有看到草垛，却睁着眼睛看

---

① 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到了一座带有阳台的房子和一座要塞的带有雉堞的城墙。我无意去细看这座房子和要塞：我只想能够再看到我跑过的那条白色的走廊，听到那教堂的钟声和亲小老头的手。我重又闭上了眼睛，睡着了。

九

我睡得很沉；但是我在梦中一直都听到那铃铛的三度音，甚至还看到它，一会儿象一只狗，汪汪叫着向我扑来，一会儿又象一架风琴，我是其中的一根簧管，一会儿又象我做的一首法文诗。一会儿，我又觉得这三度音乃是一件刑具，它不断紧夹着我的右脚跟，很疼。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揉着脚。脚快要冻僵了。夜仍旧那么明亮、迷茫、雪白。我们仍旧在前进，我和雪橇仍旧在东摇西晃；那个伊格纳什卡仍旧侧身坐着，不断拍打着双脚；那匹拉边套的马仍旧伸长了脖子，腿提得不很高地一溜小跑踩着深深的积雪，颈套上的缨子跳动着，拍击着马肚子。辕马的脑袋披着随风飘动的鬃毛，把系在车轭上的缰绳忽儿拉紧，忽儿放松，有节奏地摆动着。但是这一切被雪覆盖得比从前更厚了。雪在车前和车的两旁飞旋，落在滑木和马腿上，深可没膝，而且还从上面落到衣领和帽子上。风忽左忽右地吹动着伊格纳什卡的厚呢上衣的领子、衣襟和那匹骖马的鬃毛，在车轭上面和车辕之间咆哮。

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我刚从领子里探出头来，就有一撮冰冷的干雪飞舞着落在我的睫毛上、鼻子里和嘴里，钻到脖子后面。我极目四望——一切都是洁白、明亮、白雪皑皑，除了一片迷茫的光和雪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觉得这太可怕了。阿廖什卡

睡在我的脚头，在雪橇的最里边；他的背上已经落满了一层厚厚的雪。可是伊格纳什卡毫不气馁：他不断地拽着缰绳，吆喝着，拍打着双脚。铃铛声仍旧那么奇特地响着。马儿打着响鼻，但仍在不住地奔跑，不过越来越经常地打着前失，速度也放慢了些。伊格纳什卡又在座位上跳动了一下，挥动了一下手套，用他那尖细的嗓子唱起来。但是他没有把歌唱完就停下雪橇，把缰绳扔到前座上，下了车。狂风开始怒号；雪象从簸箕里倒下来似的一个劲儿地倒到大衣的前襟上。我回头一看：我们身后的第三辆雪橇不见了（它不知在哪儿掉了队）。在第二辆雪橇旁边，在白濛濛的一片飞雪中，可以看见那个小老头正在倒换着双脚跳来跳去。伊格纳什卡从雪橇旁走开了三两步，在雪地上坐下，解开腰带，开始脱靴子。

"你这是干吗？"我问。

"得换双靴子；要不然，我的两只脚都给冻僵了，"他答道，一面继续干他的事。

要从领子里伸出脖子去看他怎样在干这事儿，我实在怕冷。我笔直地坐着，望着那匹拉边套的马，它伸出一条腿，筋疲力尽地摆动着那条绾短了和落满了雪的尾巴。伊格纳特跳上驭座，雪橇震动了一下，把我给惊醒了。

"怎么样，咱们现在在哪儿？"我问，"天亮前咱们到得了吗？"

"您放心：准能把您送到，"他答道。"现在要紧的是我换了双靴子，脚暖和过来了。"

于是他又驱车前进，铃声又响了起来，雪橇又开始东摇西晃，风又开始在滑木下呼啸。于是，我们重又开始航行在无边无际的茫茫雪海中。

十

我睡着了，睡得很熟。阿廖什卡用脚踢了我一下，把我弄醒了，我睁开了眼睛，这时已是早晨。可是好象比夜里还冷。天上已不再下雪；但是干燥的大风继续把雪粉撒到旷野上，特别是把雪吹集到马蹄和滑木下面。在右侧，东方仍旧阴云四布，一片浓蓝，但是一条条明亮的橘红色斜晖却越来越分明地映现在空中。在头顶上，透过飞跑着的、被阳光微微映红的白云，可以看见浅蓝色的天空；左面，云朵明亮而轻盈，在不停地移动。极目四望，遍地皆是支支楞楞、重重叠叠的深深的白雪。在某处还可以看见一个灰白色的小丘；细细的、干燥的雪粉，一个劲儿地越过小丘飞旋而去。既看不到雪橇的痕迹，也看不到人的踪影，甚至也望不见野兽的足迹。车夫的背部和马背的轮廓和颜色，虽然在一片白色的背景上，也看得异常清晰和分明……伊格纳什卡的藏青色帽子的帽圈、他的衣领、头发，甚至靴子都是白的。至于雪橇，更是被雪覆盖得严严实实。瓦灰色辕马的整个右半边脑袋和脖子上的鬃毛也都糊满了雪；在我这边的那匹骖马的腿上，直到膝盖都陷在雪里，它那整个儿变得蓬蓬松松的汗湿的臀部的右边也给雪糊满了。颈套上的缨子仍旧合着你随意想到的任何旋律的节拍在不断跳动，骖马也照旧在奔跑，不过从它那塌陷的、经常起伏着的肚子和耷拉下来的耳朵可以看出，它已经跑得筋疲力尽了。只有一样新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就是里程标。里程标上的雪不断被吹落到地上，风从右边飞旋而来，在里程标的四周堆成了一座雪山，而且还在使劲猛吹，不断把松散的雪从这一边吹到另一边。使我异常惊讶的是，我们就驾着这几匹马，

到处乱闯，马不停蹄地走了一通宵，走了十二个小时，会终于跑到了目的地。我们的铃铛声似乎响得更欢了。伊格纳特不断地裹紧衣服，吆喝着；我们身后，马在打着响鼻，小老头和爱出点子的车夫坐的那辆雪橇的铃声不住地响着；但是那个睡觉的车夫肯定在草原上跟我们失散了。我们又走了半俄里，便看到了雪橇和三套马车新留下来的辙印，不过辙印上已经盖上了一层薄薄的雪。我们还间或在车辙间看到，大概是马蹄互相踩伤留下的淡红色血迹。

“这是菲利普！瞧，他赶到咱们头里去了！”伊格纳什卡说。

我抬头望去，只见路旁的积雪中有一座挂着招牌的小屋，几乎连屋顶和窗户都被雪埋住了。小酒店旁边停着一辆由三匹灰马拉的雪橇，这些马叉开腿，耷拉着脑袋，由于被汗湿透，毛都蜷曲着。门旁的雪已被清扫干净，门口还放着一把铁锹；但是风仍在呼啸，把雪从屋顶上吹落下来，吹得满处飞舞。

一听到我们的铃声，就有一个高大的、满脸通红的红头发车夫从门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杯酒，嘴里嚷嚷着什么。伊格纳什卡向我回过头来，请我允许他停一下车。这时，我才头一次看见他的脸庞。

十一

他的脸并不象我根据他的头发和体型所想象的那样黝黑，瘦削，长着一个大鼻子。这是一张快乐的圆脸，翘鼻子，大嘴，还长着一双浅蓝色的圆圆的明亮的眼睛。他的腮帮子和脖子都是红红的，象用一块呢子擦过似的；他的眉毛、长睫毛和均匀地覆盖着他的脸庞下方的茸毛，都粘满了雪，全成为白的了。到驿站

只剩下半俄里路了，我们停下来稍歇片刻。

“不过得快点，”我说。

“就一忽儿，”伊格纳什卡答道，说着便纵身跳下驭座，向菲利普走去。

“来吧，伙计，”他说，一面从右手摘下手套，把手套和马鞭一齐扔在雪地里，接着便一仰脖子，把递给他的一小杯伏特加一口气喝干了。

酒店里的那个卖酒的，兴许是个退伍的哥萨克，这时也拿着一瓶半俄升装的酒从门里走了出来。

“给哪位斟酒？”他问。

高个儿瓦西里是个长着棕褐色头发的瘦瘦的庄稼汉，蓄着山羊胡子。还有哪个爱出点子的车夫，胖胖的，长着一头淡黄头发，他那红红的脸上围着一圈雪白的浓密的大胡子。他们都走上前去，每人喝了一小杯白酒。那个小老头也走到那帮喝酒的人跟前，但是人家没有给他斟酒，他只好走开，走到那几匹拴在车后的马身边，抚摩着其中一匹马的脊背和臀部。

小老头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又瘦又小，满脸皱纹，脸色发青，长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山羊胡子，尖尖的鼻子，一嘴磨损的黄牙。他头上戴的帽子是一顶全新的车夫帽，但那件短皮袄却破旧不堪，溅满了柏油，肩膀上和下摆都扯破了，既挡不住膝盖，也遮不住掖进大毡靴里的粗麻布内衣。他拱背缩肩，双眉深锁，脸庞和膝盖都在发抖，他在雪橇旁边瞎忙，分明是想使身子暖和些。

“喂，米特里奇，给你来半瓶酒怎么样：喝了酒可暖和啦，”爱出点子的车夫对他说。

米特里奇的脸颤动了一下。他理了理他那匹马的马套，整

了整车轭，然后走到我身边。

“我说，老爷，”他从他的白头发上摘下帽子，深深一鞠躬，说道，“跟您不辨东西地跑了一整宿，到处找路：您哪怕赏给我半瓶酒喝呢。说真格的，老爷，大人！要不然，身子就没法儿暖和了，”他露出一副巴结的笑容，加了一句。

我给了他二十五戈比。卖酒的拿出了半瓶酒，并给老头斟了一杯。他摘下了拿鞭子的手套，伸出一只黢黑、粗糙、有点儿发青的、瘦小的手去接杯子；但是他的大拇指好象是别人的似的，不听他使唤：他拿不住酒杯，把酒给撒了，杯子掉到雪地上。

所有的车夫都哈哈大笑。

“瞧，把米特里奇冻成了这样！连酒都拿不住了。”

但是米特里奇却因撒了酒而十分懊恼。

然而，人家又给他斟了一杯酒，而且直接倒进了他的嘴里。他立刻快活起来，跑进小酒店，点着了烟斗，露出满嘴磨损的黄牙，并且每说一句话就骂骂咧咧。车夫们喝干了最后半瓶酒，就各自爬上雪橇，于是我们又驱车前进。

雪变得越来越白，越来越亮，瞧着它，眼睛都感到酸痛。一条条橘红色的、淡红色的朝霞越升越高，也越来越鲜艳，在天际升腾飘散；甚至透过地平线上铅灰色的云层，还可以远远地看见一轮红日；天上的一片蔚蓝也变得更亮、更深了。在村子附近的大路上，车印清晰而分明，略呈黄色，某些地方还有一些坑坑洼洼；在严寒、凝重的空气中，可以感到一种愉快的轻松感和凉爽感。

我的那辆三套马雪橇跑得很快。辕马的脑袋和脖子迅速地上下摆动（脖子上的鬃毛也在车轭上面随风飘动），而且几乎是在同一个地方，在那爱好者弄的铃铛底下，不断摆动。铃铛里的

铃舌已经不是在敲打，而是在蹭着铃壁。左右两匹拉边套的骏马齐心协力地拉紧了冻硬了的弯曲的边套，在精力充沛地奔腾，缨子不断地拍击着马的腹部和颈套下方。有时，一匹拉边套的马从被马踩出的大路上摔进雪堆里，但是它很快又从雪堆里冲出来，扬起一片雪雾，迷住了人的眼睛。伊格纳什卡用快乐的男高音不时吆喝着；干冷的冰雪在滑木底下发出尖利的啸声；身后还可以听到两只铃铛在响亮地、喜气洋洋地叮叮当当响着，还可以听到车夫们醉醺醺的吆喝声。我回头一看：两匹拉边套的鬃毛蓬松的马正伸长了脖子，均匀地呼着气，马嚼歪在一边，在雪地上奔驰前进。菲利普挥动了一下马鞭，整了整帽子，那个小老头则跷起两腿，仍旧跟从前那样躺在雪橇中央。

两分钟后，我们的雪橇就在驿站门前打扫干净的木板上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接着伊格纳什卡便向我转过他那落满雪花的、散发出一阵寒气的愉快的脸，向我说道：

“总算把您送到了，老爷！”

（1856年2月11日）

臧仲伦 译

两个骠骑兵

献给玛·尼·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①

……若米尼，若米尼②，没有半个字提到伏特加……

丹·达维多夫

在十九世纪初，当时还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没有煤气灯，没有硬脂蜡烛，没有矮矮的弹簧沙发，没有不上漆的家具，没有戴眼镜的意志消沉的青年，没有自由主义的女哲学家，没有我们这个时代比比皆是的可爱的茶花女③，——在那个纯朴的时代里，当时坐普通马车或是轿式马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要随身带着全套家庭烹饪用具，在松软的尘土飞扬或是泥泞遍地的路上走上八天八夜，而且全靠炸肉丸子，靠瓦尔达伊的铃铛和小面包圈，——当时，在漫长的秋夜，脂油制的蜡烛结着烛花，照着二三十口人团聚在一起的家庭，在舞会上，枝形烛台上插着蜂蜡或是鲸蜡制的蜡烛，当时家具的摆设讲究对称，那时我们的父辈

① 玛·尼·托尔斯泰娅伯爵小姐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妹妹。

② 亨利·若米尼(1779—1869)，法国军事著作家，参加过拿破仑一世的多次远征。后受排挤，转投俄军。历任沙皇军事顾问近二十年。这两句诗引自俄国诗人，一八一二年著名游击队员达维多夫(1784—1839)的诗《老骠骑兵之歌》。

③ 指娼妓。

还很年轻，不但没有皱纹和白发，而且还会为了女人去决斗，会从房间的另一个角落里跑过来拾起一条有心或是无意掉下的手绢；那时我们的母辈都穿短腰身和袖子肥大的衣服，用抓阄来决定家务事；当时妖艳的茶花女们在白天都不露面，——在共济会① 分会、马丁教徒②、豪气长存协会③ 的那个纯朴的时代里，也就是在米洛拉多维奇④、达维多夫和普希金的时代里，地主会议在省城K城开幕了，贵族选举即将结束。

一

“好，没关系，大厅里也行，”一位身穿皮大衣、头戴骠骑兵军帽的年轻军官刚从走远道的雪橇上下来，走进K城一家最好的旅馆时说。

“老爷，这真是个盛大的会议，”茶房说；因为他已经从勤务兵嘴里知道了这位骠骑兵就是图尔宾伯爵，所以尊称他“老爷”。“阿夫列莫夫的女地主和她的几位小姐说，她们今儿晚上就走；等十一号房间一腾出来，就请您搬过去，”茶房说时，沿着走廊轻轻地走在伯爵面前领路，还不断地回头张望。

在这间公用大厅里，在亚力山大皇上的那幅变成黑色的全身肖像下，有几个人（大概是当地的贵族）正坐在一张小桌旁喝

① 共济会是十八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秘密宗教组织，其宗旨是劝善惩恶，增进道德修养。

② 马丁教派是共济会的一个教派。

③ 豪气长存协会是一八〇八年法军攻占德国期间在凯尼斯堡成立的一个爱国主义组织，旨在鼓舞德国人的士气。其后，俄国的许多秘密组织常将它奉为表率。

④ 米洛拉多维奇（1771—1825），俄国将军，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香槟，在另一头，还有几位身穿蓝色皮大衣的外地客商，正坐在那儿聊天。

伯爵进屋后，就把他带来的那只灰色大米兰狗布柳赫尔叫到身边，然后，脱掉领子上还蒙着霜的军大衣，要了杯伏特加，便光穿着蓝缎子短上衣在一张桌前坐下，跟坐在这儿的绅士们攀谈起来。绅士们对这位来客的漂亮、开朗的仪表马上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们就敬了他一大杯香槟。伯爵先喝了一小杯伏特加，然后也叫了一瓶香槟回请那几位新交。赶橇车的进来讨酒钱。

"萨什卡，"伯爵叫道，"给他！"

车夫跟着萨什卡走了出去，可是他手上攥着钱又回来了。

"我说，老爷，我给您老人家真够卖力气的了！您说过给半个卢布，可是他只给了我二十五戈比。

"萨什卡，给他一个卢布！"

萨什卡低下头，望望车夫的脚。

"给他这点够了，"他用低沉的声音说，"而且我也没钱了。"

伯爵从钱包里掏出了仅有的两张蓝票①，把一张给了车夫。车夫亲了亲他的手，就出去了。

"我来得太匆忙了！"伯爵说，"就剩下了五个卢布。"

"真是骠骑兵作风，伯爵，"一位贵族笑着说；从这位贵族的胡子、说话的声调，以及他腿上的那种有劲而又随便的动作，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退役骑兵。"伯爵，您打算在这儿待很久吗？"

"必须弄点钱；要不然，我才不待在这儿呢。再说，又没房间。真他妈的活见鬼，在这种该死的小酒店……"

---

① 旧俄时票面值五卢布的钞票。

"对不起，伯爵，"骑兵说，"您能赏光上我那儿去吗？我就住在这儿的七号房间。您要是不嫌弃，就请在我那儿过夜吧。您在我们这儿待上这么三两天。今天首席贵族府上有舞会。他一定会非常欢迎阁下光临的！"

"真的，伯爵，您就在这儿待几天吧，"另外一个交谈者，一位漂亮的年轻人附和说，"您忙什么呢！您知道，选举——三年才举行一次。伯爵，您哪怕去瞧瞧我们这儿的小姐们呢！"

"萨什卡！给我衬衣，我要上澡堂，"伯爵说着站起身来。"洗完澡再说吧；说不定我真的会上首席贵族家去的。"

然后，他把茶房叫来，跟他悄悄说了几句话，茶房笑嘻嘻地答道："事在人为嘛！"接着他就出去了。

"老兄，那我就叫人把皮箱搬到您房间里去了，"伯爵在门外大声叫道。

"请，不胜荣幸之至！"骑兵紧走两步，跑到门口，答道。"七号！别忘了。"

等不再听见伯爵的脚步声时，骑兵就回到自己的坐位上，紧挨着一位官员坐下，两眼含笑地看了看他的脸，说：

"你知道，这就是那一位。"

"是吗？"

"我告诉你说吧，这就是那位爱跟人决斗的骠骑兵，——嗯，大名鼎鼎的图尔宾。他认识我。我敢打赌：他认出了我。哪能不认识呢，当我去补充军马的时候，曾和他在列别江足足三个星期喝得人事不知。在那儿还闹了一件事——是我俩一块干的，——可他干了这事，好象没事人似的。真是个好样的，对吗？"

"真了不起。他待人接物的样子多帅！简直一点也看不出

来，”漂亮的年轻人答道，“瞧，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大概不到二十五岁吧？”

“不，看着年轻；其实他不止二十五岁了。真应该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米古诺娃是谁拐走的？是他。杀死萨布林的是他，抓住马特涅夫的双脚把他从窗口扔出去的是他，赢了涅斯捷罗夫公爵三十万卢布的也是他。还应该知道，他这人简直是个不顾死活的家伙。赌徒，决斗家，好勾引女人；但他是个骠骑兵——骠骑兵中的热心人，是个真正的热心人。关于我们骑兵虽说有种种传说；要是有人懂得一个真正的骠骑兵是怎么回事就好了。哦，那时候是多么美妙啊！”

于是这位骑兵便把他和伯爵在列别江纵酒豪饮的情形告诉了自己的交谈者；那样的开怀痛饮不但从来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不可能有的原因是：第一，他以前从来也没有见过伯爵，而且在伯爵入伍的前两年，他就退伍了；其次，因为这位骑兵甚至从来也没在骑兵队里服过役，只在别列夫团当了四年最低级的士官生，等到他刚被提升为准尉时，他就退伍了。但在十年前，当他得到了一笔遗产以后，倒真的上列别江去了一趟，和马匹采购员在那儿胡乱花掉七百卢布，为了想进枪骑兵，还订做了一套有桔黄色翻领的枪骑兵制服。想进骑兵队的愿望，以及和马匹采购员在列别江度过的三个星期，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期，因此，他先把这个愿望改变成现实，后来又把它改成了回忆，结果他竟坚信自己有过一段当骑兵的历史，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心地善良，为人诚实。

“是的，没有在骑兵队服务过的人，是永远不会了解我们的弟兄的，”他骑在椅子上，伸出下巴，用低沉的声音说。“常

常，你骑马走在骑兵连前面；你骑的不是马，是恶魔；你骑在马上，连你自己也成了恶魔。那时，骑兵连长骑着马来检阅。他说：'中尉，没您简直不行；请您带领骑兵连参加典礼吧。'你就说，'好。'这一来，你就瞧吧！于是你环视一下队伍，对你那些留着小胡子的弟兄们大声喊着口令。哦，他妈的，那个日子多美啊！"

伯爵满脸通红，头发湿漉漉的，从澡堂里回来了，他径直走进了七号房间；这时，那位骑兵已穿上睡衣，叼着烟斗，怀着喜悦和某种惶恐的心情坐在那儿仔细玩味就要降临到他身上的幸福——和鼎鼎大名的图尔宾同住在一个房间里。"那怎么办呢，"他不由得想道，"万一他突然把我的衣服剥光了，把我拽到城门外，撂在雪地上，或者……给抹上柏油，或者干脆……不，看在朋友面上，他不会这么干的……"他自宽自解地想道。

"萨什卡，喂喂布柳赫尔！"伯爵大声叫道。

旅行后喝了一大杯伏特加解乏，而且有相当几分醉意的萨什卡进来了。

"你就熬不住了，灌足了酒，混蛋！……喂喂布柳赫尔！"

"不喂它，它也死不了：瞧，它全身的毛多滑溜！"萨什卡一面抚摩着狗，一面答道。

"得了，别废话！快喂去。"

"您光想到让狗吃饱；人家喝了一小杯酒，您就数落开了。"

"呸，我揍你！"伯爵嚷道，声音大得连玻璃窗都震动了起来，甚至那位骑兵也感到有点害怕。

"您应该问问，萨什卡今天吃过点儿什么没有。好吧，您要是认为狗比人宝贵，那您就揍吧，"萨什卡说。可是就在这时候，他脸上挨了狠狠的一拳，他摔倒了，头撞在板壁上，他连忙用手

捂着鼻子跑出门去，倒在走廊上的大木箱上。

“他把我的牙给打掉了，”萨什卡抱怨说；他一手擦着出血的鼻子，一手给正在舔毛的布柳赫尔挠背。“布柳什卡①，他把我的牙给打掉了，可是他还是我的伯爵，我甘愿为他赴汤蹈火——就这么回事！因为他是我的伯爵。你懂吗，布柳什卡？你要吃饭吗？”

他躺了一会儿就起来了，喂了狗，这时差不多酒也醒了，于是他就去侍候自己的伯爵，问他要不要茶。

“您简直让我太难受了，”骑兵站在伯爵面前怯生生地说。伯爵正躺在他的床上，把一双脚抬起来蹬在板壁上。“您知道，我也是一个老军人，可以说，还是个同僚。既然我乐意孝敬您二百卢布，您又何必去跟别人借呢。现在我虽然没有这个数，只有一百，可是我今天准能把它凑足。伯爵，您简直让我太难受了！”

“谢谢您，老兄，”伯爵立刻就看出他们之间应该建立起来的那种关系，于是他拍拍骑兵的肩膀说，“谢谢。暖，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去参加舞会吧。可是现在咱们干什么呢？你就说说贵城的情况吧！有漂亮的姑娘吗？谁爱闹酒？谁好打牌？”

骑兵说明，舞会上会有好多好多漂亮女人；新当选的县警察局长科尔科夫最爱闹酒，不过他缺少真正骠骑兵的那种豪情，不过人倒挺好；伊柳什卡的吉卜赛合唱队从选举开始以来就一直在这儿演唱，由斯乔什卡领唱，而且今天大伙离开首席贵族府上的舞会以后，还要去听他们唱歌。

“好赌的人也不少，”他继续说。“卢赫诺夫是外地来的，既好赌，又有钱；还有住在八号房间里的伊利英，这位枪骑兵少尉，

① 布柳赫尔的爱称。

也输了很多钱。现在已经在他房间里赌上了。他们每天晚上都赌钱；伯爵，我告诉您说吧，这位伊利英真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他一点也不吝啬——连最后一件衬衫都会拿出来送人。”

“那咱们就上他那儿去。咱们去瞧瞧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伯爵说。

“去吧，去吧！他们会非常高兴的。”

二

枪骑兵少尉伊利英刚睡醒。他从昨晚八点钟坐下来赌起，一连赌了十五个钟头，直到上午十一点。他大概输了很多钱，可是到底输了多少，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自己有三千现款和一万五千公款，他早就把这两笔钱混在一起了，所以他不敢去数，以免证实他的预感：公款里已经短了多少钱。他差不多在正午才睡着，而且一直沉睡不醒，也不做梦，这只有非常年轻的人，在输了一大笔钱之后，才会这样酣睡。在晚上六点钟，正是图尔宾伯爵到达旅馆的时候，他才醒来，看见自己周围满地都是纸牌、粉笔和屋子当中那张弄得很脏的桌子，于是他恐怖地想起了昨天的赌博，以及使他输了五百卢布的最后那张牌——杰克，可是，他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事实，于是便从枕头底下掏出钱来，开始数点。他认得某几张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转了多少次的“折角”① 和“转注”② 的钞票，想起了赌钱的全部经过。自己的三千卢布已经没有了，公款也短了二千五。

这位枪骑兵一连赌了四夜。

---

① 赌博用语：表示下四分之一的赌注，宣布时将纸牌折角。

② 赌博用语：表示将赌注移到下一张牌。

他从莫斯科来，这笔公款就是他在那儿拿到的。在K城，驿站长借口没有马匹使他滞留了一天，但实际上是因为驿站长和旅馆老板早就串通好了，——要把所有的旅客都留一天。这位年轻快活的枪骑兵刚在莫斯科从双亲手里拿到三千卢布作为他在团队的装备费；他很高兴在选举期间能在K城待几天，并希望在那儿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他认识一位已经成家的地主，他打算去看看他，对他的几位小姐献献殷勤，就在这时候，他偶然同那位骑兵认识了，就在那天晚上，骑兵毫无恶意地把他自己的朋友卢赫诺夫和其他的赌友们在公用大厅里介绍给他。从那天晚上起，枪骑兵就坐下来打牌，不但没有去看那位相识的地主，再也没有去要驿马了，他一连四天都没出过房门。

在穿好衣服，喝过茶后，他走到了窗前。为了驱散那些恼人的关于赌博的回忆，他想出去走走。他穿上军大衣，走到街上。太阳已经躲到红屋顶的白房子后面；暮色降临了。天气暖和。一片片湿润的雪花静悄悄地飘落在泥泞的街上。想到他把就要逝去的这一整天都睡过去了，他心里忽然涌起了一阵难以忍受的悲哀。

"已经过去了的这一天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想道。

"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倒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到他毁了自己的青春，——他甚至压根儿没想到这回事，——而是因为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这句话。

"现在我怎么办呢？"他寻思道。"跟什么人借点钱，走掉算了。"一位太太在人行道上走了过去。"这位太太真蠢，"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道。"可是借贷无门。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他来到了市场。一个穿狐皮大衣的商人站在铺子门口在招揽顾客。"我要是不把八点撤回，我就可以把本捞回来了。"一个要饭

的老婆子跟在他后面苦苦地哀求。"借贷无门"。一个穿熊皮大衣的绅士驾着马车走过去了，一个岗警在值勤。"我能做出点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呢？对他们开枪吗？不，那太无聊了！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哦，那些挂在那儿镶着小饰物的马颈圈多漂亮啊！我要能坐上三套马车就好了！哎呀，你们这些活宝！我得回去了。卢赫诺夫快来了，我们又可以赌了。"他回到旅馆，又数了数钱。不，他头一回并没有数错：公款还是短了二千五百卢布。"我先下二十五卢布的赌注，然后——折角……再下七倍的赌注……十五倍，三十倍，六十倍……三千了。我把马颈圈买来，就走人。他不会让我走的，这个坏蛋！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枪骑兵心里正想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卢赫诺夫果然走进了他的房间。

"怎么，米哈伊洛·瓦西里奇，您早就起来了吗？"卢赫诺夫问道；他慢条斯理地从干瘦的鼻子上摘下了金丝眼镜，拿一块红绸手绢小心翼翼地把它擦干净。

"不，才起来。睡得好极了。"

"有位骠骑兵来了，住在扎瓦利舍夫斯基的房间……您没听说吗？"

"没有，没听说……怎么，人还没来吗？"

"好象到普里亚欣那儿去了。马上就会来的。"

果然，不久他们都来了：一个是和卢赫诺夫形影不离的卫戍区军官；一个是有个深褐色大鹰钩鼻子和一双凹进去的黑眼睛的希腊商人；一个是经常赌通宵、但永远只下半卢布孤丁的、又肥又胖的地主兼一家酿酒厂的老板。大家都想尽快赌起来；可是那几位主要的赌客都不提这件事，尤其是卢赫诺夫在非常悠闲地讲述一件莫斯科的诈骗案。

“请想一想，”他说，“莫斯科，这个故都，堂堂的首都，骗子手们拿着钩子，化装成魔鬼，每天晚上出没街头，吓唬无知的老百姓，抢劫过往的行人——结果，居然不了了之。警察在干什么？真是怪事。”

枪骑兵注意地听着关于骗子手的故事，可是故事一完，他就站起身来，悄悄地吩咐拿牌来。胖地主首先开口：

“诸位，干吗浪费宝贵的光阴呢！说干就干嘛！”

“是呀，您昨天半卢布半卢布地捞走了一大笔钱，怪不得您这么起劲呢，”希腊人说。

“真的，该开场了，”卫戍区的军官说。

伊利英瞧了瞧卢赫诺夫。卢赫诺夫瞧着他的眼睛，继续不动声色地讲骗子手们化装成长有利爪的魔鬼的故事。

“您来做庄？”枪骑兵问。

“不嫌太早吗？”

“别洛夫！”枪骑兵喊道，不知道为什么他脸红了，“给我拿午饭来……诸位，我还没吃东西呢……拿瓶香槟和几副牌来。”

就在这时候，伯爵和扎瓦利舍夫斯基走了进来。原来图尔宾和伊利英是同一个师的。他们马上就成了朋友，互相碰杯，喝起香槟来了，五分钟后，他们彼此已经你我相称。看来，伊利英博得了伯爵的好感。伯爵老是笑眯眯地望着他，取笑他年纪轻。

“好一位漂亮的枪骑兵！”他说。“好漂亮的小胡子，好漂亮的小胡子！”

其实，伊利英嘴上只有茸毛，而且颜色根本是很浅的。

“怎么，你们好象准备打牌似的？”伯爵说。“好，伊利英，祝你赌运亨通！我看，你准是一位好手！”他笑眯眯地加了一句。

“可不是，准备打牌，”卢赫诺夫一面回答，一面撕开那包一

打装的纸牌。"伯爵，您不来吗？"

"不，我今天不来。我要是来的话，准把你们的口袋一扫而空。只要我一折角，任何一个庄家都非倒不可！我没法来。我在沃洛乔克附近的驿站上把钱全输光了。在那儿我碰见一个戴戒指的步兵，那家伙准是个赌棍，把我骗了个精光。"

"难道你在那个驿站上待了很久吗？"伊利英问道。

"待了二十二个钟头。我忘不了那个倒霉的驿站！哼，那个驿站长也忘不了我。"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到，你知道：驿站长，那个滑头滑脑、一脸贼相的家伙，就蹦了出来，——他说没有马；不过，我得告诉你，我有个老规矩：只要没有马，我就连皮大衣也不脱，直奔驿站长的房间，不是到他的办公室，而是到他的住宅去，我吩咐把所有的门和气窗都开得大大的：理由是煤气味太重。我就在那儿也是那么办的。你记得上个月的天气有多冷啊——零下二十度。驿站长说话了，我就揍了他一个耳刮子。于是什么老太太呀、大姑娘、小媳妇们呀，便大呼小叫起来，端起盆盆罐罐的要往村里跑……我堵着门说：给我马，我就走；要不然，休想出去，把你们全给冻死！"

"这个办法妙极了，"胖地主说，笑得直不起腰来，"就象冻死蟑螂似的！"

"可是不知道怎么一来，我没看好，出去了一下，驿站长便和所有的女人都溜走了。光剩下一位老太太在那儿做人质；她坐在火炕上一个劲儿地打喷嚏和祷告上帝。后来我们便开始了谈判：驿站长来了，他站得远远的，一个劲儿地劝我把老太太给放了，我便叫布柳赫尔去咬他，——布柳赫尔最能对付这些驿站长了。可是，那个坏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是不肯给我马。就在

这当口，那个步兵来了。我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于是就赌起来了。你们看见过布柳赫尔吗？……布柳赫尔！……嘭！”

布柳赫尔跑了进来。尽管赌客们想着去办别的事，但他们还是宽大为怀地敷衍了它一下。

“诸位，你们怎么不玩呢？请吧，别让我妨碍你们。我这人就爱神聊，”图尔宾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爱聊总是件好事。”

三

卢赫诺夫把两枝蜡烛挪近自己，掏出一个装满了钱的咖啡色大钱包，然后，好象举行某种圣礼似的慢慢地把它放在桌上打开，从里面取出两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把它们压在牌下面。

“跟昨天一样，我拿二百做庄，”他说完这句话，就把眼镜扶正，拆开一副纸牌。

“好吧，”伊利英说时并没有看他，还是和图尔宾继续谈话。

牌局开始了。卢赫诺夫发牌很准确，就跟机器似的，有时停下来，从容不迫地记下点什么，或是从眼镜上面严肃地瞧瞧，用低微的声音说：“请压牌”。胖地主说话的声音最大，听得见他在自言自语地说出种种想法，他用唾沫舔湿了胖乎乎的手指，把牌折起角来。卫戍区军官默默地在牌下面漂亮地写着什么，并在桌子下面折着小角。希腊人坐在庄家旁边，用他那双凹进去的黑眼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牌局，好象在等待着什么。扎瓦利舍夫斯基站在桌子旁边，突然浑身都动起来，从裤袋里掏出一张红票[①]，或者蓝票，把牌压在它上面，接着便用巴掌拍拍它说：“小

---

① 旧俄时票面值十卢布的钞票。

七子呀，你给我帮个忙吧！”然后就咬胡子，两脚来回倒动，满脸通红，全身摇晃，直到牌发完为止。伊利英正坐在那儿吃黄瓜就小牛肉，这盘菜就放在他旁边的那张鬃垫的长沙发上；他一面迅速地在上衣上擦擦手，一面把牌一张张地放下。图尔宾起初坐在长沙发上，他立刻就发现了是怎么回事。卢赫诺夫根本不看枪骑兵，也不对他说什么话：只是有时他的眼镜会在一刹那间对准枪骑兵的手，而后者的大部份牌都输了。

“瞧，这张牌我可要赢了，”卢赫诺夫指着胖地主始终下半卢布赌注的牌说。

“您赢伊利英的吧，我算老几，”地主说。

果然，伊利英的牌输得比别人多。他在桌子下面焦躁地撕碎那张输了的牌，并用打颤的手去挑选另一张。图尔宾从长沙发上站起来，请希腊人让他坐在庄家身边。希腊人换到另一个位子上，伯爵便在他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目不转睛地、聚精会神地盯着卢赫诺夫的手。

“伊利英！”他突然用自己惯常的声音说道，但他的声音却在无意中把所有别人的声音都压倒了。“你怎么老赌那张牌呢？你真不会赌！”

“不管怎么赌，反正一样。”

“那你就输定了。我来替你打一会儿。”

“不，对不起。我一向都自己打。你要是愿意打，那你就自己来。”

“我刚才说过我自己不来；我愿意替你来。看见你输钱，我心里恼火。”

“看来，我的手气不好！”

伯爵不作声，支着胳膊，又那样聚精会神地盯着庄家的手。

“可恶！”他突然拖长声音大声说。

卢赫诺夫回头瞧了瞧他。

“可恶，可恶！”他正眼瞧着卢赫诺夫的眼睛，更加大声地说道。

赌博继续进行着。

“岂—有—此—理！”卢赫诺夫刚赢了伊利英的一张大牌，图尔宾又说道。

“伯爵，您有什么事不满意呢？”庄家礼貌而又冷淡地问道。

“我不满的是：您让伊利英赢单注，可专吃他的折角。可恶就可恶在这儿。”

卢赫诺夫把肩膀和眉毛微微一动，表示劝他一切都得听天由命，又继续赌他的。

“布柳赫尔，嗯！”伯爵站起来喊道。“抓他！”他又很快地加了一句。

布柳赫尔从长沙发底下冲出来，背碰在长沙发上，差点没把卫戍区的军官撞倒，它跑到它的主人跟前，狂吠起来，环视所有的人，摇着尾巴，好象在问：“这儿谁不老实？啊？”

卢赫诺夫放下了牌，连人带椅子移到一边。

“这样就没法赌了，”他说，“我最不喜欢狗。要是把整窝狗都叫到这儿来，那还赌个什么劲儿呢！”

“尤其是这种狗：它们好象叫吸血鬼吧，”卫戍区军官附和着说。

“我说，米哈伊洛·瓦西里奇，咱们是不是还玩下去呢？”卢赫诺夫对房间的主人说。

“伯爵，请你别打搅我们了！”伊利英转身对图尔宾说。

“到这儿来一下，”图尔宾说着便拉着伊利英的胳膊，同他走

到隔壁的房间。

伯爵的话非常清晰地从那儿传了出来，虽然他的话是用自己平常的声调说的。但他的声音总是隔着三间屋子也能听得见。

“你莫非变傻了吗？难道你就看不出那个戴眼镜的先生是个头号的骗子吗？”

“唉，得了！你说什么呀！”

“不能得了，我告诉你，别玩了。这对我没有什么。换个时候，我自己还想赢你哩；可是看见你把钱输光，我真感到有点儿遗憾。你的公款还有吗？”

“不；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老弟，我自己就是过来人，所以一切玩牌捣鬼的花招我统统知道；我告诉你，那个戴眼镜的是个骗子。请你别赌了。我以朋友的资格请求你。”

“好，我打完这一副就歇手。”

“我知道这一副的结果是什么；好，咱们等着瞧吧。”

他们回去了。就在这一副牌里，伊利英出了多少张牌，人家就赢了他那么多，以致他输了很多钱。

图尔宾把手放到桌子当中，说：

“好，算了！咱们走吧。”

“不，我不能走；请你别管我，”伊利英一边恼恨地说，一边去洗弄弯了的牌，不去看图尔宾。

“哼，活该！既然你乐意，那你准输。我可要走了。扎瓦利舍夫斯基！咱们到首席贵族家去吧。”

于是他们走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卢赫诺夫一直等他们的脚步声和布柳赫尔的爪子声在走廊里消失以后，才开始发牌。

“好厉害的主儿！”地主笑着说。

“好，现在他不会来打搅了，”卫戍区军官急忙地加了一句，不过仍是低声地。

于是赌博又继续下去。

四

由首席贵族的家奴组成的乐队的乐师们，正站在为举行舞会而腾出来的餐厅里；他们已经挽起了常礼服的袖子，一接到信号，便奏起一支古老的波兰舞曲《亚历山大，伊丽莎白》，于是，在辉煌柔和的烛光下，佩着星形勋章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的总督挽着瘦削的首席贵族夫人，首席贵族挽着总督夫人，还有在各种各样的组合和变化中的本省的要人们，便轻盈地走过铺着镶木地板的大厅入场了。这时，扎瓦利舍夫斯基也走进了大厅；他身穿肩头打褶的大领蓝色燕尾服，脚着长统袜和舞鞋，他的胡子、翻领和手绢上都洒了浓郁的茉莉香水，散发出浓烈的香味。和他一块来的是一位英俊漂亮的骠骑兵；他穿着一条裹得很紧的天蓝色马裤，一件骠骑兵的绣金红披肩，上面挂着弗拉基米尔十字勋章和一八一二年纪念章①。伯爵的身材不高，可是体格十分匀称优美。他那双淡蓝色的炯炯发光的眼睛和相当浓密的、卷成一个个小圈儿的深褐色头发，给予他的美以一种非凡的气概。伯爵来参加舞会是件盼望之中的事：因为在旅馆中看见过他的那个漂亮的年轻人，已经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首席贵族。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印象固然不同，但总的说来是不大愉快的。“这

① 指一八一二年俄国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纪念章。

个小家伙说不定还会嘲笑我们呢，”——这是老太太们和男人们的想法。“要是他把我抢走了，怎么办呢？”——年轻的妇女和小姐们多少都在这么想。

波兰舞曲一完，一对对的舞侣们都互相行礼分开了，女人归女人，男人归男人，感到幸福和骄傲的扎瓦利舍夫斯基便把伯爵带到了女主人跟前。首席贵族夫人心中有点哆嗦，生怕这位骠骑兵在大庭广众会使她出丑，便傲慢而又轻蔑地转过脸去，说：“非常欢迎！我希望，您将参加跳舞吧？”——接着便用怀疑的眼光瞟了他一眼，那神情似乎在说：“你要是冒犯了一位女性，那你就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可是伯爵以自己的殷勤、周到和漂亮愉快的外表很快就把这种先入之见征服了，因此在五分钟后，这位首席贵族夫人脸上的表情就已经在告诉周围的人说：“我知道怎样来对付这些先生们：他马上就明白了，他是在跟谁在打交道；瞧，他整个晚上都会对我献殷勤的。”而且就在这时候，那位和伯爵的父亲相识的总督走到了他跟前，十分客气地把他领到一边，跟他交谈起来，这就使得这帮外省人越发放心，伯爵的身价在他们的心目中也提高了。接着，扎瓦利舍夫斯基又把他介绍给他妹妹；他妹妹是一位体态丰盈的小寡妇，伯爵一进来，她就用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盯着他。这时，乐师们奏起了华尔兹舞曲，伯爵就请这位小寡妇跳舞，他那高超的舞技终于把大家的成见一扫而光。

“真是个跳舞能手！”一位胖胖的地主太太一面这样说，一面紧盯着他那穿着蓝马裤的、在大厅里不时闪过的双腿，心里数着：“一，二，三；一，二，三……——跳得真好！”

“多么轻快，多么轻快，”另一位在本省社交界被认作风度欠佳的女客说。“他怎么不会叫马刺给绊了呢！太妙了，灵活极

了！”

伯爵的跳舞艺术使本省的三位最出色的跳舞家黯然失色：一位是总督的副官，高个子，浅黄色头发，以跳舞的节奏明快和把自己的舞伴搂得很近而出名；另一位是骑兵，以他在跳华尔兹舞时优美的摇摆和常常轻轻地踏响鞋后跟而出名；还有一位是文官，虽然谁都说他没什么头脑，但他却是个优秀的跳舞家和所有舞会的灵魂。果然，从舞会开始到结束，这位文官就按着坐位轮流请所有的太太小姐跳舞，他一刻不停地跳，只是偶尔停下来，用那块湿透了的麻沙手帕擦擦他那疲倦而愉快的脸。伯爵使他们三位都黯然失色，他曾跟三位主要的太太跳过舞：一位身材高大，有钱，美丽而愚蠢；一位中等身材，瘦削，不十分美，可是衣着华丽；一位身材矮小，不美，可是非常聪明。他也跟别人跳，跟所有漂亮的女人跳，而且漂亮的女人也很多。但伯爵最中意的还是那位小寡妇——扎瓦利舍夫斯基的妹妹：他跟她跳卡德里尔舞、苏格兰舞、玛祖卡舞。他是这样开始的：当他们在跳卡德里尔舞中蹲下的时候，他对她说了许多恭维话，把她比作维纳斯，比作狄安娜①，比作玫瑰花，还比作别的什么花。对于所有这些甜言蜜语，这位小寡妇只是低垂着粉颈，半闭着眼睛，望着自己那件雪白的薄纱衣裙，或是把扇子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当她说：“得了，伯爵，您别开玩笑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时，她那略带喉音的声调里有着那么一种天真的憨厚和可笑的傻气，使人看着她时，会当真以为她不是个女人，而是一朵小花，但不是玫瑰花，而是一朵绚丽的、没有香味的浅粉红色的野花，孤零零地生长在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一尘不染的雪堆里。

---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狩猎女神。

天真、毫不做作和秀丽这三者的结合，使得伯爵产生了那么一种奇怪的印象，以至好几次，在谈话中断，当他默默地凝视着她的眼睛或是她的手臂和脖子的美丽的线条时，他心里就燃起一个非常强烈的欲望，想突然把她抱起来，热烈地亲吻她，以至他不得不认真地克制着自己。这位小寡妇十分得意地看出了她所产生的效果；不过，尽管年轻的骠骑兵百般巴结，曲意奉承，照目前的看法，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但他仍旧彬彬有礼，可是在他的举止中，却有某种东西开始使她感到惶恐和不安。譬如：他跑去给她端杏仁酪呀，拾手绢儿呀，从一位也想对她献殷勤的弱不禁风的年轻地主手里夺过椅子，以便更快地递给她呀，等等。

当他发现，当时社交场中的献殷勤对他的这位太太起不了多大作用时，他就给她讲些有趣的故事，试图博得她的嫣然一笑；他声称，只要她吩咐一声，他就准备马上拿大顶，学鸡叫，跳窗或是跳进冰窟窿里去。这一招完全成功了：小寡妇乐不可支，不知怎么就格格地笑了起来，露出两排美妙的皓齿，她对自己的舞伴感到十分满意，伯爵也就一分钟比一分钟地越来越中意她，因此，在卡德里尔舞行将终了时，他就真心地爱上了她。

跳完卡德里尔舞以后，当那个很早以前就爱慕她的十八岁的年轻人——他是当地一位最有钱的地主的少爷，也就是图尔宾刚才从他手里夺过椅子的那位弱不禁风的、赋闲在家的年轻人——走到小寡妇跟前时，她对他非常冷淡，从她身上丝毫也看不出她和伯爵在一起时所感到的那种哪怕十分之一的娇羞。

"您倒好，"她跟他说话时，一直在望着图尔宾的后背，而且不知不觉地推算着伯爵那整件短大衣上的金线需要用多少俄尺。"您倒好：您答应来接我坐车出去玩，还说要给我送糖果。"

"您知道，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我的确来过，可是您已经出

去了，我给您留下了最好的糖果，”年轻人说；虽然他的个子很高，但声音却十分尖细。

“您总能找到借口！我不要您的糖果。请您别以为……”

“我已经看出来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您对我变心了，我知道为什么。不过这不好，”他又添了一句，可是，显然，由于一种强烈的内心激动，他的嘴唇迅速而奇怪地抽搐起来，使他无法把话说完。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并没有听他说话，她继续用眼睛盯着图尔宾。

首席贵族，这位一家之主，这位庄严富态的瘪嘴老人，走到伯爵跟前，挽住他的胳膊，请他到书房里去抽支烟，喝杯酒，要是他乐意的话。图尔宾一走，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就感到在大厅里简直无事可做，于是她就挽起她的女友，一位干瘦的老小姐，到化装室去了。

“喂，怎么样？他可爱吗？”老小姐问道。

“就是老跟人缠个没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一面回答，一面走到镜子跟前去照镜子。

她容光焕发，眼睛含笑，脸上甚至泛起了红晕，突然，她模仿她在选举期间看见过的芭蕾舞女演员，踮起一只脚打了一个转，然后便用她那带着喉音、但是可爱的笑声大笑起来，甚至还屈起双膝，微微一跳。

“哪有这样的人呀？他还向我讨纪念品哩，”她对女友说，“可是我什么也不会一给一他，”她用歌唱般的声音唱出了最后几个字，举起戴着齐胳膊肘的软羊皮长手套的一个手指。

在首席贵族带图尔宾去的那间书房里，摆着各种各样的伏特加、果子酒、香槟和小吃。在烟叶的烟雾迷漫中，贵族们有的

坐着，有的来回踱步，正在谈论选举的情况。

“既然本县的全体名门望族用自己的选举把荣誉给了他，”那位已经喝得够多、又一次当选的县警察局长说道，“那他就不应该公然缺席，决不应该……”

伯爵的到来使谈话中断。大家都来跟他寒暄、结交，尤其是县警察局长伸出双手把他的手握了很长时间，一再请他在舞会之后不要拒绝同他们一道到一家新开的酒馆里去（他经常在那儿宴请贵族，而且将有吉卜赛人在那儿卖唱）。伯爵答应一定去，并且跟他喝了几杯香槟。

“诸位，你们为什么不跳舞呢？”他在走出房间时问道。

“我们跳得不好，”县警察局长笑着答道，“我们更喜欢喝酒，伯爵……再说，所有这些小姐们都是我看着长大的，伯爵！有时候我也跳跳苏格兰舞，伯爵……我能跳的，伯爵……”

“那咱们现在就去跳吧，”图尔宾说，“在去听吉卜赛人唱歌以前，咱们先玩个痛快。”

“也好，诸位，咱们走吧！也让主人高兴高兴。”

于是，从舞会一开始就在书房里喝酒的三四位贵族，脸上红通通的，有的戴上了黑手套，有的戴上了丝织的手套，他们跟伯爵一起刚要走进大厅，这时，那位弱不禁风的年轻人却把他们挡住了；他脸色苍白，好容易才噙住眼泪，走到图尔宾跟前。

“您以为您是伯爵，就可以象在市场上那样乱撞，”他气喘吁吁地说。“因为这是不礼貌的……”

那情不自禁地抽搐着的嘴唇又把他满肚皮要说的话给止住了。

“什么？”图尔宾突然皱起眉头，大声叫道。“什么？娃娃！”他大喝一声，抓住他的胳膊，使劲一攥，使这位年轻人的血都涌

上了脑袋，这与其说是由于恼怒，不如说是由于恐惧，“怎么着，您要决斗吗？好，我一定奉陪。”

图尔宾刚把他紧紧攥住的两只胳膊放开，就有两位贵族上去搀扶着那个年轻人，拽着他向后门走去。

“怎么，您疯了吗？您准是喝醉了。非告诉您爸爸不可。您怎么啦？”他们对他说。

“不，我没喝醉；而是他横行霸道，还不道歉。他是猪猡！我就这么骂他！”年轻人尖着嗓子说，这时他已经大哭起来了。

可是他们不听他的，把他送回了家。

“算了，伯爵！”县警察局长和扎瓦利舍夫斯基也在劝图尔宾。“他是个毛孩子，还在挨打哩，他才十六岁。不过，他这是怎么回事呢？真叫人摸不着头脑。他怎么变成了这样？他父亲是一位非常可敬的人，是我们的候选人。”

“好，去他的吧，既然他不想……”

于是伯爵回到了大厅，和先前一样跟那位漂亮的小寡妇愉快地跳着苏格兰舞；在看见同他一起从书房里走出来的那些绅士们跳的舞步时，他乐得从心眼儿里大笑，当县警察局长滑了一交，直挺挺地噗通一声倒在正跳着舞的人群中时，他那响亮的大笑声简直响遍了整个大厅。

五

当伯爵到书房里去的时候，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走到哥哥面前，不知为什么，她想到应该装出对伯爵毫不感兴趣的模样，开始问道：“跟我一块儿跳舞的那个骠骑兵是什么人呀？请您告诉我，哥哥。”骑兵尽可能地对妹妹说明了这位骠骑兵是个怎样

了不起的人，同时还告诉她，伯爵所以要留在这里，是因为他的钱在路上被人偷走了，他自己借了一百卢布给他，但这点钱太少，因此问妹妹能不能再借给他二百卢布；可是，扎瓦利舍夫斯基叫妹妹千万别对任何人提起这事，尤其别跟伯爵说。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答应今天就把钱送来，并对此事保守秘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跳苏格兰舞时，她自己非常想对伯爵说，他要多少钱，她都可以给他。她考虑了很久，脸也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勇气，谈到了正题。

"伯爵，我哥哥对我说，您在路上遇到了一件不幸的事，您现在没有钱了。如果您需要钱的话，您是不是愿意向我借呢？我是非常乐意借给您的。"

可是，这话一说出口，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就突然不知为什么感到害怕，脸都红了。伯爵脸上的笑容也霎时全部消失了。

"您哥哥真是个笨蛋！"他毫不客气地说。"您知道，如果男人侮辱了男人，那他们就会决斗；如果女人侮辱了男人，那会怎么办，您知道吗？"

可怜的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羞得连脖子和耳朵都红了。她低下了头不回答。

"他们就会当众吻这个女人，"伯爵俯身凑着她的耳朵低声说。"哪怕让我亲亲您的小手也好呀，"伯爵可怜自己的舞伴的那种窘态，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又悄悄地加了一句。

"哎呀，这会儿可不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那什么时候呢？我明天一早就走……这可是您欠我的债呀。"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行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笑吟吟

地说。

“为了亲您的手，您只要允许我今儿晚上找个机会看到您就行了。我一定会找到这个机会的。”

“您怎么能找到呢？”

“这您就甭管了。为了要看到您，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这样好吗？”

“好吧。”

苏格兰舞跳完了；他们又跳了玛祖卡舞，这个舞伯爵跳得精采极了，他一面接手绢，一面屈一膝跪下，用一种特别的华沙式的姿势碰响着马刺，以至所有的老人都放下了波斯顿牌，走出来到大厅里来观看，甚至连那位骑兵，那位最好的跳舞家，也自叹不如。晚饭后，他们又跳了“祖父舞”①，然后便纷纷告辞。伯爵目不转睛地一直盯着小寡妇。他说过，为了她，他可以跳进冰窟窿，这并不是一句假话。这是任性也罢，爱情也罢，倔强也罢，总之在那个晚上，他的全副精神都集中在一个愿望上——去看她和爱她。他一发现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开始跟女主人告别，就跑进下房，又从那儿，连皮大衣也不穿，跑到院子里，跑到停马车的地方。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扎伊采娃的马车！”他叫道。一辆挂着车灯的高高的四座轿式马车离开原地，向台阶驶来。“站住！”他对车夫叫道，然后踏着齐膝的雪向马车跑去。

“您有什么事？”车夫问道。

“我要上车，”伯爵答道，一面打开还在行驶着的马车的车门，极力想钻进去。“站住，鬼东西！笨蛋！”

---

① 一种古老的德国舞。

"瓦西卡！站住！"车夫对驾驭前导马的马夫叫道，接着勒住了马。"您上人家的马车干什么？这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太太的马车，可不是您老爷的马车。"

"你住口，蠢材！给你一个卢布，下来，关上车门，"伯爵说。可是因为车夫不肯动，所以他就自己提起了踏脚板，打开车窗，好不容易关上了车门。这辆轿式马车里就象所有古老的轿式马车里一样，尤其是在钉着黄色绦带的轿式马车里，常常散发出一种霉味和象烧糊了的鬃毛的怪味儿。伯爵从脚到膝盖都沾满了融雪，再加上穿着薄靴和马裤，他感到寒冷彻骨，而且，浑身浸透了冬天的寒气。马车夫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嘟囔着，好象准备爬下车去。可是伯爵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感到。他的脸在发烧，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紧张地抓住黄皮带，从侧面的窗子探出身去，他的整个生命都集中在这个期待上。这个期待没有继续多久。台阶上有人叫道："扎伊采娃的马车！"车夫抖动了一下缰绳，车身便在高大的弹簧上晃动起来，于是这个公馆的灯火通明的窗子就一个接一个地掠过了轿式马车的窗子。

"注意，你这混蛋要是敢对跟班说我在这儿，"伯爵从前窗探出头去对马车夫说，"我就揍你；你要是不说，就再给你十个卢布。"

他刚把窗子放下，车身又更加剧烈地晃动起来，接着马车就停住了。他缩在角落里，屏住呼吸，甚至眯上了眼睛：他生怕由于某种原因使他那热烈的期待无法实现。车门开了，踏脚板响着，一个接一个地放了下去，开始有女人的衣服窸窣作响，发出霉味的轿式马车里顿时涌进了一股茉莉香水的香味儿，那轻盈的纤足迅速地蹬上了踏脚板，接着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那件敞着的大衣的下摆拂着了伯爵的腿，她默默地、呼吸急促地在他

身旁的坐位上坐了下来。

她究竟有没有看见他，这一点谁也没法说，就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自己也不知道；但当他握着她的手说："好，现在我可要亲您的小手了"时，她并没表示十分害怕，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是把手伸给了他。于是伯爵便在比手套上面高得多的地方印上了无数的亲吻。轿式马车动身了。

"你说话呀。你没生气吧？"他对她说。

她一言不发地缩在自己的角落里，可是突然不知为什么她哭了起来，主动把头倒在他的胸口。

六

再一次当选的县警察局长和他的那群朋友，骑兵和其他贵族们，早就在新开的酒店里听吉卜赛人唱歌和喝酒了；这时，伯爵才穿着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亡夫的那件挂着蓝呢面子的熊皮大衣来加入他们这一伙。

"伯爵大人！您可让我们等苦了！"一个黑黑的斜眼的吉卜赛人在过道里迎接他，连忙跑上前来给他脱大衣，露出一口闪亮的牙齿说道。"从列别江一别，就没见着您……您可把斯乔莎给想坏了……"

斯乔莎，这个身材苗条的年轻吉卜赛小妞，深棕色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紫红色的红晕，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亮晶晶的，上面覆着长长的睫毛，也跑出来迎接伯爵。

"啊！亲爱的伯爵！小鸽子！好人儿！太让人高兴了！"她喜笑颜开，娇滴滴地说。

伊柳什卡也亲自跑出来迎接他，装出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

老太太们、女人们、少女们一个个从坐位上跳起身来，团团地围住这位客人。有的自认是他的干亲，有的自认是他的干妹子。

图尔宾亲吻了所有年轻的吉卜赛姑娘的嘴唇；老太太们和男人们则吻他的肩膀和手。贵族们也非常高兴这位客人的光临，尤其是在狂歌醉酒到了顶点、现在已经逐渐冷下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感到厌倦；酒已失去了对神经的兴奋作用，只是增加了胃的负担。每个人都已经尽情地发挥了自己的豪兴，互相看腻了对方；所有的歌曲都唱遍了，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乱糟糟的，只留下一片嘈闹的、放荡的印象。不论谁做出什么古怪的、惊人的玩艺儿，大家都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可笑。县警察局长丑态百出地躺在一位老太太的脚旁，摇晃着两腿，大声嚷道：

"来香槟！……伯爵来了！……来香槟呀！……他来了！……我说，来香槟呀！……我要搞个香槟澡堂，洗个香槟澡……贵族老爷们！我就爱高尚的贵族社会……斯乔什卡！唱支《小路》吧。"

骑兵也有几分醉意，但是另一副样子。他坐在角落的一张长沙发上，紧挨着高高的、美丽的吉卜赛女人柳芭莎；当他感到他已经醉眼朦胧时，就眨巴着眼，摇晃着脑袋，颠来倒去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低声劝说那个吉卜赛女人跟他私奔。柳芭莎笑眯眯地听着他唠叨，好象他对她说的话很有趣似的，同时又有些忧郁地偶尔偷眼瞧瞧自己的丈夫，斜眼的萨什卡，他正站在她对面的一把椅子背后。为了回答骑兵所表白的爱情，她低下头去对他耳语，请他悄悄地，别让别人看见，给她买些香水和缎带。

"乌拉！"伯爵进来时，骑兵叫道。

那位漂亮的年轻人，带着心事重重的模样，极力用坚定的脚

步在屋里走来走去，哼着《后宫叛乱》中的一支曲子。

一位年老的一家之长，由于贵族们的再三请求(他们说没有他一切都要逊色，还不如不去的好)，才被拉来听吉卜赛女人唱歌的，此刻他正躺在他一到这儿就躺在上面的长沙发上，而且谁也不去理他。一位官员也在这儿，他脱掉了燕尾服，坐在桌子上，带脚都放在桌上，他把自己的头发弄得蓬乱不堪，这就说明，他喝了很多的酒。伯爵一进来，他就解开衬衣领子，在桌子上坐得更高。总之，随着伯爵的到来，纵酒作乐顿时活跃起来。

在屋里闲荡的吉卜赛女人又坐成了一圈儿，伯爵让领唱的斯乔什卡坐在自己的腿上，吩咐再拿些香槟来。

伊柳什卡拿着吉他站在领唱人前面，于是跳舞便开始了。也就是说，按照一定的顺序唱起了吉卜赛歌曲：《我沿街走着》、《哦，你们这些骠骑兵……》、《你听见，你懂得……》等等。斯乔什卡唱得好极了。她那发自胸腔的柔韧嘹亮的女低音、她那在歌唱时的微笑、她那含笑的热情的眼睛、她那合着节拍情不自禁地微微动着的纤足，以及她在合唱开始时那一声叫喊——这一切都触动了某根响亮的、但是难得被触动的心弦。显然，她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她唱的那支歌里了。伊柳什卡用吉他给她伴奏，他的微笑、背、脚和整个身心都表现出他对这首歌的同感；同时，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好象他是第一次听见这支歌似的，专注而关切地合着歌的节拍低头和昂首。接着在最后的嘹亮的音调中，他突然挺直身子，好象觉得自己高出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傲岸而坚决地用腿把吉他抛起，把它旋转着，踏着拍子，抖动着头发，皱着眉头回头瞧着合唱队。他从头到脚，全身的每一块筋肉都在跳舞……于是二十条精力充沛的、强有力的歌喉，各自都用尽全力，更奇妙和非凡地彼此应和着，响彻了云霄。老太

太们在椅子上跃跃欲试，挥动着手帕，呲着牙，合着节拍和谐地呼喊着，嗓门一个比一个响。男低音歌手们歪着脑袋，涨红了脖子，站在椅子背后发出低沉的歌声。

当斯乔莎唱到高音时，伊柳什卡好象要帮助她似的，把吉他更凑近她，而那漂亮的年轻人则乐得大叫，说现在低半音的符号开始了。

这时奏起了舞曲，杜尼亚莎抖动着肩膀和胸脯起舞，在伯爵面前转着身子，又飘然而去。图尔宾从坐位上一跃而起，脱去制服，光穿着一件红衬衫，剽悍地跟她翩翩起舞，舞得恰到好处，十分合拍，并用两脚做出种种有趣的花步，招得吉卜赛人都颔首微笑，互相使着眼色。

县警察局长象土耳其人似的盘腿坐下来，一面用拳头在胸口捶了一下，高呼一声"万岁！"然后，他抱着伯爵的腿说，他本来有两千卢布，现在只剩五百了，说什么只要伯爵允许，他无论什么都能办到。那位上了年纪的一家之长睡醒了，想要回去，可是他们不让他走。那位漂亮的年轻人一再请一位吉卜赛姑娘跟他跳华尔兹。骑兵想夸耀自己和伯爵的友谊，便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去拥抱图尔宾。

"啊，我亲爱的朋友！"他说，"你刚才为什么离开我们？啊？"伯爵不言语，看样子是在想别的事情。"你上哪儿去了？哎呀，伯爵，你这个滑头，我可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图尔宾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种不拘礼节的亲昵。他板着脸，默默地瞧了瞧骑兵的脸，突然冲着他骂了一句十分粗野可怕的话，使骑兵难受得好半天都不知道该把这种侮辱当作开玩笑呢，还是不当作开玩笑。终于他认定这是开玩笑，笑了笑又走到自己的吉卜赛女人身边，向她保证，在复活节后他一定跟她结

婚。大家又唱起了另一支歌，又唱起了第三支歌，又跳了一会儿舞，又唱了一会儿喜歌，大家似乎依旧很快活。香槟酒开个没完。伯爵喝得很多。他的眼睛好象蒙上了一层雾，可是他并没有东倒西歪，舞跳得更好，话也说得很清楚，甚至还亲自加入合唱队伴唱，唱得非常出色，斯乔莎唱《友谊的温情》的时候，他还跟她配合。当他们舞兴正浓时，酒馆老板却来请客人们回家，因为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

伯爵揪住老板的衣领，叫他跳矮步舞。老板不肯。伯爵就抓起一瓶香槟，把老板翻了个过儿，让他两脚朝天并吩咐他就这样倒站着，然后，在满座的哄笑中，慢慢地把一瓶酒全倒在他身上。

天已经亮了。除了伯爵以外，大家都脸色苍白，并且疲惫不堪。

"好，我该动身到莫斯科去了，"他站起身来突然说道。"哥儿们，咱们都上我那儿去，给我送行……咱们喝杯茶。"

除了那位地主，大家都同意了；地主因为睡着了，只得留在那儿；于是他们就把停在门口的三辆雪橇挤得满满的，向旅馆驶去。

七

"套马！"伯爵带着一大群客人和吉卜赛人走进旅馆的公用大厅时，叫道。"萨什卡！不是吉卜赛人萨什卡，是我的萨什卡，你去跟驿站长说，他要是给我坏马，我就揍他。再给我们拿点茶来！扎瓦利舍夫斯基！你招呼大家喝茶，我要到伊利英那儿去瞧瞧他怎么样了，"图尔宾加了一句，就走到走廊里，向枪骑兵的

房间走去。

伊利英刚赌完，把所有的钱都输光了，一个戈比也不剩，他正脸朝下趴在长沙发上的破鬃毛垫子上，把里面的鬃毛一根根地揪出来，放进嘴里咬了咬又吐出来。在摊满纸牌的呢面牌桌上，点着两支牛油蜡烛，其中的一支已经烧到垫的一小块纸上，烛光正在和透进窗子的晨曦有气无力地搏斗着。枪骑兵的脑子里什么想法也没有：赌博的狂热象一片浓雾把他所有的精神才能都给掩蔽住了；甚至后悔之意也没有。他曾试试想到他现在该怎么办，分文没有怎么能走，又怎么来归还那输掉的一万五千公款，团长会怎么说，他母亲又会怎么说，同僚们又会怎么说，于是他感到非常可怕，非常厌恶自己，因此，他想找点什么事儿来忘却这一切，于是他就站起身来，在屋里走来走去，极力只踩着地板的缝，这时他又想起了昨夜赌博中的所有详情细节；他栩栩如生地想到，他已经快扳本了，正撤回了那张九点，把两千卢布押在黑桃国王下面。可是右边发了一张皇后，左边发了一张爱司，右边又发了一张红方块国王，——这一来就全完蛋了；假如右边发一张六点，左边发一张红方块国王，那就可以把输掉的钱都赢回来了，再来个加倍下注，那就可以净赢一万五，可以从团长那儿把那匹溜蹄马买过来，此外，还可以再买两匹马和一辆敞篷轻便马车。嗯，以后还买什么呢？那就妙啊，妙啊，其妙无比了！

他又躺在长沙发上，嚼起鬃毛来。

"七号房间里为什么唱歌呢？"他想道。"准是大伙儿在图尔宾那儿作乐。我何不上他那儿去好好地喝一杯呢。"

就在这时候，伯爵进来了。

"怎么样，老弟，输光了吧，啊？"他叫道。

"我装睡算了，"伊利英想道，"要不然，还得跟他说话，我可

困了。”

可是图尔宾走到他跟前，摸摸他的头。

“怎么样，我亲爱的朋友，输光了吧？输得连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你说话呀。”

伊利英没有回答。

伯爵拉拉他的手。

“输了。与你有什么相干？”伊利英没有改变姿势，用睡意朦胧的、冷淡不满的声调喃喃说道。

“全输光了？”

“是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全输光了。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说，作为对一个朋友，你说实话吧，”由于喝了酒而变得温存起来的伯爵说道，并且继续抚摩着他的头发。“真的，我很喜欢你。说实话吧：你要是把公款输掉了，我就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就晚了……有公款吗？”

伊利英从长沙发上跳起来。

“你要是要我说，那你就别跟我说话，因为……唉，请你别跟我说话了……对准脑门子一枪——这就是我唯一的出路！”他怀着真正的绝望说道，他把头垂在两手上，忽然泪如雨下，尽管一分钟以前他还是那么平静地想到溜蹄马。

“唉，你呀，简直是个漂亮的大姑娘！得了，这样的事谁没碰上过呢！没什么大不了的：说不定还能补救。你在这儿等着我。”

伯爵走出了房间。

“地主卢赫诺夫住在哪儿？”他问茶房。

茶房自告奋勇给伯爵领路。尽管卢赫诺夫的听差说老爷刚回来，这会儿正在脱衣服，伯爵还是走进了房间。卢赫诺夫正穿

着睡衣坐在桌前，在数放在他面前的几叠钞票。桌上放着一瓶他非常喜欢喝的莱茵葡萄酒。他因为赢了钱正准备享受一番。卢赫诺夫透过眼镜冷淡而严厉地望了望伯爵，好象不认识他似的。

"您好象不认得我了？"伯爵说时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了桌前。

卢赫诺夫认出了伯爵，问道：

"您有何贵干？"

"我想跟您赌会儿钱。"图尔宾在长沙发上坐下来说。

"就这会儿吗？"

"对。"

"下次一定奉陪，伯爵！现在我累了，想睡会儿。您要不要喝点儿酒？这是好酒。"

"可我现在想稍微赌一会儿。"

"今天我不打算再赌了。也许有别的先生要赌，可是我不赌了，伯爵！请您原谅。"

"那么说，您不赌罗？"

卢赫诺夫耸耸肩膀，对不能满足伯爵的愿望表示歉意。

"绝对不赌吗？"

他又耸了耸肩膀。

"可是我恳切地请求您……怎么样，赌不赌？……"

沉默。

"赌不赌？"伯爵再次问道。"您可要留神！"

同样的沉默，接着从眼镜上面投过迅速的一瞥，瞟了瞟伯爵开始皱起眉头的脸。

"赌不赌？"伯爵大喝一声，用手把桌子一拍，把莱茵葡萄酒

瓶都打翻了，酒也流了出来。“要知道，您赢得不干不净！您赌不赌？我这是第三次问您了。”

“我说过了，我不赌。这真奇怪，伯爵！再说，用蛮横的手段来要挟别人是完全不成体统的，”卢赫诺夫说，没有抬起眼睛。

接着又沉默了片刻，这其间，伯爵的脸越来越苍白了。突然他照着卢赫诺夫的头狠狠一拳，把他打懵了。卢赫诺夫倒在长沙发上，拚命想把钱抓过来，——他发出一声尖锐绝望的叫喊，使人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个永远镇定自若而又一表非凡的人发出的声音。图尔宾把放在桌上的其余的钱收了起来，推开跑进来想帮助主人的听差，快步走出了房间。

“如果您要决斗，我一定奉陪。我还要在我的房间里待半小时，”伯爵又回到卢赫诺夫的房门口，添了这两句话。

“骗子！强盗！……”从房间里传出了这样的叫声。“我要上刑事法庭去告你！”

伊利英没有把伯爵要助他一臂之力的话放在心上，还是那样躺在自己房间里的长沙发上，绝望的眼泪使他窒息。伯爵的亲切的同情，透过充满他心里一团乱麻似的感情、思想和回忆，使他意识到了现实，而这个意识始终没有离开他。他那满怀着希望的青春、荣誉、社会的尊敬、对爱情和友谊的梦想——这一切都永远失去了。泪泉已经开始干涸，过分镇定的绝望感越来越控制了他，自杀的念头已经不再引起厌恶和恐惧，而是越来越吸引着他的注意。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伯爵的坚定的脚步声。

图尔宾的脸上还看得出愤怒的痕迹，他的两手有点儿哆嗦，但他的眼睛里却闪出仁慈的喜悦和自得的光芒。

“给！赢回来了！”他说时把几叠钞票往桌上一扔。“数数，是不是全在这里？然后赶快到公用大厅里去。我马上要走了，”

他加了一句，好象没有看见枪骑兵脸上现出的快乐和感激的非常激动的表情似的，然后，他用口哨吹着一支吉卜赛歌曲走出了房间。

八

萨什卡，腰里扎了一根宽腰带，禀报说马已经预备好了，可是他要求先去把伯爵那件镶着皮领、似乎值三百卢布的军大衣找回来，而把这件蓝色的破大衣还给在首席贵族家里换去伯爵军大衣的那个坏蛋；可是图尔宾说，那件军大衣不用去找了，说着就到自己房间里去换衣服。

骑兵默不作声地坐在自己的吉卜赛女人旁边，在不停地打嗝。县警察局长叫来了伏特加，邀请所有的先生立刻到他家里去吃早点，说他太太一定会亲自跟吉卜赛女人跳舞的。那位漂亮的年轻人正在对伊柳什卡庄重地解释，弹钢琴更能抒发感情，在吉他上是弹不出低半音的。那位官员坐在角落里，正在闷闷不乐地喝茶，好象在光天化日之下对自己的腐化堕落感到惭愧似的。吉卜赛人彼此之间正在用吉卜赛话争吵，坚持还要唱些颂歌来祝贺老爷们，只有斯乔莎表示反对，说巴洛拉伊（吉卜赛语：伯爵或公爵，更正确些是大老爷）会生气的。总之，大家心中纵情声色的最后一点火花已经快要熄灭了。

“好，临别时再唱一支歌，然后各自回家吧，”伯爵穿着旅行装走进大厅里说。他又精神，又快活，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漂亮。

吉卜赛人又围成了一个圈儿，刚准备要唱歌的时候，伊利英手里拿着一包钞票走了进来，把伯爵叫到一边。

“我只有一万五千公款，你却给了我一万六千三，”他说，“所

以，这是你的。”

“这太好了！给我！”

伊利英怯生生地瞧着伯爵，把钱给了他，他张开嘴想说什么，可是脸一红，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然后他抓住伯爵的手，开始紧紧地握着它。

“滚吧！伊柳什卡！……我说……这些钱给你；可是你们得唱着歌送我出城。”于是他把伊利英拿来的一千三百卢布扔在他的吉他上。可是他根本忘了把昨天向骑兵借的一百卢布还给人家。

已经是早上十点钟了。太阳升上了屋顶，人们在街上来来往往，商人们早就打开了店门，贵族和官员们坐着马车在街上驶过，太太们也出来逛商场了，这时，一大群吉卜赛人、县警察局长、骑兵、漂亮的青年人、伊利英和穿着熊皮蓝大衣的伯爵走到了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这是个天气晴朗、冰雪融化的日子。三部三套马拉的驿站雪橇，马尾巴都绾着短结，马蹄啪哒啪哒地踩着泥浆，驶近了台阶，于是这群快活的人便分别坐上了雪橇。伯爵、伊利英、斯乔什卡、伊柳什卡和勤务兵沙什卡坐上第一部雪橇。布柳赫尔在大发脾气，摇着尾巴，冲着辕马狂吠。其余的绅士们也和男女吉卜赛人一起，坐上另外两部雪橇。三部雪橇一离开旅馆就排成一排，吉卜赛人齐声歌唱起来。

载着歌声和铃声的三部三套马雪橇，把它们遇到的所有车辆都逼上了人行道，驰过全城，直向城门驶去。

商人、不相识的行人，尤其是熟人，在看见这些贵族老爷们带着一群吉卜赛女人和喝醉了酒的吉卜赛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唱着歌招摇过市时，都感到很惊讶。

一出城，三部雪橇就停了下来，于是大家开始跟伯爵

告别。

伊利英，在临别时已经喝了很多酒，一路上亲自驾驭着马，这时突然变得悲哀起来，他一再恳求伯爵再待一天，可是当他深信这不可能时，他就完全出乎意外地，含着泪扑过去吻他的那位新朋友，并声称，等他一归队，他就请求调到图尔宾在那儿服役的骠骑兵团去。伯爵今天特别高兴，他把从早晨起就已经和他称兄道弟的骑兵推倒在雪堆里，并嗾使布柳赫尔去咬县警察局长，还把斯焦什卡抱起来，想带她去莫斯科，最后，他跳上雪橇，让一直想站在正中间的布柳赫尔坐在自己旁边。萨什卡再一次请求骑兵去向他们把伯爵的军大衣要回来寄给伯爵，接着他也跳上了赶车人的坐位。伯爵喊了一声"走吧！"，就摘下帽子在头顶上挥动着，然后学驿站车夫的样对马打起呼哨。三部三套马的橇车便各自东西了。

前面远远地现出了一片白雪皑皑的单调的平原，一条黄色泥泞的道路在中间蜿蜒曲折地穿过。明亮的太阳在结上了一层薄冰的融雪上金光粲然，晒得脸和背部都暖洋洋的。流着汗的马身上冒着热气。铃儿叮叮当当地响着。一个农民赶着一部载满货物的歪歪倒倒的雪橇，紧拉了几下用绳子编的缰绳，急忙闪到一边，然后，穿着湿透了的树皮鞋在积雪正在融化的路上啪哒啪哒地跑着；一个胖胖的，满脸红通通的农妇，怀里抱着一个小孩，裹着羊皮袄，坐在另一部载货的雪橇上，用缰绳的末梢赶着一匹白色的秃尾巴驽马。这时，伯爵突然想起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

"回头！"他叫道。

车夫没有马上听明白。

“往回拐！到城里去！快！”

三套马的雪橇又穿过城门，飞也似地驶到扎伊采娃太太公馆的木板台阶前。伯爵迅速跑上阶磴，穿过前室和客厅，这时这位小寡妇还在睡觉，于是他就把她从床上抱起来，吻了吻她那睡意朦胧的眼睛，接着又飞快地往回跑。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只是似醒非醒地舔着嘴唇，问道：“怎么回事呀？”伯爵跳上了雪橇，对车夫吆喝了一声，就马不停蹄地永远离开了K城，他甚至既没有想起卢赫诺夫，也没有想起那位小寡妇和斯乔什卡，只是想到在莫斯科等待着他的一切。

九

约莫二十年过去了。从那时候起，时光流逝，许多人死去了，许多人出生了，许多人成长壮大和衰老了，而更多的思想产生了，又消灭了；许多美好的事物和许多丑陋的旧事物灭亡了，许多美好的新事物成长了，还有更多不成熟的、畸形的新事物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费奥多尔·图尔宾伯爵很久以前在和一个外国人决斗时被打死了，因为他在街上用短柄长鞭抽了那个外国人。他的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已经是个二十三岁的美少年了，正在近卫军骑兵队服役。可是在品德方面，这位年轻的图尔宾伯爵却一点也不象他父亲。在他身上甚至丝毫没有上一代的那种狂暴的、热情的，老实说，放荡的习气。除了聪明、教养和天赋的才能，他还彬彬有礼，爱好生活舒适，看人看事都讲实效，明白事理，有预见，这一切都是他的显著的优点。年轻的伯爵仕途得意：二十三岁就已经当上了中尉……战事一开始，他就决定为了提升更有

利而转到现役部队里去，于是他就作为骑兵大尉进了骠骑兵团，很快就在那里指挥一个骑兵连了。

一八四八年五月，C骠骑兵团行军经过K省，年轻的图尔宾伯爵指挥的骑兵连必须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村庄——莫罗佐夫卡宿营一宵。安娜·费奥罗多夫娜还健在，但是已经不那么年轻，她自己也不认为自己年轻了，——这对女人说来关系很重大。她已经变得很胖了，据说，胖可以使女人显得年轻；可是在她那白白胖胖的皮肤上，却可以看出柔和的大皱褶。她已经不再进城，因为她连上马车也嫌吃力，但她还是那么心地善良，那么傻呼呼的，——现在可以老实说，她已经不能用自己的美貌来吸引人了。她的女儿丽莎，一个二十三岁的俄国乡村美女，跟她住在一起；她的哥哥，我们熟悉的那位骑兵，因为心地善良而把自己的全部家财都挥霍光了，老来只好寄居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家里。他一头头发也全白了；上嘴唇瘪了，可是嘴上面的小胡子却仔仔细细地染得很黑。不光是他的脑门和面颊上，连他的鼻子和脖子上，也满是皱纹，他的背驼了；可是从那无力的、弯曲的腿上，还是可以看出这位老骑兵当年的风度。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全家和家人们，都坐在这所古老的小房子的小客室里，阳台的门窗都开着，窗外是一座古老的、种植着菩提树的星形花园。白发苍苍的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穿着淡紫色的敞胸短上衣坐在长沙发上，正在一张红木小圆桌上摆纸牌。她哥哥穿着整洁的白裤子和蓝上衣，坐在窗前拿着捻线锤用白纸捻成细带子——这是他的外甥女教给他的，他又十分喜欢做的，因为他已经什么都干不了，看报固然是他所喜欢的事，但他的眼力已经不济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养女皮莫奇卡坐在他旁边温习功课，丽莎一面教她，一面用木织针在给舅舅

织羊毛袜子。落日的余晖象平常这个时候一样，穿过菩提树的林荫道把零乱的斜晖投射在最远的窗子上和靠窗摆着的书架上。花园里和屋子里都是静悄悄的，可以听得见窗外燕子鼓翼疾飞的声音，或是室内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轻轻的叹息声，或是老头儿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时发出的哼哧声。

“这该怎么摆呢？丽赞卡，你来做给我看看。我老忘，”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在打通关①时停下来说。

丽莎手里拿着活计，走到母亲跟前，看了看牌。

“哟，好妈妈，您把牌给弄乱了，”她说着便重新把牌摆好，“瞧，应该这样。您占的卦还是挺灵的，”她又加了一句，偷偷地把一张牌抽掉。

“得了，你呀，老是骗我：说什么打通了。”

“不，真的，这就是说，准能成功。真通了。”

“嗯，好吧，好吧，淘气包！是不是该喝茶了呢？”

“我已经叫他们把茶炊烧上了。我这就去瞧瞧。给您端到这儿来吗？……喂，皮莫奇卡，赶快把功课做完，咱们去张罗一下。”

说完，丽莎就走出去了。

“丽佐奇卡！丽赞卡！”②舅舅聚精会神地瞧着自己的捻线锤说，“好象我又脱了一针。你给我挑上吧，宝贝儿！”

“我这就来，这就来！我得去让他们把糖砸碎。”

果然，过了三分钟，她就跑进房间里来，走到舅舅跟前，揪住他的耳朵。

“这是对您的教训，免得您又脱针，”她笑着说，“活儿做得真

---

① 一个人玩的一种占卜游戏。

② 丽莎、丽佐奇卡和丽赞卡都是伊丽莎白的小名。

不地道。”

“得啦，好了，好了；快挑上吧，好象有个什么小疙瘩似的。”

丽莎拿起捻线锤，从自己的头巾上取下一根别针，这时从窗外吹来的风便把她的头巾微微吹开，接着她就用别针把那一针给挑上了，她抻了两抻，然后把捻线锤交给舅舅。

“好，那您得亲亲我了，”她说着就把红艳艳的面颊凑近他，一面用别针别住头巾。“您今儿茶里要对罗木酒吗？今儿可是星期五呀。”

说完，她又到喝茶室去了。

“舅舅，您来看：骠骑兵上咱们这儿来了！”从那儿传出了清脆的声音。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同哥哥一起到喝茶室去看骠骑兵，因为这里的窗子对着村子。从窗子里看不大清楚，透过尘雾只看见有一群人在移动。

“很可惜，妹妹，”舅舅对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可惜咱们的房子太小，厢房又还没盖好：要不倒可以请那些军官住到咱们这儿来。你知道，骠骑兵的军官们都是些非常好的、快活的青年；哪怕看看他们也好。”

“是呀，我打心眼儿里欢迎他们；可是哥哥，您自己也知道，没有地方呀；我的卧室，丽莎的房间，客厅，此外，就是您这间房间了——就这么几间。您自己想一想，哪有地方给他们住呢？米哈伊洛·马特维耶夫已经给他们把村长的木屋打扫过了；他说那儿也挺干净的。”

“丽佐奇卡，我们可以从他们里面给你找位姑爷，找一位非常好的骠骑兵！”舅舅说。

“不，我可不要骠骑兵；我要枪骑兵：舅舅，您不是在枪骑

兵里服务过吗？……我才不稀罕这些骠骑兵呢。听说，他们都是亡命徒。”

说完这话，丽莎有点儿脸红了，可是她又发出清脆的笑声。

“瞧，乌斯秋什卡跑来了；得问问她，她瞧见了些什么，”她说。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吩咐把乌斯秋什卡叫来。

“你就不知道坐着干会儿活；有什么必要跑去瞧那些当兵的呢，”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我说，这个，军官们在哪儿住？”

“在叶列姆金家，太太。有两个长得可俊哪！人家说，一位是伯爵。”

“他姓什么？”

“是卡扎诺夫呢，还是图尔宾诺夫呢，对不起，我没记住。”

“真是个蠢东西，什么事都说不清。至少打听一下他姓什么呀。”

“那有什么，我再跑一趟好了。”

“我知道你就会干这种事儿，——不，让丹尼洛去吧；哥哥，你叫他去问问，那些军官需不需要什么；还是得讲点礼貌，就说太太打发他去问的。”

两位老人又在喝茶室里坐下来，丽莎便到女佣人的屋里去把砸碎的糖放进盒子里。乌斯秋莎正在那儿谈骠骑兵。

“好小姐，那位伯爵长得可俊啦，”她说，“简直象个黑眉毛的小天使。您要是有这么位姑爷就好了，那您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别的使女们都颔首微笑；坐在窗前织袜子的老奶妈叹了口气，然后吸着气，甚至念念有词地念起来了祷文。

“这么说，你看上这些骠骑兵了，”丽莎说，“瞧你伶牙利齿

的，多会说。乌斯秋莎，请你去拿点果子汁来，——给这些骠骑兵喝点酸的吧。”

说完这话，丽莎就笑着端着糖罐走出去。

“我真想瞧瞧那个骠骑兵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想道，“他的头发是黑的呢，还是淡黄的呢？我想，他准会高兴跟我们认识的。要不，他走了，也不知道这儿有我这样一个人，而且还想过他。再说，又有多少这样的人从我身边过去了。除了舅舅和乌斯秋莎以外，谁也看不见我。无论我梳什么样的头，穿什么样的衣服，谁也不来欣赏一下，”她瞧着自己那双白白的、丰满的手，叹了口气，沉思道。“他准是个高个儿，大眼睛，留着两撇小黑胡子。唉，我已经满了二十二岁了，可是除了麻子伊万·伊帕特奇以外，谁也不曾爱上过我；四年前，我还要好看些；可是我的少女的青春时代就这么过去了，没有给任何人增添过欢乐。唉，我真是个不幸的，不幸的乡下小姐。”

母亲叫她去斟茶的声音，把这位乡下小姐从这种片刻的沉思中唤醒了。她甩了一下小脑袋，就走进了喝茶室。

好的东西往往是意料不到地得来的；而越是努力，结果反而越糟。在乡下，人们很少努力教育自己的子女，因此，倒往往在无意中给了他们极好的教育。丽莎的情形尤其是这样。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由于聪明有限和性情马虎，所以没给丽莎受过什么教育：既没教给她音乐，也没教给她非常有用的法语，她只是跟她去世的丈夫无意中生下一个健康美丽的孩子——一个女儿；她把这孩子交给了奶妈和保姆，给她吃，给她穿印花布衣服和羊皮鞋，让她去散步，采蘑菇和摘野果，并请了一位神学院的学生来教她识字和算术——这样过了十六年，她偶然发现丽莎是她的好伴侣，而且是一个永远快快活活的、善良能干的主妇。安

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心眼好，总是把农奴的孩子或是弃儿抱来抚养。丽莎从十岁的时候起就开始照管那些孩子：教她们读书，替她们穿衣服，带她们上教堂，当她们太淘气时，还要管教她们。后来，那位老迈龙钟的、心地善良的舅舅来了，她又得象照料孩子似的去照料他。后来，奴仆们和农民们常常带着各种请求和疾病来找这位年轻的小姐，于是她就用接骨木、薄荷和樟脑精给他们治病。后来，所有的家务事就不知不觉地都转到了她手里。后来，她那没有得到满足的爱的要求，只有在大自然中和宗教中表现出来。于是丽莎便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能干的、善良快活的、有独立能力的、纯洁的、虔信宗教的女人。诚然，当她在教堂里看到站在她身旁的邻家女子戴着从 K 城买来的时新帽子时，她也曾由于虚荣心而感到过小小的痛苦；她曾因为她那上了年纪的、喜欢唠叨的母亲的任性而气得流过眼泪；而且她也曾在十分荒唐的、甚至有时候是粗鄙的形式中梦想过爱情，——但是有益的、已经成为她的必需的工作，把它们驱散了，因此，在这位二十二岁、身心的美都充分发展了的少女的明朗恬静的心灵上，既没有留下一个污点，也没有留下一点悔恨。丽莎身材适中，与其说瘦，还不如说是丰满的；她的眼睛是深棕色的，不大，下眼睑上稍有黑晕；淡褐色头发梳成一条长辫子。她的步子很宽，有点儿摇摆，就跟俗说的那样——鸭步。每逢她忙于干活、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使她激动的时候，她脸上的神情似乎在对所有那些瞧着它的人说：一个人要是爱上什么人，而且问心无愧，那他活在世上该多好、多快乐啊。即使在她烦恼、困惑、惊慌或是忧愁的时候，她也会透过泪珠、紧锁着的左边的眉毛和咬紧的嘴唇，与她的心意相违地闪出一种光辉来，而且，在她那两腮的酒窝上、在她的嘴角上、在她那习惯于微笑和对生活的喜悦的明亮的眼

睛上，也会闪出一种没有被理智所破坏的、善良的、坦率的心灵的光辉。

十

当骑兵连进入莫罗佐夫卡时，太阳虽然已经西沉，但外面还是很热。在前面，在尘土弥漫的乡村的街道上，一头失群的花牛一面快步奔跑，一面不住地回头张望，有时还哞哞地叫着停下来，它怎么也没想到，它只要闪到一边就行了。年老的农民们、妇女们、孩子们和地主家的奴仆们都群集在街道两旁，贪婪地望着骠骑兵。骠骑兵们骑着戴着嚼子、有时打着响鼻的黑马，在尘埃滚滚之中，蹄声得得地行进着。骑兵连的右面有两位军官随随便便地骑在两匹漂亮的黑马上。一位是连长图尔宾伯爵，另一位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不久以前才从士官生提升上来的波洛佐夫。

一个穿着白色军服的骠骑兵，从一座最好的木屋里走出来，摘下军帽，走到军官们跟前。

"给我们找的宿营地在哪儿？"伯爵问道。

"大人的宿营地吗？"设营员浑身打了一个哆嗦答道，"在本村村长家里；屋子已经打扫干净了。我本来要求在老爷家里，可是他们说没地方。那个女地主可厉害哪。"

"嗯，好吧，"伯爵说，就在村长家的木屋前下了马，伸了伸腿，"怎么，我的马车来了吗？"

"大人，您的马车已经到了！"设营员回答，用军帽指指在门口可以看见的一辆马车的皮制的车身，接着就朝前奔进木屋的过道，这时，过道里正挤满了一群想来看军官的农民的家属。当

他敏捷地打开打扫好了的木屋的门，站到一旁让伯爵过去时，甚至把一个老太婆给撞倒了。

木屋相当大，也很宽敞，就是不大干净。那名穿得象个贵族老爷似的德国仆人，在摆好铁床，铺好床后，正站在屋里挑选手提箱里的衬衣。

“呸，这房间真叫人恶心！”伯爵恼火地说。“佳坚科！难道就不能在地主家里找个比较好的地方吗？”

“如果大人吩咐，我就到地主家去把什么人给撵出去，”佳坚科答道，“可是那儿的房子也不见得好，看起来并不比这所木屋强。”

“现在就不用了。你去吧。”

于是伯爵就躺在床上，把两手枕在脑后。

“约翰！”他对仆人大声喝道，“你又把中间弄得鼓了起来！你怎么就不会把床铺铺好呢？”

约翰想重新整理一下。

“得啦，现在就不用了……睡衣在哪儿？”他用不满的声调继续说。

仆人把睡衣递给了他。

伯爵在把睡衣穿上以前，先瞧了瞧下摆。

“果然不错：脏点子没有洗掉。当差的里头还有比你更坏的吗！”他加了一句，从仆人手里夺过睡衣穿上。“你说，你是不是存心要这么干？……茶准备好了吗？……”

“我哪来得及呢，”约翰答道。

“笨蛋！”

之后，伯爵拿起了那本给他预备好的法国小说，默不作声地看了好一会儿；约翰就到过道里生茶炊去了。显然，伯爵的情绪

不好，——大概是由于疲劳、满脸的尘土、衣服太瘦和腹中饥饿的缘故。

“约翰！”他又叫道，“把那张十卢布的帐单给我拿来。你在城里买了什么？”

伯爵瞧了瞧递给他的帐单，又说了些嫌买来的东西太贵等不满的话。

“茶里面给我对点儿罗木酒。”

“我没买罗木酒，”约翰说。

“好嘛！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有罗木酒！”

“钱不够。”

“那么波洛佐夫为什么不买呢？你应该找他的仆人拿点嘛。”

“波洛佐夫少尉吗？我不知道。他买了茶叶和糖。”

“畜生！……滚出去！……就是你叫我受不了……你知道我在行军的时候喝茶总要对罗木酒的。”

“这是司令部给您的两封信，”仆人说。

伯爵躺着拆开了信，接着就看起信来。少尉把骑兵连的宿营地安排好了以后，喜笑颜开地走了进来。

“怎么样，图尔宾？这儿好象还挺好似的。老实说，我可累了。天气真热。”

“好极了！房子又脏又臭，还托你的福没有罗木酒：你那个笨蛋没买，我这个也一样。你至少应该说一声呢。”

说完这话，他又接着读信。读完信，他把它团了扔在地上。

“为什么你不买罗木酒呢？”这时少尉在过道里低声问自己的勤务兵，“你那儿不是有钱吗？”

“干吗什么都让咱们买！本来就老是我花钱；而他那个德国

人就知道抽烟。”

第二封信看来并不是不愉快的，因为伯爵看信的时候笑眯眯的。

“这是谁来的信？”波洛佐夫回到房间里时问道，一面在炉子旁边的木板上给自己安排睡觉的地方。

“米娜的信，”伯爵喜形于色地答道，一面把信递给他。“要看吗？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女人啊！……嗳，真的，她比咱们的小姐们强……你瞧，她在这封信里是多么多情和聪明啊！……美中不足的是——要钱。”

“是的，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少尉说。

“不错，我答应过她；可是现在在行军，加上……不过，只要我能再当两、三个月的骑兵连长，我就寄给她。决不吝惜，真的！多迷人啊！……啊？”他说这些话时，一直笑眯眯地用眼睛盯着正在看信的波洛佐夫脸上的表情。

“错别字太多了，不过很生动，而且看来，她好象真的很爱你似的，”少尉答道。

“嗯！可不是吗！这种女人，要爱就真心实意地爱。”

“那封信又是谁来的呢？”少尉把看过的信还给他时问道。

“没什么……那是一位先生写的；这家伙坏透了，我欠他的赌帐，他已经是第三次来信催我了……我现在还不了……这封信真无聊！”伯爵答道；显然，这个回忆使他感到不痛快。

之后，两位军官沉默了很久。少尉显然受了伯爵的影响，只是默默地喝着茶，偶尔瞧瞧正在凝视着窗外的图尔宾那副阴沉的漂亮的脸，不敢先开口说话。

“嗯，我说，也许会有好结果的，”伯爵突然转身对着波洛佐夫愉快地摇了摇头说，“假如今年我们有机会提升，而且再参加

一次战斗的话，那我就可以超过我们近卫军的那些骑兵大尉了。”

当他们喝第二杯茶，还在继续谈着同样的话题时，老丹尼洛走进来，转达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吩咐。

“此外，她还要我请问：您是不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图尔宾伯爵的少爷？”丹尼洛由于听到了这位军官的姓名，同时想起了死去的伯爵当年到达K城的情形，便自作主张地加了一句。“我们太太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跟他非常熟。”

“他是我父亲；告诉你们太太，我非常感谢她。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不过，烦你代问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公馆里或是别处能不能给我们匀出一间干净点儿的房间来。”

“你这是何必呢？”丹尼洛走后，波洛佐夫说。“难道不是一样吗？在这儿就住一夜——难道不是一样吗；会给他们添麻烦的。”

“你又来了！我看，咱们在这些熏得漆黑的木屋里已经住够了！……一眼就可以看出，你是个不会打算的人……既然可以象人一样哪怕住上一夜，那为什么不利用呢？而且，相反，他们会非常满意的。就是一样讨厌：万一这位太太真的认识家父，”伯爵笑眯眯地露出发亮的白牙齿继续说。“不知怎么，我老是替先父感到惭愧：老是有些什么坍台的事或是什么债务。因此我最讨厌碰见家父的那些熟人。不过，当时就是那么个时代嘛，”他严肃地补充了一句。

“我还没有告诉过你哩，”波洛佐夫说，“我有一次碰见过一位枪骑兵旅旅长伊利英。他很想见见你，他爱你父亲爱得要命。”

“我看那个伊利英简直是个窝囊废。但最讨厌的是：那些大

人先生们为了要巴结我，总说他们认识家父，而且，讲起家父那些丑事似乎是十分可爱的事情似的，叫我听着都害臊。真的，我并不是感情用事，而且看事情也很冷静，——他为人太热情，有时候做的也不完全是好事。话又说回来，一切都是时代造成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得说句公道话，因为他还是很有才能的。"

过了一刻钟，那个仆人回来了，他转达了女地主请他们上她家去住宿的邀请。

十一

一听说骠骑兵军官是费奥多尔·图尔宾伯爵的儿子，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就忙开了。

"哟，我的天！他是我的小宝贝！……丹尼洛！赶快去说：太太有请，"她说完这话，就跳起身来，快步向女佣人的房里走去。"丽赞卡！乌斯秋什卡！快把你的屋子收拾好，丽莎。你搬到舅舅屋里去；而您呢，哥哥……哥哥！您就睡在客厅里吧。反正住一宿也没什么。"

"没什么，妹妹！我可以睡地板。"

"他要是象他父亲，我想，那准是个美男子。至少得瞧瞧他，瞧瞧这个小宝贝……丽莎，你也瞧瞧！他父亲可是个美男子……你把桌子往哪儿搬？就放在这儿吧，"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在瞎忙，"搬两张床来——一张到管家的屋里去搬；再把书架上的那个水晶烛台拿来，就是我哥哥在我的命名日送给我的那个，再插上一支卡列托夫的蜡烛。"

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管母亲的干预，丽莎还是照自己

的主意给两位军官布置了这个房间。她拿出洁净的、带木犀草香味的被单铺好了床；叫人把蜡烛和一玻璃瓶水放在靠床的小桌上；拿香纸燻了女佣人住的下房，然后把自己的小床搬到舅舅屋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稍微安静了些，重新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甚至拿起了纸牌，可是，她并没把牌摆开，而是把她那胖胖的胳膊肘支在桌上，沉思起来。“时光，时光过得好快啊！”她低声自言自语地重复说。“就有那样久了吗？好象现在他就在我眼前似的。哎，他真够淘气的！”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睛。“现在丽赞卡……可是她一点也不象我在她这个年龄的时候那样……这孩子长得很漂亮，可是不，一点不象……”

“丽赞卡，今儿晚上你应该穿上那件凡而纱连衣裙。”

“妈妈，您真的要请他们来吗？算了吧，”丽莎答道；一想到要看见军官们时，她感到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激动。“算了吧，妈。”

真的，与其说她希望见到他们，倒不如说她是害怕她觉得正在等待着她的那令人激动的幸福。

“丽赞卡，也许他们自己想跟咱们认识呢，”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边说边抚摩着她的头发，同时心里想道：“不，她的头发也不象我年轻的时候那样……不，丽佐奇卡，我真希望你……”的确，她非常希望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什么；可是她不能想象和伯爵结亲，也不能希望有当年她自己和他父亲有过的那种关系，——可是她还是非常非常希望能为自己的女儿做点什么。也许，她希望，在女儿心里也经历一次她和死者曾经历过的那种生活吧。

年老的骑兵对于伯爵的到来也有点儿激动。他走进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过了一刻钟，他穿着轻骑兵的上衣和浅蓝色的裤子从房间里出来了，脸上现出一个少女初次穿上晚礼服时那

种羞涩而又得意的表情，向给客人们预备的那个房间走去。

"妹妹，我要去瞧瞧如今的骠骑兵！去世的伯爵是个真正的骠骑兵。我要去瞧瞧，我要去瞧瞧。"

军官们已经从后面的台阶上来，进了给他们预备好的房间。

"嗯，你看见了吧，"伯爵说，就穿着满是尘土的靴子往给他预备好的床上一躺。"这儿难道不比那个有蟑螂的木屋好吗？"

"好是好，不过，我总觉得打扰了主人家……"

"胡扯！一个人在各方面都必须讲究实际。他们会非常满意的，准没错儿……来人哪！"他大声叫道，"要点什么来把这扇窗子给挡上，要不然，夜里会有风吹进来。"

就在这时候，老人进来拜望军官们。当然，尽管他有点儿脸红，但他并没有忘记说，他是已故的伯爵的朋友，曾博得过他的好感，甚至说他曾不止一次地得到过故人的好处。所谓故人的好处，他是指那位故人始终不曾把借去的一百卢布还给他呢，还是指故人曾把他扔到雪堆里，或是大骂过他呢，——对此，老人并未予说明。伯爵对这位年老的骑兵非常恭敬，并对留宿表示感谢。

"陋居务请见谅，伯爵！（他差点儿没说出"大人"来，因为他已经不习惯和要人们交往了，）我妹妹的房子实在太小。好，我们马上就来挂上窗帘，那样就好了，"老人补充了一句，然后，他借口去找窗帘，但主要是想赶快回去讲讲军官们的事，于是他两脚一碰行了个军礼，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标致的乌斯秋莎拿着太太的披肩来做窗帘。此外，太太还叫她问问两位老爷要不要喝茶。

舒适的住处似乎对伯爵的心情起了良好的作用：他高兴地笑着，跟乌斯秋莎开了几句玩笑，因此，乌斯秋莎甚至管他叫淘气包，他还追根问底地问她，她们家小姐是不是漂亮，对于她问要不要喝茶的事，他回答说可以拿点茶来，但主要的是：他们自己的晚饭还没准备好，因此，现在可不可以要点伏特加，来点什么小吃，要是有的话，再来点白葡萄酒。

舅舅看见年轻的伯爵这样彬彬有礼，非常高兴，他把年轻一代的军官们捧上了天，他说如今的人比过去的人强多了，简直没法比。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可不同意——她认为谁也比不上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伯爵，到末了，她真的动气了，只冷冷地说："对您来说，哥哥，谁最后一个对您好，谁就最好。当然罗，现在的人更聪明了，但是费奥多尔·伊万内奇伯爵的苏格兰舞跳得太好了，而且人又那么可爱，可以说，当时所有的人都被他弄得神魂颠倒了；可是除了我以外，他对谁也不注意。所以说，从前也有好人。"

这时，侍女来说，他们要伏特加、小吃和白葡萄酒。

"您瞧，哥哥，怎么样？您做事总是不地道。本来就应该预备晚饭嘛，"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丽莎！好闺女，你去安排一下！"

丽莎跑到食品室去拿了些蘑菇和鲜奶油，又吩咐厨子做炸肉饼。

"哥哥，您那儿还有白葡萄酒吗？"

"没有，妹妹！我从来不曾有过。"

"怎么会没有呢？您喝茶不是都要对什么吗？"

"那是罗木酒，安娜·费奥多罗夫娜。"

“难道这不是一样的吗？您就给他们那个得了，罗木酒也一样。哥哥，请他们上这儿来是不是更好呢？您什么都懂。我想他们不会见怪吧？”

骑兵声明，他保证，伯爵的心眼儿好，绝不会拒绝的，他一定会把他们请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不知为什么去换上了一件绸衣服，戴上了新帽子；可是丽莎却忙得不可开交，来不及去脱掉她原来穿的那件肥袖子的粉红色粗布连衣裙。加上她又异常激动：她觉得有一种惊人的事情在等着她，好象有一团低低的乌云压在她的心上。她觉得这位英俊的骠骑兵伯爵对她是个全新的、不可理解的、而又是一位十分好的人。他的性格、他的习惯、他的言谈——一切都应当是不寻常的，是她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他所想和所说的一切都应当是又聪明又正确的；他所做的一切也应当是诚实的；他的整个外表也应当是很漂亮的。她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假如他不仅要小吃和白葡萄酒，甚至要求用加了香水的鼠尾草水洗澡，她也不会感到诧异，也不会责怪他，而会坚信这是非常必要和理所当然的。

当骑兵向伯爵表示了他妹妹的愿望时，伯爵立即同意了，他梳了梳头，穿上了军大衣，拿起了雪茄烟盒。

“咱们走吧，”他对波洛佐夫说。

“真的，还是不去的好，”少尉答道，“ils feront des frais pour nous recevoir.”①

“扯淡！这只会使他们感到不胜荣幸哩。再说，我已经打听好了：他们家有个漂亮的女儿……走吧，”伯爵用法语说。

“Je vous en prie, messieurs!”②骑兵也用法语说，不只

---

① 法语：人家会为了接待我们而破费。

② 法语：先生们，请吧。

是为了要让军官们知道他也会说法语，而且懂得他们所说的话。

十二

军官们进来的时候，丽莎的脸红了，她垂下眼皮，装做专心在往茶壶里灌水，不敢去看他们。相反，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却急忙站起身来行了个礼，然后，便目不转睛地瞧着伯爵的脸，跟他说起话来，一会儿说他长得简直跟他父亲象极了，一会儿又介绍自己的女儿，一会儿又是敬茶，又是请吃果酱，又是请他们尝尝农村的软果糕。至于少尉，由于长相平常，所以谁也没有注意他，他倒因而很高兴，因为他正在礼节所许可的范围内端详着，甚至于详尽无遗地研究着丽莎的美，显然，她的美使他感到出乎意外地震惊。舅舅在听着妹妹跟伯爵谈话，把准备好了已到嘴边的话强忍着，等候机会来叙述他那关于骑兵生涯的回忆。伯爵喝茶时点着了一支烟味很冲的雪茄，丽莎好不容易才忍住了咳嗽。伯爵非常健谈，态度亲切；起先他只是在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滔滔不绝的谈话的间歇中插话，可是到后来，简直就他一个人在说话了。有一点使他的听众不免感到有些奇怪：在他的叙述里，他常常说些在他的伙伴中间并不认为是不体面，而在这儿却稍嫌放肆的话，这一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倒有点害怕了，丽莎连耳朵都红了；可是伯爵却没注意到这个，还是那么泰然、直率和亲切。丽莎默默地斟着茶，并不把茶杯递到客人们手里，只放在靠近他们的桌子上，她还没有恢复平静，贪婪地听着伯爵讲话。他那极平凡的叙述和他那讷讷的言辞，渐渐使她平静了下来。她从他嘴里并没有听到她所期待的非常聪明的言谈，也没有看到她朦胧地希望在他身上看到的一举一动之中的优雅的风

度。甚至，在倒第三杯茶的时候，当她那羞怯的目光和他的目光接触了一下，他并没有垂下眼睛，而是微微一笑，继续有点过分平静地望着她以后，她感到自己甚至对他有点怀着敌意，而且很快就发现他不仅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且和她所见过的那些男人也毫无区别，根本用不着怕他，——他无非是手指甲又长又干净而已，甚至他身上也没什么特别美的地方。丽莎内心不无惆怅地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突然平静了下来，只有当她感到那默默无言的少尉用目光盯着她的时候，她才有点心慌。她想："也许不是他，而是他！"

十 三

喝过茶，老太太请客人们到另一个房间去，她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

"伯爵，您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她问道。在伯爵回答还不想休息时，她继续说："那么我拿什么来让二位贵客消遣一下呢？您会打牌吗，伯爵？我说，哥哥，您来招待一下客人，凑一局，随便玩点什么吧……"

"您自己不是会打普烈费兰斯吗？"骑兵答道，"那大家一块儿玩吧。伯爵，您来吗？您也来吗？"

军官们表示，不管好客的主人要干什么，他们都同意。

丽莎从自己的房间里拿来她用来算卦的那副旧牌：用它来问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牙疼是不是很快就会好，舅舅进城去了是不是当天回来，一位女邻居今天会不会来，等等。这副牌虽然已经用了两个来月，但是比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用来算卦的那副牌还要干净些。

“可是，也许你们不愿意小赌吧？”舅舅问道。“我们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总是赌半个戈比……就这样她也把我们的钱全都赢去。”

“哦，随您吩咐赌多少都成，我非常乐意奉陪，”伯爵答道。

“好，那就来一戈比纸币一回吧！为了奉陪亲爱的客人，让他们来赢我这个老太婆吧，”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时舒舒服服地在自己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敞开了自己的短斗篷。

“也许我还会赢他们一个卢布哩，”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心里想道，她上了岁数，变得有点好打牌了。

“您要不要我来教您打‘分儿’和‘米塞尔’①！”伯爵说。“这种打法可好玩了。”

大家都喜欢这种彼得堡的新打法。舅舅甚至很有把握地说他知道这种打法，就跟打波斯顿一样，不过他有点儿忘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根本不明白，弄了好一会还是不懂，最后只好勉为其难地含笑点头，说这会儿她懂了，一切她都弄清楚了。打到半中间，当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拿着等于废牌的爱司和国王，——宣布说“米塞尔”、以及她只剩下一张六的时候，大家都大笑了。她甚至感到慌张起来，羞怯地笑了笑，连忙声明她还不大习惯这种新的打法。可是她还是输分了，而且输了很多；尤其是伯爵，由于他打惯了动脑筋的大牌，打得又稳，非常巧妙地让人上当，他简直莫名其妙为什么少尉在桌底下一个劲儿用脚踢他，以及他在进牌时怎么老犯大错。

丽莎又拿来了软果糕、三种果酱和贮存着的、特制的蜜饯阿波尔特苹果，然后站在母亲背后看她打牌，她偶尔瞧瞧军官们，

① 一种无王牌的纸牌戏。

特别注意伯爵那双留着修饰得很精细的玫瑰色指甲的雪白的手，那么熟练地、很有把握地、优美地发牌和拿起他吃进的牌。

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又带有几分狂热抢在别人前头喊了七副，但由于少了三副，得分不足；按照哥哥的要求，她只好用难看的字迹记下了她的失分，终于，她变得完全不知所措和手忙脚乱了。

"没关系，妈，您还能赢回来！……"丽莎想要使母亲摆脱可笑的窘境，微笑着说。"您让舅舅有一次得分不足：那他就没辙了。"

"丽佐奇卡，你就来帮帮我吧，"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惊慌地瞧着女儿说。"我不知道这怎么……"

"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丽莎答道，心里暗自计算着母亲的失分。"妈，这样您会输好些钱的！连皮莫奇卡做衣服的钱也要保不住了，"她开玩笑地添了这么一句。

"是呀，这样很容易就会输掉十个银卢布，"少尉说时瞧着丽莎，想和她攀谈。

"咱们不是来纸币的吗？"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看了看大家问道。

"来什么我不知道，不过纸币我可不会算，"伯爵说。"这怎么算呢？我是说：用纸币究竟怎么算呢？"

"现在谁也不用纸币算了，[①]"舅舅赢了分，他一面玩着小打火石，一面附和着说。

老太太叫人拿来了汽酒，自己喝了两杯，满脸通红，好象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似的。甚至一绺白发从她的帽子下边露了出

---

① 当时在俄国有两种货币同时流通：纸币和银卢布。纸币于一七六八年发行。拿破仑侵俄战争结束后，纸币大大贬值。

来，她也不去整理它。她大概以为，她已经输了几百万，她已经彻底完蛋了。少尉用脚踢伯爵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伯爵记下了老太太失分应付的罚款。牌局终于结束了。不管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昧着良心怎样尽量给自己多加分，假装她算错了和不会算，不管她怎样害怕自己输得太多，结果还是算出，她输了九百二十分。“这就是说，我输了九卢布纸币吗？”安娜·费奥多罗夫娜问了几次，而且她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输了多少，直到哥哥向她说明，她输了三十二卢布半的纸币，以及这笔钱一定得付，这才使她大吃一惊。伯爵甚至没有算自己赢了多少，牌局一完，他就站起来，走到窗前，丽莎正在那儿安排晚饭的冷盘，把罐子里的蘑菇取出来放在盘子里，伯爵非常泰然自若地做了一件少尉整个晚上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和丽莎谈起天气来。

少尉这时的处境却极其难堪。伯爵一离开，尤其是一直都使她保持心情愉快的丽莎也走开了，安娜·费奥多罗夫娜便公然发起脾气来。

“真抱歉，我们让您输了这么多，”波洛佐夫为了找话说便这么说道。“这简直太不象话了。”

“可不是吗，想出了什么打分呀，米塞尔呀！我根本不会；到底一共合多少纸币呀？”她问道。

“三十二卢布，三十二个半卢布，”因为赢了钱而兴高采烈的骑兵打趣地重复道，“给钱吧，妹妹……给吧。”

“我会统统给你们的；可是我再也不会上当了，再也不会了！这笔钱我这辈子也捞不回来了。”

于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走进自己的房间，又很快地摇摇摆摆地回来，拿来九卢布纸币。只是由于老头坚决要求，她才把赌帐全部付清。

波洛佐夫有点害怕，唯恐要是他和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说话，她会痛骂他。他一言不发，悄悄地离开了她，走到正在打开的窗前说话的伯爵和丽莎跟前。

在房间里准备开晚饭的餐桌上，摆着两支牛油蜡烛。五月之夜的清新温暖的轻风，有时把烛光吹得摇曳不定。通花园的窗前也是明亮的，可是和房间里的光亮完全不同。一轮将圆的明月，已经失去淡淡的金辉，在高大的菩提树的上空飘浮；把偶尔遮住它的白色的薄云照得越来越亮了。池旁蛙声阁阁，透过林荫路看得见有一片被月色照得银光闪闪的水面。窗下，芬芳的丁香丛中，带露的花朵偶尔缓缓地摇摆着，几只小鸟扑着翅膀在枝头轻轻跳跃。

"多么美妙的天气！"伯爵走近丽莎，在矮窗台上坐下来说。"我想，您常常出去散步吧？"

"是的，"丽莎答道；在和伯爵谈话时，不知道为什么她已经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了。"每天早上七点钟左右我去照看家务时就和皮莫奇卡散一会儿步。她是妈妈的养女。"

"住在乡下真好！"伯爵说时戴上了单眼镜，一会儿瞧瞧花园，一会儿瞧瞧丽莎，"晚上有月亮的时候，您不出去散步吗？"

"不去。可是前年在有月亮的时候，每天晚上我都和舅舅去散步。那时，他得了一种怪病——失眠症。每逢月圆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他那间小屋子，就是这间，正对着花园，而且窗子又矮：所以月亮直接照着他。"

"奇怪，"伯爵说，"那不是您的房间吗，好象是吧？"

"不，我只不过今儿晚上在那儿睡一宿。我的房间让给你们了。"

"是吗？……哦，我的上帝！……这样打搅您，真叫我一辈

子都过意不去，”伯爵为了表示感情的真挚，摘下眼镜说。“我要是早知道我会打搅您……”

“说不上打搅！相反，我非常高兴：舅舅的房间那么好，那么舒服，窗子又矮；在我没有睡以前，我要坐在那儿，或者爬到花园里，在临睡前再散散步。”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伯爵想道，又戴上单眼镜，瞧着她，然后装着要在窗台上坐下，想法用脚碰了碰她的小脚。“她多么巧妙地让我知道，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在花园的窗前看见她。”在他眼里，丽莎甚至失去了她的大部分魅力：他觉得要征服她真是太容易了。

“那该有多么快乐啊，”他说，一面沉思地望着黑沉沉的林荫路，“和心爱的人儿在花园里度过这样的夜晚。”

这些话和一再出现的、似乎是无意的脚的接触，使丽莎感到很窘。于是她，只是为了掩饰她的窘态，就不加考虑地说了一句话。她说：“是啊，在月夜散步是挺有意思的。”他感到有些不愉快了。她把装蘑菇的瓦罐扎好，正想从窗前走开，这时，少尉来到了他们跟前，她便想了解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夜色多美啊！”他说。

“他们怎么就知道谈天气，”丽莎想道。

“景色多优美啊！”少尉继续说，“不过，我想，您已经看腻了吧，”他生来有一种怪癖，爱对自己非常喜欢的人说些不大中听的话，他又添了这么一句。

“您怎么会这么想呢？老是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衣服——会令人讨厌，假如你喜欢散步，你就决不会讨厌美丽的花园，尤其是在月亮渐渐升起的时候。从舅舅的房间里可以看见整个池塘。今天我又要看它了。”

“你们这儿好象没有夜莺吧？”伯爵问道，他对波洛佐夫走过来，妨碍他问明约会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感到非常不满。

“不，我们这儿一直都有；只是去年猎人逮了一只，今年在上礼拜，又叫了起来，叫得好听极了，可是区警察局局长坐着马车来的时候，车上的铃声又把它吓跑了。两年前我和舅舅常常坐在绿荫如盖的林荫小道上，一听就是两个小时。”

“这个话匣子在跟你们讲什么呀？”舅舅走到他们跟前说。“二位是否愿意吃点东西呢？”

在吃晚饭时，由于伯爵对饭菜赞不绝口，吃得又多，多少驱散了一些女主人的恶劣心情。吃完晚饭，军官们就告辞，回自己的房间去了。伯爵和舅舅握了握手；使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感到惊讶的是，他也握了握她的手，而没有吻它，甚至他还握了握丽莎的手，而且还直视着她，露出他那令人欢喜的笑容。这种眼光又使这位少女不好意思起来。

“人倒长得挺漂亮，”她想道。“就是太爱打扮了。”

十 四

“喂，你怎么不害臊？”当军官们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波洛佐夫说，“我想方设法故意输钱，还一个劲儿在桌底下用脚踢你。哎呀，你怎么就不害臊呢？你知道，老太太心里非常不痛快。”

伯爵哈哈大笑起来。

“这位太太太可笑了！她还真生气了！”

于是他又乐得大笑起来，连站在他跟前的约翰也低下了头，朝着旁边微微一笑。

“居然和他们家老朋友的儿子生气！……哈哈哈！”伯爵继

续笑道。

“不，真的，这不好。我甚至觉得可怜她，”少尉说。

“真是扯淡！你还太年轻！怎么，你希望我输吗？我为什么要输呢？当初我不会打牌的时候，也输过。十卢布，老弟，会有点用处的。对生活的态度得实际些，要不然，你会永远受人愚弄的。”

波洛佐夫沉默了；而且，他想独自一个人想想丽莎，他觉得她是个非常纯洁、美丽的姑娘。他脱了衣服，躺在为他准备好的又软又干净的床上。

“这种尊敬和军人的荣誉简直是扯淡！”他瞧着白色的月光透过挂着披巾的窗子悄悄地溜进来，这样想道。“和一个聪明、可爱、单纯的妻子同住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该多幸福啊！这才是可靠的、真正的幸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把这些梦想告诉自己的朋友，甚至没有提起这位乡村少女，虽然他相信伯爵也正在想她。

“你怎么不脱衣服？”他向正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的伯爵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想睡。你要是愿意，就把蜡烛吹熄；我可以就这样躺下。”

于是他又继续来回地走着。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不想睡，”波洛佐夫也重复说；在今晚以后，他对伯爵的权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感到不满，而且想要反抗它。“我想象得出，”他心里对伯爵这样说道，“你那梳得光光的脑袋里这会正在转什么念头。我看出来了，你很喜欢她。可是你却无法了解这个单纯的、真诚的姑娘；你需要的是米娜这种女人和一副上校的肩章。真的，我要问问他，他究竟喜欢她到什么程度。”

于是波洛佐夫向他转过身来，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觉得万一伯爵对丽莎的看法正象他所想象的那样，那他不但不能和他争辩，甚至也不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他已经习惯于服从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却使他一天天的越来越感到沉重和不公平。

"你上哪儿去？"当伯爵戴上军帽，向门口走去时，他问道。

"我到马房里去瞧瞧：是不是一切都弄停当了。"

"奇怪！"少尉想道，但他还是吹灭了蜡烛，翻了个身，极力要把钻进他脑子里来的、对自己原来的朋友所怀的荒谬的嫉妒和敌对的想法驱散。

这时，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象平时一样给哥哥、女儿和养女画了十字，深情地吻了他们，也回自己屋里去了。这位老太太已经很久没有在一天之中感受到这么多的强烈的印象，所以她无法平静地祈祷：所有关于已故的伯爵，关于那么肆无忌惮地赢了她的钱的、年轻花花公子的忧伤而鲜明的回忆，始终萦绕在她的脑际。不过，她还是照常脱了衣服，喝了半杯摆在她床头小桌上的克瓦斯，就上床躺下了。她那只心爱的小猫悄悄地溜了进来。安娜·费奥多罗夫娜把它叫到身边，开始抚摩它，听着它那呼噜呼噜的打呼声，但她始终无法入睡。

"这是猫搅得我睡不着，"她想道，她就把猫赶走了。小猫轻轻地跌到地板上，慢慢地摇着毛茸茸的尾巴，纵身跳上了长凳；这时，在屋里睡地铺的侍女把毡垫拿来铺好，吹灭了蜡烛，点着了神灯。最后，侍女也打起鼾来了；可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还是睡不着，睡意没能使她的纷乱的想象平静下来。她一闭上眼睛，骠骑兵的脸就不断浮现在她眼前，等她睁开眼睛，借着神灯的昏暗的灯光望着五斗橱、小桌和挂着的白衣服时，他仿佛又以

种种不同奇怪的形状在屋里出现。一会儿她觉得躺在羽毛褥子上太热，一会儿又觉得小桌上的钟声让她受不了，侍女的鼾声也使她无法忍受。她叫醒了她，吩咐她不许打鼾。她又想起了女儿，想起了老伯爵和年轻的伯爵，想起了普烈费兰斯——这些念头在她脑子里奇怪地混在一起。一会儿她看见自己在跟老伯爵跳华尔兹舞，一会儿又看见自己丰满的白肩膀，还觉得有人在亲它，后来又看见自己的女儿被搂在小伯爵的怀里。乌斯秋什卡又开始打鼾了……

"不，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跟从前不一样了，人也变了。那一个为了我情愿赴汤蹈火。而且不是平白无故的。可是这一个呢，现在多半睡得象个傻瓜似的，赢了钱就高兴，又不会追求女人。那一个却会跪下来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可以马上杀死自己，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呢？'只要我一句话，他就会杀死自己的。"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什么人光着脚跑来的声音，接着丽莎披着一块头巾，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着跑了进来，几乎是跌倒在母亲的床上……

跟母亲道了晚安之后，丽莎就独自到舅舅一向住的房间里去了。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短上衣，用手帕包着她那又粗又长的辫子，吹灭了蜡烛，打开窗子，盘着腿坐在椅子上，用沉思的目光凝视着这时已经闪烁着一片银光的池塘。

所有她做惯了的工作和有兴趣的事儿，突然以完全新的面貌在她面前出现：年老任性的母亲、已经成为她的灵魂一部分的对于母亲的盲目的爱、年老力衰而又和蔼可亲的舅舅、崇拜小姐的家奴和农民、乳牛和牛犊；这整个，这整个多次死去而又多次复生的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环抱中，她怀着对别人的爱和别人

对她的爱，长大成人，所有使她的心灵得到非常轻松愉快的休息的一切，——这一切突然好象都变了，好象都变成沉闷的、不必要的了。似乎有人在对她这样说："小傻瓜呀，小傻瓜！二十年来你做的都是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不知道为了什么侍候着别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活和幸福！"现在，当她凝视着月光照着的静谧不动的花园深处时，这样想着这些话，比以前在任何这样的时候更强烈得多地想起了这些话。究竟是什么勾起这种想法呢？这决不是象人们可能推测的那样，她忽然爱上了伯爵。相反，她并不喜欢他。倒不如说她也许对少尉更感兴趣。但是少尉长得不好看，没有钱，而又沉默寡言。她不由得把他忘了，另一面她却又恨又恼地想起了伯爵的模样。"不，不是那么回事，"她自言自语地说。她的理想曾是如此美丽！那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大自然中，既不破坏大自然的美、又能被人所爱的理想，——这个理想一次也没有为了迎合粗俗的现实而被降低过。

起初，由于孤寂和缺少能引起她注意的人，使得爱的全部力量（这种爱是上帝一视同仁地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在她心中还是完整的、没有被骚扰的；可是现在，她靠这种忧郁的幸福已经生活得太久——她感到内心中存在着某种东西，偶尔打开她那神秘的心灵，欣赏着和观察着它的丰富多采，——她再也不能毫不犹疑地把心灵中的一切都倾注在某个人身上了。但愿上帝让她到死都能享受这种微少的幸福。谁知道它是不是更好和更强烈的呢？它又是不是唯一真实的和可能的幸福呢？

"主啊，我的上帝！"她想道，"难道我就白白地失去了我的青春和幸福，而且再也不会……永远不会再有了吗？难道这是真的吗？"于是她又望着月光照亮了的高空；天空浮着一片片波浪

似的白云，遮住星星的白云悠悠地移近了月亮。“要是上面的那朵小白云遮住了月亮，那就说是真的，”她想道。那片朦胧的轻烟般的薄云驶过了明亮的月轮的下半部，于是青草上、菩提树梢上、池塘上的光就开始暗下来；树木的黑影也渐渐变得不大清晰了。好象要和遮掩万物的阴影相应合似的，一阵微风拂过树叶，把带露的叶子、湿润的泥土和盛开的丁香的香味送到了窗前。

“不，这不是真的，”她安慰着自己，“要是今天夜里夜莺歌唱的话，那就是说，我所想的一切都是荒唐的，我就用不着悲观失望，”她想道。于是她又默默地坐了很久，象在等着什么人似的，虽然一切又明亮了，甦生了，小朵的白云又有几次遮住了月亮，一切又都变得暗淡。她这样坐在窗前快要睡着的时候，从下面池塘那边传来一阵阵夜莺的悠扬婉啭的歌唱，把她吵醒了。这位乡村少女睁开了眼睛，她的整个灵魂，由于和那么宁静而光辉地在她面前展开的大自然的神秘的融合，又怀着新的欢乐复苏了。她两手托腮。一种恼人的甜蜜的忧愁紧压住她的胸口，于是她的眼睛里涌起了纯洁的、奔放的爱情的眼泪，渴望得到满足的、善良的、使人得到安慰的眼泪。她把胳膊放在窗台上，把头枕在上面。她喜爱的祈祷文自然而然地涌上了她的心头，她两眼还是湿的，就这么睡着了。

什么人的手的抚摩惊醒了她，她醒了过来。可是这抚摩是轻轻的，令人愉快。那只手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她突然想起了现实，惊叫了一声，跳起身来，她竭力让自己相信，她没有看清全身浴着月光站在窗下的那个人是伯爵，就从房间里跑出去……

十 五

果然，那是伯爵。一听见这位少女的叫声，以及篱笆后面的更夫为了回答这声喊叫而发出的呼哧声，他就象一个要被逮住的小偷似的，慌忙跑过潮湿的带露的草地，向花园深处跑去。“唉，我真傻！”他无意识地重复道。“我把她吓坏了。我应该悄悄地叫醒她。唉，我真是个笨手笨脚的畜生！”他站住了，侧耳倾听：更夫穿过小门走进花园，正曳着棍子沿着砂径走来。必须躲起来。他下到池塘边。几只青蛙急忙从他的脚下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把他吓了一跳：在这儿，尽管他的脚湿透了，他还是蹲了下去，并开始回想他所做的一切：他是怎样翻过篱笆，寻找她的窗子，终于看见了一个白影子的；他是怎样倾听着极细微的沙沙声，几次走近窗子而又离开窗子的；他是怎样一会儿毫不怀疑地觉得，她正在焦急地等待他，嗔怪他怎么迟迟不来，一会儿又觉得她会这么轻易地订下约会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又是怎样认为她只是由于乡村少女的娇羞才装做睡着了，于是他便毅然决然地走过去，并且看清了她坐在那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突然急忙跑开了，只有在狠狠地责骂自己的怯懦之后，他才大胆地走近她，摸了摸她的手。更夫又哼哼了一声，接着篱笆门吱呀一响，他从花园里走出去了。小姐房间的窗子砰地一声关上了，还从里面关上百叶窗。看到这种情形，伯爵简直恼火透了。只要一切能从新开始，他情愿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他决不会再象刚才那样愚蠢了……“她真是个奇妙的小姐！多么娇艳！简直迷人极了！而我却这样把机会错过了。我真是个愚蠢的畜生！”这时他已经不想睡觉了，于是他便迈着一个极为懊恼的人

的坚定的步子，沿着绿荫如盖的菩提树的林荫小道去瞎闯。

在这儿，黑夜也给他带来了它那使悲哀得到慰藉的、使人平静的礼物，带来了对爱的需要。直射的苍白的月光透过浓密的菩提树叶，把一个个光斑投在有的地方长出小草或是铺着枯枝的泥路上。一根弯曲的树杈，被月光照着的那一面仿佛是长满了一层白苔似的。银光闪烁的树叶偶尔窃窃私语着。宅子里的灯光灭了，一切声音都沉寂了；只有夜莺的歌声似乎充满了整个辽阔的、沉默的、明亮的空间。“上帝啊，多么美的夜晚！多么奇妙的夜啊！”伯爵一面吸着园中的清香，一面这样想道。“我总觉得有点遗憾。好象我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个生活都感到不满。而她是个多么好、多么可爱的姑娘啊。也许她真的伤心了……”这时，他的种种梦想混在一起；他想象着自己在这座花园里和这位乡村少女在一块儿的种种离奇的情景；后来，小姐的角色被他的亲爱的米娜取代了。“唉，我真傻！应该干脆搂住她的腰，亲她。”于是伯爵便怀着这种懊丧的心情回到房间里。

少尉还没有睡着。他立刻在床上翻了个身，把脸对着伯爵。

“你没睡着吗？”伯爵问道。

“没有。”

“要我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你吗？”

“怎么啦？”

“不，还是不说的好……要不，还是说吧。把腿缩进去点儿。”

于是，这位在心里把错过机会的艳遇置之度外的伯爵，带着兴奋的微笑在他的同僚的床上坐了下来。

“你能想象吗，这位小姐跟我有了 rendez-vous①！”

---

① 法语：约会。

“你说什么呀?”波洛佐夫从床上跳起来叫道。

“嗯,你听我说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 不可能!”

“是这样的: 在牌局结束后你们算分的时候,她对我说,夜里她将坐在窗口,从那个窗子里可以爬进去。瞧,这就叫一个讲实际的人! 当你和老太太在那儿算帐的时候,我就把这件小事儿给办妥了。你不是听见,她甚至当着你的面还说,她今天晚上将坐在窗口眺望池塘吗?”

“她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这,我就不知道她说这话是不是无心的。也许她确实不想立刻就答应,只不过好象是那么回事罢了。结果闹了个大笑话。我简直当了回地道的傻瓜!”他轻蔑地嘲笑着自己,又加了一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刚才上哪儿去了?”

除了自己几次进退犹豫不决的情形以外,伯爵如实地把一切经过都说了。

“是我自己弄糟的: 应该大胆一些。她惊叫了一声,就从窗口跑开了。”

“原来她惊叫了一声就跑开了,”少尉说时带着一种难堪的微笑来回答伯爵那很久以来对他有着强烈影响的微笑。

“是的。得啦,现在该睡觉了。”

少尉又翻过身去,背对着门,默不作声地躺了近十分钟。天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当他再翻过身来的时候,他脸上现出了一种痛苦而坚决的神情。

“图尔宾伯爵!”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

“你怎么啦,你是不是说梦话?”伯爵平静地答道。“波洛佐夫少尉,什么事?”

“图尔宾伯爵！您真卑鄙！”波洛佐夫叫道，接着便从床上跳了起来。

十六

第二天，骑兵连出发了。两位军官没有看见主人，也没有跟他们告别。他们彼此也没有说话。他们一到下一站宿营地，便打算决斗。可是舒尔茨大尉，——这位好心的同僚，一个最出色的骑手，团队里人人都爱他，——被伯爵选作决斗见证人的人，却把这件事调解好了，不但使他们没有决斗，而且团队里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甚至图尔宾和波洛佐夫，虽然不再保持从前的友谊，但还是照旧你我相称，同席吃饭，同桌打牌。

（1856 年 4 月 11 日）

芳　信译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

——高加索回忆片断

我们被派遣在外。事情已经结束，树林里砍出了一条通道，所以天天盼着团部送来撤退回要塞的命令。我们炮兵连的小分队① 驻在陡峭的山岭斜坡上，山岭尽头有一条湍急的山溪梅奇克；我们的前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这是我们大炮要轰击的地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平原上，在大炮的射程以外，有的时候，特别是傍晚时分，这儿那儿出现一群群非敌对的骑马的山民，他们出于好奇心，想看一看俄罗斯士兵的营地。这是一个明亮、安静、清新的黄昏，就象高加索平常十二月的黄昏一样，夕阳垂落在左边陡峭的山岭支脉后面，粉红色的余辉映照着沿山坡散落的帐篷，一群群活动的士兵和我们的两门炮，这两门炮仿佛伸长了脖子，笨重地一动不动地立在离我们两步开外的泥土炮台上。步兵巡查队驻在左边的小山上，他们的架起来的枪、一个哨兵的身影、一群士兵，以及点燃的篝火的烟，在透明的夕照中显得清清楚楚。右边和左边的半山腰，在被人踩过的黑色的土地上，是一些白色的帐篷，帐篷的后面，是一片黑压压的悬铃木的光秃树干，这片树林中，不断发出斧头声，篝火毕剥声和树木被砍倒的

① 旧时原指炮兵的半个连。

轰隆声。浅蓝色的烟雾从四面八方向淡青色的寒空腾起。哥萨克、龙骑兵和炮兵饮马回来，马匹蹄声得得，打着响鼻，接二连三在帐篷旁边和底下小溪旁边走过。天冷起来了，一切声音都听得特别清楚，平原前面很远的地方，空气纯洁稀薄，什么都可看得分明。敌人三五成群，静静地在收割过的浅黄色的玉米地上骑马走来走去，已引不起士兵的好奇，树木背后有些地方现出墓地上高高的柱子和炊烟袅袅的村庄。

我们的帐篷搭在离炮不远的一块干燥的高地上，这儿的视野特别宽阔。帐篷旁边，紧挨着炮台，清出一块场地，我们用来做打棒游戏。热心的士兵为我们用细树枝编成几条长凳和一张小桌子，安放在这儿。因为有这些舒适的东西，我们共事的炮兵军官，还有几位步兵军官，一到黄昏就喜欢聚集到我们炮台来，把这个地方叫做俱乐部。

今天是个好黄昏，打棒的好手都来了，我们就玩起来。我、Д准尉和О中尉，一连输了两场，把赢家从一个放木棒的地方背到另一个放木棒的地方，一共背了两次，使得那些观众，从各自帐篷里看我们的军官、士兵和勤务兵无不哈哈大笑，好不痛快。特别有趣的是腰圆膀粗、身量魁梧的Ш上尉的样子，他趴在个子矮小、身体虚弱的О中尉的背上，气喘吁吁，露出温厚的微笑，两腿在地面上拖过。不过时间已不早了，勤务兵给我们六个人拿来了三杯茶，没有带茶碟，我们就结束游戏，朝树枝编的长凳走去。凳子旁边站着一个陌生人，个子不高，罗圈腿，身穿光板皮袄，头戴毛皮高帽，帽上长长的白羊毛耷拉下来。我们一走近他，他便犹豫不决地几次脱下帽子又戴上，几次想走到我们身边又停下来。等到大概认定再不可能不被人看出了，这才脱下帽子，绕过我们，走到Ш上尉跟前。

“啊，古西坎季尼[①]！ 怎么样啊，老兄？”Ш对他说道，嘴上还是挂着因为刚才让人背着而引起的温厚的微笑。

被Ш叫做古西坎季尼的那个人，立刻戴上帽子，装作要把双手插到皮袄口袋里去的样子，但是他的皮袄朝我的这一边并没有口袋，一只红红的小手就显得不知往哪里放才好。我想弄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是贵族出身的士官还是被贬谪的军官，我就仔细打量他的衣服和外表，却并没有发觉我的目光（一个陌生军官的目光）使他觉得不自在。他看来三十岁左右。他那双又小又圆的灰眼睛，隔着皮帽上一绺绺耷拉到脸上的肮脏白羊毛望出来，仿佛刚刚睡醒，而且不安的样子。一只肥大的不端正的鼻子，生在塌陷的两颊中间，更衬托出他本来病态的不自然的消瘦。长着又稀又软的淡黄胡子的嘴唇，一直不安地微动着，似乎要一会儿露出这种表情，一会儿又露出另一种表情。然而这些表情又不知怎么都是没有充分显露出来；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的主要还是恐惧和着急的表情。一条绿色的毛围巾围在他的干瘦的、青筋鼓暴的脖子上，围巾末梢掖在皮袄里。皮袄很破旧，很短，领子上和假口袋上镶着狗皮。裤子浅灰色、方格子，皮靴是短筒的，象士兵的一样没有染成黑色。

“请随便一些吧，”见他怯生生地瞟了我一眼，又要脱帽，我便对他说道。

他露出感激的表情向我点了点头，戴上帽子，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一个系有带子的肮脏的印花布烟荷包，卷起烟来。

我自己不久以前是个贵族出身的士官，是个已经不能再当忠厚殷勤小伙伴的老士官，而且是个没有财产的士官，因此我了

---

① 原姓古西科夫，此处改为古西坎季尼（一般是格鲁吉亚等地方的人姓这种姓），是谑称。

解一个并不年轻而又有自尊心的人处在这种地位时精神上的全部重压，我总是同情所有处在这种地位的人，并且尽力了解他们的性格、智力水平和倾向，以便据此判断他们精神上痛苦的程度。这个贵族士官或者被贬谪的军官，从他不安的目光和我所发现的有意不断改变的面部表情看来，我觉得他是一个丝毫不笨、自尊心极强、因此也就越发可怜的人。

山上尉向我们提议再玩一场打棒游戏，输家除了背人以外，还要出钱买几瓶红葡萄酒、罗木酒、一些糖、桂皮和调料丁香，来配制热红酒，今年冬天天冷，这种酒在我们部队里是非常流行的。古西坎季尼——山再次这样叫他——也被邀请来参加做游戏，不过在开始做以前，他显然一方面因为受到邀请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有点害怕，心里七上八下，于是把山上尉拉到一旁，在他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心肠的上尉用肥大的手掌拍了拍他的肚子，大声回答说："没关系，老兄，我相信您。"

游戏做完，这个陌生士兵参加的一方赢了，我们的几准尉落得要背他。准尉红了脸，走到长凳跟前，给这士兵几支烟，算是抵偿背人的处罚。然后说定配热红酒，尼基塔派传令兵去买桂皮和调料丁香，在勤务兵的帐篷里，尼基塔的背时而撑起一边肮脏的篷布，时而又撑起另一边篷布，忙碌地张罗着，声音都可听得见。这时候，我们七个人坐在长凳旁边，轮流喝着三个杯子里的茶，望着前面暮色渐浓的平原，一边嘻嘻哈哈说着游戏中的种种趣事。穿皮袄的陌生人没有参加说笑，我几次让他喝茶，他都执意不喝，他照鞑靼人的规矩盘腿坐在地上，用旱烟末一支接一支卷烟抽，看样子主要不是为了过烟瘾，而是为了装出一个有事人的模样。当大家谈到明天可能撤退，说不定还有战斗的时候，他跪了起来，只向着上尉一个人，说他刚才就在副官那儿，亲手

写过明天出动的命令。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全都一言不发，他说完后好象有点胆怯，我们也不管，非要他把我们非常关心的这条消息再说一遍。不过他复述一遍以后，又补充说，他是在人家把命令送来的时候，正好在副官那儿坐着，因为他是同副官住在一起的。

“瞧，要是您没有撒谎，老兄，我就得回连里去布置明天的事了，”山上尉说道。

“不……干吗要撒谎?……这怎么行，我正是……”士兵说着，突然收住口，大概认定是受委屈了，不自然地皱起了眉头，轻轻地自言自语说了句什么话，又动手卷烟。他的印花布烟荷包里倒出来的烟末已经不够了，就向山借一支烟抽。我们闲扯了好大一会工夫，说的都是单调的军人的闲话，经历过军旅生活的人没有一个不熟悉的，无非总是用同样的语言抱怨行军的寂寞和漫长，用同样的方式议论长官，总是象以前多次说过的那样夸奖一个同僚，惋惜另一个同僚，为这个人赢那么多钱而那个人输那么多钱而吃惊，如此等等。

“哟，老兄，我们那副官可一败涂地了，”山上尉说道，“在团部，他无论跟谁坐下来，总是赢，总是搂钱，现在一个多月了，总是输。这次出征，他很不顺利。我估计，钱他已输了上千银卢布，还有价值五百多卢布的东西：从穆欣那儿赢来的地毯，尼基京制作的手枪，沃龙佐夫①送给他的萨达手表，全完了。”

“他活该，”O中尉说道，“因为他本来叫大家吃亏吃大了，跟他是不能赌的。”

“叫大家吃亏，现在自己可破产了，”山上尉温厚地笑起来，

① 沃龙佐夫(1782—1856)，高加索总督。

"古西科夫住在他那儿，他差点儿把古西科夫都输掉了，真的。老兄，是不是？"他转向古西科夫说。

古西科夫笑起来。他笑得挺可怜，有点病态，使他脸上的表情完全变了。这一变，我便觉得我从前是知道并且见过这个人的，连他的真正的姓古西科夫我也觉得是熟悉的，不过我是在什么时候怎样知道并见过他的，全然想不起来。

"是啊，"古西科夫说着，一再抬起两手伸向小胡子，没有碰到小胡子又放下来，"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次出征很不顺利，真是 veine de malheur①，"他用纯正的法语一字一顿地补充说道，这时我又觉得我在哪儿见过他，甚至常常见到他。"我很了解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他什么都信任我，"他继续说道，"我跟他还是老朋友呢，我是说，他很喜欢我，"他又补上后半句，大概因为说自己是副官的老朋友，怕太武断了。"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打牌很高明，现在这样子真让人奇怪，他好象掉了魂了，是 la chance a tourné②，"他主要对着我补充说。

我们开头还好象俯就似地听古西科夫说话，但是一当他又说了这句法语，我们便全都转脸不理他了。

"我跟他打过上千次牌了，真象您说的，现在可让人奇怪啦，"O 中尉说道，特别强调奇怪两个字，"我哪一次也没有赢过他一个子儿，可为什么我又能赢别人的钱呢？太奇怪了！"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打牌很高明，我早就认识他了，"我说。确实，我认识副官已有好几年了，我不止一次地见到他打牌的输赢按一般军官的收入来说实在大，我很欣赏他那漂亮的、

---

① 法语：一段不吉利的时光。

② 法语：走背运了。

微露忧郁的、总是泰然自若的面孔，他那慢条斯理的乌克兰的口音，他那漂亮的东西和马匹，他那从容不迫的、乌克兰人的英气勃勃的风度，尤其欣赏他那沉着、清楚、令人高兴地打牌的本领。老实说，我不止一次地看着他那双白白胖胖的手，无名指上戴一只钻石戒指，一张接一张打出大牌吃掉我的牌的时候，我就恨这只戒指，恨这双白手，恨副官这个人，不由对他起了种种不好的想法；不过事后冷静下来考虑一下，我还是相信他只是一个比所有同他一起打牌的人更聪明的赌徒罢了。尤其是听他谈赌经，如何从押小注起手，不弄平纸牌角，如何在某些情况下应该罢休，以及赌现钱的最重要原则，等等，等等，就可以看清，他之所以总能赢钱，只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聪明、顽强。没想到这次出征，这个沉着、顽强的赌徒不仅输光了钱，连东西也输了，这对一个军官来说是最末等的输法了。

“他跟我打牌总是手气好得很，”O 中尉继续说。“我都发过誓，再不跟他打了。”

“您真是个怪人，老兄，”Ш 把整个脑袋向我一歪使眼色，一边对 O 中尉说，“您输给他三百来卢布，可是输了！”

“还要多呢，”中尉怒冲冲地说。

“现在清醒过来，可晚了，老兄：大家早都知道，他是我们团手脚不干净的赌棍，”Ш说着，好容易忍住笑，为自己想出这句话很得意。“只要古西科夫在场，他就给他预备纸牌。就是这个缘故，他们很有交情，我的老兄……”Ш上尉温厚地哈哈大笑，笑得全身直摇晃，把这时拿在手里的一杯热红酒都洒了出来。古西科夫那张又黄又瘦的脸好象发红了，他几次张开嘴，没有说出话来，抬手伸向小胡子，又收回放到该是衣袋的地方，稍稍欠起身，又坐下来，最后才用失常的声音说：

“这可不能开玩笑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当着人家的面说这些话，人家又不了解我，见我穿一身光板皮袄……因为……”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他那双指甲肮脏的红红的小手从皮袄抬到脸上，时而摸摸小胡子、头发、鼻子，时而擦擦眼睛，或者毫无必要地搔搔面颊。

“都是老话了，谁都知道的，老兄，”Ш继续说，对于自己开的玩笑十分得意，根本没有发觉古西科夫的激动。古西科夫还喃喃说了句什么话，拿右手的臂肘支在左腿的膝盖上，姿态极不自然地望着Ш，装出一副似乎在轻蔑微笑的模样。

“没有错，”我看着他这副笑容，心里断然想道，“我不仅在哪儿见过他，还跟他说过话。”

“我跟您在哪儿见过面呢，”当Ш见大家都不说话，便不再笑的时候，我对他说道。古西科夫的变化无常的脸突然开朗起来，他的两眼第一次露出真挚愉快的表情盯着我看。

“可不是，我一下子就认出您了，”他用法语说起来。“四八年的时候，在莫斯科我姐姐伊瓦申娜家里，我有幸经常的见到您。”

我表示了歉意，因为他穿了这件衣服和这身皮袄，没有立刻认出他来。他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伸出一只汗津津的手，犹犹豫豫地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在我旁边坐下。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却又并不看我，反而露出一种令人不快的夸耀的神气去扫视军官们。是不是因为我认出他就是前几年在客厅里穿燕尾服的人，还是因为他回忆起这些往事，自以为身价突然提高，我觉得他此刻的脸色甚至举止都完全变了：无处不透露着机灵，自知机灵而产生天真的自负之感，甚至还有满不在乎、大大咧咧的派头。这么一来，老实说，我这位老朋友尽管境况可怜，却已引不

起我的怜悯，倒是有些反感了。

我清楚地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四八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常到伊瓦申家去。我同伊瓦申是一起长大的，我们是老朋友。他的妻子是令人喜欢的主妇，即所谓可爱的女人，但我从来不喜欢她……我认识她的那年冬天，她常常谈起她的弟弟，总是掩饰不住骄傲的神情，说她弟弟不久前从学校毕业，似乎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中最有教养、最招人喜欢的青年之一。我听说，他们的父亲很有钱，地位很高，我又了解了古西科夫的姐姐的看法，所以我同年轻的古西科夫见面的时候，是抱有成见的。一天晚上，我来到伊瓦申家，见到一个身材不高、模样很招人喜欢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燕尾服，白背心，系着领带，主人忘记给我们介绍了。看样子，这年轻人正要出去参加舞会，手拿帽子站在伊瓦申面前，热烈地但是有礼貌地同他争论一位当时在匈牙利之战中赫赫有名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他说这位朋友根本不是英雄，也不是大家所说的为战争而生的人，而只是一个聪明的有教养的人。我记得我也参加了争论，反驳古西科夫，我还好走极端，竟说智慧和教养同勇敢永远成反比。我记得古西科夫愉快而聪明地对我说，勇敢是智慧和一定程度的教养的必然结果，对此我不能不暗暗地表示同意，因为我也自认为是聪明有教养的人！我记得我们的谈话结束以后，伊瓦申娜把我同她弟弟作了介绍，她弟弟脸上堆起宽厚的微笑，把一只还没有完全戴好羊皮手套的小手伸给我，也象刚才那样轻轻地犹犹豫豫地握了握我的手。我虽然对他抱有成见，当时却不能不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不能不同意他姐姐的话，他确实是聪明的、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在上流社会中取得成功是理所当然的。他非常整洁，衣着讲究，容光焕发，举止自信而谦恭，样子非常年轻，几乎象小孩。见到这副样

子，您会不由地原谅他的自负神气和他想克制自己比您优越的心理，这种心理，在他的聪明的脸上，特别当他微笑的时候，是经常透露出来的。人家都说，那年冬天他在莫斯科的太太们中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我在他姐姐家见到他以后，单凭他那年轻的外表上一副幸福得意的神情，以及他有时候说话不知谦虚，也可以判断出人家的传闻有多大道理。我跟他见过五六次面，话谈得很多，或者不如说他谈得很多，我听他谈。他多半说法语，说得很好，很流利漂亮，他还善于在谈话中委婉有礼地打断别人的话。总的说来，他对大家、对我都相当高傲，我觉得他这样是完全对的，我这个人对于那种深信应以高傲态度对待我而又为我所不大了解的人，一向是这样的。

现在，当他坐到我的身边，自己把手伸给我的时候，我在他身上又清楚地看出了从前那种自高自大的神情，我觉得他利用我是军官而他是士兵这一有利地位，大大咧咧地问我这些年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到这里来，不大合乎规矩。不管我每次都用俄语回答，他却还是说法语，他的法语显然不如以前那么流利了。关于自己的情况，他只对我略略提了提，说他出了一件不幸的蠢事以后(到底是什么事，我不了解，他也没有告诉我)，被关押了三个月，然后就给派到高加索的N团来，如今在这个团当兵已有三年了。

“您真没法相信，我在这些团里吃了军官们的多少苦头，”他用法语对我说，“还好，我本来认识我们刚才说的那位副官，他是一个好人，真的，”他温厚地说道，“我住在他那儿，这样还算好过一些。Oui, mon cher, les jours se suivent, mais ne se ressemblent pas,”①他补充说，突然犹豫起来，红了脸，站起身，

① 法语：是啊，我的亲爱的，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可是一去不复返啊。

因为他见到我们说的那位副官正好来了。

“碰到象您这样的人，真高兴，”古西科夫轻声对我说着，从我身边走开，“我真想跟您好好地谈谈呢。”

我说我也很高兴跟他谈谈，然而实际上，老实说，古西科夫在我心中引起的是没有好感的沉重的怜悯。

我预感到同他单独相对会很别扭，不过我倒想从他那儿了解许多事情，特别是为什么他父亲如此有钱，他却如此穷，这凭他的衣服和举止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副官向我们大家问好，只没有理古西科夫。他挨着我坐在被贬谪的古西科夫原来坐的地方。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本是一向沉着、从容、顽强的赌徒，而且是个有钱的人，但是现在比起我在他赌钱走运时期所见的样子来，完全变了；他好象是要匆匆到什么地方去，不断地环顾所有的人，没有过五分钟，他这个一向拒绝打牌的人，却提议O中尉凑一局班克牌。O中尉借口有公务在身，推辞不打，其实是因为他了解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东西和钱已所剩无几，犯不着拿自己的三百卢布冒险去赢一百卢布，也许还更少。

“怎么，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中尉改变话题，显然想摆脱对方再次提出要求，“都说明天要出动，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只是叫作好准备，真的，最好还是打牌吧，我可以把我那匹卡巴尔达马给您下注。”

“不，今天可……”

“拿灰马下注，就这样吧，要不，随您的便，赌现钱也行。怎么样？”

“我没什么……我倒是想赌的，您别以为我不想，”O中尉说

道，他是在解答自己的疑问，“就是明天兴许有袭击或者行动，晚上得睡一个好觉。”

副官站起身，两手插到口袋里，在场地上踱起步来。他的脸上现出我所喜欢的平日那种冷漠而略带高傲的表情。

“要不要喝一杯热红酒？”我对他说。

“好啊，”他说着向我走过来，但是古西科夫早已抢先从我手中接过杯子，给副官拿去，同时尽力不去看他。古西科夫没有留心脚下一根绷帐篷的绳子，绊了一下，杯子脱手掉了，人也摔趴下了。

“这笨蛋！”副官说道，他本已伸手接杯子。大家都哈哈大笑，古西科夫也不例外，一面用手揉着干瘦的膝盖，他的膝盖是怎么也摔不坏的。

“真象狗熊给隐士帮倒忙了，①”副官继续说。“他天天就这么给我帮忙，把帐篷的桩子一根根都碰断了，——老是绊来绊去的。”

古西科夫没有听他说话，向我们表示歉意，露出浅浅的苦笑望着我，似乎告诉我，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他真可怜，但是收他同住的副官不知为什么好象很恼他，怎么也不让他安宁。

“这小子可真灵活呢！干什么都灵活得很。”

“那些桩子谁不绊啊，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古西科夫说，“您自己前天就绊过哩。”

“老兄，我不是士兵，对我用不着要求灵活。”

“他可以拖着腿走路，”山上尉附和着说，“士兵就该蹦蹦跳跳……”

---

① 典出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1769—1844）的寓言《隐士和熊》。

“说得真怪，”古西科夫几乎象耳语似地说，低下了眼睛。副官大概偏爱同住的人，贪婪地细听他的每一句话。

“又要派潜伏哨了，”他对Ш说着，同时朝被贬谪的军官丢了一个眼色。

“这么说，又得掉眼泪了，”Ш笑着说。古西科夫已不再看我，装出从烟荷包里取烟的样子，其实那里面的烟早就一点也没有了。

“准备当潜伏哨去吧，老兄，”Ш边笑边说，“今天侦察员报告说，夜里敌人要来袭营，所以得派几个可靠的弟兄去。”古西科夫犹豫不决地微笑着，仿佛想说什么话，几次抬起恳求的目光看Ш。

“没什么，我去过，要是派我，我就再去，”他喃喃地说。

“会派的。”

“那我就去。会有什么事呢？”

“咳，象在阿尔贡一样，都从放哨地方跑了，把枪也扔了，”副官说罢，不再理他，转身对我们讲明天的命令。

确实，敌人夜里要向营地开火，明天会有什么行动。副官又谈了一通一般事情以后，仿佛无意中突然想起来似的，提议O中尉打一局小牌。O中尉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他们便请Ш以及准尉一起到副官的帐篷里去，那里有可折叠的绿牌桌和纸牌。我们小分队的大尉队长回帐篷睡觉去了，其余的先生也都散了，只留下我和古西科夫两个人。我没有错，我跟他单独相对确实很别扭。我只好站起来，在炮台上踱来踱去。古西科夫也默默地在我身边走，他为了不落在我后面又不赶到我前面，转身时慌慌张张。

“我不妨碍您吧？”他用温和而凄切的声音说。我在暮色中

尽力瞭看他的脸，似乎是一副心事重重的表情。

“一点也不，”我回答说；但是因为他没有往下说，我也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所以我们只是默默地长时间走着。

暮色浓重，夜已来临，在群山的黑色轮廓上面，亮起了晶莹的长庚星，头上蓝幽幽的寒空中，群星在闪目，四面八方的夜色中，篝火冒着红光，烟雾升腾，不远的地方是一些灰蒙蒙的帐篷，还有黑魆魆的炮台的土堤。我们的几个勤务兵在最近的一堆篝火旁边取暖，悄声闲聊，篝火的火光有时把炮台上重炮的铜件照得发亮，还显出一个身披大衣、在土堤边缓缓走动的哨兵的身影。

“您准想不到，能跟您这样的人说说话，我是多么高兴，”古西科夫对我说，尽管他跟我还是什么事也没有说，“这只有遭过我这份罪的人才能理解。”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才好，所以我们又沉默下来，虽然他好象有话要说，我也愿意听。

“您是为什么事……您为什么事遭罪的啊？”我没有想出更好的话头，终于这样问他。

“难道您没有听说过我跟梅捷宁的那件倒霉事吗？”

“哦，好象是决斗，我略略听说过，”我回答说，“因为我早就到高加索来了。”

“不，不是决斗，那是一件又蠢又可怕的事！既然您不知道，我就原原本本说给您听吧。就是我在姐姐家见到您的那一年，我当时住在彼得堡。应该告诉您，我当时具有所谓 une position dans le monde①，这地位即便算不上辉煌，也是相当有利的。

① 法语：上流社会中的地位。

Mon père me donnait dix milles par an. ①四九年的时候，人家答应在都灵的大使馆里给我一个位置，我的舅舅有力量，也始终准备为我办很多事。现在都已成泡影了，j'étais reçu dans la meilleure société de Pétersbourg, je pouvais prétendre②最好的配偶。我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念过中学，所以特别的教育我是没有受过的；不错，我后来读过很多书，mais j'avais surtout, ce jargon du monde, ③不管怎样，我不知为什么被认为是彼得堡第一流的青年人之一。使我在一般人心目中身价倍增的，c'est cette liaison avec madame D, ④彼得堡人常常谈起她，可我当时太年轻了，不大看重所有这些好处。我简直是又年轻又愚蠢，我还需要什么呢？当时那个梅捷宁在彼得堡很有名气……"古西科夫就这样一五一十给我讲他不幸的事，因为我一点不感兴趣，这里就从略了。"我被关押了两个月，"他继续说道，"我只身一人，那时我什么都想过了。告诉您，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以后，仿佛跟过去的关系也就一刀两断，我心里反而轻松一些了。Mon père, 大概vous en avez entendu parler, ⑤他是个性格刚毅、信念坚定的人，il m'a déshérité⑥，跟我断绝了一切关系。根据他的信念，他是应该这样办的，我一点也不责怪他：il a été conséquent⑦。我也丝毫没有设法让他改变主意。姐姐远在国外，只有D夫人等到许可以后给我写过信，她要给我帮忙，可是

① 法语：我的父亲每年给我一万卢布。
② 法语：我当时已跻身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我可以指望找到。
③ 法语：可是我特别掌握了上流社会的用语。
④ 法语：那是我同D夫人的关系。
⑤ 法语：我的父亲，您（大概）听说过的。
⑥ 法语：他取消了我的继承权。
⑦ 法语：他是始终不渝的。

您知道，我拒绝了。所以，我身处逆境，让我可以稍稍松快一些的小东西都没有，您知道，我没有书，没有内衣，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我那时候思前想后，想了许多，我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去看一切；比如，彼得堡上流社会那一片喧嚣，他们对我的议论，我不再感兴趣，丝毫没有因此沾沾自喜，我觉得这一切都很可笑。我认为自己错了，我不谨慎，年轻，我破坏了自己的前程，我只想着怎样来挽回。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能力和精神。我跟您说过，我被放出来以后，就被派到这高加索的N团来。我以为，"他越说越兴奋，"在高加索这儿，la vie de camp，①跟普通正直的人相处，战争，危险，所有这一切都太合乎我的心情了，我可以过新的生活了。On me verra au feu，②会喜欢我，会尊敬我，不是光为我的名字，而是为十字勋章，为一个军士，于是就撤消处分，我可以重返彼得堡了，et, vous savez, avec ce prestige du malheur③！然而quel désenchantement④。您准想不到，我是大错特错了！……您了解我们团的那班军官吗？"他沉默了好一阵，似乎在等我向他说，我了解这儿一班军官是多么坏；但我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我讨厌的是，他知道我懂法语，就以为我一定恨这儿的军官；正好相反，我在高加索过的日子久了，已充分认识这儿军官的优点，我尊敬他们超过古西科夫先生出身的那个社会一千倍。我本想把这些话说给他听，但想到他的处境，只好作罢了。

"N团的军官比这儿的军官要坏一千倍，"他继续说，"J'es-

---

① 法语：军营生活。

② 法语：人们会看见我出没于枪林弹雨。

③ 法语：而且您知道，我是带着遭受过不幸这种诱惑力（回去）的。

④ 法语：叫人多么失望啊。

pére que c'est beaucoup dire,①也就是说，您准想不到那是一种什么情况！更不用提贵族士官和士兵了。那可太不象话了！开头对我还好，倒是一点也不错，可是后来看到我在不显眼的日常小事上不能不轻视他们，看到我是完全另外一种人，比他们高尚得多，他们就恨我，动不动给我来点小小的侮辱。Ce que j'ai eu à souffrir, vous ne vous faites pas une idée。②还有跟贵族士官的关系很不痛快，关键是 avec les petits moyens que j'avais, je manquais de tout③，我只有姐姐捎来的东西。我可以给您证明我苦到什么程度，就是我这个人虽说有股子骨气，avec ma fierté, j'ai écrit à mon père④，求他多少给我寄一点钱来。我懂得，这样的日子过上五年，就会变成象我们那个被贬谪的德罗莫夫一样的人，他跟士兵们一起喝酒，给哪个军官都写小条子，恳求借三个卢布，并签上'tout à vous⑤德罗莫夫'这样几个字。还得有我这样的骨气，才不至于完全落到这种可怕的地步。"他在我身边默默地走了好一阵。"Avez-vous un papiros?"⑥他问我。"唷，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我受不了这种日子，倒不是身体受不了，因为尽管很糟，又冷又饿，过着士兵的生活，但是军官们对我还算有些尊重的。我身上还有一种 prestige⑦，对他们也是起作用的。他们不派我去放哨、操练。这些事我可真受不了。然而我精神上太苦了。主要是看不

---

① 法语：我想这句话是够分量的了。
② 法语：您准想不到我吃了多少苦头。
③ 法语：我手头拮据，我什么都缺。
④ 法语：自尊心强，可我还是给父亲写了信。
⑤ 法语：全都属于您的。
⑥ 法语：您有烟卷吗？
⑦ 法语：威信。

到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我给舅舅写信，求他把我调到这儿的团里来，这儿至少常有仗可打，还有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也在这儿，qui est le fils de l'intendant de mon père,①我想对我到底是有用的。舅舅给我办成了，把我调来了。跟原来那个团相比，我觉得这个团的人就象是宫廷高级侍从集合在一起似的。还有，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这儿，他知道我是什么人，所以，大家待我很好。根据舅舅的请求……古西科夫，vous savez②……可是我看出来，这些人没有教育和修养，他们对于一个头上没有富贵光环的人，是不会尊重，不会有一点尊重的表示的；我看出来，他们知道我穷以后，对我的态度就慢慢的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淡，最后几乎看不起我了。这真可怕！但这完全是事实。

"我在这儿参加过战斗，打过仗，on m'a vu au feu,③"他继续说道，"可是熬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我看是没有头的！可我的体力和精神都快要耗尽了。我还想象过la guerre, la vie de camp④，可是我亲眼所见的都不是那么回事，事实是，蓬头垢面，身穿皮袄，脚套士兵靴子，去当潜伏哨，跟一个因为酗酒降为士兵的什么安东诺夫一起卧在山沟里，附近灌木丛里随时都可能有敌人向您开枪，打死您还是打死安东诺夫一个样。这儿已经谈不上勇敢问题了——这是可怕。C'est affreux, ça tue."⑤

---

① 法语：他是我父亲的总管的儿子。

② 法语：您知道。

③ 法语：人家看见我出入枪林弹雨。

④ 法语：战争，军营生活。

⑤ 法语：这是可怕，这太可怕了。

“话又说回来，这次出征以后，您可以当上军士，明年就可以升准尉了，”我说。

“是的，有可能，他们许过我了，可是还有两年，也就难说了。再说，这两年都是什么光景，有谁能了解啊。您想象一下，跟这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一起过的都是什么日子：打牌，开粗野的玩笑，闹嚷嚷拚命喝酒；您想说说满肚子的怨恨，人家不了解您，甚至还笑您；有时找您说话，不是告诉您什么想法，而是想方设法让您再当笑柄。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庸俗、粗野、下流，而且您一刻也无法忘记您是个士兵，因为他们总是要让您心里明白您的身份如此。所以，您就不会了解，能跟您这样的人 à coeur ouvert① 交谈，是多么愉快。”

我怎么也不明白他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不知道怎样回答他……

“想吃点儿东西吗？”这时尼基塔在黑暗中悄悄走到我身边，对我说道，我发觉他不满意有客人在场。“只剩甜馅饺子和一点牛肉饼了。”

“大尉吃过了吗？”

“他早睡了，”尼基塔阴沉着脸回答说。我吩咐他把吃的东西和酒拿到我们这儿来，他不满地叽哩咕噜说了几句什么话，慢吞吞地回他的帐篷去。他在那儿又叽咕了一阵，总算给我们拿来了一个食品箱；箱上点着蜡烛，前面围一张纸挡风，箱上有一只小锅，一罐芥末，一只带把的铁皮酒杯，还有一瓶苦艾酒。尼基塔把这些东西都摆好以后，还在我们旁边站了一会，看看我和古西科夫喝酒，大概他心里是很不高兴的。隔着纸，烛光朦朦胧

① 法语：倾心。

胧，四周又是夜色笼罩，只能看清食品箱上的海豹皮，上面摆的晚餐，古西科夫的脸和皮袄，还有他那双正从锅里拿甜馅饺子的红红的小手。周围一片黑暗，只有定睛细看，才能分辨出黑色的炮台，胸墙上露出来的同样黑色的哨兵身影，两边的篝火和天上微红的星星。古西科夫脸上隐隐约约挂着悲伤而羞涩的微笑，仿佛他吐露真情以后，再不好意思向我直视了。他又喝了一杯酒，贪婪地吃着，打扫着锅底。

"是啊，您认识副官，日子到底可以好过一点，"我没话找话说，"我听说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是的，"被贬谪的军官回答说，"他是一个好人，但他不可能是另一种人，不可能真是一个人，凭他受的教育，也不能这样去要求。"他突然好象红了脸。"您今天就看到他为了派潜伏哨，开了多么粗野的玩笑，"不管我多次想把话岔开，古西科夫还是要向我表白，说他并没有从潜伏的地方溜掉，他不是副官和山想要别人知道的胆小鬼。

"我跟您说过，"他两手在皮袄上搓着，继续说，"这种人对于身为士兵又没有几个钱的人是不会客气的，这在他们是办不到的。就说最近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有五个月没有收到姐姐一点东西了，我就看出来，他们对我的态度变了。这件皮袄是我向一个士兵买来的，一点也不暖和，因为毛全磨光了（说着给我看了光秃秃的下摆）。我穿这样的皮袄，他一点也不可怜我，他对我的不幸一点也不关照，倒掩饰不住轻蔑的态度。不管我现在多么穷，除了士兵的荞麦饭以外什么吃的也没有，也没有什么穿的，"他继续说着，一边低下头又倒了一杯酒，"他都没有想着主动借钱给我。他心里肯定明白我是会还他的。他只是等着我穷得日子没法过，低三下四向他张口。您会明白，我怎么张得了

口，他又会怎么样。对您呢，比如说，我就可以照直说：vous êtes au-dessus de cela; mon cher, je n'ai pas le sou.①您知道，"他说着，突然无所顾忌地盯着我看，"我对您直说了吧，我现在的情况糟透了，pouvez vous me prêter dix roubles argent?②下一班邮件来，姐姐该会寄钱给我，et mon père③……"

"啊，我很高兴，"我说道，其实我很舍不得，也很伤脑筋，尤其因为昨夜打牌输了，我自己只剩下五个多卢布，放在尼基塔那儿。"马上给您，"我说着站起来，"我到帐篷里去拿。"

"不，等会儿再说，ne vous dérangez pas。④"

但我没有听他的话，爬进了扣着幔子的帐篷，我的床放在那里，大尉也睡在那里。"阿列克谢·伊万内奇，请给我十个卢布吧，等发了饷还您，"我对大尉说，一边推他。

"怎么，又输光了？昨天还说再不赌了呢，"大尉睡意未消，含含糊糊地说道。

"不是，我没有赌，我有用，请给我吧。"

"马卡秋克！"大尉喊他的勤务兵，"把小钱箱拿到这儿来。"

"轻点儿，轻点儿，"我一边说，一边听帐篷外面古西科夫的均匀的脚步声。

"什么？干吗轻点儿？"

"是那个被贬谪的军官向我借钱，他在这儿！"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借了，"大尉说，"我听说他这小子坏透

① 法语：您是豁达大度的，我的亲爱的，我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② 法语：您能不能借我十个银卢布？
③ 法语：我父亲也……
④ 法语：您别着急。

了！"不过大尉还是把钱给了我，吩咐勤务兵藏好小钱箱，把帐篷拉严实，他又说："早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我就不给了，"接着便连头也蒙进棉被里。"记住，现在您欠我三十二个卢布了，"他对我喊道。

我走出帐篷，看见古西科夫在长凳附近踱着步。当他走过蜡烛的时候，他那小小的身影，一双罗圈腿，垂着长长白羊毛的难看的高帽子，在黑暗中时隐时现。他假装没有看见我。我把钱给了他。他说了声 merci①，把票子一团，就塞进裤袋里。

"我想这会儿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那儿打牌打得正起劲呢，"他接着说。

"我想是的。"

"他的打法很怪，总爱打阿列布尔牌，不弄平折起来的纸牌角；手气好的时候，这还不错，可是手气不好，就会大输特输了。他已经有这样的教训。这次出征，如果连东西算在内，他输了一千五百多卢布了。他从前打牌有节制，所以你们那位军官好象怀疑他手脚不干净。"

"那是他随便说说的……尼基塔，我们还有奇希尔葡萄酒吗？"我说道，古西科夫如此健谈，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尼基塔又咕噜了一阵，还是给我们拿来了葡萄酒，并再次狠狠地望着古西科夫喝完一杯酒。古西科夫从前那种大大咧咧的派头重新流露了出来。我真希望他快点儿离开，他没有这样做，大概只是因为不好意思拿到钱马上就走。我不言语了。

"您有财产，又没有任何必要，怎么 de gaiété de coeur② 决定到高加索来服役啊？这件事我真不明白，"他对我说。

① 法语：谢谢。

② 法语：乐意。

我尽力把他觉得奇怪的这件事解释清楚。

“我琢磨，这班军官个个不懂教养，您也会觉得难相处的。您跟他们没法子互相了解。可不是，您住上十年，除了打牌，喝酒，谈奖赏和军事行动以外，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

他非要我同他一般见识，我很不高兴，于是我真心实意地告诉他，我非常喜欢打牌，喝酒，谈军事行动，我不想有比我现在的同僚更好的伙伴了。然而他不愿意相信我的话。

“唉，您不过这么说说罢了，”他继续说，“没有女人，我说的是 femmes comme il faut①，难道不是一大欠缺吗？现在我只要能到哪家客厅去呆一会儿，哪怕隔着门缝瞧一眼可爱的女人，我真不知道我可以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他沉默了一阵，又喝了一杯葡萄酒。

“哦，我的天，我的天哪！我们也许有一天还能在彼得堡相遇，在人家家里，跟人家呆在一起，跟女人呆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生活。”他倒了瓶里剩的最后一杯酒，喝完以后又说：“啊，pardon②，可能您还要喝，我太糊涂了。我也好象喝得太多了，et je n'ai pas la tête forte.③ 从前我住在滨海街 au rez de chaussée④，我有一套漂亮的房间，一套家具，告诉您，我有本事布置得很优雅，花钱倒不多，真的，因为 mon père 给我一些瓷器、花、精致的银器。Le mátin je sortais,⑤拜访人，à cinq heures régulièrement⑥ 我到她家去吃饭，她常常一个人在家。

---

① 法语：正派女人。

② 法语：对不起。

③ 法语：我的脑袋不中用。

④ 法语：底层。

⑤ 法语：早上我出门。

⑥ 法语：五点整。

Il faut avouer que c'était une femme ravissante! ① 您不认识她？一点不认识？"

"不认识。"

"您知道，她是那么富有女性的风致，那么温柔，到了绝顶了，还有她的情意，多么强烈！天哪！我那时候不会珍视这种幸福。我们常常看完戏，双双回家吃晚饭。跟她在一起，从来也不寂寞，toujours gaie, toujours aimante. ② 是的，我那时没有想到，这是多么难得有的幸福。对她 Et j'ai beaucoup à me reprocher. Je l'ai fait souffrir et souvent. ③ 我太残酷了。哦，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您听烦了吗？"

"不，一点也不。"

"那我就给您讲讲我们晚上的情形吧。进了门，就是楼梯，每一盆花我都知道，然后是门把手，这一切都那么可爱、熟悉，然后是前室，她的房间……不，这些都永远永远不复返了！她现在还给我写信，我可以把她的信给您看看。但我不是当年的我了，我毁了，我已经配不上她了……是的，我彻底毁了！Je suis cassé. ④ 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自尊心，什么也没有了。连高尚的情操也没有了……是的，我毁了！永远没有一个人会了解我的痛苦。大家的心目中都没有我。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永远也站不起来了，因为我道德上垮了……掉在……泥潭里了……"这时在他的话里可以听出发自肺腑的真正绝望的心情；他并没有看我，只是呆坐着。

---

① 法语：说真的，她是个迷人的女人！

② 法语：她总是快快活活，总是情意绵绵的。

③ 法语：我有许多事情要责备自己。我经常惹得她痛苦。

④ 法语：我完蛋了。

“干吗这样绝望呢?”我说。

“因为我卑鄙,因为这种生活把我害了,我原有的一切统统完蛋了。我逆来顺受,没有自尊心,只有自卑感,dignité dans le malheur① 已经谈不上了。我时时刻刻受屈辱,我都一一忍受,我还自动去受屈辱。这泥潭a déteint sur moi②,我自己也变粗野了,我忘了我本来的知识,我法语已经说不好了,我感到我下贱龌龊。在这样的情况中,我怎么打得了仗,根本打不了的。给我一个团、金肩章、号兵,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英雄。可是叫我跟一个粗野的什么安东诺夫·邦达连科一起出去,心里就要寻思,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打死我还是打死他全都一样,这么一来,我就伤心透了。想到哪一个歹徒打死我这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同打死我身边那个跟动物毫无区别的安东诺夫一样,而且很可能就是打死我,不是打死安东诺夫,une fatalité③ 往往就这样对待一切高尚美好的事,一想到这里,您明白吗,我心里是多么可怕啊!我知道,他们叫我胆小鬼;就让我是胆小鬼吧,我正是胆小鬼,我不可能是别的。我岂但是胆小鬼,照他们看来,我还是个可鄙的穷光蛋。瞧我刚才就向您借钱,您是有权利看不起我的。不,还是把您的钱收回去吧,”他说着把揉成一团的钱递还给我。“我想要您看得起我。”他两手捂住脸,哭了起来;我全然不知如何是好,说些什么才是了。

“安静些吧,”我对他说,“您太容易冲动了,别把一切都放在心上,别东想西想了,什么事都得看开一些。您自己说过您有骨气,您就该振作起来,您的苦日子已经不长了,”我对他说着,说

① 法语:吃苦不忘尊严。

② 法语:弄脏了我。

③ 法语:命运。

得语无伦次，因为我很激动：一方面怜悯他，另一方面悔恨自己心里不该谴责一个确实十分不幸的人。

"是的，"他又说开了，"我到了这个地狱以后，假如能有一回听到同情、体贴、知心的话，哪怕只有一句有人情味的话，象我从您这儿听到的一样，就好了。也许，我就能够平静地忍受一切；也许，我甚至能够振作起来，能够当好一个兵，可是现在这太可怕了……当我头脑清醒，细细思量起来，我真愿意一死了之，这种受尽屈辱的生活，这条已经毁灭、跟人世间一切美好东西无缘的命，究竟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怜惜的呢？可是只要稍微遇上一点危险，我又突然会不由自主地爱起这条贱命，当作宝贝来保护，我没法，je ne puis pas① 控制自己。说能控制也可以，"他沉默片刻又说，"可是这要我花大力气，花很大的力气，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跟别人在一起，在一般情况下，象你们打起仗来一样，我也是勇敢的，j'ai fait mes preuves，② 因为我爱面子，自尊心强，这是我的弱点，而且要有别人在场……听我说，我可不可以在您这儿过夜，要不然我们那儿整夜打牌。我睡哪儿都行，就打地铺好了。"

当尼基塔铺床的时候，我们站起身，又在黑暗中沿着炮台溜达起来。古西科夫的脑袋看来确实很不中用，才喝了两杯伏特加和两杯葡萄酒，他就摇摇晃晃了。当我们站起身，离开蜡烛的时候，我发觉他尽力不让我看见，把刚才谈话时一直拿在手里的一张十卢布钞票重新塞到口袋里。他继续说，他如果有个象我一样能够同情他的人，他觉得自己还能够站起来。

我们正要到帐篷里去睡觉，冷不防一颗炮弹在我们头上呼

---

① 法语：我不能。

② 法语：我已有这样的例子。

啸而过，轰隆一声落在不远处的地上。这真是令人奇怪，营地静悄悄的已入梦乡，我们说着话，突然一颗敌人的炮弹，天知道从哪儿来的，飞到我们这些帐篷的中心，这真是怪极了，我半天也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派在炮台站岗的士兵安德烈耶夫走到我身边来。

“瞧，偷偷地来了！这儿就看见火光，”他说道。

“该把大尉叫醒，”我说着，瞥了一眼古西科夫。

他几乎把腰弯到地面，结结巴巴想说什么话。“这……要不然……敌……这太……可笑了。”他再也没有说什么，我竟没有发现他怎么转瞬之间就溜到哪儿去了。

大尉的帐篷里亮起了烛光，传出他平常睡醒时的咳嗽声，接着他自己就走了出来，要人家拿一根点火杆来给他点小烟斗。

“怎么了，老兄，”他微笑着说，“今晚都不让我睡觉了，一会儿是您跟那个贬谪的军官，一会儿又是沙米尔；我们怎么办，回不回手？命令里这一点什么也没有交代吗？”

“没有。瞧，又来了，”我说，“是两门炮打的。”

果然，在黑魆魆的右前方，亮起了两个火光，象两只眼睛，霎时间一颗炮弹就在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又飞过另一颗，大概是我们的空榴弹炮，发出响亮刺耳的啸声。附近一些帐篷里的士兵爬了出来，传来他们干咳、伸懒腰和说话的声音。

“听，信管孔里象夜莺一样叫哩，”一个炮手说道。

“喊一声尼基塔，”大尉露出一向善意的讥笑说道，“尼基塔！你别躲起来，听听山上的夜莺叫吧。”

“好，大人，”尼基塔来到大尉身边说，“夜莺我倒见过了，我不怕，可这儿刚才有一位客人，喝了我们的奇希尔葡萄酒，一听见夜莺叫，就慌慌张张从我们帐篷旁边跑掉了，腰弯得象一头野

兽，一溜烟不见了！”

“还是得找炮兵指挥官去，”大尉以上司的严肃口气对我说，“问问他，对方开了炮，要不要回手；回手意思不大，不过还是可以的。劳驾您骑马去问一问吧。叫人备马，快一点，骑我的波尔康去也行。”

五分钟之后，马给我送来了，我就去找炮兵指挥官。

“注意，口令是‘辕杆’，”认真细心的大尉轻轻地对我说，“要不然不让过岗哨线的。”

到炮兵指挥官那儿大约有半俄里路，都是在帐篷之间走的。一离开我们那堆篝火，四下里就全黑了，连马的耳朵也看不见，只有一堆堆篝火仿佛时而很远时而很近，在我眼中明灭无常。我信马由缰走了一会以后，才开始分辨出一座座四角形的白色帐篷，接着又看清了路上黑色的车辙；过了半个钟头，问了三四次路，在帐篷的桩子上绊了两三次，每次都遭到帐篷里的谩骂，此外还被哨兵拦住了两三次，我才来到炮兵指挥官那儿。我在路上的时候，曾两次听见我们的营地遭到炮轰，不过炮弹没有打到团部所在的地方。炮兵指挥官没有下令还击，何况敌人也已经不打了，于是我牵上马，在步兵的帐篷之间穿行往回走。我不止一次地在亮着灯的士兵帐篷旁边放慢脚步，倾听里面一个爱说笑的人讲故事，或者一个识字的人念一本小书，全班人挤满帐篷内外听那人念，只偶尔有人插话打断他，或者，帐篷里只是在议论军事行动、祖国和长官。

走过三营一座帐篷时，我听到了古西科夫的响亮的声音正说得兴高采烈。回答他的也是兴冲冲的声音，可听出那是些年轻的老爷，不是士兵。显然，这是贵族士官或者司务长的帐篷。我停下来了。

"我早就认识他了,"古西科夫说,"我住在彼得堡的时候,他常到我家来,我也到他家去,他总是在上流社会中过日子。"

"你讲的是谁啊?"一个酒醉的声音问道。

"讲公爵,"古西科夫说。"我跟他本来是亲戚,主要是老朋友。可不是,先生们,有这么一位熟人,真不错哩。要知道,他富有得很哩。一百个卢布在他是小意思。姐姐还没有寄钱来,我就从他那儿借了一些。"

"好,那就派人吧。"

"马上派。萨维利奇,亲爱的!"古西科夫的声音说起来,他正向帐篷门口走来,"这是十卢布,你拿去找随军小贩,买两瓶卡赫齐亚葡萄酒。别的还要什么?先生们?说呀!"古西科夫头发蓬乱,没有戴帽子,摇摇晃晃走出了帐篷。他撩开皮袄的下摆,两手插进浅灰裤子的口袋里,停在门口。虽然他在亮处,我在暗处,我还是怕他见到我,不由吓得发抖,尽力不弄出声音,趁早离开。

"谁在这儿?"古西科夫用醉醺醺的声音朝我喊起来。显然,站在冷地里,他的酒越发涌上来了。"什么鬼东西牵着马在这儿闲逛?"

我没有回答,默默地上了路。

(1856年11月15日)

潘安荣 译

一个地主的早晨

一

涅赫柳多夫公爵十九岁那年念完大学三年级，到他的田庄上来度暑假，独自在这里过了一个夏天。秋天，他用尚未成型的幼稚的笔法给他的姑母别洛列茨卡娅伯爵夫人，也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朋友和世上最英明的女人，写了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姑妈：

我作出了一个将要支配我今生的命运的决定。我要离开学校到乡下去生活，因为我觉得我是为此而生的。亲爱的姑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别笑我。您会说我幼稚，也许是这样，我的确还是个孩子，但这并不妨碍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向往行善，并且爱善。

我对您说过，我的家务糟得无法形容。我想加以整顿，就查问了一番，于是发现，主要糟在农民的境况可怜之至，而这种情形只能以劳动和耐心去改变。如果您能看到我的两个农民——达维德和伊万，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相信，为了向您讲清楚我的意图，让您看一看这两个可怜人比我说什么都强。关心我在上帝面前必须为之负责的七百人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神圣而又直接的义务？因为要享受、要面子而听任粗暴的村长和管事去处置他们难道不是罪过？既然我面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辉而又最为紧迫的义务，何必到别的领域去寻找效劳和行善的机会啊？我觉得自

己有能力做一个好东家。为了做一个我心目中的好东家，并不需要您如此希望我能拿到的学士文凭，也不需要官衔。亲爱的姑妈，请别为我作种种虚荣的计划了，请习惯于这样想：我走上了一条十分特殊的道路，不过这条路很好，而且，我觉得，会引我走向幸福。我反复考虑过我未来的义务，为自己写下了行动准则。如果上帝赐予我生命和精力，我的事业定会成功。

请别把这封信拿给瓦夏哥哥看，我怕他嘲笑我。他总是占我的上风，而我总是屈从于他。万尼亚即使不赞成我的想法，也能理解。

伯爵夫人也复给他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德米特里，你的信只向我证明，你有一副好心肠，这是我从来不怀疑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我们的优点反而比我们的缺点更坏事。我不来说：你在做蠢事，你的行为令我不快；我只是力求说服你。让我们讨论讨论吧，我的朋友。你说，你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在乡下生活，你想使你的农民幸福，希望做一个好心的东家。我必须告诉你，第一，只有当我们找错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第二，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第三，要做一个好心的东家，就得做一个冷酷而又严厉的人，这你未必办得到，硬装也不行。

你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无可争议的，甚至把它们当作生活准则。然而，我的朋友，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既不相信什么意见，也不相信什么准则，而只相信经验；经验告诉我，你的意图是幼稚的。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见过许多可敬的人，却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出身名门、又有才干的年轻人会借口行善，跑到乡下去埋没自己。你总想标新立异，其实不过是过分自尊罢了。我的朋友，还是走常人走的路为好，因为走这样的路容易成功；尽管你自己不需要成功，它却是行你所爱的善不可缺少的条件。

几个农民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或者说，是你可以在不忘记

你对社会、对亲人、对自己的全部义务的同时给以救助的不幸。以你的智力、心地和对美德的热爱，没有一条仕途你走不通，你至少要选择一条值得你走、并且能给你带来荣誉的路啊！

我相信，你说你没有虚荣心的话是真诚的，不过你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象你这种年纪而又有你这样的禀赋的人，虚荣心是美德；但是对于已经无力满足这种欲望的人来说，有这种欲望就成了缺陷而竟至卑劣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意图，你会体验到这一点的。再见，亲爱的米佳①。由于你作出这个荒唐、然而高尚慷慨的计划，我似乎更爱你了。按你的意思去做吧，不过我得承认，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

年轻人收到这封信以后想了许久，最后的结论是：英明的女人也会犯错误；于是他就递了退学申请书，从此在乡下定居。

二

这位年轻的地主，正如他写给他姑母的信中所说的，制定了管理田庄的行动准则，并且把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按月、按日、按钟点安排好。星期日用来接待求见的人、家奴和农民，巡视穷苦的农户，经村社大会同意给他们以救济(村社大会每星期日晚上召集一次，决定给谁救济以及如何救济)。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在管理田庄方面，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都不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了。

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涅赫柳多夫喝罢咖啡、看完«Maison rustique»②的一章，把一本笔记簿和一叠钞票放进

---

① 米佳是德米特里的爱称。

② 法语：《农场》，指一位法国学者于一八三七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农场》一书。

薄大衣口袋里，出了他那有圆柱和露台的乡村大宅第（他在其中只占用了楼下的一小间屋子），沿着古老的英国式花园中一些杂草丛生、未经清扫的小径，向着坐落在大道两旁的村子走去。涅赫柳多夫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年轻人，头发浓密、鬈曲，呈深褐色，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脸颊娇嫩，嘴唇红润，上面刚长出一层青春期的茸毛来。他的举动和步态处处显出年轻人的朝气、精力和敦厚自得的神情。农民一群一群令人眼花缭乱地从教堂出来了；身穿节日服装的老翁老妪、少女儿童、抱着奶娃娃的村妇各自回家，看见东家的时候都向他深深地鞠躬，并且避开他绕道走。涅赫柳多夫进村以后，在街心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掏出笔记簿，翻开涂满幼稚的笔迹的最后一页，念了几个标有记号的农民的名字。"伊万·丘里谢诺克——要木桩。"他念过这一行字，就走到右边第二间农舍的大门前。

丘里谢诺克的住房状况：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至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坎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只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井边有两株爆竹柳，也已老朽，树干开了裂，枝桠被折断，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一点灰绿色柳条。这两株爆竹柳说明，曾经有人想美化这个地方，现在一株树下坐着个淡黄色头发的八岁小女孩，她正叫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围着她在地上爬。在两个小女孩身边转来转去的看门

狗，一见到老爷，立刻冲到大门口去，在那里发出惊惶的颤抖的吠叫声。

“伊万在家吗？”涅赫柳多夫问。

大的一个女孩听到这句问话似乎呆了，她把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却不回答。小的一个则张开了嘴，象是要哭的样子。一个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方格土布衣、腰里系一根旧的红宽腰带的小老太婆从门里伸出头来，也没有说话。涅赫柳多夫走到穿堂门口，又问了一遍。

“在家，老爷，”小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深深地弯下腰去，似乎不胜惶恐。

涅赫柳多夫向她问了好，然后经过穿堂，走进窄小的院子里。这时候老太婆用手掌托着腮走到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东家，连连摇头。院里是一片贫困的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再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丘里谢诺克正用斧子清除被披屋顶压垮的篱笆。伊万·丘里斯①是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矮于中等身材；一张晒得黝黑的长长的脸被夹杂着白须的深褐色大胡子和同样颜色的浓发围绕着，好看而又富于表情；一双半睁半闭的深蓝色眼睛聪明而又憨厚得无所挂虑地望着；稀疏的褐色口髭下面露出轮廓十分清晰的端正的小嘴，当他微笑的时候，嘴上便露出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对周围的一切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神情。他的脖子、脸和手上的皮肤挺粗

---

① 丘里斯是丘里谢诺克的别名。

糙，皱纹很深，青筋暴突，肩膀不自然地拱着，两条腿弯成罗圈形。一望便知，他的一生都是在力难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他穿一条膝头上打了蓝补丁的白麻布裤子，一件后背和袖子都开了口的肮脏的白麻布衬衣，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一把铜钥匙。

“上帝保佑！”东家走进院里来的时候说。

丘里谢诺克回头看了一眼，又干他的活儿去了。他使了一下狠劲，终于把篱笆从披屋顶下面扯出来，这才将斧头斫进木墩子里，整了整腰带，走到院子中央。

“过节好，大人！”他甩着头发深深地弯下腰去说。

“谢谢你啦。我来看看你家里的情况，”涅赫柳多夫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神情说，同时观察着那农民身上的衣服。“让我看看你要木桩子干什么吧，你在村社大会上向我要过。”

“木桩子吗？谁不知道木桩子是干什么用的啊，大人。只要能给我撑着点就行，您自个儿看见了。前两天这个角塌了，多亏上帝保佑，当时牲口不在。全都是要塌要垮的，”丘里斯说着鄙夷地环视他那些没遮拦的歪歪倒倒的披屋。“只要动一动这些横梁竖梁就知道，没有一根顶用的木头。可如今又能上哪儿去弄木料啊？您自个儿知道。”

“既然一边披屋已经塌了，其他的披屋也快塌了，你要五根木桩有什么用呢？你需要的不是木桩，而是横梁、竖梁、柱子，而且都得是新的，”东家说，他显然在炫耀自己懂行。

丘里斯不作声。

“所以你需要木料，而不是木桩，你当初应该这样说。”

“当然需要，可没处找：不能总上东家院里去讨啊！我们庄户人要是养成这种癖性，什么东西都上东家院里去向您大人讨，

我们还算什么农民？要是您开恩，东家的打谷场上有些放着没用的橡树梢，”他鞠了一躬，倒换着两只脚说，“要不我拿一点来，能替换的替换，能砍短的砍短，用旧料将就着搭好。”

“用旧料怎么搭？你自己说的，全都不行了，朽了，今天这个角塌下来，明天那个角，后天第三个角；既然要搭，那就重新搭，免得白费力气。照你看，这院里的棚子能熬得过今年冬天不？”

“谁知道啊！”

“照你看呢？会不会塌？”

丘里斯想了一想。

“全都会塌，”他突然说。

“你看看，在村社大会上你这样说就好了，你应该说，你的整个院子都得翻修，而不只是要几根木桩子。我是乐意帮助你的啊……”

“太难为您啦，”丘里斯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也不看东家一眼。“您只要赏给我四根圆木、几根桩子，我自个儿大概就能对付了，不中用的木头还可以拿去撑正房。”

“你的正房也不行了吗？”

“我跟我老伴儿就等着它塌下来压死人呢，”丘里斯淡淡地说。“前些日子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盖板，把我老伴儿砸死了！”

“哪儿砸死了？”

“是砸死了，大人，一下砸在她背上，她就象死人似的一直躺到夜里。”

“后来缓过来了？”

“缓是缓过来了，总病病歪歪的。她象是生来就有病。”

“你怎么样，不舒服吗？”涅赫柳多夫问农妇，她本来一直站在门口，听见丈夫提到她，就立刻呻吟起来。

“就是这儿总出不来气，”她指着她那肮脏的瘪胸脯说。

“唉！”年轻的东家耸耸肩膀懊恼地说，“你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就是为此办的啊。没有人通知你们吗？”

“通知了，老爷，可总没工夫：得服劳役，还得干自家的活儿，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干！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劳力……”

三

涅赫柳多夫走进正房。黑角[①]两边被烟熏黑了的不平整的墙上挂着一些破布片和衣服，红角[②]两边的墙上则简直是爬满了红红的蟑螂，圣像和条凳周围都有。在这间六俄尺见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缝，虽然在两个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还是弯了下来，那样子象是随时都会坍塌。

“嗯，这房子太糟了，”东家定睛望着丘里斯的脸说，丘里斯似乎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我们跟孩子们都要给砸死，”农妇倚着高板床下面的炉灶哭哭啼啼地说。

“你别作声！”丘里斯厉声说，接着，抖动了一下的口髭底下便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他转过脸来对东家说，“我真拿这房子没办法，大人，这儿撑那儿垫的，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

“冬天可怎么过啊？唉—唉！”农妇说。

“要是再来几根支柱，垫上新盖板，”丈夫打断了妻子的话，

---

①② 俄国农舍中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一般称为“红角”，是供圣像、放桌子板凳的地方，被视为上座；与它相对的靠门的角落就是“黑角”，又叫做“门角”。

一本正经地平静地说，“把椽子换掉几根，凑合着也能熬过冬天。这房子可以住，就是得撑上一圈支柱，要不一碰就完，一时不去碰它还行，”他说完，显然对自己能考虑到这个情况十分满意。

涅赫柳多夫觉得懊恼和难过的是，丘里斯竟弄到这步田地，而没有及早求他帮忙；其实他来到乡下以后，从不拒绝给农民以帮助，相反，倒是极力要大家直接向他提出要求。他甚至有点生这个农民的气，不高兴地耸了耸肩膀，皱起了眉头。然而他周围的贫困景象，以及丘里斯在这贫困中表现出来的怡然自得的神态，把他的懊恼变成了一种愁苦和绝望的情绪。

“伊万，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在一张歪歪倒倒的肮脏的条凳上坐下来，责备道。

“我不敢，大人，”丘里斯的脸上又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两只漆黑的光脚在不平的泥土地上倒换着。这句话他说得那么大胆，那么从容，令人很难相信他是不敢去找东家。

“我们是庄稼人，怎么敢啊！……”农妇唏嘘着说。

“又多嘴，”丘里斯对农妇说。

“你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这屋子太糟！”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这么办吧……”

“是，大人，”丘里斯应道。

“你有没有见过格拉尔德式的石头房子，就是我在新村盖的那种空心墙房子？”

“怎么没有见过，大人，”丘里斯笑着说，露出一嘴雪白的完好的牙齿，“大伙儿直觉得希奇，这些巧房子是怎么盖的啊！大伙儿都笑，是不是粮仓啊，为了防耗子把粮食存在墙里边吧？房子是体面得很！”末了他摇摇头，不解地打趣道，“跟监狱似的。”

“嗯，可真是好房子，又干燥又暖和，还不怎么怕火，”东家

说，他那年轻的脸上露出阴郁的神色，显然是对农民的讪笑不满。

“没说的，大人，房子体面得很。”

“有一间已经完全盖好了。这间是十俄尺见方，带穿堂、储藏室，已经完工了。我可以作价赊给你，将来你再还，”东家得意地笑着说，他一想到自己在行善，就忍不住要露出这种笑容来。“把你的老房子拆掉，”东家接着说，“在这儿盖粮仓合适，院子里的东西也搬过去。那边的水好，我划点荒地给你种菜，你的三块庄稼地我也在那边就近划给你。生活一定会好起来！怎么，你不喜欢？”涅赫柳多夫问。他刚提到搬家，就发现丘里斯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脸上也没了笑容，两眼看着地面。

“您瞧着办吧，”他眼睛也不抬地说。

老太婆走上前来，她似乎被人触到了痛处，想说什么，然而她丈夫抢在她前头说了。

“您瞧着办吧，”他坚决而又顺从地重复了一遍，抬眼望着东家，甩了甩头发。“不过我们可不到新村去住。”

“为什么？”

“不行啊，大人，我们在这儿已经够穷的了，要是搬到那边去，我们就再也没法给您种地了。到那边去我们还种什么地啊？那边根本没法过日子，您瞧着办吧！”

“究竟为什么？”

“我们会把家当折腾完的，大人。”

“为什么不能在那边过日子？”

“在那边过什么日子啊？你想一想：那地方没人住过，水怎么样不清楚，没有放牧场。我们这儿的大麻田可是祖祖辈辈施过厩肥的，那边呢？那边有什么？一片荒！没有篱笆，没有烘谷

房，没有板棚，什么也没有。你要是把我们赶到那边去，大人，我们会破产的，彻底破产！那是个新地方，没人知道底细……”他沉思地说，同时坚决地摇头。

涅赫柳多夫正要向这个农民证明，迁移，相反，对于他是非常有利的，篱笆和板棚可以在那边搭起来，那边的水又好，等等，然而丘里斯的沉默使他发窘，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说的不是他应该说的话。丘里斯没有表示反对，不过等东家闭上嘴以后，他却微微一笑说，最好把老家奴们和傻子阿廖沙迁到新村去看守粮食。

“这才是正经！”他说着又微微一笑。“这不要紧，大人！”

“那地方没有人住过又怎么样？”涅赫柳多夫耐心地坚持己见。“这里也曾经是没有人住的地方，现在人们在这里生活着。那边呢，不过是让你去开个好头……你一定要搬过去……”

“老爷，大人，怎么能这样比啊！”丘里斯连忙说，似乎害怕东家最后把这事决定下来。“这个地方大家伙儿在一起，热闹，习惯：有大道，有池塘给娘儿们洗衣服、饮牲口，我们庄稼人的家当也都在这儿，是祖祖辈辈置下的，还有场院啊，园子啊，这柳树是我爹妈种下的，我爷爷和我爹都在这儿归了天，我只想在这儿咽气，大人，别的什么也不要。您要是开恩给修修这房子，我们就感激不尽了，不然我们就在这老房子里凑合过一辈子也行。让我们一辈子为您祈祷上帝，”他说着又低低地弯下腰去，“可别把我们从窠里撵出去啊，老爷！……”

丘里斯说话的时候，从他妻子站着的那个地方，高板床下，便传来抽泣声，而且越来越响。等到丈夫喊了一声“老爷”，妻子竟跳出来，哭着跪倒在东家脚下。

“可别坑害我们呀，老爷！你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能搬到

哪儿去啊？我们都老了，无依无靠。还是听凭上帝安排吧……”她嚎开了。

涅赫柳多夫急忙从条凳上站起来，想扶起老太婆，她却象是不要命似的使劲用头撞着泥土地，把东家的手推开。

“你怎么啦？请起来吧！你们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不勉强，”他挥着双手退向门边。

当涅赫柳多夫重新在条凳上坐下来的时候，屋里已是一片沉寂，只听得见那农妇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她又躲到高板床下面去了，在那儿用衣袖擦着眼泪。年轻的地主这才明白，摇摇欲倒的农舍、没有井栏的井、肮脏的水洼、发霉的破畜棚破板棚、歪歪斜斜的窗外几株树干开了裂的柳树对于丘里斯和他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心里便产生一种沉重、愁苦的感觉，一种内疚。

“伊万，上星期天在村社大会上你怎么不说你需要一间房子？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才好。第一次集会我就对你们大家说了，我已经在乡下定居，立志终生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觉得满意、幸福，我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一定遵守诺言。”年轻的地主说了这一番话，他不知道，这种表白不能赢得任何人的信任，尤其俄罗斯人喜欢的是行动，不是言词，而且也不爱表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情感。

但是这个单纯的青年却因为心里有一种使他觉得十分幸福的情感而非吐露不可。

丘里斯歪着脑袋，慢慢眨着眼睛，勉强打起精神听东家讲话，就象我们不得不听一席讲得不大好、同我们又毫无关系的话一样。

“不过我不能满足大家向我提出的一切要求。如果谁问我要木料我都不拒绝，那么我的木料很快就会给光，不能够给真正

需要的人了。因此我把禁伐林拿出来，供修缮农舍用，而且完全交给村社。现在这林子已经不是我的了，而是你们的，农民的；我已经不能支配这林子了，要由村社来支配。你今晚来开会吧，我要把你的要求告诉村社；如果村社决定给你修房子，那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木料了。我诚心诚意想帮助你，既然你不愿意搬家，那就不是我的事，而是村社的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太感激您啦，”丘里斯为难地说。“您要是能赏给我们整修院子的木料，我们就能对付了。村社管什么用？这是明摆着的……”

“你还是来开会吧。”

“是。我来。干吗不来啊？不过我可不问村社要。”

四

年轻的地主显然还想向主人询问什么，他没有从条凳上站起身来，迟疑地看看丘里斯，又看看空空的没有生火的炉灶。

“怎么，你们已经吃过午饭了？”他终于问。

丘里斯的口髭下面出现了讥讽的微笑，似乎是因为东家竟然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而觉得可笑。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吃什么午饭啊，老爷？”农妇长叹一声说。“啃点儿面包，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今天没工夫去挖野菜，就没东西做汤；克瓦斯倒有，又给孩子们喝了。”

“如今是持空心斋，大人，”丘里斯插进来为妻子解释说，“面包就大葱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还得感谢上帝，我有面包，感谢您的大恩，面包够吃到现在，要不我们农民根本连面包也没

有。今年哪儿也不长大葱。前两天种菜的米哈伊尔那儿去了人，把葱一个铜板一捆拿走了，我们就买不到葱了。从复活节起我们差不多就没进过教堂，也没钱买蜡烛敬圣尼古拉。”

涅赫柳多夫对他的农民所处的极度贫困状况早就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也不是轻信了谁的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然而整个现实与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他的心理气质和生活方式太不协调了，以至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忘记生活的真实，每当有人象现在这样叫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真实的时候，他的心上便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和愁苦的感觉，仿佛想起自己犯下了什么无法赎补的罪过而痛苦不堪。

“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他不禁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粘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还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我的地靠我一个人种，人又老了……力不从心啊。我老伴儿有病，一年生一个丫头，都得养着。只我一个人苦熬，家里七张嘴。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常常想：上帝快点挑几个去就好了，我的担子就轻些，她们也免得在这儿受罪……”

“唉！”农妇大声叹了一口气，似乎在给丈夫帮腔。

“我的帮手只有这么一个，”丘里斯说着指了指一个约莫七岁的男孩，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肚子很大，刚刚怯生生地推门进来，用两只小手拉住丘里斯的衬衣，蹙起眉头，一双惊讶的眼睛盯住了东家。“这就是我的帮手，”丘里斯接着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伸出粗糙的手抚着孩子的淡黄色头发。“等他长大得等多久？我现在已经干不动了。年纪大还没什么，这疝

气可把我害苦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要命，我早就该告老不干啦。瞧，叶尔米洛夫、焦姆金、贾布列夫都比我年轻，可是他们早就把种地这担子交了。我呢，没人可交，这就是我的难处。要吃饭，还得拚命，大人。"

"我愿意减轻你的负担，真的。该怎么办？"年轻的东家同情地望着农民。

"怎么减轻吗？这是明摆着的啊，既然占着地，就得服劳役，这是明摆着的规定。我好歹等儿子长大吧。不过您要是开恩，就别叫他去上学：前两天地方长官来过，说您要我儿子也去上学。我儿子就免了吧，他有这脑子吗，大人？他还小，什么也不懂。"

"这可不行，"东家说，"你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事理，该去上学了。我这样说是为你好。你自己想一想吧，等他长大成人，做了一家之主，能写会算，知书识理，还能在教堂读经，有上帝保佑，你家里的情况就会好起来。"涅赫柳多夫尽量把话说得明白易懂，同时不知为什么红着脸，而且结结巴巴地。

"可不是么，大人，您能不为我们好？就是家里没有人，我跟老伴儿要服劳役，孩子呢，虽说还小，也能帮一把了，圈牲口啦，饮马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男子汉啊，"丘里斯微笑着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抓住男孩的鼻子，把鼻涕捏了下来。

"你在家而他又有空的时候，你还是叫他去上学吧，听见没有？一定要去。"

丘里斯深深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

五

"对啦，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不把粪肥运走？"涅赫柳多夫说。

“我们有什么粪肥啊，老爷！根本没有什么可运的。您看看我的牲口吧，只有一匹小母马、一匹小马驹，那头小母牛秋天就卖给车马店的老板了，我们的牲口就这么点。”

“既然你的牲口少，你怎么还把小母牛卖给别人呢？”东家惊讶地问。

“拿什么喂它啊？”

“难道喂牛的草料也不够？别人的可够。”

“别人的地是上肥的地，我的地里光有土，没办法啊。”

“要想叫地里不光是土，你就施粪肥，地里长出粮食来又有饲料喂牲口。”

“没有牲口，哪儿来粪肥啊？”

“奇怪的 cercle vicieux[①]，”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但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大人，还是那句话，不是肥产粮食，而是上帝，”丘里斯接着说。“去年夏天我那没上肥的两分半地出了六大堆干草，上了肥的呢，连一小堆也割不到。只能靠上帝！”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再说牲口在我们家也养不活。过去五年都是这样。去年夏天一头小母牛死了，还有一头我卖了，因为没有饲料。前年挺好的一头奶牛也完了。赶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站不稳了，晃着晃着就断了气。我真命苦！”

“好啦，以后别说你没有牲口是因为没有饲料，没有饲料是因为没有牲口，你把这钱拿去买一头奶牛，”涅赫柳多夫说着红了脸，从裤袋里掏出一叠揉皱的钞票，并且拆开来。“为了让我高兴，你去买一头奶牛吧，饲料就到打谷场上去拿，我会吩咐的。

---

① 法语：恶性循环。

下星期日以前你可得把奶牛买到，我还要来的。”

丘里斯一面微笑一面倒换着两只脚，好久都没有伸手去拿钱，涅赫柳多夫便把钱搁在桌子边上，脸也更红了。

“太感激您了，”丘里斯说着露出他平日常有的那种略含讥讽意味的微笑。

老婆子在高板床下面发出几声沉重的叹息，似乎在祈祷。

年轻的东家觉得挺难为情，连忙从条凳上站起来，走到穿堂里去，并且叫丘里斯跟着他。看到这个接受了他的恩惠的人神色那么高兴，他真不愿现在就离开。

“我愿意帮助你，”他在井边停下来说，“你这个人还可以帮助，因为我知道你不懒。只要你肯干，我就肯帮助你。有上帝保佑，你的情况会好起来。”

“哪儿说得上好起来，别把家产折腾光就行，大人，”丘里斯说着忽然摆出一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脸相，似乎对东家说的他能好起来这句话极为不满。“我爹在世的时候，我跟兄弟们一块儿过，什么也不缺。等我爹一死，我们几弟兄分了家，日子就越过越紧。都是因为只有一个男劳力！”

“你们为什么要分家呢？”

“都是娘儿们闹的，大人。那时候您爷爷已经不在了，要是他老人家在世，我们可不敢：那年头的规矩可大了。他老人家跟您一样，什么事情都亲自过问，分家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老人家可不爱由着庄稼人的性子来。您爷爷不在了以后呢，管我们的是安德烈·伊利奇，这个人，上帝宽恕，是个酒鬼，靠不住。我们上他那儿去左求右求，说娘儿们闹得我们过不下去了，让我们分家吧。他呢，骂一阵揍一顿，结果还是让娘儿们称了愿，我们分开过了。庄稼人唱独脚戏怎么唱还不清楚吗！一点

儿规矩也没有了，安德烈·伊利奇想怎么折腾我们就怎么折腾我们。他说：'你得什么都有。'可庄稼人的东西从哪儿来，这他就不管了。那时候人头税又涨了，实物租也加码了，地可倒少了，还不长粮食。哼，划地界的时候，这个混帐东西把我们的几块上肥的地划到东家的地里去了，逼得我们没活路啦！您爹，愿他进天堂，是位好东家，可我们见不着他，他总在莫斯科住着；那还用说，经常得往哪儿出车。赶上路不好走的季节，没有饲料的时候，也得出车。老爷没有供应不行啊。这我们不敢埋怨，就是没个规矩。如今随便哪个庄稼人您都许可他来见您，我们就都变了样，管事也变了一个人。如今我们起码知道我们有主子了。大伙别提多感激您了。受监护那时候①，总没个正经主子来管我们，谁都是主子：监护人充主子，伊利奇也充主子，他老婆就充主子奶奶，连县警察局的录事也来充主子。这么多主子，嘿！庄稼人可就倒大霉啦！"

涅赫柳多夫又有一种类似羞愧或者良心谴责的感觉。他举了举帽子，往前走去。

六

"尤赫万卡·穆德连内要卖马，"涅赫柳多夫看了笔记本上写着的这一行字，就朝对面尤赫万卡的宅院走去。尤赫万卡家的屋顶用东家打谷场上的麦秸盖得严严实实，房子是用新伐的灰白色白杨原木（来自东家的禁伐林）造的，两扇窗户都有红漆百叶窗，台阶上有廊檐，还有用薄板做的别出心裁的雕花栏杆。

---

① 指东家未成年、由监护人代管的时候。

穿堂和不生火的屋子也很好。然而这一派富足的气象却有些被挨着大门的堆房破坏了：堆房的篱笆墙没有编完，后面隐约可见的披屋也没有盖顶。恰好在涅赫柳多夫从这边向台阶走去的时候，两个农妇抬着满满一桶水从对面走来，一个是尤赫万卡的妻子，一个是他母亲。他妻子是个身体结实、面色红润的女人，胸部特别发达，面颊宽大而肥厚。她上身穿一件袖子和领子都绣了花的干净衬衣，系一条干净的绣花围裙，下面是新的家织呢裙、棉靴，还戴一串项链和一顶用红棉纱和金属片绣了花的讲究的四角帽子。

扁担的一端稳稳地搁在她的宽阔而结实的肩上。那红扑扑的脸、脊背的弧线和手脚的均匀动作所表现出来的轻松神态令人感觉到，她的体格异常健壮，力气大得象男人。尤赫万卡的母亲抬着扁担的另一端，她恰恰相反，是个衰老到了极点的女人。她那穿一件破黑衬衣和一条褪色的家织呢裙的骨瘦如柴的身躯弯得很厉害，以至扁担不是压在她肩上，而是压在她背上。皮肤呈古铜色、手指已经变形的双手象是一把抱住了扁担，靠它支持着身子，而且再也伸不直了。低垂的头上缠着破布，是一副最难看的贫穷和衰老的模样。窄狭的额头上面刻满深深的纵横交错的皱纹，两只没有睫毛的红眼睛就从那额头底下黯然无光地望着地面。瘪下去的上唇下面露出一颗黄牙，不停地摇动着，有时竟伸到尖尖的下巴上。脸的下半部和脖子上的皱皮好象袋子，一动就甩来甩去。她的呼吸是沉重的，发出咝咝的声音；两只没穿鞋袜的变了形的脚虽然看上去走得吃力，却一前一后有节奏地运动着。

七

年轻的农妇差一点撞到东家身上，她敏捷地放下水桶，垂下眼睛，鞠了一躬，然后怀着疑惧，目光闪闪地看了东家一眼，极力用绣花衬衣的袖子掩住脸上的一丝笑意，橐橐地登上台阶去了。

“妈，你把扁担给纳斯塔西娅大婶拿回去吧，”她在门口停下来对老妇说。

质朴的年轻地主严厉而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面色红润的农妇，皱起了眉头，转过身来向着老妇，她用变了形的手指解去扁担上的绳子，把扁担扛在肩上，顺从地朝邻家走去。

“你儿子在家吗？”东家问。

老妇把已经弯下的身子弯得更低一点，施了礼，想说什么，可是却捂着嘴大咳起来。涅赫柳多夫等不得，便径自走进屋去。尤赫万卡本来坐在红角的条凳上，看见东家进了屋，便奔到炉灶跟前去，象是要躲起来的样子，而且急忙把什么东西塞到高板床上，然后歪嘴斜眼的靠墙站定，象是给东家让路。尤赫万卡是个约莫三十岁的淡褐色头发小伙子，长得清瘦而匀称，留了一把山羊胡子，模样相当漂亮，美中不足的是那双深棕色小眼睛贼溜溜的，从蹙起的眉毛下面令人不快地望着，加以两颗门牙脱落，太惹人注意，因为他的嘴唇短，而且不停地在动。他穿着有鲜红色腋下镶条的漂亮衬衣、条纹印花布裤子、靴筒上带皱折的长筒大皮靴。尤赫万卡的屋子里不象丘里斯的屋子里那样局促和昏暗，虽然是同样地令人窒息，有一股烟火和羊皮袄的气味，而且同样乱扔着农人的衣服和用具。这里有两样东西相当古怪，一是放在搁板上的歪扭了的小茶炊，一是挂在圣像旁边那破黑镜

框里的穿红军服的某将军肖像。涅赫柳多夫不无恶感地看了看茶炊、将军像和高板床——从那上面的一堆破布底下露出一支镶铜的烟袋的末端。然后他转过脸来，直视着尤赫万卡的眼睛说：

"你好，叶皮凡①。"

叶皮凡鞠了一躬，喃喃地说："您好，大人。"最后两个字他说得格外温柔，两只眼睛在一瞬间把东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同时也向这屋子、地板和天棚瞟了一眼，目光没有在任何东西上面停留。接着他匆匆走到高板床前，从那上面扯下来一件粗呢上衣，准备穿上。

"你穿衣服做什么？"涅赫柳多夫说着在条凳上坐下来，显然极力要使自己看着叶皮凡的眼色尽可能严厉些。

"象这样行吗？我们也懂……"

"我来问问你，为什么要卖马？你的马多吗？你打算卖哪一匹？"东家干巴巴地问了这样几个显然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您不嫌弃，来看我这庄稼人，我们太感激您啦！"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迅速地在将军肖像、炉灶、东家的长筒靴，以及涅赫柳多夫的面孔以外的一切东西上面溜过。"我们总为您祈祷……"

"你为什么要卖马？"涅赫柳多夫清了清嗓子，提高嗓门问。

尤赫万卡叹了一口气，甩了甩头发，又扫了这屋子一眼，发现猫躺在条凳上泰然地打着呼噜，便对它吼了一声："去！下贱东西！"然后连忙转过脸来对东家说：

"那马，大人，不中用了……好畜生我不会卖掉，大人。"

① 叶皮凡是尤赫万卡的本名。

"你总共有几匹马?"

"三匹,大人。"

"没有马驹?"

"哪能没有,大人! 马驹也有。"

八

"走,让我看看你的马,都在院子里吗?"

"是的,大人。您这么吩咐,我就这么办了,大人。我们能不照您的话办吗? 雅科夫·伊利奇跟我说,明天可别把马拉到地里去,公爵要来看,我们就没拉出去。我们可不敢不照您的话办。"

涅赫柳多夫向门外走的当儿,尤赫万卡就从高板床上拿了烟袋,把它扔到炉灶后面去了。即便在东家的眼睛不望着他的时候,他的嘴唇仍旧不安地抽搐着。

一匹瘦瘦的瓦灰色小母马在披屋下面用嘴翻着一堆发霉的麦秸,而出生才两个月的长腿小马驹,说不上什么毛色,腿和脸都有点发青,寸步不离那母马的沾满牛蒡刺实的细尾巴。院子中央站着一匹膘肥的枣红色小骟马,它眯起眼睛垂头沉思着,看上去是干庄稼活的好马。

"你的马就这些?"

"不,大人,还有一匹母马、一匹马驹,"尤赫万卡指着那两匹马说,其实东家不会看不见它们。

"我看见了。你想卖哪一匹呢?"

"就是它,大人,"尤赫万卡说着对那匹沉思的骟马挥一挥衣襟,同时不停地眨眼睛,扯嘴唇。骟马睁开眼来,懒懒地转过身

去，尾巴对着他。

“这马看样子不老，还挺壮实，”涅赫柳多夫说。“抓住它，给我看看它的牙口。我看得出它究竟老还是不老。”

“一个人可抓不住，大人。这牲口不值一文钱，可脾气挺倔，又咬又踢的，大人。”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两只眼睛乱转。

“你胡扯什么！跟你说抓住它！”

尤赫万卡笑了半天，而且倒换着两只脚，直到涅赫柳多夫生气地喊道：“怎么不动？”他才跑到披屋下面去拿了马笼头来，开始套马，一面吓唬它，一面从背后走上前去。

年轻的东家显然不耐烦看这种把戏，而且大约也想露一手。

“把笼头拿过来！”他说。

“大人，那怎么行啊！可别……”

涅赫柳多夫从正面径直走到马跟前，突然抓住它的两只耳朵，用力把它按在地上。那骟马却原来是一匹极温顺的干庄稼活的马，它晃了几下，嘶鸣起来，要挣脱开去。涅赫柳多夫发现根本用不着使那么大的力气，又看见尤赫万卡一直在笑，脑海里便产生了一种想法——在他这种年龄的人看来是最大的耻辱：尤赫万卡在讥笑他，把他当成一个娃娃。他涨红了脸，放开马耳，不用笼头就扳开了马嘴，看了看它的牙齿：犬齿完好，牙槽饱满（这些常识年轻的东家已经具备），这马当然还小。

这当儿尤赫万卡走到披屋跟前，发现耙搁的不是地方，便将它提起来，竖在篱笆边。

“你过来！”东家喊道。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恼怒，说话的声音几乎带着懊丧、愤恨的哭腔。“怎么，这马老了？”

“请大人宽恕，太老啦，有二十来岁了……这马……”

“住嘴！你撒谎，耍无赖，老实的庄稼人是不会撒谎的，他没有这个必要！”涅赫柳多夫气得透不过气来，愤怒的泪水已经涌上喉头。他于是闭上嘴，免得在农民面前哭出来丢自己的脸。尤赫万卡也不作声了，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一面吸鼻子一面微微扭动着头。“卖了这马，你拿什么拉犁耕地啊？”涅赫柳多夫镇静到能够用平常的声调说话的时候接下去问。“我们有意派你去干不用马的活儿，好让你在春耕以前调养好你的马，而你倒想卖光吗？主要的是，你为什么撒谎？”

东家一平静下来，尤赫万卡也就平静下来了。他笔直地站着，仍旧扯动着他的嘴唇，目光溜来溜去。

“我们给您干活不会比别人差，”他说。

“你用什么干？”

“您就放心吧，我们干得下来，”他说着就去轰马，把它赶开了。“要不是等钱用，我会卖吗？”

“你要钱做什么？”

“粮食没有了，大人，庄稼人还得还债，大人。”

“粮食怎么会没有了？为什么别人拉家带口的还有，你又不拉家带口，反倒没有了？粮食上哪儿去啦？”

“吃了，大人，现在一点儿也没有了。马呢，到秋天我再去买好了，大人。”

“卖马的事你休想！”

“照这样，大人，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没有粮食，又不许卖东西，”这话他完全是望着别处说的，同时扯动着嘴唇，有时突然把粗野无礼的目光直投到东家脸上来。“这么说，我们就该饿死。”

“你小心点！”涅赫柳多夫喊道，他气白了脸，心中产生了对

这个农民个人的恶感。“象你这样的农民我可不要。你等着倒霉吧。”

“要是我不配，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尤赫万卡故作恭顺地闭了闭眼睛说，“可是我好象没做错什么事。不用说，要是您不喜欢我，只好听您发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受这份罪？”

“为的是你的披屋没有盖顶，粪肥没有犁到地里去，篱笆破了，可是你坐在家里抽烟袋，不干活；还为的是你的老母亲把全部家产都给了你，而你连一块面包也不给她，让你老婆打她，逼得她跑到我这儿来诉苦。”

“大人宽恕，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烟袋，”尤赫万卡窘困地说，看来最使他觉得刺心的是骂他抽烟袋。“给人编瞎话还不容易！”

“你又撒谎！我亲眼看见的……”

“我怎么敢在大人面前撒谎！”

涅赫柳多夫不作声了，他咬着嘴唇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尤赫万卡仍旧站在那里，眼睛跟着东家的脚转。

“你听着，叶皮凡，”涅赫柳多夫在尤赫万卡面前站住，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用孩子气的柔和的声音说，“不能象这样生活下去了，你会把自己毁掉的。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好庄稼人，就得改变你的生活，丢掉你的坏习惯，不撒谎，不喝酒，孝敬自己的母亲。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把你的家业管起来吧，再别去偷官家的树了，也别下酒馆。你想一想，那有什么好处？你缺什么，就来找我，直接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干什么用，别撒谎，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那么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我都不会拒绝。”

“大人宽恕，我们能听懂大人的话！”尤赫万卡笑着说，似乎完全明白东家开的玩笑有多美妙动听。

这笑容和答话使涅赫柳多夫怀抱的感化农民、劝他改邪归正的希望成了泡影。况且，他总觉得，由他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去劝说自己的农民未免有失身份，而他所说的话也完全不是他应该说的。他难过地低下头，走到穿堂里。老妇正坐在门坎上大声叹息，看样子她很同意她听到的东家的话。

“这个给你拿去买面包，”涅赫柳多夫把一张钞票放在老妇手上，对着她的耳朵说。“不过你得自己去买，可别给尤赫万卡，他会喝掉的。”

老妇用瘦骨嶙峋的手抓住门框，想起身向东家道谢，她的头摇晃起来。等到她终于站稳，涅赫柳多夫已经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

九

“达维德卡·别雷要粮食和木桩”——在尤赫万卡之后，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涅赫柳多夫走过几户农家，在一条胡同的入口处遇见了他的管事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管事老远就看见东家了，他摘下漆布制帽，掏出一方绸手帕来揩他那又胖又红的脸。

“戴上，雅科夫！雅科夫，我跟你说，戴上……”

“您刚才到哪儿去了，大人？”雅科夫问，他拿帽子挡住阳光，没有戴上。

“我到穆德连内家去了。你说说吧，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东家一面往前走，一面说。

“怎么了，大人？”管事问，他恭恭敬敬地走在东家后面，终于戴上帽子，接着就去理他的口髭。

“什么怎么了？他简直是个无赖、懒虫，偷扒，说谎，虐待他母亲。看来，这种积习太深的无赖是永远也不会改邪归正的。”

“大人，我不知道您过去对他的印象不是这样……”

“他的女人，”东家打断了管事的话，“看样子坏透了。老婆子穿得比叫花子还破，没有吃的，那女人倒打扮得花枝招展，他自己也一样。我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当涅赫柳多夫说起尤赫万卡的妻子时，雅科夫明显地露出了窘态。

“既然他这样放纵自己，大人，”雅科夫说，“那就得想点办法。他家确实穷，跟所有的只有一个男劳力的农户一样，不过他还算比较注意，跟别人不同。他是个聪明的庄稼汉，有文化，好象也还老实。收人头税的时候他每次都到。在我手下当过三年村长，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第三年是监护人要把他撤下来。服劳役他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就是在城里驿站住的时候喝上了酒，得想点办法。过去他一闹起来，只要吓唬吓唬他，他就又规矩了。他好了，家里也就和睦了。您要是不愿意用这种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咱们该拿他怎么办。他确实太放纵了。叫他去当兵也不合适，您瞧见了吧，两颗牙都没有了①。我斗胆向您禀报，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这话你就别说了，雅科夫，”涅赫柳多夫说着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问题我和你谈了又谈。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还是那样看。”

“那当然，大人，您都清楚，”雅科夫耸了耸肩，看着东家的后背说，那眼神似乎表明，他看到的绝不是好兆头。“再说那老婆

① 俄国农奴主必须送一定数量的农奴去服兵役，他们的身体要合格，牙齿要完好。

子，您为她操心真是多余，”他接着说，“当然啦，她一个寡妇，把孩子拉扯大，养育了尤赫万卡，给他娶了亲，等等，不过农民一般都是这样，母亲或者父亲把家业交给儿子以后，儿子和媳妇就是一家之主，老婆子要吃面包就得卖力气挣。当然啦，他们没有那种温情，不过农民都是这样。所以我斗胆向您禀报，那老婆子让您伤脑筋真是多余。老婆子可是个机灵人，会当家，干吗什么事都来麻烦老爷？还不就是跟媳妇吵了架，也许媳妇搡了她一下，都是妇道人家之间的事嘛！再和好不就完了，何必来麻烦您！您也太爱操心了，”管事说，同时爱怜地望着一声不响、大步向前走去的东家。“您回家吗？”他问。

“不，我去看达维德卡·别雷，就是‘山羊’……他叫什么？”

“启禀大人，他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山羊一家子都这样。我在他身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也没有。昨天我巡视了农民的地，他连荞麦都还没有种上，您拿这种人有什么办法？老子要是能教教儿子也好，可老子也一样，是个懒虫：自己的地不种，东家的地也不种，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马马虎虎。监护人和我想尽了办法：送区警察局好几次，在家也常罚他——这您可不喜欢……”

“罚谁？是老头子吗？”

“是老头子。监护人罚他多少次了，有时还当着全村人的面，可是您相信吗？他跟没事人一样，抖一抖身子走了，照旧不改。启禀大人，那达维德卡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脑筋也不笨，不抽烟不喝酒，可是比人家喝酒的还糟。只能送他去当兵，要不就迁走，没有别的办法。山羊一家子都是这样，住黑屋子的玛特留什卡也是他们家的人，懒得没法治。”管事发现东家并没有听他说话，于是问道：“您不需要我了吧，大人？”

“不需要了，你走吧，”涅赫柳多夫心不在焉地说，随后朝达维德卡·别雷家走去。

达维德卡的木屋孤零零的歪站在村边，没有院落，没有烘谷房，也没有粮仓，只见一边搭了几间肮脏的畜栏，另一边堆着准备修建院落用的干树枝和原木。从前曾经是院落的地方，荒草长得很高。屋旁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猪躺在门坎边的烂泥里叫着。

涅赫柳多夫敲了敲破窗，没有人答应，他便走到穿堂门外喊了一声：“当家的！”还是没有人答应。他绕过穿堂，向空空的畜栏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走进敞着门的农舍。一只老红公鸡和两只母鸡在地板和条凳上踱步，不时地扯一扯颈毛，用脚趾笃笃地敲着木头。看见有人来了，它们就狂叫着扇起翅膀避到墙脚边，其中一只跳到炉灶上。这间六俄尺见方的屋子被炉灶、倒塌的烟囱、虽是夏天也没有抬出去的织布机和一张桌面已拱起而且开了裂的发黑的桌子占得满满的。

虽然天气干燥，门坎边却有一摊由于屋顶和天花板漏雨而形成的肮脏的积水。没有高板床。屋里和屋外一样杂乱，分明是无人收拾，令人很难设想这是住人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间农舍里，住着达维德卡·别雷和他的家人。别看此刻是六月大夏天，达维德卡却缩在灶炕的一角，用羊皮短袄蒙着头呼呼大睡。受到惊吓的母鸡跳上灶炕，在达维德卡的背上慌乱地走来走去也没有把他吵醒。

涅赫柳多夫没发现屋里有人，正要出去，忽然听见一声咂着嘴的长叹，说明主人在家。

“喂！谁在那儿？”东家大声问。

灶炕上又传来一声长叹。

“谁在那儿？过来！”

回答东家的还是一声叹息，接着是一声牛鸣、一个挺响的哈欠。

“你怎么了？”

灶炕上渐渐有了响动，出现了破羊皮袄下摆，一只穿着破树皮鞋的大脚伸了下来，接着是另一只，最后出现了达维德卡·别雷的整个身躯，他坐在灶炕上，用一只大拳头懒懒地、不高兴地揉着眼睛。他慢慢低下头去，打着哈欠向屋里望了一眼，看见了东家，于是动作比刚才稍稍快了一点，但仍旧慢条斯理地，涅赫柳多夫从积水的门边走到织布机跟前又折回来，一连走了三趟，达维德卡还没有下地。达维德卡·别雷的确是个白人①，他的头发、身子、面孔都白得出奇。他又高又胖，不过是象庄稼人那样胖在身上，而不是胖在肚子上。但他胖得不结实，不健壮。那长了一双安详的浅蓝眼睛、蓄着一把宽而密的大胡子的相当漂亮的面孔是病态的，白中透黄，既没有日晒的痕迹，也没有红晕，两个眼圈发青。整个脸看上去象有一层浮油，又象得了水肿病。两只手胖乎乎的，皮肤发黄，好象水肿病人的手，上面还长着细细的白汗毛。他睡得太久，所以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怎么也站不稳脚跟，而且不停地打哈欠。

“大白天睡觉，”涅赫柳多夫说，“可是院子等着你修建，粮食也没有，你不觉得惭愧吗？……”

达维德卡终于清醒，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东家，于是立刻把交叉着的两手放在腹下，垂下头，而且稍稍偏朝一边，一动不动了。他沉默着，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和全身的姿势却在说：“知

① “别雷”一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白的”。

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头一回听您这么说。要打就打吧，我能挺过去。"他似乎希望东家别往下说了，还是快点打他一顿，哪怕是狠狠地揍他的胖脸都行，只要快点让他得个清静就好。涅赫柳多夫看到达维德卡没有听懂他的话，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力图使这个农民摆脱俯首帖耳地默默忍受的状态。

"你究竟为了什么向我要木料，要来又搁在那儿，整整一个月了，你最闲的时候也让它搁在那儿，呃？"

达维德卡就是不开口，连动也不动。

"喂，说呀！"

达维德卡哼了一声，眏了眏他的白睫毛。

"得干活啊，伙计，不干活怎么得了？现在你的粮食已经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你的地犁得不好，而且少翻耕一次，种子也下得不及时，都是因为懒。你向我要粮食，好吧，假定我给你，因为不能让你饿死，不过这样做不行啊。我拿谁的粮食给你呢？你想想，谁的？你说，我拿谁的粮食给你？"涅赫柳多夫一遍又一遍地问。

"东家的，"达维德卡说，同时胆怯而疑惑地抬起眼睛。

"东家的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自己想想吧，是谁耕地，耙地？谁下种，收获？是农民吧？对吗？所以，你看，要是拿东家的粮食去给农民，那么就应该给那些活儿干得多的人多一些粮食，而你比谁都干得少，劳役也完成得不好，却要求比别人多得一些东家的粮食。凭什么给你而不给别人呢？要是大家都象你一样睡大觉，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完了。伙计，得劳动啊，你这样可不好，听见了吗，达维德？"

"听见了，大人，"他好半天才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来。

十

这时候，窗外闪过一个农妇的头，她用扁担挑着土布走过，转瞬间已进了屋子。是达维德卡的母亲，个子高高的，五十岁左右，看上去十分强健。她那布满麻斑和皱纹的面孔虽然不好看，而笔直的鼻子、紧闭的薄唇和灵活的灰眼睛却显得聪明、精力旺盛。她的方肩平胸，枯瘦的双手，以及裸露着的两只黑腿上的发达的肌肉证明，她早已不是女人，而只不过是个劳力。她敏捷地走进屋来，随手掩上门，拉平了土布裙子，生气地看了儿子一眼。涅赫柳多夫正要跟她说话，她却转过身去，对着从织布机后面露出来的一幅漆黑的木刻圣像祈祷起来。做完这件事以后，她又整了整包着头的肮脏的方格布头巾，向东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给您请主日①安，大人，”她说，“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父亲……”

达维德卡看见母亲来了，显然感到不安，他的背弯了下去，头也垂得更低了。

“谢谢你，阿林娜，”涅赫柳多夫说，“我刚才跟你儿子谈起你们的家务。”

阿林娜（她做姑娘的时候，农民们都叫她拉縴夫）用支在左手掌上的右手握拳撑着下巴颏，不等东家说完就拉开了嗓门，满屋子都是她的声音，从外面听起来，仿佛有几个女人在同时说话：

“我的老爷，你跟他说什么！他连说话也没个人样儿。瞧，

① 主日即星期日。

他站在那儿跟傻子似的，”她一面说，一面朝达维德卡那可怜的大块头鄙夷地晃着脑袋。“我的家务怎么样吗，大人？我们穷得丁当响，全村没有比我们家更差的了，自己的地、东家的地都种得不象样，丢人！这都怪他。生了他，养了他，一心盼他成人。可算盼到了！吃饭行，要他干活吗，就跟要这烂木头干活一样。光知道往灶炕上躺，要不就这么站着挠他的傻脑袋，”她一面说一面学她儿子的模样。“看样子你得给他点厉害。我求求你，看在上帝面上，治一治他，要不叫他去当兵，反正一样！我实在弄不了他啦。”

“达维德卡，你把母亲害成这样，不觉得罪过吗？”涅赫柳多夫责备他说。

达维德卡站着不动。

“要是人有病，也就算了，”阿林娜继续比划着活泼地说，“可是你瞧他，就象从磨坊出来的骟猪，浑身是膘。看他那么肥，干活有什么难的！没那回事！溜到灶炕上睡懒觉去了。他要是干点什么，那我简直就看不下去，不管是站起来也好，走动也好，”她拖腔拖调地说，同时笨拙地一左一右晃着她的方肩。“今天我老头自个儿到林子里拾柴火去了，叫他挖坑，可是他呀，连铁铲也没有摸一下……（她沉默了片刻……）真把我害苦了！”她突然尖声喊叫起来，并且挥舞着两只手，做出恐吓的样子，走到儿子跟前。“你这懒肥猪呀，上帝宽恕我！（她鄙夷而又绝望地转过脸来啐了一口，继续挥舞着双手，噙着眼泪，激昂地对东家说。）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干，老爷。我老头有病，又上了年纪，也是个不中用的，我什么都一个人担当。就是块石头也要给压碎了。不如死了的好，两眼一闭万事休。这个混帐东西把我折磨死了！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不行啦！我儿媳妇累死了，我将来也就是

这个下场。”

十一

“怎么累死了？”涅赫柳多夫疑惑地问。

“累过了头，老爷，我赌咒，是累死的。我们前年从巴布林村把她娶过来，”阿林娜接着说，脸上的表情忽然由凶狠变为悲戚，“年纪很轻，嫩生生的，脾气又好。在娘家当小姑子，有人照应，不愁吃不愁穿；等到嫁过来以后，就尝到了我们家的活儿的滋味：老爷的地、自家的地都得去种。上哪儿都是她和我两个人。我有什么？我干惯了，她可是有身子啊，老爷，这就受上苦了，她又总是拚死拚活地干，可怜她就这么累伤了。倒霉的是，夏天，圣彼得节的时候，还生下一个男孩。没有粮食，凑合着吃，老爷，活儿又忙，她的奶水就干了。孩子是头胎，家里没有奶牛，再说我们庄户人家哪儿使得上奶瓶子啊！得了，妇道人家嘛，就伤心得不得了。等孩子一死，她就伤心地哭啊，嚎啊，数叨穷，数叨累，人越来越不行了，一个夏天就垮下来，到圣母节① 前，可怜她就死了。是他把她害死的，坏蛋！”她凶狠地对儿子吼了一声……“我想求你一件事，大人，”她沉默了一会儿，便又压低嗓门，一面鞠躬一面说。

“什么？”涅赫柳多夫失神地问，他还在为阿林娜的话激动。

“他还年轻。我能干多久啊？今天活着，明天就死了。他没有媳妇怎么行呢？他干不了活。帮我们想想吧，你就是我们的

---

① 俄历十月一日，公历十月十四日。

父亲。”

“那么你想给他娶亲？行啊，这是正事！”

“发发慈悲吧，东家就是我们的父母。”

于是阿林娜对儿子打了一个手势，和他一起跪倒在东家脚下。

“你何必下跪？”涅赫柳多夫一边说一边懊恼地扶她起来。“站着说不行吗？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给你儿子娶亲好啦，既然你已经看好了对象，我很高兴。”

老婆子站起身来，用衣袖擦了擦没有泪水的眼睛。达维德卡也学着她的样子，用肥大的拳头揉了揉眼睛，仍旧俯首帖耳地站在那儿听阿林娜说话。

“对象是有，哪能没有！瓦休特卡·米海金娜这姑娘就不错，可是你不做主就办不成。”

“她不同意吗？”

“嘿，老爷，等她同意还办得成！”

“那么怎么办呢？我不能强迫，你们另外找一个吧，我这儿没有就到别人那儿去找，我可以出赎金，不过要人家自愿，不能逼婚。法律不允许，这个罪过可大了。”

“唉—唉，老爷啊！能有那样的好事吗？瞧瞧我们过的日子，这穷相，谁会自愿啊？就连那当兵的寡妇也不愿意给自己找这个罪受。哪个庄稼人肯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死活不顾的人也不肯啊。我们穷得丁当响。人家会说：那一个差不多是叫你们给饿死的，我家闺女去了还不是落得这样的下场。谁肯给啊？”她疑惑地摇着头说。“你想想吧，大人。”

“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帮我们想想，亲人，”阿林娜再一次恳切地说，“我们到底

怎么办?"

"我能想出什么来啊? 象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

"你不帮我们想,谁帮我们想?"阿林娜垂下头,一筹莫展地摊开两手。

"你们要粮食,我已经吩咐给你们一些,"东家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他沉默的时候,阿林娜唉声叹气,达维德卡也跟着她唉声叹气。"此外我就无能为力了。"

涅赫柳多夫走出来,到了穿堂里。母子二人一面行礼,一面也跟着东家走出来。

十二

"唉,我的命真苦!"阿林娜深沉地叹息道。

她停下来,生气地看了儿子一眼。达维德卡立刻转过身去,艰难地抬起他那只穿着肮脏的大树皮鞋的肥脚,迈过门坎,消失在对面一扇门后。

"我拿他怎么办,老爷?"阿林娜对东家说。"他象什么样儿,你自己看见了! 人倒不坏,不喝酒,不惹事,不欺侮孩子,——说瞎话有罪。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可是天晓得他怎么了,偏偏跟自个儿过不去。连他自个儿也糟心。你信不信吧,老爷,看着他受那份罪,我真心疼啊。不管他象什么样儿,总是我生的,我可怜他,真可怜他!……他又不是跟我,跟他爹,跟上司作对,他这人胆子小得跟孩子似的。打光棍的日子叫他怎么过啊? 你帮我们想想吧,老爷,"阿林娜说这话,显然是想改变她刚才的咒骂给老爷留下的坏印象……"老爷,"她信赖地低声说,"我左思右想,可就是不明白,他怎么成了这样一个人。准是给坏人坑的,中了邪。

（她沉默了片刻）要是找得到救星，就能把他治好。”

“你胡说些什么，阿林娜！怎么会中邪？”

“老爷，会给坑得一辈子不象人样儿！世上的坏人还少吗？不安好心，从他脚印子底下抓一把土……要不就……他就一辈子没人样儿了，想干坏事还不容易？我琢磨得去找麻雀村的敦杜克老头，他知道各种各样的咒语、药草，能祛邪，能从十字架上放出水来，说不定他能帮忙？”阿林娜说，“也许他能把我儿子治好。”

“唉，这就是贫困和无知啊！”年轻的东家愁闷地垂下头，迈开大步在村中走的时候这样想。“我拿他怎么办？让他这样继续下去不行，无论从我这方面考虑，还是从对别人的影响或者对他自己来说，都不行，”他扳着指头数着这些原因对自己说。“我不能看着他这样下去，可是如何挽救他呢？他使我的一切最美好的经营计划都落空了。如果我的农民都象这样，我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想到这里，他怨恨这个农民破坏了他的计划。“既然他自己不想好好过日子，那就照雅科夫说的办，把他迁出去，或者送他去当兵？对，起码我甩掉了他，还能换一个好农民来，”他盘算着。

他正高兴地想着，却又模糊地意识到，他只考虑到一个方面，而且有点不大好。他停住脚步。“等一等，我是怎么想的？”他问自己。“对啦，送他去当兵，或者把他迁走。凭什么呢？他是个好人，比许多人好，而且我怎么知道……要是让他自由呢？”他不象刚才那样单从一个方面来想问题了，“这不公道，而且也不行。”忽然间，他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他十分高兴，脸上便露出一个终于解开难题的人的笑容。“让他到庄园里来，”他对自己说，“我亲自监督他，用好言好语、耐心规劝、适当的工作

培养他的劳动习惯，叫他重新做人。”

十三

“我就这样办，”涅赫柳多夫又高兴又得意地对自己说。这时他想起，他还应该到富裕农民杜特洛夫家去一趟，于是朝着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一间有两个烟囱的、高大宽敞的农舍走去。在邻家屋旁，他碰见迎面走来的一个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衣著朴素的高个子农妇。

“过节好，老爷，”农妇说，她毫不畏怯地在他身边站住，亲热地微笑着向他施礼。

“你好，奶妈，”他回答说，“近来可好？我这是去看你的邻居。”

“是吗，老爷，太好啦。您怎么不上我们家来？我老头儿该多高兴啊！”

“好吧，我进去坐一坐，跟你聊聊，奶妈。这是你的房子？”

“就是这间，老爷。”

奶妈跑到前面去，涅赫柳多夫跟着她进了穿堂，在一个木桶上坐下来，掏出烟卷点上。

当奶妈请他进屋里去的时候，他回答说：“那儿热，我们在这儿坐着说话好些。”奶妈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漂亮女人，她的脸庞，尤其是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和东家的很相象。她把叉着的两只手放在围裙下面，大胆地望着东家，不停地晃着头，拉开了话：

“老爷，您上杜特洛夫家去干什么呀？”

“我想让他租我的地，三十俄亩①吧，拿去办个大农场，还想

① 1俄亩合1.09公顷。

让他跟我合伙买林子。钱他有，何必白搁在那儿？你看怎么样，奶妈？”

“那当然，老爷，杜特洛夫家的人都是能人，全领地就数他们家最殷实，”奶妈晃着头说。“去年他用自己的木料又盖了一间房，没有麻烦东家。马，除了小马驹和半大的，还够拉六辆三套车；牛羊放牧回来，媳妇们走出大门往圈里赶的时候，把门都要挤破了；蜜蜂养了两百来箱，也许还不止。可真是能人，钱肯定有。”

“你看他的钱多吗？”东家问。

“人家都说（当然是没安好心），老头子的钱可能不少。嘿，他才不会说钱的事呢，连儿子都不告诉，不过肯定有。他怎么能不喜欢林子？准是怕人家都知道他有钱。五年前他跟车马店的老板什卡利克合伙买过几块草场，不知是什卡利克骗了他，还是出了什么事，他白丢了三百卢布，从那以后他就不干了。他能不殷实吗，老爷，”奶妈接着说，“种着三块份地，一大家人个个都是劳力。老头子，没说的，是个地道当家人。他万事都顺心得叫人纳罕。粮食啦，马啦，牛羊啦，蜜蜂啦，孩子啦，样样有福星高照。如今儿子都成了亲。过去娶的都是本村姑娘，这回伊柳什卡娶的可是自由民了，老头子花钱赎的。也是个能干的娘们儿。”

“他们处得还和睦吗？”东家问。

“只要一家之主地道，家里就和睦。杜特洛夫的儿媳妇们，当然，妇道人家嘛，在锅台边总要吵一吵、闹一闹，可是在老头子跟前连儿子们也和睦相处。”

奶妈沉默了一会儿。

“如今听说老头子想叫大儿子卡尔普当家。他说他老了，只能养养蜜蜂了。卡尔普也是个好样的庄稼人，做事不含糊，不过

跟老头子比还差得远。没有那副脑筋！”

“那么也许卡尔普愿意既种地又买林子，你看呢？”东家问，他想把奶妈了解的这家邻居的情况都打听清楚。

“不一定吧，老爷，”奶妈说，“钱的事老头子可不跟儿子说。只要老头子活着，家里有钱，那么不管什么事情还是老头子拿主意。他们多半干拉脚。”

“老头子不会同意？”

“他害怕。”

“怕什么？”

“老爷，庄稼人怎么能公开自己有多少钱啊？万一保不住，那就要丢光！您瞧，他跟车马店老板合伙来着，结果倒了霉。这官司他打得起吗？钱就丢了。跟地主合伙，那更完了。”

“是啊，这样做……”涅赫柳多夫说着涨红了脸。“再见，奶妈。”

“再见，老爷。多谢您了。”

十 四

“回家不？”涅赫柳多夫走到杜特洛夫家大门前的时候这样想，心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和精神上的疲倦。

然而这时候两扇新木板门呀的一声在他面前启开了，一个面颊红润、毛发淡黄的十八岁美少年穿着驿马夫的衣服出现在门口，他牵着三匹腿脚健壮、毛长得很好、还在出汗的马，看见东家，便活泼地甩了甩他的浅色头发，鞠了一躬。

“你父亲在家吗，伊利亚①？”涅赫柳多夫问。

① 伊利亚是伊柳什卡的本名。

“在后面养蜂场，”小伙子一面答应着，一面将马一匹一匹地牵出半开的大门外。

“不行，我要坚持，向他提出来，尽我所能，”涅赫柳多夫想。他让马走出来以后，就进了杜特洛夫家的宽敞的院子。看得出来，不久前他们刚把粪肥从院子里运出去，地还是黑的，而且潮湿，有的地方，尤其是大棚门边，留下一绺绺的红毛。有股粪肥和煤焦油气味。院内和高高的披屋下面，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大车、木犁、雪橇、木墩蜂房、木桶和其他农家的用具；鸽子在宽阔而结实的栋梁下阴影中咕咕地叫着飞来飞去。卡尔普和伊格纳特正在一个角落里给一辆包铁皮的三马拉大车配新垫板。杜特洛夫的三个儿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刚才涅赫柳多夫在大门口碰见的是小儿子伊利亚，他没有留大胡子，个子比两个哥哥矮一些，面孔红润些，衣著也漂亮些。老二伊格纳特个子高一些，皮肤黑一些，留一把山羊胡子，虽然也穿着长筒靴和驿马夫的衬衣，戴一顶羔皮帽，却没有小弟弟看上去那么喜气洋洋，那么潇洒。老大卡尔普的身材更高，他穿一双树皮鞋、一件灰色长裾衫和腋下没有镶条的衬衣，留一把又宽又密的火红色大胡子，神情不仅严肃，而且几近于阴沉。

“要我去叫父亲来吗，老爷？”他走到东家跟前，笨拙地微微弯下腰说。

“不必了，我自己到养蜂场去找他，看看他弄得怎么样。对了，我有话跟你说，”涅赫柳多夫说着退到院子的另一边，免得伊格纳特听见他想对卡尔普说的话。

这两个庄稼汉的一举一动所显露出来的自信和某种程度的骄傲，再加上刚才奶妈说的一席话，使年轻的东家窘得难以开口向他们提那件事。他象是有点心虚，以为只跟一个儿子谈而又

不让另一个听见可能方便一些。卡尔普对此似乎感到诧异，不过还是跟着东家走到一边去了。

“是这样，”涅赫柳多夫踌躇地说，“我想问问你，你们家的马多吗？”

“够拉五辆三套马车，马驹也有，”卡尔普挠着脊背，大模大样地说。

“你的兄弟们都赶邮车吗？”

“有三辆三套马车送邮件，伊柳什卡是去拉货，刚回来。”

“你们干这个挺赚钱吗？能挣多少？”

“赚什么钱啊，大人？只要人和马够吃就感谢上帝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营生？可以买点林子，或者租点地种。”

“地当然可以租，大人，只要有合适的。”

“我想给你们出个主意：既然拉脚只够餬口，你们何必干下去，不如从我这儿租三十俄亩地。我把萨波夫的地那边的一整块租给你们，你们可以办一个大农场。”

涅赫柳多夫又在做办农场的梦了，这是他反复考虑过的方案，因此滔滔不绝地对这个农民讲起他关于农民办农场的设想来。

卡尔普十分认真地听了东家的一席话。

“我们对您感激不尽，”等到涅赫柳多夫静下来，看了看他，等候回答的时候，卡尔普说，“当然啦，这没有什么不好。庄稼人种地比赶车强。东跑西颠的，什么样的人都见得着，我们就学坏了。庄稼人最好还是去种地。”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爹还活着，我能觉得怎么样，大人？得听他的。”

“你带我到养蜂场去，我跟他谈谈。”

“请这边来，”卡尔普说着朝后排板棚慢慢走去。他打开一扇通向养蜂场的矮小的栅门，让老爷过去，然后将栅门关上，回到伊格纳特跟前，默默地拿起刚才放下的活计。

十 五

涅赫柳多夫弯下身子，穿过低矮的栅门，从檐下阴处出来，向养蜂场走去。这是一片不大的场地，四周围了一圈用麦秸覆盖着的透光的篱笆，场地上对称地摆着用零碎木板盖着的蜂房，金色的蜜蜂在蜂房附近嗡嗡地飞；六月的骄阳照着这一切，光辉灿烂。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从栅门边直伸到场地中央一个有顶的木十字架跟前，十字架上有一小幅金箔制的圣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株挺拔的小椴树把它们鬈曲的树冠高耸在邻院的草房顶上。除了蜜蜂的嗡嗡声，还能隐约听到这些小树的墨绿色叶丛在拂动。所有这一切：有顶的篱笆、椴树、木板盖着的蜂房，都在蜂房间破土而出的一层鬈曲的小草上投下短短的黑影。在椴树中间一座顶上铺了新麦秸的原木仓房门口可以看见一个老人的并不高大的身形，他伛偻着，头上的白发和秃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听到栅门响，他转过身来，一面用衬衣下摆揩他那晒得黝黑的脸上的汗水，一面温和、愉快地微笑着，上前迎接东家。

养蜂场上是那么舒适，欢快，宁静，透亮。这个赤脚穿一双肥大的鞋子、眼睛周围布满鱼尾纹的白发老人和善而自得地微笑着，蹒跚地走上前来，在自己这别开生面的领地上欢迎东家来访。他的形象是如此和蔼可亲，竟使涅赫柳多夫在转瞬间把今天上午的种种令人不快的印象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爱的梦想

又生动地出现在眼前。他已经看见，他所有的农民都象老杜特洛夫这样富裕、和善，都在亲切、愉快地向他微笑，因为是仰仗他一个人他们才得到了财富和幸福。

“您要不要戴上头罩，大人？眼下这蜜蜂挺凶，蜇人，”老人说着就从篱笆上摘下一个缝在树皮上、有蜜糖香味的脏麻布袋，递给东家。“蜜蜂认得我，不蜇我，”他又说，脸上仍旧挂着温和的微笑，这微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他那张晒黑了的好看的脸。

“那么我也不要。已经分群了？”涅赫柳多夫也笑着问，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要说分群的话，米特里·米古拉伊奇① 老爷，刚刚才开头，”老人用本名和父名来称呼东家，在其中表达了一种特别的情意，“您知道，今年春寒。”

“我看见书上写着，”涅赫柳多夫挥手赶开一只钻到他的头发里、在他的耳边嗡嗡叫的蜜蜂，说，“要是让蜂巢竖起来，蜜蜂就早分群。有人为此用木板做蜂箱……加横条……”

“您别赶，越赶蜇得越凶，”老人说，“要不还是给您头罩吧？”

涅赫柳多夫被蜇得很痛，然而出于孩子气的自尊心，他不愿意承认，因此又一次拒绝戴头罩，继续对老人讲怎样做蜂箱，那是他从《Maison rustique》一书中看到的，他认为，那样做蜂箱能使蜜蜂分群数增加一倍，但是一只蜜蜂在他的脖子上蜇了一下，使得他心慌意乱，因而没有把话说完。

“是这样，米特里·米古拉伊奇老爷，”老人看着东家，以慈父对爱子说话的口吻说，“书上是写了。不过也可能是瞎写一气，心想，他就会照我们写的办，其实招我们笑话。会有这种事！

---

① 正确的发音应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能教蜜蜂上哪儿去做巢?它自个儿会根据木墩子的情况办，这回横着做，下回竖着做，您看看，”他说着揭开最靠近他的一个木墩子，往洞里张望，只见一些歪歪斜斜的蜂巢上爬满了嗡嗡叫的蜜蜂。“这是一窝小蜂，瞧，蜂王领着它们，它们做的巢有正的，也有歪的，在木墩子里怎么合适就怎么做，”老人说到他心爱的话题，显然忘乎所以，没有注意到东家的窘态。“今天它们采花粉了。今天暖和，什么都清楚，”他说着又把蜂房盖上，用破布把爬来爬去的蜜蜂塞进洞里，然后伸开粗糙的手指，把几只蜜蜂从他那布满皱褶的后颈上抓下来。蜜蜂不蜇他，而涅赫柳多夫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跑步离开养蜂场——他身上有三个地方被蜜蜂蜇了，他的脑袋和脖子周围还有蜜蜂在嗡嗡叫。

“你的木墩子蜂房多吗?”他一面往栅门那边退，一面问。

“上帝给多少有多少，”杜特洛夫笑道，“不能数，老爷，蜜蜂不喜欢数。对啦，大人，我想求您一件事，”他指着一些立在篱笆旁边的细木墩子又说，“就是奶妈的男人奥西普，您嘱咐他一句吧，在一个村子住，都是街坊，这么干可不好。”

“什么不好?……啊呀，这蜜蜂真的蜇人呢!”东家说，他已经抓住栅门的拉手了。

“年年把他的蜂子放过来撵我的小蜂。我的小蜂也得养养自个儿的身子吧，可是别人的蜂子总来叼它们的蜡，毁它们的巢，”老人说，他并没有看见东家的狼狈相。

“好吧，以后再说，现在……”涅赫柳多夫说，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挥着两手，大步跑出养蜂场。

“抓把土揉一揉就没事了，”老人说，他跟着东家走到院子里来。东家用泥土揉了揉被蜜蜂蜇过的地方，红着脸回头瞟了卡尔普和伊格纳特一眼(两兄弟并没有看他)，生气地皱起了眉头。

十 六

“我想为孩子们说一件事，大人，”老人说，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装没看见东家生气的样子。

“什么事？”

“感谢上帝，我们的马养得不错，雇工也有，服劳役不成问题。”

“那又怎么样？”

“您要是许可，让孩子们交代役租，夏天伊柳什卡和伊格纳特就赶三辆三套马车出去拉脚，说不定能赚点钱。”

“他们要上哪儿去啊？”

“能上哪儿就上哪儿，”伊柳什卡插进来说，他在棚下拴住了马，这时候便走到父亲身边来。“卡德明的孩子们赶了八辆三套马车去罗缅，听说，除了吃饱肚子，每辆车还挣了三十卢布回来，敖德斯特① 他们也去，听说，那边饲料便宜。”

“我想跟你谈的就是这件事，”东家对老人说，他想比较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农场上来。“请你说说，难道出去拉脚比在家种地更合算？”

“当然更合算，大人！”伊柳什卡又插进来说，而且使劲甩开他的头发，“在家没有东西餵马。”

“一个夏天你能挣多少？”

“从春天起，这时候饲料贵，我们拉货到基辅，在库尔斯克又装上运往莫斯科的粮食，这样我们自己吃饱了，马也吃饱了，还

---

① 即敖德萨。

带回来十五卢布。”

“干正当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好，”东家又对老人说，“不过我觉得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拉脚这种活儿要年轻人到处跑，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会学坏的，”他用卡尔普的话说。

“我们庄稼人不干拉脚的活儿干什么啊？”老人温和地笑着说。“只要拉得好，自个儿吃饱了，马也吃饱了。要说学坏的话，感谢上帝，他们也不是头一年这么跑啦，我自个儿也跑过，没看见谁有什么不好，只有好处。”

“你们在家可干的事情还少吗？可以种地、育草场……”

“那怎么行啊，大人！”伊柳什卡兴奋地抢着说，“我们一生下来就干这些活儿，是怎么回事都知道了，我们会干的、最爱干的事，大人，是拉脚。”

“大人，请赏光到屋里坐坐！我们搬进新房您还没来过，”老人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同时给儿子递了个眼色。伊柳什卡连忙跑进屋去，涅赫柳多夫和老人跟在后面也进屋去了。

十七

进屋以后，老人又鞠了一躬，用衣服下摆掸了掸屋角一张给客人坐的条凳上的尘土，笑问道：

“拿什么招待您，大人？”

屋里（有烟囱）挺白，宽敞，有高板床，还搭了铺板。在新砌的杨树原木墙缝里可以看见不久前才枯干的苔藓，木头还没有发黑，新的条凳和高板床还没有磨光，泥土地面也还没有踩实。一个面孔呈椭圆形而且若有所思的清瘦的年轻农妇，是伊利亚的妻子，正坐在铺板床上，用一只脚摇着吊在由天花板上垂下来

的长竿上的摇篮。摇篮里睡着一个婴儿，他闭着小眼睛，伸开四肢，轻轻呼吸着。另外一个农妇体格健壮，两颊绯红，是卡尔普的妻子；她把袖子挽到肘窝以上，露出晒得黝黑的有力的胳膊，正在灶前用一只木碗捣葱。还有一个是有身孕的麻脸农妇，她站在灶旁，用衣袖遮住了脸。屋里除了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以外，还有炉火的热气，刚烤好的面包香味扑鼻。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淡黄色小脑袋从高板床上好奇地俯视东家，他们爬到上面去是为了在那里等吃午饭。

看到这种富足的景象，涅赫柳多夫觉得高兴；同时，在盯住他看的女人和孩子面前，他不知为什么又感到惭愧。他红着脸在条凳上坐下来。

“给我一块热面包吧，我喜欢热面包，”说完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卡尔普的妻子切了一大块面包，用盘子端给了东家。涅赫柳多夫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女人们也都沉默着。老人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我究竟有什么可惭愧啊？就象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为什么我不提办农场的事呢？真愚蠢！”但是他一直沉默着。

“米特里·米古拉伊奇老爷，孩子们的事您到底怎么吩咐啊？”老人问。

“我想劝你别让他们出门，就在这儿给他们找活儿干，”涅赫柳多夫忽然鼓起勇气说。“我替你想好了，你和我二一添作五买一片官家的林子，还有地……”

温和的笑容立刻从老人的脸上消失了。

“大人，咱们怎么买，拿什么钱买啊？”他打断了东家的话。

"林子不大，要两百卢布左右吧，"涅赫柳多夫说。

老人冷笑了一声。

"要是有钱，干吗不买，"他说。

"你还没有这笔钱?"东家不以为然地说。

"唉，老爷!"老人回过头来看看门，唉声叹气地说，"能养活一家子就好，我们还买什么林子啊。"

"你不是有钱吗? 搁着干什么?" 涅赫柳多夫坚持自己的主张。

老人忽然大为激动，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肩头也抖了起来。

"准是不安好心的人说我什么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您相信上帝吧，"他越来越激动，两眼望着圣像说，"我要是有，就叫我瞎了眼，叫我陷到地下去，我只有十五卢布，是伊柳什卡拿回来的，还得交人头税，您自个儿知道：我盖了新房……"

"好啦，好啦!"东家说着站起身来。"再见吧，当家的。"

十 八

"天哪! 天哪!"涅赫柳多夫这样想着，经过草木丛生的园子里的林荫道大步走回家去，一路心不在焉地揪着面前的树叶和树枝。"难道我的一切关系到我的生活目标和义务的梦想都是荒诞无稽的吗? 为什么我心里这样沉重、忧郁，仿佛我对自己不满意? 我本以为，一旦我找到这条道路，我就时时刻刻都会有那种在道德上完全满足的感觉——当我脑海中初次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我是有过那种感觉的啊!"于是他格外生动，格外清晰地回想起一年前那个幸福的时刻来。

一大清早，他在所有的家人之前起身，怀着青春期的种种使

他痛苦不安而又未曾表露过的隐秘冲动，他毫无目的地走到园子里来，接着进了树林，在五月的强壮、鲜艳、然而平静的大自然中间独自久久地徘徊，什么也不想，苦于心中充塞着一种情感，可又无法将它表露。有时候，他的青年人的想象力在他眼前呈现出一个具有未知世界的全部魅力的妖艳女子形象。于是他以为，这就是那未曾表露过的欲望了。然而另一种情感，崇高的情感却说：不对，而且要他去寻找别的。有时候，他的没有经验的炽热理智在抽象的领域里越飞越高，他以为发现了存在的规律，于是就为之踌躇满志而固步自封起来。然而崇高的情感又说：不对，又要他去求索，使他不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一个人在剧烈活动之后总是如此)，仰面躺在树下，举目向上，望着在无边无际的蓝天上跑过的清晨的浮云。忽然，他的两眼毫无缘由地充满了泪水，天晓得是通过什么途径，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填满了他的心胸、被他狂喜地抓住的明晰的思想：爱和善即是真实和幸福，而且是世上唯一的真实和唯一可能的幸福。崇高的情感不说“不对”了。他抬起半个身子，开始检验这个思想。“是这样，是这样！”他一一衡量着以往的信念和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拿它们与新发现的、在他看来是完全新的真实比较，同时狂喜地对自己说。“我过去了解、相信、热爱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他对自己说，“只有爱，只有牺牲才是唯一真实的、不为客观情况所左右的幸福！”他微笑着，挥动双手，反复地说。他把这个思想应用到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肯定，不仅为生活所肯定，也为对他说“对”的内心声音所肯定，于是他感受到了愉快的激动和狂喜，一种对他来说是新的情感。“因此我应该行善，以便做一个幸福的人。”这样一想，他的整个前程就不抽象了，而是以种种形象，以地主的生活方式生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看到，前面是供他一生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他要毕生行善，这样生活他就会幸福。他无需去寻找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现成的，他有直接的义务——他有农民……在他看来，既快乐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响人民中间这个朴实、敏感、纯正的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使他们富足，让他们受教育（我幸运地受到教育了），铲除他们那些由无知和迷信产生的恶习，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促使他们爱善……这是多么灿烂，多么幸福的前程啊！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为此我将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我将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标。奇妙的前程啊！我过去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

"而且，"他又想，"谁妨碍我在对女性的爱中，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中，自己也得到幸福啊？"于是青年人的想象力为他描绘出一个更加迷人的前程："我和我的妻子——我爱她的程度是世间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达到的——永远生活在这宁静、诗意的乡野，同孩子们，也许还有老姑妈，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爱孩子。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行善。我们互相帮助，向这个目标走去。我做出总的安排，提供一般的、公平的资助，兴办农场、储蓄所、作坊；她呢，有一个可爱的小脑袋，穿一件朴素的白连衣裙，并且将裙子提起在秀气的小脚之上，踩着泥泞，步行到农民学校，到医院，到不幸的、按理说不配得到帮助的农民家里去，处处去安慰人，帮助人……老弱妇孺都崇拜她，视她为天使的化身，神的化身。她回来以后却不告诉我她去看过那不幸的农民，而且给了他钱，但是我都知道，我热烈地拥抱她，热烈地、深情地吻她的可爱的眼睛、羞得绯红的脸颊和微笑的樱桃小口。"

. . . .

十 九

“这些梦想哪里去了？”年轻人结束了访问，快回到家的时候心里想。“我在这条道路上寻找幸福已经一年有余，我找到了什么呢？不错，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满足了，然而这是一种索然无味的理性的满足。不，我简直是对自己不满！我不满的原因是，我在其中并未体验到幸福，而我希望，热切地希望幸福。我未曾体验到欢乐，倒是弃绝了能带来欢乐的一切。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对谁有利？还是姑妈的话对：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我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吗？他们受到了教育，或者道德水平提高了吗？一点也没有。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我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哪怕我能看到我的事业有一点成就，哪怕有人感谢我……可是我看到的却是错误的因循守旧、恶习、不信任、束手无策。我在浪费人生最好的岁月。”他这样思忖着，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保姆说邻居们称他为纨袴子弟；他的帐房里一点钱也没有了；他弄来的新脱粒机第一次在脱谷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开动的时候只会呜呜地叫，引起庄稼人的一阵哄笑；最近一两天他得等地方法院来人登记财产，因为他一心尝试种种新的经营方法而误了付款期。忽然，他脑海中十分清晰，如同往日对乡野林中的漫步和地主生活的设想一样清晰地浮现出他在莫斯科做大学生的时候住过的房间，以及他和他的同学，朋友，他所崇拜的十六岁少年在一支烛光下坐到深夜的情景。他们往往一连五小时在一起反复阅读枯燥的民法笔记，读完以后就命人拿夜宵来，两人凑钱买一瓶香槟酒，边喝边畅谈他们的前程。在年轻的大学生眼里，前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时

候，前程充满欢乐、各式各样的事业、辉煌的成就，而且无疑将引导他们两人取得当时在他们看来是世上最高的幸福，即名望。

“他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走得很快，”涅赫柳多夫想到自己的朋友，“而我……”

这时候他已走到自家的阶前，十来个有事求见的农民和家奴站在那里等候他，他只得丢开遐想，面对现实。

一个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上血迹斑斑的农妇，她哭着控告她的公公，说公公要打死她。此外是两兄弟，他们为分家吵闹已有两年，彼此怒目而视。另一个是没有刮脸、须发皆白的家奴，因为酗酒两手不停地颤抖着；他的儿子，园丁，把他拉到老爷跟前来，控告他行为不轨。还有一个农民把他妻子赶出了家门，说她一个春天都不干活；他妻子是个病病歪歪的农妇，也在场，却不说话，只坐在阶旁草地上哭泣，并且露出一只红肿的、用一块脏布胡乱包着的脚给大家看……

涅赫柳多夫听了所有的要求和控诉，给这几个人出了主意，给那几个人断了是非，又答应了一些人的要求，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心中交织着疲倦、羞惭、无能为力和悔恨的复杂情绪。

二十

涅赫柳多夫起居用的小房间里有一张挺旧的钉着铜钉的大皮沙发、几张同样的安乐椅、一张有雕花和镶饰的旧式包铜大牌桌，牌桌上摆着文件；还有一架古色古香的黄色英国大钢琴，开着盖子，琴键比较窄，已经磨损，而且不平整了。窗间墙壁上挂着一面镶在古老的镀金刻花框子里的大镜子。桌旁地板上是一堆堆的报纸、书籍和帐簿。总之，整个房间看上去没有自己的特

色，而且杂乱无章。这种富有生气的凌乱同宅第中其他房间的古板的旧式贵族气派形成强烈的对比。涅赫柳多夫进屋以后，气呼呼地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就在钢琴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垂下了头。

"开饭吗，大人？"一个又高又瘦、满脸皱纹、戴一顶包发帽、围一条大披巾、穿一件印花布连衣裙的老妇走进来问。

涅赫柳多夫回头看了她一眼，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考虑。

"不，我不想吃饭。"他说完又沉思起来。

保姆生气地对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唉，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老爷，干吗不高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都能过去，真的……"

"我并没有不高兴啊。你怎么这样说，马拉尼娅·菲诺格诺夫娜妈妈？"涅赫柳多夫勉强笑着说。

"怎么没有，我还看不出来？"保姆激烈地说，"整天价一个人待着。什么事都往心里去，什么事都亲自过问，连饭也不吃了。这合适吗？也得进一趟城，看一看邻居啊！有象您这样的吗？您年纪还轻，就这么操心！老爷见谅，我坐下了，"保姆说着靠门边坐下来，"给您惯的，谁也不怕了。老爷们能这样做事吗？一点好处也没有：自己吃亏，老百姓也惯坏了。老百姓就是这样，他才不领这个情呢。您还是到姑妈那儿去一趟吧，她信上说的是实话……"保姆告诫他说。

涅赫柳多夫心里越来越难过。他的右手支在膝上，有气无力地触了几个琴键。产生了一组和声，第二组和声，第三组和声……涅赫柳多夫向前挪动了一下，把左手从衣袋里抽出来，开始弹琴。他弹的和弦有时没有经过思考，甚至不完全正确，往往平淡到庸俗的地步，显得他毫无音乐天才，然而这样做却给他一

种莫名的忧伤的快感。每变一次和弦，他都屏息等待由此产生的效果；如果出现了某种效果，他便在想象中模糊地弥补不足之处。他觉得他听到了千百种旋律，有合唱，有管弦乐，都与他的和声一致。他主要的快感来自紧张的想象，虽然断断续续，却极为明晰地向他呈现出过去和未来的各式各样相互交织着的怪异形象和图景。有时他眼前似乎出现了那个一看见母亲的青筋暴突的黑拳头就怕得连连眏他的白眼毛的达维德卡·别雷的肥胖身影，出现了他的浑圆的脊背和两只以忍耐和听天由命的态度回答虐待和贫困的长满白汗毛的大手。有时他看见的是那个因为在东家院里干活而变得活跃、胆大的奶妈，想象她正在各村串来串去，教唆农民把钱藏起来不让地主知道，他便下意识地反复对自己说："对，得把钱藏起来不让地主知道。"有时他脑海里忽然出现他未来的妻子的淡褐色小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泪流满面，极其悲哀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有时他看见丘里斯的善良的蓝眼睛温柔地望着他唯一的大肚儿子。在他眼里，这孩子不仅仅是儿子，而且是帮手，是救星。"这就是爱！"涅赫柳多夫喃喃地说。后来他又想到尤赫万卡的母亲，想到他在她那苍老的脸上察觉到的一种忍耐和宽恕一切的表情，别看她的一颗牙齿露在外面，相貌奇丑。"她活了七十年，我大约是发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他想，并且喃喃地说，"奇怪！"他继续下意识地触击琴键，倾听它们发出来的乐音。后来他又生动地回想起他从养蜂场逃跑出来的情景和伊格纳特、卡尔普两人脸上的表情，他们两个显然想笑，但是做出没有看他的样子。他脸红了，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保姆，保姆依旧坐在门边，沉默地定睛望着他，间或摇摇头。忽然，他脑海里出现了三匹汗津津的马和伊柳什卡的漂亮、强壮的身材；伊柳什卡长着一头金黄色鬈发，两只细细的蓝眼睛在快

乐地闪光，面颊红润，嘴边和下巴颏上刚长出一层浅色绒毛。他想起伊柳什卡是多么害怕不让他出去干拉脚，多么热烈地为他心爱的事业说话。于是他仿佛看见雾濛濛的清晨，滑溜溜的公路，一长列装载得很高、盖着蒲席的三套马车，席子上写着斗大的黑色字母。肥壮的马摇着串铃，弓着脊背，扯紧套绳，齐心协力往山上拉，用马蹄铁上长长的防滑钉紧紧抓住滑溜溜的路面。一辆邮车从山上迎面疾驶而下，它的铃声在大路两旁的森林中远远地回荡。

“哎一哎！”前导马驭者高举长鞭，用孩子气的嗓音大声吆喝着，他的羔皮帽上有一块号牌。

留着火红色大胡子、目光阴沉的卡尔普穿一双大皮靴，迈着笨重的步子，走在第一辆车的前轮旁边。第二辆车上，伊柳什卡那好看的头从前车的蒲席下面伸了出来，他被朝阳晒得很舒服。三辆满载着箱笼的三套马车从他们身旁疾驶而过，车轮声、铃铛声、车夫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伊柳什卡把他那好看的头缩回蒲席下面去，昏昏欲睡。晴朗、温暖的黄昏降临了。汇集到车马店来的疲乏的三套马车前面吱吱呀呀地敞开了两扇板门，盖着蒲席的高高的大车一辆跟着一辆在大门口铺的木板上弹跳几下就隐到宽大的披屋下面去了。伊柳什卡跟脸蛋白皙而胸脯宽阔的老板娘嘻嘻哈哈地打招呼，老板娘一面用她那亮晶晶的媚眼高兴地望着这个漂亮的小伙子，一面问：“打远路来的吗？你们吃晚饭的人多不多？”小伙子把马安顿好以后，走进挤满人的热气腾腾的木屋里，画过十字，在一个盛得满满的木碗前面就坐，并且跟老板娘和同伴们交谈起来。他过夜的地方也安排好了，就在披屋下面，在马匹身边的香气扑鼻的干草上，抬头可以看见星空，而马不时倒换着蹄子，喷着鼻息，从木槽里叼起草来嚼着。他走到

于草堆前，先面向东方在他宽阔有力的胸膛上画三十来次十字，然后甩一甩他的金黄色鬈发，默念了《主祷文》，说了二十来次“求上帝宽恕”，这才用呢大衣连头一起盖好身子，进入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的健康、无忧的梦乡。于是他梦见一座座城市，基辅与当地的圣徒和一群群的朝圣者，罗缅与当地的商人和货物，敖德斯特与浮着白帆船的蓝色大海，君士坦丁堡与金屋子、白胸脯黑眉毛的土耳其女人——他是插上看不见的翅膀飞到那里去的。他自由地、轻松地飞着，越飞越远，看见下面是洒满阳光的黄金城池、群星密布的蓝色天空、浮着白帆船的蓝色大海，越往前飞他越觉陶然……

“多好！”涅赫柳多夫喃喃自语道，他脑海里竟也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他不是伊柳什卡啊！

（1856年）

陈馥译

题　解

高加索是黑海、亚速海同里海之间的广阔地区。高加索战争(1817—1864)是由于俄国企图兼并东北高加索(切奇尼亚、达吉斯坦)而引起的战争。

从十八世纪起，沙俄就经常对车臣族用兵。俄国战胜拿破仑后，更是放手征伐东高加索及北高加索。一八一六年，叶尔莫洛夫将军受命率军出征，他下令广筑堡垒，对山民进行围攻，并大片砍伐山民借以防卫的森林，将这场殖民战争推向高潮。一八二八年叶尔莫洛夫去职后，战事仍在继续。

车臣人和达吉斯坦人多信奉伊斯兰教。一八三四年，沙米尔被他们推选为宗教和军事领袖。他领导山民对抗俄军，屡获胜利。这次战争持续二十五年之久。但由于俄国军队的优势、山民内部社会矛盾的增长、人民的经济破产和厌倦情绪等原因，沙米尔遭到了失败。一八五九年他被俄军围困，最后投降。但直到一八六四年俄军占领索契附近的山村以后，高加索才被征服。

一八五一年四月，托尔斯泰由于对上流社会的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离开莫斯科，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斗。托尔斯泰在那里服役两年半，有关高加索的故事，都是他根据军中生活的经历和见闻写成的。

袭击

写于一八五二年五月至十二月间，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三年第三期《现代人》杂志。

作者写了高加索的帝俄军队对车臣山民的一次袭击，对山民流露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坚决谴责沙皇的黩武主义，也描述了俄国兵士和下级军官的一些表现。

台球房记分员笔记

一八五四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四天内写于高加索，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描写一个贵族青年的堕落和他的道德基础的脆弱。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本篇是"一个原来有高尚志向的人堕落的故事"。

伐林

一八五三年六月动笔于高加索，一八五五年六月在塞瓦斯托波尔写完。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第四期《现代人》杂志。

在小说中作者力求显示普通俄罗斯人的精神品质及其在战争中行动的特点。他通过许多方法，首先通过士兵的精神与贵族军官的世界观和情绪的明显对比，做到了这一点。

克里木战争是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俄国与英、法、土耳其和撒丁王国之间的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土耳其成为欧洲列强分割的对象。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插足巴尔干半岛。英法也企图控制土耳其，霸占中近东。一八五三年六月，俄国出兵占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同年十月，俄土战争爆发，

十一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中的土耳其舰队，引起英法干涉。一八五四年三月英法对俄宣战（次年一月撒丁参战）。同年秋，英、法、土联军在克里木登陆。一八五五年九月，英、法、撒、土联军攻陷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俄国战败。一八五六年三月签订《巴黎和约》，沙俄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折。

塞瓦斯托波尔为一海军要塞和基地，是俄国在黑海方面的屏障，为联军攻击的直接目标。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持续十一个月之久，是克里木战争中最激烈、也是决定性的一个阶段。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托尔斯泰从多瑙河部队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一直战斗到次年八月俄军撤出塞瓦斯托波尔为止。

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下了一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这些故事克服了俄罗斯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出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

这组故事的主题是人民和战争，作者显示了普通士兵、水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爱国主义，揭示了贵族军官的懦怯和虚荣。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于一八五五年三、四月间在塞瓦斯托波尔写成，原名《塞瓦斯托波尔的白天和黑夜》，初次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第六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描述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初期激战的情况，歌颂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的精神。在本篇中，无论是士兵、棱堡上的水兵、医院里的伤员都没有姓名，没有涉及个人的命运，但他们在一起体现了塞瓦斯托波尔的集体的英雄形象，战斗的人民

的形象。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与前一篇同时构思，一八五五年六月写成。初次发表在一八五五年第九期《现代人》杂志。原名《一八五五年春天塞瓦斯托波尔的一个夜晚》。

流血厮杀已经继续了六个月，作者描写了战争的种种惨状，谴责了战争，也谴责了贵族，他把普通士兵的崇高精神品质与贵族军官的道德的低下作了对比。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八五五年在克里木开始写作，同年十二月在彼得堡完成。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一期《现代人》杂志。

故事通过科泽尔佐夫两兄弟参战和牺牲的经过，描述了塞瓦斯托波尔最后几天的战斗和最后撤退的情景。

暴风雪

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四期《现代人》杂志。

作者从高加索回来，于一八五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顿河草原上遇到暴风雪，照作者的说法，他“整夜在瞎跑”。当时他就构思了这篇小说，两年后才动笔，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二日写完于彼得堡。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四期《现代人》杂志。

小说以高超的手法描写了大自然，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受暴风雪摆布的人们的体验。

两个骠骑兵

一八五六年三月十二日至四月十一日一个月里在彼得堡写成。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五期《现代人》杂志。原名《父与子》，后来根据涅克拉索夫的建议，改为《两个骠骑兵》。

作者勾画了两个俄国贵族军官的代表——父亲和儿子，把父亲的热情、豪迈、豁达的骑士风度和儿子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念作了对比。

一个被贬谪的军官——高加索回忆片断

一八五三年在高加索时作者就构思好这个故事，到一八五六年十一月才在彼得堡写成。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十二期《读者文库》杂志。原名《与莫斯科一熟人相逢于军旅。涅赫柳多夫公爵高加索笔记片断》。

小说描写贵族青年古西科夫被贬谪后，置身在普通人民之中，非但精神方面比普通人民低下，还变成了懦夫和卑鄙的人。

一个地主的早晨

初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第十二期《祖国纪事》杂志。

小说的主题思想是：农民和地主的利益不可调和，在农奴制的条件下，农村生活无法改善。作者指出，就连"善良的"地主对农民也爱莫能助，因为他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互相敌视和猜疑的鸿沟。

谈到这篇小说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托尔斯泰伯爵以出色的技巧再现了农民生活的外部环境，而更重要得多的是，再现了农民对事物的看法。"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